

## 目 录

- 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孙中山(1)
- 曾国藩等致鲍超等手札.....陈柏泉辑(4)
- 青浦县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征信册.....华开荣整理(16)
- 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  
.....(英)詹姆斯·艾伦撰 邓俊乘 马嘉瑞译(46)
- 章太炎致孙中山函.....余齐昭整理(89)
-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梁启超(92)
- 光复军事略.....李燮和(96)
- 郎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107)
- 黄渡甲、乙历劫始末.....章圭瑜(146)
- 《近代史资料》(总1—54)号篇目题解(下)本刊编辑室(169)
- 《近代史资料》专刊提要.....本刊编辑室(199)
- 《近代稗海》介绍.....(210)

## 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

孙中山

**说明：**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四通，另廖仲恺致后藤新平函一通，系日本学者尾形洋一先生在《后藤新平文书》中发现，承蒙据原件复制寄赠。其中1923年11月14日孙中山、廖仲恺函各一通为日文，两函笔迹系出自一人之手，似为日方译文，今据日文原函译出。后藤新平(1857—1929年)曾任日本驻台湾民政长官，日本内阁递信、外务、内务大臣及满铁总裁等职，是当时日本政界非常活跃的政治家。以上各件，经核对已出版有关资料，均未见收录，今刊出供研究参考。

章伯锋

### (一)

后藤男爵大人阁下<sup>①</sup>：睽别十年，但闻阁下之勋业与誉望雀起，为东亚伟人，回忆曩年下走起事粤东，阁下曾赐非常之助力，后乃辜负期望，洵足惭歉。虽然晚近数年，支那民族思想丕变，革命风潮大盛，较之五年前，其气象不止十倍。下走今者由贵国南行，专为南清，革命运动发端于两粤广东广西，其基础已觉可恃。盖内力之养成，良非偶尔，然东望友邦求如阁下曩日之肯赐助者，则已无其人也。阁下之热心支那革新事业，而又见南清今日事势之可为，必其不懈初志。若阁下能复相助如曩日之事，则支那革命可成，此非下走一人私言，度阁下高明，亦能洞

<sup>①</sup> 1900年9月2日，孙中山由日本抵台湾，在台北进行革命活动。是年11月16日离台湾去日本横滨。在台湾期间，曾与日本驻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联系。函中云：“睽别十年”云云，即指此事。

见其机局也。贵国人池亨吉君相与结托有年，今年下走督师攻克镇南关<sup>①</sup>时，池君亦与共事，今使进谒阁下，若欲知下走最近所图事势之详，池君当能道之。专肃。敬询起居万福。

孙文逸仙谨启

十二月十四日

(二)

后藤新平阁下<sup>②</sup>：窃自与阁下结交以来，历时已久，缅怀昔年会晤台湾，迄今犹萦回五内，历历在目，殊难忘怀。嗣后屡经事变，迭经沧桑，虽形迹疏阔，而衷情益感亲密。至余近来所主持者，谅可得到阁下赞同，深望阁下能给予援助。高州矿山一事，承蒙委派农商务省技师进行勘查，隆情盛意，感佩奚似。该事已委托山田纯三郎专门办理，更盼鼎力相助，以促其成。至于个中近况，已请该君面陈。余愿遵循以往友谊，以励将来。临颖匆匆，不尽所怀。谨祝健康，诸维鉴照不宣。

孙文十一月十四日

(三)

后藤新平阁下<sup>③</sup>：比闻贵国地震海啸，遂成巨灾，同种比邻之邦，交游宅居之地，罹兹惨变，怛悼逾恒。文自战地归来，留意讯访，幸挚友良朋尚庆无恙，悬情之恫，差用轻减，想展伟略纾宏规，指顾之顷，顿恢旧观。特修寸笺，遥寄侍右，敬候兴居，并况平安。

孙文印

九日廿一日

① 据函中提及今年攻克镇南关云云，知发信日期应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909年1月5日）。

② 此函与1923年11月14日廖仲恺函同时。后藤新平时任山本权兵卫内阁内务大臣。

③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东京损失甚巨。函中所指“地震海啸遂成巨灾”，即指此次地震而言。可知此函是1923年所写。

## (四)

敬启者：睽隔光仪，每深企仰，遥承勋问，与日俱隆，以为頌慰。世界潮流已为民气所激荡，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内觐国情，外察大局，惟本互助之主义，奋斗之精神，以顺应趋势，积极进行，迹其所至，岂惟两国人民蒙其幸福而已。

执事领袖名流，高掌远蹠，知有同情吾国与从事于讨贼。文已率师北伐，以答国人望治之殷，特派李参谋部长代表东渡，奉候左右，兼致鄙怀，订谟所及，并望随时接洽，不胜驰情，顺颂时祐。此致

后藤先生阁下

孙文<sup>①</sup>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 (五)

后藤子爵大臣阁下：春初热海相晤以来，倏忽半载，遥望高风，曷胜神往。顷闻东京一带遭大震灾，消息传来，不胜惊愕。本应立即致电恭候起居，适有山田、大井两君南来至此，得悉近况，稍感宽慰。高州公馆地方之油页岩矿，业经山田、大井两君亲往实地勘查，大体情况谅已知悉。窃意此项事业，如获中日两国合作经营，则对东方物质之供应，裨益非浅。至于一切条件，可随机磋商。兹趁山田君归国之便，特草寸简，聊达鄙意。顺祝健康

廖仲恺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sup>①</sup> 此函用“大本营公用笺”毛笔书写，共二页，署名孙文，系孙中山亲笔签字。

# 曾国藩等致鲍超等手札

陈柏泉辑

**编者按：**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由川勇投湘军，累升至副将。在江西、湖北、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多年。以咸丰十年在祁门援救曾国藩功，晋升为提督。这批手札计十六通，写于咸丰五年至同治三年间。其中有十三通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写给鲍超的。这批手札是曾国藩等写于行军作战中，反映了当年清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的有关情况，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原始资料。这批手札，均系未经刊布的原件，除一件注明收藏于庐山博物馆者外，其余十五通均由江西省博物馆所收藏。标题是编辑时新增的。

## 一、曾国藩致官文札<sup>①</sup>

秀峰仁兄大人阁下：

烽烟攘阻，笺敬久疏。月前接寿惠书，欣悉我师于十月四日攻克德安。近闻大旗将抵汉阳，敬惟胜算默操，巍勋捷奏，酬庸五等，拭目俟之。国藩久驻南康<sup>②</sup>，毫无善状。下钟岩、梅家洲两边贼垒过坚<sup>③</sup>，水师前曾出江，因旱营不能飞越，仍须退回湖内。塔军门<sup>④</sup>沦逝，长城顿失。幸接办之周副戎<sup>⑤</sup>能统其众，屡

① 此札不署年月日，据内容知是咸丰五年十一月下旬，曾国藩驻军南康（江西星子县）时所写。受函人官秀峰，即官文，满洲正白旗人，官湖广总督。

② 南康，清南康府，即江西星子县。

③ 下钟岩、梅家洲，在江西湖口县。

④ 塔军门，即湖南提督塔齐布，死于九江。

⑤ 周副戎，即周凤山。塔齐布卒，周代之。

获胜仗。正计增兵并攻，忽石达开大股山通城来，攻陷瑞州<sup>①</sup>。另起股匪山茶陵来，攻陷临江<sup>②</sup>。两郡同日失守，省城震动<sup>③</sup>。不得已撤周副戎九江全军，并分水师中营回省会剿，先清腹地，未知能否速了。

窃览大江全局，偃分三段：瓜镇、金陵、芜湖为下一段，向、托二帅<sup>④</sup>及红单船<sup>⑤</sup>主之；稍上则安庆、湖口、九江为中段，和、福两帅<sup>⑥</sup>庐州得胜全军及敝军水营主之。上游岳州、武汉诸军为一段，此则雄师主之，而督饬外江水师共之者也。皖军已专函商订合并，未审布置何似。但得贵军早复武汉，水陆并下，敝处水师即可冲出鄱湖，与外江舟师复聚矣。智珠朗抱亮有同心。用特专差布询，务请将现在军情详缕示悉，俾获遵循，毋任感禱。手函奉复，恭贺捷喜，敬请勋安，立候回玉。不宣。

愚弟曾国藩顿首

## 二、曾国藩致官文<sup>⑦</sup>

秀峰宫保中堂阁下：

鄂垣奉教，饫德铭心。别后依依，溯洄靡罄。伏审荃躬康祉，台候多绥，至为颂仰。国藩行抵黄州，晤咏芝<sup>⑧</sup>中丞，商筹大略。次日即移驻下巴河营中。石牌<sup>⑨</sup>攻克，此入皖要路，暂须

① 瑞州，清瑞州府，即江西高安县。

② 临江，清临江府，即江西清江县。

③ 省城，这里指江西南昌。

④ 向、托二帅，指向荣、托明阿。

⑤ 红单船，广东水师之船艇名。原在珠江替洋行提货，于粤海关领红单凭据，故名。

⑥ 和福二帅，指安徽巡抚福济及提督和春。

⑦ 李滨《中兴别记》载：“（咸丰九年）九月己巳，曾国藩由武昌回驻黄州下游四十里巴河，咨湖南调肖启江一军来鄂，会各军入皖。”此札内容正与此记相同，知是曾国藩驻军下巴河时所写，时为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

⑧ 咏芝，指胡林翼。

⑨ 石牌，在安徽怀宁县西南。

严防，以待进兵。敝部殊嫌单薄，已檄调肖道①一军来鄂助剿。该道赴援桂省，未卜能否前来。顷于复奏，回驻下流，折内附请饬催。除抄呈冰鉴外，专肃布谢，祇请勋安。不具。

愚弟曾国藩顿首十二日

### 三、胡林翼致鲍超②

春霆弟台大人足下：

前言鸟枪兵一节，近日已挑郟阳兵二百作为亲兵矣。尊处如近日好手果多，可于足下亲兵中再广二百名，则足下出队更得力，酌之。多添则我无餉，无餉之弊与无兵同，故不敢多也。此询，即颂升安。

兄胡林翼顿首廿二日

### 四、胡林翼致鲍超③

春霆老弟大人阁下：

得初一日书，敬悉一切。援贼未来，各营均不解围，亦不必先图潜山，以困死城贼为主。如有遁走，望即夜即时飞之多都护④。援贼果至，则即遵照多都护前议，以霆营训营专管太湖，以顾楚疆西北。而以之纯⑤八营随同多都护剿办援贼。其时日之迟早，以援贼之缓急为定。此时正可不急于更动。手此，奉颂台安。

制兄胡林翼顿首二月廿七日

① 肖道，指肖启江。

② 据手札内容，此信疑写于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③ 此札系写于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时多隆阿攻罗山冲为西路，鲍超出小池驿为东路，正进窥安徽潜山、太湖。

④ 多都护，即多隆阿。正白旗人，荆州将军，办理江北、安徽军务。

⑤ 即蒋凝学，号之纯。

五、胡林翼致鲍超<sup>①</sup>

春霆弟台大人阁下：

日前迭得来书，以领到诰轴及督帅颁送部颁札副，备荷来函言谢，且慰且愧。老弟诸事忠心，受宠是其分内之事。所望益厉谋猷，勤思智略，以期早建大功，实为至嘱。至刻下情形，只可操演训练，静以待之，不可过于忿急也。此致，即颂升安。

制兄胡林翼顿首初二日

六、曾国藩致鲍超<sup>②</sup>

春霆仁弟阁下：

顷接来信，具悉一切。敝处十四早发一公文，调老湘营赴婺源协助左军<sup>③</sup>，盖闻左部下八营在甲路<sup>④</sup>挫败也。今日接探报，甲路八营因子药缺乏而退，尚不甚败。若归并左公自带之四营，或尚站得住。而阁下已于十五日移札张家滩，势亦不可遽动，请阁下暂驻张家滩，歇息数日，再听的音。如左公在景镇十五、六、七等站得住，则陈余庵四千人，十九后可往助之；娄副将<sup>⑤</sup>四营亦可发往助之。台旗可不必前往景镇、乐平。贵军为贼所惮，日下望援者三处：一、太湖胡宫保<sup>⑥</sup>处有急须援；一、景镇左帅<sup>⑦</sup>

① 据李滨《中兴别记》载：鲍超系咸丰十年二月因伤病告假三月，至八月自四川夔州逾假回至祁门军营，曾国藩劾以逾假革去巴图鲁名号。十月，以救援黟县功，使曾国藩祁门大营转危为安，受表彰，赏给巴图鲁名号。此札即于鲍超受到嘉奖后，写于十一月初二日。

② 据李滨《中兴别记》卷51载：（咸丰十一年）“二月间，……乐平危急，不得已，调鲍超先救景德镇。”此札即写于二月十五日鲍超进窥景德镇之前夕。

③ 左军，指左宗棠军。

④ 甲路，在江西婺源县境。

⑤ 娄副将，即娄云庆，字峻山。

⑥ 胡宫保，即胡林翼，时驻太湖。

⑦ 左帅，即左宗棠，时驻景德镇。

处有急须援；一、安庆舍弟<sup>①</sup>有急须援。而鄙意总不欲贵军轻动，专留待援九江、瑞、临<sup>②</sup>之用。三日内再有确音，请暂勿拨动。即问台安。

国藩顿首十五夜

### 七、曾国藩致鲍超<sup>③</sup>

春霆仁弟大人阁下：

廿六日酉刻接廿四日申刻复函，知即日渡河，廿五日拔营前进。仆亦于廿六日自祁<sup>④</sup>拔行，三十日可至下隅坂<sup>⑤</sup>与阁下会面，即不由建德经过。俟会商后，阁下渡江至红店，国藩驻东流也。顺问台安。

国藩顿首三月廿六夜历口<sup>⑥</sup>

### 八、曾国藩致鲍超<sup>⑦</sup>

春霆仁弟大人阁下：

廿八日接廿五、廿六日复函二件。阁下督率全军，今夜可宿羊子港，可谓神速之至，极慰极欣。敝处接舍弟廿六日信，知安庆极为稳妥。杨军门<sup>⑧</sup>抬船入菱湖，廿二、三夺贼船十四号。多都护廿三日在练潭<sup>⑨</sup>获大胜仗，杀贼近万，北岸之事大有起色。而伪忠王股匪，连陷吉安、临江、瑞州三府，有近日即窜九江之信，南岸又十分紧急，且恐其由兴国以犯武汉。应请贵军暂不渡

① 舍弟，这里指曾国荃，时驻安庆。

② 瑞、临，即江西瑞州府、临江府。

③ 咸丰十一年三月，曾国藩驻祁门。此札即写于是年。

④ 祁，指安徽祁门。

⑤ 下隅坂，在安徽东流县西南。

⑥ 历口，在祁门西。

⑦ 此札写于咸丰十一年。

⑧ 杨军门，即指杨载福。

⑨ 练潭，在安庆城北。

江，且在下隅坂歇息二三日，与国藩面商一切。如北岸果松，即请阁下先援九江也。贵部五正营三付一新合之河溪仁字马队约七千余人，其三新营截留黄州，须赶紧调回。待会晤后，即咨官帅调之。复候台安。

国藩顿首三月廿八日桃树店<sup>①</sup>

正封函间，尊处戈什哈来，知明日可在利步口<sup>②</sup>相会，喜慰喜慰。兹有寄九舍弟信一件，寄粮台张小山太守秉钧信一件，请阁下专人飞送。为感。

### 九、曾国藩致鲍超<sup>③</sup>

春霆仁弟大人阁下：

十九日尊处派二人随戈什哈刘传愈来东流，国藩比即批明，贵军由浔<sup>④</sup>进剿建昌<sup>⑤</sup>，想已入览。日内连接胡宫保十四、十二、十五日三次来信，并抄寄尊处。十二、十四之信，皆力止贵军不必上援。言或援集贤，或援江西，听敝处主持之。今日接舍弟廿日信，安庆、桐城皆无援贼，即潜、太亦无贼踪。请阁下专意援剿江西，由建昌、安义，直捣奉、靖、瑞州，不必惦念安庆。严禁军士骚扰，退还所掳之船，保全声名，至嘱。即问台安。

国藩顿首六月廿一日

### 十、左宗棠致鲍超<sup>⑥</sup>

春霆军门大兄大人麾下：

昨接初九日来函，知桐城、池郡均于初七、八日先后收复，

- 
- ① 桃树店，即桃墅店，在江西浮梁县北。
  - ② 利步口，在浙江建德县南。
  - ③ 此札写于咸丰十一年，时曾国藩驻东流。
  - ④ 浔，指九江。
  - ⑤ 建昌，即今江西永修县。
  - ⑥ 此札写于咸丰十一年。

大局顿有转机，而雄师亦可免奔驰之苦矣。李逆秀成与弋、贵<sup>①</sup>股匪合并，人数约十余万。屡据探报，贵溪、弋阳、兴安<sup>②</sup>、广信府、广丰一带，贼踪遍布，蔓延至数百里之宽。兴安既为贼踞，弋阳、广信、广丰三城均有贼围扑，势甚披猖。台旗既莅抚州，是否由贵溪、弋阳一带节节援剿前进。现在行抵何处，未知其详，伏希备悉见示为要。敝军行抵德、乐<sup>③</sup>交界之段村，而勇夫病者未愈，愈者复病，实深焦烦之至。企望雄师会合，得以共扫凶氛耳。专此即颂大安。不具。

愚弟左宗棠顿首八月十六日乐平段村行营

### 十一、左宗棠致×××<sup>④</sup>

……可力挽要津。惟段观察无远名，亦少定识，同事多其旧日侪偶，势不相下，深为可虑。克菴<sup>⑤</sup>克黟后，禀留王沐守黟，拟自率所部七千余赴饶、景。乃王沐即日发禀迳回浮、景，黟防空虚，克菴自难即赴浮、景。且旌德、太平、石埭□有贼踞，而大股屯集建德，在江皖夹缝之中。克军过浮、景，则皖境空虚；守黟县梅林老营，则浮、景可虑，所处亦大难耳。弟见饬其勿急拔营，而今铃峰分营桃墅店者，以此就目前局势言之，上游制贼，仍是不易之局。尊意请希菴<sup>⑥</sup>驻军黄州，最为得之。如嫌兵力过单，旧部不能遽合，宜檄味根<sup>⑦</sup>所部六千与之合队，暂资敷衍。前接席研香<sup>⑧</sup>来牒，已由醴入江，计此时已行过章门，宜令

① 弋、贵，即指江西弋阳、贵溪县。

② 兴安，即今江西横峰县。

③ 德乐交界，即江西德兴，乐平交界。

④ 此札原件经收藏者装裱过，从背面编号得知其原为十二页，今缺前二页，佚受函者姓氏。函件尾部有原收函人批字云：“第六十八号”、“同治二年四月廿九日到”。以此知为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所写。原件今存庐山博物馆。

⑤ 克菴，即刘典，字克菴，湖南宁乡人。

⑥ 希菴，即李续宜，字克让，号希菴，安徽巡抚。

⑦ 味根，即江忠义，字味根，湖南新宁人。

⑧ 席研香，即席宝田，字研香，湖南东安人。

其由乐平赴景镇，出浮梁，与王德榜、王沐（计六千口百人）合军，出枳田攻石门，绕其后路。景镇、浮梁稳固，克菴一军当出岭由太平、石埭，节节扫荡而前，与席、王之军会剿，或南路一大股可望肃清。其要著尤在水师节节驶巡，断其勾结，则大局必可无虞耳。高明以为何如？伪文谓尊军守有余而战不足，亦未尝无所见。其所以然者，麾下喜综核遥制，而所【部】尚多庸材，故外似整齐驯谨，而于机局每欠圆活。兵静如山，而动如水，未可稍涉执著。其机宜瞬息千变，不但数百里之地、数日之局未可悬揣；即一日之间、数十里之战，亦在统领营官见仗打仗，未可预为成画。授之文札，一切有宜斩截者，亦有宜参用活笔者，未容一律。如责唐义训以守徽、休，而以两城付之是也。至谓不准出城浪战，则殊可不必。贼在数十里外，闭目不理可也。至逼城二三十里、十数里，仍不出战可乎？守徽、休两城，而潜口、岩寺遍布贼踪，贼且扰至屯溪，两城文驿且梗绝不通，而守者仍熟视无所睹可乎？援兵未到，主兵势单不敢出战固也。王沐由草市救屯溪，刘克菴由屯溪打岩寺，而守者仍闭目不理，并无一营数哨为之策应可乎？所贵乎徽、休两城者，原以其屏蔽婺、乐、德兴，联络黟、祁耳。今一城之外，贼过不问，来不剿，去不追，是数百里之地仅守数里城圈，而各要隘皆成坦途，任贼来往要地，均置之不顾，维孤城岿然仅存，于事何益？且近时贼计愈狡，知攻城之难，每避实击虚，待其自困。将领更事久而趋邂〔趋懈〕，熟知守城之易，每舍难就易，任贼纵横。若再予以可藉之词，其弊何可胜道。传曰：不能战莫如守险。今不守险而守城，已为知之；又只守城堞，而不分兵出击，是束手缚足，听人之拳脚交加也。恶乎！宜乎！弟恶唐镇<sup>①</sup>之庸懦误事，严词诘责，欲以戒其将来，并非欲责其已往。然渠之所借口者，则仍以有所受之也。乞后此于文札之间，少为留意。大帅调度节制，宜只责大指，不

<sup>①</sup> 唐镇，即唐义训。

必过求精密，愈精则粗，愈密则疏，一定之理也。钧意谓何？闽浙总督<sup>①</sup>重任也，乃菲材承其乏，亦可见时局之乏才矣。事寄愈重，图择愈难，如何！九峰<sup>②</sup>用心纤琐，好占便宜，然犹胜庆端<sup>③</sup>之昏聩。近与弟颇有隙。正思设法倾轧，而新命遽下，未竟厥施。闽省绅幕相结，罔利行私，郭柏荫<sup>④</sup>父子尤为可恶。徐树翁<sup>⑤</sup>近虽衰惫，然于吏治颇肯留心。惟台湾事难速了，而土匪强盗遍地皆是，殊费整理耳。耆部<sup>⑥</sup>尚有一万数千人，粤勇、南康勇野性难驯，不能不陆续撤之。又是去年雨季局面。手此敬复，并请钧安。唯照不宣。

愚弟宗棠顿首四月十七夜子刻

(第六十八号 同治二年四月廿九日到)

## 十二、彭玉麟致鲍超<sup>⑦</sup>

春霆大兄大人阁下：

日昨在坝<sup>⑧</sup>厚扰郁厨，谢谢。顷商厚帅<sup>⑨</sup>，派水陆进攻溧水。闻该逆有投诚之意，或者官兵一去即可收复，则省兵力多多，惟遣散颇不易耳。如溧水得手，则以陞字<sup>⑩</sup>五营守之，撤湘、祥、德三营回守高淳。弟同厚帅即日赴溧水去办理善后事宜去矣。不知

① 时左宗棠新任闽浙总督。

② 九峰，即前任闽浙总督耆龄，字九峰。

③ 庆端，同治元年时任闽浙总督，满人。

④ 郭柏荫，字弥广，福建侯官人。

⑤ 徐树翁，即徐宗幹，字树人，福建巡抚。

⑥ 耆部，即耆龄所部，时奉命办理援浙军务。

⑦ 札内主要叙述太平军溧水守将“有投诚之意”。据李滨《中兴别记》卷六十载：（同治二年）“冬十月庚辰，彭玉麟、杨岳斌、鲍超以内应克东坝，遂纳降建平、溧水两城。”故知此札应是同治二年所写。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时任兵部右侍郎。

⑧ 指东坝，在江苏高淳县东南。

⑨ 厚帅，指杨岳斌，字厚菴，湖南善化人。时以福建水师提督掌长江水师。

⑩ 陞字营，即王可陞所统率之军。

尊处于溧阳亦有机可乘否？吾兄思蜀，敝处已极力函达中堂<sup>①</sup>，特以奉闻。即鸣谢胤，并候勋安。

弟彭玉麟顿首十月十一日

### 十三、彭玉麟致鲍超<sup>②</sup>

春霆大兄大人阁下：

顷在溧水接到还云，藉悉一是。溧水伪二百十一天将杨英清已投诚，约一万五六千人。所有财帛子女概准携带，领给路票回籍矣。该城坚固，濠深两道，木城一道，炮位亦多，有米谷数千担。即飭王可陞五营守之，湘新、湘祥、德字三营，已于今日撤回仍守淳城。弟稍为料理善后事宜，亦即返棹裕溪去。若溧阳有好音，乞示知。草草即候捷安。

愚弟彭玉麟顿首十月十三日溧水泐

### 十四、彭玉麟致鲍超札<sup>③</sup>

春霆大兄大人阁下：

昨接来函，欣悉一定明春始行荣旋，慰甚。闻溧阳首逆有反正之意，不知近日尊处有消息否？常州贼目天将姚国亮，遣其侄姚敬臣携禀来敝处投诚，无如路远水师更难登陆，即获收复该城，亦无陆兵驻守。再四思维，批飭其于江苏大营就近乞降去矣。月前在芜湖面晤时，承索拙画。兹以军暇，画条幅一块、挂屏四幅，以亲兵营换防之便，特寄笑纳，补壁可也。草草，即候捷安。

愚弟彭玉麟顿首初十日

① 中堂，即指曾国藩。

② 此札写于同治二年。

③ 据札内容推知，系书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 十五、李鸿章致鲍超<sup>①</sup>

春霆仁弟大人麾下：

二十三日接二十日惠书，敬稔雄师连克句容、溧堰，分攻金坛，援剿丹阳，留守东坝，面面兼顾，破竹势成，胜算老谋，殊深佩慰。金坛盛逆全股，闻于十九日已刻冲出，二十日已至溧阳之南渡，是否合并广德侍逆<sup>②</sup>、抑窥窜东溧？大旗亲往坛邑撤回队伍，该城若已收复，应否留守城之师？赴援丹阳，果于何日前往？望飞示一一，以释系怀。弟于初二日中省，亲督各军兜剿杨舍、江阴窜贼。初六、七日连获大捷，禽馘二万余众。内地肃清，即亲赴常州督剿。十六、七、八等日，扫平西门外贼垒三十余座，杀贼极多。败贼半赴丹阳，半入常城。敝军即四面合围，城逆与丹阳水泄不通。二十二日督程、戈<sup>③</sup>各军，炸炮三门轰打，坍城垣百余丈，悍贼死拒，未得爬入。现拟休息旬日，再图大举。惟常城十万之贼，内多各城击败悍逆，聚集死守，窜路已断，困兽犹斗，恐尚难尅期成功。兄必筑长围以困之，不任他窜为害也。麾下抵丹后，战事若何？伪英王叔<sup>④</sup>一股初甚悍，多经敝军迭次击败，死党似不甚众，加以弟之生力军，当可得手。如丹城即克，常州更成孤注，即不连克，亦可互为牵制，使不能两相救应，早迟皆必克捷也。溧阳已派吴伯华观察毓芬水陆五营替守，当可支持。如有大股围扑，尊处能否设法援剿？敝处自亦分往救应也。复颂捷喜。诸惟心照不宣。

愚兄李鸿章顿首三月廿四日

① 据札内容推知，书于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时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于攻陷苏州、无锡后，正进窥常州。鲍超时为提督，正欲进犯金坛。

② 指侍王李世贤。

③ 指程学启、戈登。

④ 英王叔，即英王陈玉成之叔父然王陈时沐，殉难于丹阳。

十六、沈葆楨致鲍超<sup>①</sup>

春霆仁兄军门大人左右：

军报倥偬，久疏音敬，罪甚罪甚。迺惟威声远振，福德兼隆，至以为颂。弟力小任重，罔识戎机，餉绌兵单，早邀洞鉴。溧阳踞逆，春正又入江境<sup>②</sup>。其第一股为伪幼沛王、伪天将林正扬等属，为数约五万余。第二股为伪王宗李逆，数约三万余。李逆自新城败后，遁入闽之建宁县，西趋汀属之武平，渐有入广之势。林正扬等股，在南丰河东被剿，亦遁入建宁，复折出广昌，为团练逼入石城地界。惟沛逆尚踞南丰。此头次入江股匪也。其汪海洋、陈炳文、李侍贤诸逆，数共十余万；三月由婺源分两路入江。一从德兴窥乐平，勇练扼之于河，不得渡，乃折而西；四月初四日陷弋阳，初六日攻贵溪。一从华埠攻玉山，不下，麇集沙溪；平江勇扼之于南岸，现曾否南渡，尚无确信。此二次入江股匪也。现驻南丰者，精毅营四千人。韩字营五千人，祥字营三千五百人。驻贵溪者，精捷营七千五百人，继果军三千人。其广信、抚州、建昌、玉山、广丰、乐平、景德镇守兵一、二千不等。新募之王钤峰<sup>③</sup>观察四千，方抵袁州。刘克庵廉访尚未入境。此兵数大略也。贼多兵少，正切杞忧，忽得节相<sup>④</sup>来咨，移请大纛西临，官民闻之，咸额手称庆。但未知少荃中丞<sup>⑤</sup>何时派军接守？引领延跂，万众同声。务望俯念江右数十万生灵，俾其早出水火而登衽席也。谨将兵数贼情略陈梗概。恭叩勋安。伏祈鉴察不备。

愚弟沈葆楨顿首四月初九

- ① 据查鲍超于同治三年攻陷金坛后，于四月移军援江西。时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抚，在鲍超将奉调进兵江西前夕，沈葆楨特将当时军情告鲍超。以此，是函应是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所写。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人。
- ② 此处指江西境。
- ③ 王钤峰，即王文瑞，字钤峰。
- ④ 节相，指两江总督曾国藩，时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 ⑤ 少荃中丞，指江苏巡抚李鸿章，字少荃。

## 青浦县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征信册

华开荣整理

编者按：中英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清政府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大量军费开支，清政府的横征暴敛日甚，贪官污吏的贪污中饱日甚，城乡劳动人民的贫穷日甚。清政府苦于“时局艰难、财用匮乏”，至光绪年间，“正杂各项赋税，每年短征在一千一百万两以外”。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征收赋税的各级地方官吏“报荒不实，报灾不确，捏完作欠，征求不解，交待宕延”，“固习成风，因循怠玩，钱粮积弊，愈积愈深”的结果。痛切感觉“清厘钱粮，专杜贪吏侵欺之弊”的必要，于是采纳御史刘恩溥奏请“清厘民欠，妥议章程，严申禁令，痛除宿弊”的建议，飭令户部衙门拟订了“以四柱册公之于众，以杜欺蒙”的具体办法：规定于每年下忙收完后，各州县必须限期开具所属各都、图、里、甲的各欠户及其所欠钱粮数，详细造册，申报给上级行省藩司，由藩司即用活字板照册摆刷数十本，不假官吏之手，迳交该县绅士，分送各乡乡民公同查阅，发现如有“已完捏作未完，及完多报少”者，准乡民粘连串票，赴司控告，以收“杜绝中饱，清查亏空”之效。

这本《青浦县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征信册》，便是苏州布政司理问张性渊根据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内阁颁布的上谕、同年户部的原奏议和所拟章程及片奏，连同青浦县上报的《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细册》底本全文排印汇订而成的。册面钤有各级经征衙门满汉文印信三枚及“青浦县十二年各样钱粮征信册共五本”字样，册内注明“本原册共肆拾叁页，恭奉上谕、部章壹拾玖页，统共陆拾贰页”，各卷起迄页及民欠细册每页天头骑缝处，均钤有阔边朱文方形印信，册尾末行印“光绪十三年□月苏州布政司理问张性渊照原册摆印校对无错”二十五字，可为我们深入研究晚清时期的财经政策、经征赋税的章程、制度、措施、

办法和国困民穷等状况，提供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

我们在整理、缮录的过程中，除了试加标点，并把原来逐一分行开列的各欠户，改为集中依次排比，以节约篇幅之外，还特于卷端加列标题，以便于检阅。讹谬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鹤湖华开荣谨记于苏州市图书馆之古籍楼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

## 上 谕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户部奏正供钱粮缺额过多，厘剔官吏经征积弊，又核对民欠，请颁征信册，并拟章程册式呈览，暨立蠲、缓征信册各折片：钱粮为国家正供，小民具有天良，无不争先输纳。其偶有抗欠者，不过千百中之一二。全在封疆大吏督饬藩司、粮道，认真考核，力杜官吏中饱之弊，上不亏短国课，下不朘削民生。户部综理度支，通权出入，自以清厘正赋，为国用之大经。现据详晰查明，正杂各项赋税，每年短征在一千一百万两以外。推求其故，报荒不实，报灾不确，捏完作欠，征存不解，交待宕延，以上五弊，屡经该部陈奏通行。乃各直省固习成风，因循怠玩，钱粮弊窦，愈积愈深。若不严申禁令，痛除宿弊，年复一年，伊于何底？近年各省短征之数，据奏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多，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其余各省，除四川全完外，均亏缺一、二分不等。此次该部折内，既指出致弊之由，复缕陈除弊之法，著各该督抚查照该部所筹办法各节，严饬所属逐一整顿，实心实力，期在必行。用人理财，为疆吏专责，果能政事修明，财用不患不足。倘以簿书为故事，视诰诫为具文，经征钱粮仍前弊混，该管上司相率徇庇，即著该部将该督抚藩司粮道指名严参，决不姑容！其捏造民欠一节，蚩蚩愚氓，莫可控诉，允宜定一简便之法，俾民间共知共晓。该部所拟民欠及蠲缓征信各册，立法已为详备。然有治法赖有治人，若循颁发之名，无稽查之实，则一纸文书仍无实济。著各直省督

抚，飭令该管道、府、州，分散征信册，必须设法确付乡闾，勿令稍有隔阂；仍不时下乡按册抽查。总期与民相亲，不憚繁琐。庶穷簷百姓报上之忧，纤悉必达；一切侵挪影射之弊，不难尽行革除。我朝政崇宽大，大兵大役从未加赋于民。自钱粮收不足数，不得已而榷货抽厘。物价增昂，民用不裕，朝廷念切痼痲，岂忍迫以追呼，致失爱民如伤之隐？现在清厘钱粮，专杜贪吏侵欺之弊，毫不扰累闾阎。倘有不肖州县，巧立名目，藉端苛敛；或刁劣绅士，造言煽惑，包揽把持，均著执法严惩，以挽浇风，而裕正课。但得钱粮渐次足额，厘金即可量减酌裁，与民休息，是为殷盼！至每年因灾蠲缓，一经督抚奏到，无不立沛恩施。而所叙灾区蠲缓各节，前后套搭，动辄牵混，适开胥吏舞弊之端。嗣后各省奏请蠲缓，务将各属银、米等项，分县开单，俟降旨允准后，即照单开数目，刊刻謄黄，遍行晓谕。庶使识字农夫，一览了然，应蠲应缓，丝毫无混；用副体恤民艰，实事求是之至意。余均照该部所议行，将此通谕知之，单册并发。钦此！

### 户部原奏

户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军机处交出本日军机大臣奉旨：“御史刘恩溥奏请清厘民欠，请飭妥议章程，并官欠民欠挪移、飞洒、压搁、謄黄等弊各折片，著户部议奏。钦此！”据该御史请清厘民欠原折内称：“各直省积欠之数不下千万，皆由州县亏空。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尝有杜亏空之议。其言曰：‘定稽查之法，以四柱册公于众，按日揭榜；管收除在，必书细数，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有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不符者，赴揭亦如之。有弊者，论如法，等语。向时颇踴其议，然繁琐难以经久。似可参用其法而变通之：请于每年下忙收完后，各州县开具某都某图某里某甲

欠户某人、欠数若干，详细造册申报藩司。藩司用活字板照册摆刷数十本，迳交该县绅士数人，分送各乡查阅，不假官吏之手。其有已完捏作未完，及完多少报者，准乡民粘连串票，赴藩司控告，即将该州县治罪。如此整顿，亏空一望而知，不至有朦混之弊。应请飭下户部核议，予以造报限期，定以迟延处分”等语。臣等恭读雍正六年二月谕旨：“每年令各乡各里，将各名下已完钱粮若干，尚欠若干，逐一开明，呈送州县官查对，无差即用印出示，各贴本里，使欠粮之民家喻户晓。如有中饱等弊，许执串票具控等因。钦此！”查《户部则例》内载：“民欠钱粮，州县官岁令里书将所管各户完欠细数，开送查对，出示本里”等语。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揭榜之议，自系恭绎圣训，详玩例文而出。惟州县榜示百姓之数，未必即申报藩司之数。上下隔绝，则弊从中生。冯桂芬所以于榜示之外，另立征信册一议，以杜欺朦。然所云逐日、按月，开造四柱，备列全榜，过为繁琐。该御史拟只开欠数，较为简易，实属可行。臣等以事关创举，博询众谋，反复核议。有谓仍嫌繁重，应别思简便之法者，有谓虚糜款项，无益实际者；有谓上司或因循废弛，视同具文者。臣等窃维：事极繁重，莫如科场之糊名易书，十数日内糊名数万卷，易书数万卷。又如盐茶引张累数千万，海角天涯赴部领缴。此二事者，自宋至今，不能以繁重而废其法。今征信册之举，每县造送不过数本，藩司摆印通省不过五六千本。复拟定极简册式，摆用活字，宽以数月限期，何繁重之有？积欠钱粮累千百万，州县开报民欠，藩司不知百姓之已完；百姓自谓已完，不知州县尚列作民欠。一遇恩诏，概行豁免，实则所免在官，并不在民。至本年因灾蠲免缓征，原为仁民善政；经征官吏弊窦尤多，不可殫述。今征信册之举，但使上司办理认真，必可祛除朦蔽，不虚小民报效之忧；取私囊还诸公家者，稍可核实。以杂项用办款册，所费仅百中一二，何糜费之有？天下不皆廉吏，即天下不能废法；时弊

太甚，不得不立法挽救。今征信册之举，各省大吏切实举办，必同此心！若视为具文，因循废弛，是乃漠视国计民生，一意袒官；责在奉行不力，非关立法太繁。必州县皆得人而后言法，安有立法之日，又安用律例为？！臣等公同商酌：该御史所奏民欠征信册一事，诚以我朝深仁厚泽，蠲缓钱粮不可数计，各省大吏果能实心奉行日久，凡有蠲缓，民沾实惠，庶不负浩荡之恩；并非令格外敲扑，严酷追比，竭泽而渔；至杜绝中饱，清查亏空，即寓其中，极应举办，未便因噎废食。谨拟册式五本，并定章程十条，缮呈御览。如蒙俞允，拟请明旨，飭下各直省督抚等：自光绪十二年下忙收数截止日为始，一律认真核实举办；并将章程十条，按年预行刷印，载诸征信册首，俾官吏士庶人等，永远遵行，以祛积弊。再：各省钱漕名目极多，有统征者，有分征者，有道、府、州、县、卫、所、盐场分收者。所拟单内如尚有遗漏，尚未明朗，其应如何总括分析，应由各省妥议，变通酌改。统限光绪十二年四月前改定具奏。总期简明易知，在官在民凡粗识字者，一览了然；遇办蠲缓，随手可考；事事清楚，乃事事可望真实。积弊甚深，无法挽除。臣等为此迂拙下策，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 户部酌拟章程

谨将酌拟清厘民欠章程十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征收，照例截限也。查例载：“征收地丁钱粮，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限十二月底全完解司；广东省限次年正月全完解司；云南、贵州二省限次年三月全完解司”等语。此即下忙期限，各该厅、州、县，即按限截数，将征信册底本造送藩司查核；盐场、卫、所亦依此限核定。

一、申送底本，酌定限期也。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

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下忙既以十二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三月底止，通省全送到司。广东下忙既以次年正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四月底到司。云南、贵州二省，下忙既以次年三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六月底到司，毋庸另扣程限。如逾限未到，由藩司照交代例，指名揭参。逾限两个月，罚俸一年，逾限四个月，革职。至盐场经征灶课、折价坵折，卫所经征漕项，帮津余租，凡有征收钱粮衙门，概造欠户花名底册，申送运司。盐粮道一律照造征信册。各粮道自行征粮发票，不由州县经征者，即由粮道自造征信册。限期处分，均与州县一律核计。其扫数全完并无民欠者，亦按限期专详报明，毋庸造册。

一、刷印工本，应作正开销也。刷印征信册由藩司、盐粮道预为购办活字板全分，招募匠役，酌给工食，以及纸张笔墨各项，准令作正开销。所有前项费用，如耗羨有余省分，准予耗羨项下动支；如耗羨无余，应准动用杂项及外销之款，惟不可无限制。应令估计每年额支若干，报部核定。估定之后，不得有逾定额。如有余剩，专款存储；倘下届不敷，即于余存款内动用。该上司概不得摊派州县丝毫，州县尤不得派累百姓丝毫。违者照例分别参处治罪。

一、册到司道，应认真查核也。各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底本，应令于册面注明本数，各本内注明叶数，由司、道详查。如有不分晰明白，故意舛错遗漏者，司、道即将厅、州、县、场、卫揭参，照钱粮造册不分晰明白例议处。

一、刷印款册，应认真核对也。刷印征信册，应由藩运司、盐粮道责令所属理问、都事、经历、照磨、运司、运副、监掣、同知、提举、知事、仓库大使等官，拣派一、二、三员专办。摆印订册，必逐篇核对，不准错误。每二篇用该属员骑缝印钤册

末，印明某官某人核造戳记。惟该属员难保不需索各厅、州、县，稍不如意，即将数目移易，设法陷害；民间或因数目不符，纷纷上控，滋生事端。如有上项情弊，查实应行治罪。倘无别项情弊，查系办事草率，以致数目小有舛错，该上司即将造册草率各官揭参。

一、发给州、县、场、卫册数、叶数，应印明也。灾、缓、带征，不必各属皆有，所发征信册数，彼此不同。滑吏舞弊，或少发一册，或册少一二叶，故意抽短，俾无可考。册内各加印一戳，写明册共几叶，并于各册面大字加戳，写明《某州、县、场、卫，光绪某年钱粮各样征信册》，共几本。无论何款，册面皆加此戳。彼此互证，以防弊竇。

一、发册限期，应行酌定也。查各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底本，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既限以次年三月底到司到道，该司、道早为派员陆续刷印，赶紧办理，勒限于六月底发交该地方。（如甲年钱粮，所属征信册于乙年三月底到司，上司即于乙年六月底发交该地方。）广东既限于次年四月底到司到道，该司道即将刷印册于七月底发交该地方。云南、贵州二省，既限于次年六月底到司到道，该司、道即将刷印册于九月底发交该地方。倘逾限未发，系由藩运司、盐粮道所属理问、经历、照磨等官迟误者，即由该上司将理问、经历、照磨等官揭参，照易结不结例议处。倘上司不行揭参，显系上司迟误，由督抚查出，即将该上司奏参，照易结不结例议处。奉天等省督抚，应于次年八月（即乙年，下仿此），广东督抚应于次年九月，云、贵二省督抚于次年十一月汇奏一次：声明除某州、某县、某场、某卫，皆扫数全完，无庸查造欠户征信册外，其有民欠、蠲、缓各厅、州、县、场、卫征信册，是否依限全数到司到道，是否依限发交该地方完竣之处，逐一声明；并将逾限之各厅、

州、县、场、卫，理问、经历、照磨，各上司曾否参处，分晰开报。仍将全省各厅、州、县征信册一分，随奏送部备查。

一、分散查阅，应令民共见也。各上司既将各厅、州、县、场、卫征信册刷印完竣，盖用印信，除随奏送部一分，申送督抚各一分，发给臬司及该厅、州、县、场、卫各一分存案备查外，繁缺另备五十分，中缺备四十分，简缺备三十分，以一半发交该管道员、直隶州。各于册面加印，于下乡过境，月课考试，及随时接见该州县绅民时，迅速设法转交本地公正绅民，确实分给各乡民公同查阅，不许该州、县、场、卫官吏经手。该管道、府、州倘匿册不散，或迟延月日者，照徇庇例，加等严参。有压搁、沉匿、需索一钱者，严究。绅民有藉端撞骗、招摇、需索各乡，使费一钱者，一经告发审实，计赃科罪。此条至为紧要关键。道、府、州亲临，上司若不扶同隐匿，州县何敢奸欺？分散征信册，定惟该管道、府、州是问！如督抚、藩司自愿出资另行刷印多册，设法确发民间公阅；或廉正州、县、场、卫各官，将经征钱粮于截数造底册后，自愿另写出征信册数本，令本境绅民公阅者，均听其便。惟由何衙门发册，必册面盖用该衙门印信，以示分别。总之，此项征信册专为稽查官吏中饱起见，百姓践土食毛，非遇十分灾歉，岂敢玩视国课？州县积弊，以百姓为可欺，捏报灾荒，指完为欠，任意侵蚀，实堪共愤！此册遍行，则完、欠显然，可以杜官吏中饱之弊，即可以见良民乐输之忧，实于闾阎大有裨益。

一、侵欺官吏，应按律治罪也。查钱粮中饱，例许完户执持串票控告。今刊发民欠征信册，所以力杜中饱，各该绅民详细查阅，如有已完银粮，在该年下忙截数限内册内仍列未完者，许完户执持该年已完纳钱粮串票，赴各该上司衙门具控，审实系该地方官吏侵欺，捏作民欠，将该官吏照监守自盗律治罪。若百姓具控，而藩司、臬司及道、府、直隶州通同地方官设法弥缝，不行

揭参者，由督抚将徇庇之该管上司参处。若系督抚徇庇属员，不行揭参，将督抚议处。如有刁生、地棍并无串票，或非该年已完钱粮串票，或日期不符，妄行控告者，仍按律严惩。该管各上司于巡阅或因公过境之便，仍不时访查有无前项情弊，以昭周密。

一、收到钱粮，必给串票也。交纳钱粮例付串票为据。间有朴愿地方，向只交纳，不知领取串票，官遂不给者；亦有书吏勒索钱文，民间忿不领取者；更有串票宽仅及寸、长不三四寸者，字迹、印信模糊仿佛，种种刁难含混，故令无可查考，致有重征重纳各弊，滋生事端。此后无论绅士、军民、大小各粮户、各衙门，收到钱粮必登时截取串票，纸必宽长，字必清楚，印必明显，通谕粮户，必皆领串票，为征信册对证凭据。严禁书吏勒索，违者即将经征之员撤参。

### 户部片一

再，刘恩溥原奏内称：“州县将各乡串票裁给图差，下乡征收。而一差所收钱漕交官者，不过十之七八，竟有差欠至十之四五者。交卸时概作民欠，而实则差欠，欲无差欠，必花户自封投柜，不准图差先裁串票下乡征收而后可”等语。臣部伏查：州县经征钱粮定例，只准差役下乡查催，并不准差役包纳代完。又征收钱粮，例由纳户自封投柜，领取串票，经征官当堂查收，佐贰官轮流点验，按簿查对。若裁串给差，差役执串勒索乡民不止，倍蓰交官，仍有差欠，牧令只图省事，尤为害民。各省名目不同：有谓为截粮者，谓为撕串者，谓为包粮者。应令各省督抚出示严禁，以杜差役积弊。又原奏内称：“民欠之故，如甲田押于乙，粮系甲向乙索纳，年久不赎，粮成缺额；里甲更易，田主不知其名，遂将额银飞洒所管田主名下，以致粮多地少，完纳不能如数。又兵燹后，田多未垦，逃亡绝户，田被人占，图差亦不能寻其处。欲无民欠，必如山西之清丈田亩而后可”等语。臣部伏

查：民人典当田房，十年限满，例应投税过割。欺隐田粮，脱漏版籍，飞洒诡寄，例应治罪。该御史所奏，诚为确情。此弊积之已久，非实力清丈，弊何由绝？其中有地无粮，有粮无地，欺隐牵累，赋则日亏；荒熟相间，旗民相混，商灶相舛，军民相错，畛域不分。荒芜召垦定例，原准丈勘，惟藉端科敛，滥派滋扰，衙蠹地痞，搅乱婪淆，牧令无能，骚动闾境，分田治赋，诚未易言！然未可概论也，近年山西解州清丈地亩，民间实无丝毫扰累，粮地一律明确征收。年清年款，官民均便。此外阳曲、太谷、曲沃、介休各县，亦行清丈，皆有成效。是在得人，乃可施行。应由各省督抚体察情形，分别酌核，切实办理。如实不得人，虑或滋扰，毋庸强勉从事。至该御史所奏：“民欠必如前折所陈办法而后可”，臣部已另折奏明。该御史所奏：“压搁膳黄，小民不沾实惠”之说，臣部曾于议覆御史程鼎芬、山东巡抚陈士杰各折内奏定章程，均无可再议。他如该御史奏请“将征信册由藩司发交该县绅士”，藩司未必一一知绅士姓名住址。奏请“准乡民赴藩司衙门控告”，似上控不必专限藩司。奏请“将未完在民者，札飭指名比追”，藩司责在考核，州县催科，且必上司指名比追，迹近刻核烦扰。又奏请“将灾欠停征告示，由大吏令亲信家丁张贴”，查臣部上年议覆御史程鼎芬奏“灾缓停征”折内议：令嗣后直省遇有灾欠，经该管道、府、直隶州亲勘得实之日，即由道、府、直隶州会同该州、县先出简明告示，即日停征，示内注明某村、某图、某甲被灾几分，地若干亩，应免应缓银米若干，凡应征钱粮，自某日停征，遍揭被灾村庄，俾小民无不知晓。该道、府、州仍密加访察：如该州、县暗行抑阻，不出告示，或将某村庄漏未遍贴，或虽照式出示，而示内不详注被灾村庄、图、甲、亩数、银数者，应令该道、府、州自行单衔遍为出示，并将该州、县撤任严参。若令大吏派家丁张贴，安得若许家丁分赴属县？且专以家丁为可信，亦无此政体。以上数端，皆

在上司认真，自能不繁而举。至原奏各折片，有同一事而彼此互见者，有非一事而前后牵引者，臣部量为删并，分别议复，合并声明。伏乞圣鉴！谨奏。

### 户部片二

再：查上年四月间，臣部议复御史程鼎芬奏“蠲缓钱粮，勘报停征”一折，声明详考旧例，拟定章程五条，奏奉允准通行在案。查第一条内开：“各直省所属，遇有灾伤，一面申明督抚，一面报明该管道、府、直隶州，亲诣履勘，会同该州、县，将某村、某图、某甲被灾分数、亩数及应免应缓银数，随文申报该上司，即据详入奏；再令该州、县按照区、图、村庄，详细分晰某图、某村，几图几甲，业户某某，被灾几分，应蠲、应缓银米若干，开具细册，依限申详咨部备核。原以杜吏胥影射朦混之弊。惟查此项细册，止于详司咨部，其应蠲、应缓系何村何庄，银米若干，虽另定有“登时出示乡民”章程，仍恐时移弊生，民间无可指证。且蠲缓钱粮，如有先期全输在官者，除应征分数外，其余应蠲、应缓分数，俱准流抵下年正赋。此项流抵之款，若无册籍可稽，尤易启重征侵蚀之弊；即有廉吏，亦无以自白于闾阎。臣部既议创立民欠征信册，所有蠲免缓征分数、银数、及已完流抵各户，亦拟分立征信册。惟是民欠征信册以欠户为重，故宜列欠户姓名、欠数；此册则以完户为重，宜令先列各都、图、里、甲应豁应缓细数，次列完户姓名、完数，庶应豁、应缓者，既有都、图、里、甲可稽，可杜移西洒东之弊；已完者有姓名、银数可按，可杜私征入己之弊。且查各省钱粮奏销，灾前预完者一县不过数户，不难查造分列，至应豁、应缓花户，只令分都、图、里、甲查造银粮总数，毋庸按户开列，以归简易。其造报、申送、印刷、颁发、奏报限期，均照《民欠征信册章程》办理。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 松江府青浦县民欠地漕散数

叁拾壹保壹区陆图，欠户共一百贰户，共未完银捌两壹钱壹分陆厘。内：钱永昌肆分柒厘，章心如壹分贰厘，杨阿茂壹分伍厘，何谷香贰分伍厘，李甫言叁分壹厘，钱培基壹分，钱和尚壹分，万上达叁厘，静园堂壹分伍厘，钱永全捌厘，张桂松伍厘，钱永观壹分四厘，钱四观捌厘，蒋文伯玖厘，蒋和尚叁厘，钱炳成肆分叁厘，钱未岩壹分伍厘，钱福金贰分陆厘，钱陈林陆厘，唐耕元陆厘，陆克秀贰分，钱九高壹钱玖厘，钱九高壹钱肆分玖厘，钱锡香壹钱柒分肆厘，李苟观捌分，钱九高贰钱陆厘，钱学文叁钱肆分陆厘，钱锡香玖分，钱省通壹钱叁分陆厘，钱锡香柒钱玖厘，王立山壹钱捌分，钱九高壹钱壹分叁厘，钱锡香贰分肆厘，钱学文壹钱伍分，钱九高贰钱陆分贰厘，沈学山壹钱陆厘，黄品如陆厘，钱心全壹钱贰分陆厘，黄元和陆分壹厘，钱锡香壹钱捌分壹厘，钱宝观贰分叁厘，钱锡香壹钱叁分贰厘，钱锡香叁分伍厘，钱锡香壹钱伍分陆厘，钱九高壹钱壹分肆厘，李中观陆分柒厘，钱锡香壹钱柒分玖厘，李中观壹钱贰分贰厘，钱学文柒分叁厘，陶育廷壹分肆厘，李四海捌分，钱锡香伍分贰厘，钱锡香贰钱壹分玖厘，李中观陆分贰厘，张美德陆分，李寿林贰分，李中观壹钱壹分贰厘，李苟观壹分陆厘，李中观玖分叁厘，李福火贰分陆厘，李中观叁分，李廷桂陆分玖厘，李中观叁钱肆分贰厘，李中观壹钱柒分陆厘，李振山贰分肆厘，李永全贰分，李苟观肆分贰厘，李金宝壹钱壹厘，李月亭贰钱伍分柒厘，李苟观柒分伍厘，李金宝柒分玖厘，钱省通陆分，陈大观叁分，黄弟观玖厘，钱大池叁分柒厘，钱培芳伍厘，黄伯卿壹分贰厘，钱木圣捌厘，黄海二陆厘，李寿林壹钱叁分肆厘，钱宝观捌厘，李进贰钱壹分捌厘，钱四观壹分，李星宝叁分伍厘，姚如玉壹钱捌分叁厘，李方育伍分伍厘，李省山叁分玖厘，李式文陆分伍厘，李茂

观肆厘，李阿建壹分，李福堂壹钱陆分肆厘，李笏卿伍分伍厘，王士明肆分伍厘，王圣天壹钱壹分陆厘，李公山壹分叁厘，李贡三伍分玖厘，李耕全壹分叁厘，王伯伊陆分贰厘，李海和壹钱贰分，费景华玖分贰厘，张春荣贰分，李敦甫贰分。

叁拾叁保贰区柒图，欠户共伍拾贰户，共未完银伍两陆钱壹分。内：顾耐香叁钱肆分肆厘，顾我豫肆分，顾诗可贰钱捌分八厘，顾诗可贰分柒厘，曹信川柒分陆厘，盛凤彩贰厘，陈兆韶柒分，陈兆音伍分肆厘，年二观伍分肆厘，汪竹波肆分肆厘，王子香贰分肆厘，张松观叁厘，汪竹庭壹分壹厘，戴还南柒分柒厘，程莲卿肆分叁厘，业成在壹钱陆分壹厘，姜凤祥壹钱壹分壹厘，戴还南陆钱柒分捌厘，黄土观壹钱叁分伍厘，黄土观玖分叁厘，孙大观叁钱九厘，俞廷秀捌分伍厘，业成在陆钱壹分肆厘，黄土观壹钱陆分壹厘，戴节香叁钱叁分玖厘，姜启周叁分捌厘，石方观壹钱壹分贰厘，戴节香叁分壹厘，蔡步云壹钱贰分柒厘，王大观壹钱柒厘，王丕成贰分柒厘，瞿少云柒分陆厘，戴节香壹分壹厘，瞿荣堂叁分捌厘，陈兆英壹钱陆分叁厘，陈佛观叁分伍厘，瞿云卿叁分捌厘，庄中观伍分陆厘，戴冠山叁分贰厘，程如珍柒分玖厘，庄中观伍分玖厘，陆贞祥壹钱肆分，方大观捌分肆厘，范晋卿柒分壹厘，沈湘岩肆厘，范晋卿柒分，陆悦夫叁分捌厘，范晋卿壹分肆厘，范晋卿壹钱贰分陆厘，范晋卿陆分，范晋卿陆分贰厘，符明墀陆分玖厘。

叁拾肆保叁区一图，欠户共拾捌户，共未完银壹两叁钱伍分壹厘。内：笠塘僧贰钱伍分柒厘，吴兴墓基叁分壹厘，笠塘僧玖分肆厘，沈一愚壹分肆厘，沈一愚柒分捌厘，陈德星壹钱伍分伍厘，沈尚德壹分陆厘，杨德林祖坟陆分柒厘，张祥甫柒分，俞吟黛壹钱肆厘，陈柳记玖分陆厘，沈勉墓陆分柒厘，俞仁寿柒厘，卫瑞德柒分柒厘，俞仁寿壹钱肆厘，姚瑞春贰分伍厘，汪福星壹分伍厘，陈小毛柒分肆厘。

叁拾伍保壹区念陆柒图，欠户共贰拾肆户，共未完银贰两叁钱壹分柒厘。内：夏松观捌厘，殷桂观壹钱贰分陆厘，殷大金陆分叁厘，殷南树伍分陆厘，丁安观贰分陆厘，金德方肆分柒厘，焦和业陆分叁厘，张子堂陆分叁厘，王尚观叁分玖厘，孙长根肆分壹厘，沈安英壹分陆厘，沈成记玖分捌厘，殷全观陆分叁厘，沈成观肆分肆厘，殷金和伍分，沈金和贰分，沈遇时肆分柒厘，朱毛观壹钱叁分捌厘，沈三宝叁分壹厘，朱五观贰钱贰厘，朱五观肆分柒厘，钱德祖壹钱陆分陆厘，钱振忠陆钱玖分，钱德孙壹钱柒分叁厘。

叁拾伍保贰区陆柒图，欠户共贰户，共未完银玖钱柒分陆厘。内：严伦田陆钱伍分伍厘，范百弟叁钱贰分壹厘。

叁拾捌保壹区叁拾叁图，欠户共叁拾肆户，共未完银贰两壹钱捌分肆厘。内：范安和肆分捌厘，范乾记壹钱伍分玖厘，范敬胜柒分肆厘，范敬胜叁分柒厘，顾文地基伍分玖厘，夏金观壹分柒厘，范永善捌分贰厘，范湘记贰分壹厘，范馀业贰分陆厘，徐庄记陆分伍厘，庄树奎壹钱贰分，陈宝和贰分叁厘，陈宝洲贰分叁厘，顾书堂壹钱肆厘，陈桂元壹钱贰分壹厘，顾霞蔚壹钱伍分伍厘，顾墨卿叁分玖厘，张德芳伍分，顾崇本壹钱贰分玖厘，朱鹤明捌分柒厘，陆瑞忠壹钱陆分柒厘，朱鹤明肆分柒厘，顾霞蔚肆分壹厘，陈耀祖伍分肆厘，顾毛观壹钱贰分壹厘，高良观贰分柒厘，顾竹楼伍分玖厘，倪德正叁分，黄带经壹钱壹分柒厘，顾苟观肆厘，张乐书壹厘，倪德正肆分柒厘，高元业壹分叁厘，张原业壹分柒厘。

叁拾捌保壹区叁拾贰图，欠户共拾壹户，共未完银壹两贰钱捌分玖厘。内：邓荣金贰钱叁分壹厘，唐效真捌分伍厘，施关荣叁钱贰厘，王松记壹钱柒厘，陆二观陆分叁厘，汤书春伍分捌厘，顾莲卿玖分壹厘，朱年曾玖分肆厘，高金和柒分陆厘，吴美观壹钱贰分叁厘，沈永和伍分玖厘。

叁拾捌保貳区貳拾陆柒图，欠户共叁户，共未完银壹钱壹分肆厘。内：戴纪昌肆厘，徐荣祖玖分肆厘，闵和尚壹分陆厘。

肆拾壹保壹区肆拾壹图，欠户共叁拾户，共未完银伍两贰钱伍分玖厘。内：吴四观叁分玖厘，吴南松柒分壹厘，叶世泰贰厘，叶世泰伍钱贰分叁厘，叶世泰肆钱肆分柒厘，陆福珍叁分贰厘，吴应春壹分陆厘，陆庚雅伍厘，陆庚雅伍钱肆分叁厘，陆庚雅陆肆分陆厘，陆庚雅壹分贰厘，陆正生肆厘，庄耕元叁钱柒分，陆象云肆厘，陆象贤肆厘，姚金虎壹厘，陆象川肆厘，徐亨和壹钱壹分贰厘，陆珍如肆厘，庄根元壹钱柒分玖厘，陆庚雅肆钱玖分柒厘，陆裕珍玖分，叶德馨祭田肆钱玖分柒厘，姚书成柒厘，姚明记肆钱肆分柒厘，谢大炳柒分柒厘，俞孝根玖分，陆庚雅壹钱柒分玖厘，姚书成捌分贰厘，吴富荣贰钱柒分伍厘。

肆拾贰保伍区叁拾叁肆图，欠户共肆拾柒户，共未完银壹两玖钱玖分柒厘。内：俞大昌贰分叁厘，黄墨杞陆分，黄寿生柒厘，黄金福肆厘，黄利和捌厘，黄元昌叁分捌厘，邹银祥壹分柒厘，邹谷珍壹分叁厘，邹竹夫捌厘，邹梨照贰分叁厘，俞大昌壹分伍厘，姚高林肆分叁厘，浦富昌肆厘，钱永安贰分陆厘，朱锦荣贰分捌厘，浦六观叁分，蔡绍怡壹钱贰分叁厘，许岩山捌分，徐世春贰分陆厘，许厚昌肆分壹厘，殷仁法壹分叁厘，殷瑞甫壹分伍厘，殷安荣贰分伍厘，王载坤肆厘，徐尚志伍分贰厘，蒋元良伍分陆厘，朱德星陆分叁厘，陆大观陆分贰厘，沈万隆伍分肆厘，倪世原伍分肆厘，浦四昌贰分柒厘，浦永法贰厘，浦秋波壹钱壹分肆厘，浦长文壹分肆厘，浦二观壹分玖厘，沈瑞法叁分捌厘，沈鼎山叁分捌厘，沈思原伍分肆厘，沈怀堂坟基叁分伍厘，朱和尚壹钱贰分柒厘，倪中和壹分贰厘，许守夫伍分壹厘，浦毛观壹分叁厘，倪绍昌叁分柒厘，顾一桥陆分陆厘，陈胜祖叁钱贰分壹厘，俞銛记壹分肆厘。

肆拾贰保柒区肆拾贰图，欠户共玖拾陆户，共未完银陆两贰

钱玖分。内：周富庄捌分柒厘，张洪遼壹分贰厘，周夏庄陆分肆厘，何间谢肆分玖厘，何间谢贰钱肆分捌厘，王云记贰分，王水西壹钱叁分壹厘，王怀芳玖分叁厘，陈厚甫壹分柒厘，王史金壹分壹厘，周富庄壹分壹厘，陈省山壹分叁厘，陆根观捌厘，陆祥九壹钱捌分柒厘，陈裕明贰分贰厘，陈柒在贰分，陈厚金捌厘，王萃生壹钱壹分叁厘，陈星和壹分柒厘，冯高珍壹分叁厘，冯根观壹分壹厘，冯根观柒厘，冯安春柒厘，王根山捌分，冯秀春壹分叁厘，冯阿才贰分壹厘，冯安春壹分壹厘，冯根观贰分叁厘，冯秀春柒厘，冯根观伍厘，冯安春伍厘，冯云槎陆分，冯树珍壹分壹厘，冯阿桂壹分陆厘，冯云槎叁分贰厘，冯安春壹分壹厘，王福余玖厘，谢圣如柒分肆厘，谢茂如贰分叁厘，王佃陆宅基贰分壹厘，张心田叁厘，张秀堂叁分贰厘，周富兴壹钱陆分，周永祥壹钱陆分，周富庄柒分陆厘，周富庄壹分捌厘，张阿桂叁厘，张三元贰分柒厘，王福余捌分叁厘，张阿桂叁分壹厘，谢景杨捌分壹厘，陈叙明壹分陆厘，陈英观壹分陆厘，谢景杨肆厘，陶三虎壹分壹厘，戴东来肆分玖厘，王醉月壹钱玖分，陶怀寿壹分壹厘，鲁福观壹分玖厘，王秉彝肆钱六厘，王南董叁钱捌分玖厘，鲁健斋壹分玖厘，席焕斋叁钱伍分贰厘，王媚川叁钱壹分捌厘，席裕堂玖分玖厘，席焕斋叁钱，席焕章叁钱叁分捌厘，范堂观叁分贰厘，鲁健斋壹分玖厘，席裕堂贰钱伍分柒厘，鲁云成陆分柒厘，陈春和伍分叁厘，陈春观叁分陆厘，陈苑如陆分贰厘，鲁鹤琴柒分肆厘，陈苑如叁分陆厘，范景泰玖分伍厘，鲁云山柒分肆厘，朱祥兴壹分，陈具益陆分贰厘，陈坤观壹分伍厘，陆永安壹分，周圣耕肆分肆厘，朱兴仁壹分壹厘，鲁英寿肆分伍厘，周瑞生叁分捌厘，孙仁厚陆厘，单肯来壹分陆厘，朱秀法壹分捌厘，鲁英三肆分伍厘，朱秀法壹分玖厘，薛贵光陆分，张叙高叁分陆厘，朱圣法捌分，王根观壹钱肆分肆厘，张阿良贰分肆厘。

肆拾贰保捌区拾叁图，欠户共壹拾叁户，共未完银肆钱壹分

柒厘。内：朱恒记叁分壹厘，朱干记玖厘，周陈合欠肆分贰厘，徐秀南贰分贰厘，张子卿贰钱壹分柒厘，陈培元壹分叁厘，宋时庆柒厘，周秀昌贰厘，陈永祥壹分伍厘，陈永祥柒厘，费廷松肆分贰厘，徐大观陆厘，张古明肆厘。

肆拾叁保贰区拾玖图，欠户共贰拾叁户，共未完银壹两捌分玖厘。内：徐永坤伍分肆厘，沈纪良壹厘，沈金全贰分柒厘，张炳荣叁分陆厘，沈金昌伍厘，沈金法贰分柒厘，沈雪帆壹分肆厘，徐丙三壹厘，沈明山壹分肆厘，张彩林壹分叁厘，谭茂荣壹分叁厘，瞿田谭壹分陆厘，吴纪忠壹分陆厘，沈秋隆壹分肆厘，吴星海捌厘，沈秋全壹分肆厘，陆谷貽柒钱，沈秋全贰分捌厘，陆秀全壹分捌厘，张法祥玖陆厘，吴隆海壹分陆厘，沈雪帆玖叁分柒厘，阮席珍壹分壹厘。

肆拾叁保叁区拾肆图，欠户共陆拾贰户，共未完银贰两玖分柒厘。内：赵春法壹分肆厘，赵忠秀贰分壹厘，杨九观贰钱伍分柒厘，赵圣廷壹分贰厘，沈德金伍厘，陈又梅柒厘，赵忠林柒厘，赵文春柒分陆厘，陈又明壹分捌厘，赵永荣贰分捌厘，赵文春肆分伍厘，赵安堂肆分陆厘，陈孝全叁分贰厘，沈世忠贰分柒厘，赵文德陆分叁厘，沈思孝陆分壹厘，赵忠效叁分壹厘，张明耀贰分捌厘，潘文炎叁分叁厘，赵忠秀叁分叁厘，李二观贰厘，潘文秀贰分壹厘，李春生贰分玖厘，李德厚贰厘，金谷法捌分叁厘，李二观贰厘，潘益谦伍厘，萧廷树叁厘，赵文春壹分壹厘，陈孝全玖壹分肆厘，陈茂观柒厘，赵庆耕壹分肆厘，叶大观伍分叁厘，李茂祥玖厘，陈茂记捌厘，王树青贰分捌厘，王炳忠伍分肆厘，王圣兴肆分贰厘，王圣兴壹分贰厘，吴圣裕壹分伍厘，吴圣裕叁分陆厘，王树青柒厘，吴贞祥壹分伍厘，金春山玖厘，赵文德叁钱壹分伍厘，尤德荣贰分捌厘，尤永监贰厘，尤上监壹分捌厘，张正方肆分柒厘，夏记玖分叁厘，张荣川叁分伍厘，张正祥肆分柒厘，计又林捌厘，张正明贰分捌厘，计永法叁厘，沈荣

川肆分伍厘，张春茂贰分壹厘，计茂林叁厘，尤士监贰分壹厘，计永法壹分陆厘，赵谷法贰分捌厘，赵秀林壹分肆厘。

肆拾伍保壹区捌图，欠户共捌户，共未完银壹两叁钱叁分贰厘。内：黄成章玖分玖厘，周维孝壹钱捌厘，黄成章贰钱肆分肆厘，李恒固柒分柒厘，戴全观捌厘，黄根飞贰钱肆分陆厘，黄海和壹钱贰分伍厘，黄成章肆钱贰分伍厘。

肆保伍拾肆区捌图，欠户共壹拾肆户，共未完银柒钱柒分捌厘。内：徐二和叁分伍厘，费念先肆分伍厘，周广荣贰分叁厘，朱英观柒分玖厘，朱小春贰分捌厘，陆庆祥伍分陆厘，朱心江贰分叁厘，宋茂地壹分柒厘，陆兆昌壹钱叁分叁厘，朱心江伍分贰厘，费念先伍分壹厘，钱大春壹钱壹厘，周海荣捌分捌厘，陆庆云肆分柒厘。

肆拾陆保肆区九图，欠户共玖户，共未完银壹两柒钱柒厘。内：张爱生叁钱叁分贰厘，王木观贰钱贰分贰厘，张愚荣捌分柒厘，石承德贰钱伍分，王忠贤肆钱壹分陆厘，周士昌伍分玖厘，龚见章壹钱壹分捌厘，张云修壹钱壹分贰厘，张云仲壹钱壹分壹厘。

肆拾柒保贰区柒图，欠户共肆户，共未完银柒钱贰厘。内：凌春乔伍分壹厘，周有珍叁钱陆分壹厘，周有珍贰钱柒分壹厘，周有珍壹分陆厘。

肆拾玖保壹区西五图，欠户共拾户，共未完银贰两壹钱柒分捌厘。内：朱洪生壹钱柒厘，陈竹卿捌钱伍分二厘，朱洪生贰钱柒分，朱洪生叁分壹厘，朱二宝壹钱陆分贰厘，朱二宝玖厘，冯小和尚壹厘，朱二观贰钱壹分柒厘，朱二观叁钱壹分，裔裕堂贰钱壹分玖厘。

肆拾玖保叁区拾肆图，欠户共壹拾柒户，共未完银壹两贰钱肆分肆厘。内：夏恪亭叁分，方计张玖分玖厘，毛元观肆分，魏玉观贰分陆厘，郭学明伍分肆厘，朱元德捌分壹厘，计又珍叁分，

曹分和柒分捌厘，曹炳文柒分捌厘，张虎观伍分伍厘，王容观叁分伍厘，周锦荣壹钱陆分伍厘，陈启明叁分壹厘，刘文亭叁分伍厘，刘四美肆分柒厘，夏宗田叁钱壹分叁厘，计少山肆分柒厘。

伍拾保壹区贰拾伍图，欠户共贰拾柒户，共未完银伍钱肆分陆厘。内：陈玉秀肆分玖厘，朱炳南叁分肆厘，曹灿华捌厘，蒋阿三柒厘，吴恒涛壹分壹厘，张韦成叁分叁厘，张南桂叁分肆厘，周惠甫壹分捌厘，陆桂林陆分陆厘，夏金生贰分贰厘，王阿福壹分壹厘，金德坤壹分陆厘，钟庆林壹分伍厘，金安记伍厘，蒋松林地基柒厘，邵学海柒厘，张生春壹分伍厘，王炎和贰分壹厘，诸炎元壹分肆厘，汪汉文贰分叁厘，曹隆壹分伍厘，潘桂元陆厘，钟昆元肆分伍厘，王德辉贰分陆厘，夏正记肆厘，丁柳泉叁分叁厘，金继声壹厘。

伍拾保贰区贰拾捌图，欠户共捌户，共未完银肆钱玖分陆厘。内：孙茂林壹钱壹分，陈金元贰分贰厘，王阿照肆分壹厘，姚万兴贰分壹厘，姚来方叁分陆厘，庄品三壹钱，庄品三五分伍厘，李少堂壹钱壹分壹厘。

叁拾壹保贰区壹图，欠户共叁拾叁户，共未完银叁两肆钱壹分柒厘。内：王惇裕贰钱壹分，王全观伍分捌厘，朱春和叁分叁厘，张绍裕伍分捌厘，陶永忠伍分柒厘，张秀春壹钱壹厘，陶秀千陆厘，张叙章肆分肆厘，惜字会贰分叁厘，邱耀山陆分贰厘，刘恩忠肆分玖厘，刘信忠肆分玖厘，朱纬禎陆分捌厘，朱纬禎贰分，张叙章捌分，周阿洪贰分玖厘，陶文兆壹分肆厘，张虎宝贰分，陶文兆柒分伍厘，陶文兆伍分肆厘，张阿德肆分叁厘，张和观陆分贰厘，张绍裕壹钱叁分陆厘，张金和壹分，陶全观叁分，周湘州伍分壹厘，张云台肆钱捌分，张叙章贰分，吴启堂贰钱玖分柒厘，顾廷东肆钱贰分肆厘，顾成勋叁钱贰厘，贾荣观叁钱玖分玖厘，蔡少槎伍分叁厘。

叁拾伍保壹区叁拾肆图，欠户共肆户，共未完银柒钱叁分捌

厘。内：金照南肆钱捌分肆厘，杨殿锡壹钱柒厘，蔡全和捌分肆厘，袁木观陆分叁厘。

叁拾伍保贰区贰图，欠户共肆户，共未完银贰两叁钱贰分捌厘。内：沈考观肆分壹厘，骆永昌陆钱伍分，李惠昌壹两陆钱叁分肆厘，徐仲渔叁厘。

叁拾捌保壹区叁拾肆图，欠户共贰拾叁户，共未完银贰两伍钱肆分玖厘。内：顾雪卿陆分叁厘，顾希周坟壹钱壹分柒厘，陈明昌祖坟壹钱叁分叁厘，张善基贰钱壹分叁厘，朱锡其伍厘，顾又东壹分，朱秀甫捌厘，朱裕卿壹分，沈宝全肆钱捌分壹厘，顾雪卿壹钱肆分壹厘，汤坤德贰钱贰分柒厘，沈宝全壹钱柒分伍厘，顾雪卿壹分肆厘，汤坤德壹分肆厘，汤坤德肆分柒厘，汤坤德壹钱陆分玖厘，汤坤德玖分叁厘，夏丹崖坟壹钱肆分叁厘，张锡记壹钱柒分陆厘，赵树春壹钱壹分柒厘，席三余壹钱壹分柒厘，夏大观坟贰分壹厘，金陆观伍分伍厘。

叁拾捌保贰区贰拾肆图，欠户共拾户，共未完银壹两玖钱陆分玖厘。内：陆怀德贰钱玖分陆厘，唐世德贰钱肆分，唐世德贰钱玖分贰厘，罗木观肆分柒厘，何仁斋壹钱伍分柒厘，何仁斋壹钱伍分柒厘，钱立冈壹钱伍分柒厘，钱立冈叁钱柒分肆厘，邵心凝壹钱伍分贰厘，钱立冈玖分柒厘。

叁拾捌保肆区肆拾壹图，欠户共叁拾柒户，共未完银柒两壹钱贰分陆厘。内：徐小业叁分陆厘，徐信号壹钱壹厘，盘雪堂壹钱捌分叁厘，柏莫生陆分贰厘，金纪林柒分肆厘，林海和叁分，陈长春壹钱肆分玖厘，林云全柒分伍厘，朱合记陆分，林坤观肆分伍厘，吴仿亭肆钱贰分肆厘，杨紫珊伍分贰厘，陶柳荫壹钱贰分叁厘，徐信利肆分陆厘，钱和观壹钱贰分捌厘，林德和肆分柒厘，李守贞捌分玖厘，陈炳观壹钱柒分玖厘，李守贞壹钱肆分玖厘，胜成忠陆分柒厘，胜谷明肆分伍厘，李芳林壹钱陆分肆厘，李芳林陆钱柒分，胜谷良肆分伍厘，徐信利柒厘，李守贞贰钱壹

分貳厘，方文忠玖钱伍分伍厘，钱则徐玖钱貳分肆厘，吴小山壹钱肆分捌厘，查海观陆钱捌分玖分，项金原伍分捌厘，金太生陆分壹厘，吴小山壹钱伍厘，胜洪照柒分捌厘，汪世真貳钱玖分捌厘，顾玉山壹钱壹分玖厘，汪世真肆钱貳分玖厘。

肆拾壹保壹区伍拾图，欠户共壹拾伍户，共未完银肆钱貳分貳厘。内：谢仲堂貳分玖厘，胡法叁分伍厘，倪鹤祥肆分貳厘，孙孝全伍分陆厘，沈鹤祥貳分捌厘，黄雅南壹分玖厘，陆明观肆分壹厘，姚茂珍叁分肆厘，朱大观貳分伍厘，徐德兴肆分，孙孝秀貳分壹厘，袁秋汀壹分肆厘，姚永加貳分貳厘，丁锦秀壹厘，陆鹤春壹分伍厘。

肆拾壹保叁区伍拾捌图，欠户共壹百拾捌户，共未完银陆两壹钱伍分叁厘。李元昌壹分捌厘，李明昌壹分叁厘，李效春壹分叁厘，蔡友根貳分陆厘，孟富兴叁分伍厘，张仲虞陆厘，董见荣陆厘，张仲虞叁厘，陈仁祥叁厘，张加珍貳分捌厘，周永高伍厘，周象高伍厘，姚宜斋伍厘，孟将堂叁分捌厘，沈孝良柒厘，沈俊明柒厘，胡云全壹分肆厘，胡云全柒厘，吴兰士壹分肆厘，胡云全貳分叁厘，姚陆观壹分陆厘，姚石愚壹分陆厘，周景福貳分伍厘，周永法壹分，沈琴堂壹分伍厘，胡云全柒厘，胡云全壹分伍厘，胡寿记壹钱肆分柒厘，姚圣记貳分貳厘，姚秀记貳分伍厘，沈富高伍分肆厘，陈瑞高叁分壹厘，陈瑞高壹分貳厘，王茂松柒分玖厘，姚友佳叁分貳厘，姚永茂叁分叁厘，姚秀高伍分壹厘，姚象德陆分貳厘，姚佩观叁分柒厘，叶智记伍钱捌分壹厘，姚石愚伍钱貳分，吴兰士陆厘，张茂丰壹分伍厘，张松全柒厘，张茂丰柒厘，张茂丰壹分陆厘，张茂丰玖厘，张松全捌厘，张茂丰壹分陆厘，叶智记玖厘，孙森堂柒厘，孙森堂玖厘，曹叙山肆厘，胡寿记柒厘，胡寿记貳厘，曹叙山貳厘，庄惠秀叁厘，陈会龙貳厘，姚西涛柒厘，王成瑞貳分陆厘，张松泉貳分玖厘，吴兰士壹分伍厘，王治兴貳分叁厘，王桂元伍厘，王桂元貳分柒厘，王松

琴贰分柒厘，万生香壹分玖厘，沈成文捌厘，沈成文肆厘，姚秋亭捌厘，姚宜斋柒分陆厘，陆蔼如贰钱叁分壹厘，王琴斋肆厘，徐胜忠肆分捌厘，沈静山壹钱伍分壹厘，沈静山壹分肆厘，沈佳宾壹钱叁分叁厘，沈富高贰分叁厘，陆俊仁伍分，沈富高壹分柒厘，沈富高叁分捌厘，陈和尚肆分贰厘，蔡心华贰钱壹厘，蔡月兰柒厘，李耀春壹分壹厘，蔡孝良贰分叁厘，蔡秀林伍厘，蔡根心伍厘，蔡中和贰分壹厘，张仲虞壹分壹厘，黄茂松柒钱伍分伍厘，叶秀元捌厘，叶嶺梅捌厘，姚石愚壹分陆厘，孟瑞兴柒厘，叶小谷伍厘，蔡大元壹分壹厘，孟配金叁厘，徐梅林陆厘，徐梅春陆厘，徐梅林伍厘，宝寿堂叁分玖厘，姚耕茂玖厘，姚玉秀壹钱伍分，姚玉良肆分捌厘，姚松佳柒分肆厘，胡寿记壹分，张仲虞壹分肆厘，叶智记壹钱肆分贰厘，沈富高柒分，姚砚田壹分，诸赖观捌厘，王松波柒分贰厘，王松坡捌厘，姚石愚壹钱玖分壹厘，王琴斋壹分壹厘，叶怀德伍钱柒分叁厘，姚石愚叁钱玖分。

肆拾贰保壹区贰拾贰图，欠户共柒拾伍户，共未完银贰两捌钱玖分肆厘。马耀文壹分叁厘，林照观贰分陆厘，倪昭章肆分捌厘，倪悦夫壹钱叁分陆厘，倪万仁玖分玖厘，倪茂祥捌分贰厘，倪景三壹分，倪大观壹分，曹德荣贰分捌厘，倪春大叁分捌厘，倪仁善叁分捌厘，杨俊生陆厘，倪万仁贰分陆厘，陈上法肆分，杨晋霞陆分陆厘，杨德三贰分叁厘，杨晋霞壹分壹厘，杨玉山壹分壹厘，周毓文壹分壹厘，倪厚田叁分玖厘，杨毛观贰分，杨夫堂贰分陆厘，唐静斋陆分叁厘，唐恒足贰分伍厘，唐圣记壹分玖厘，唐德记壹分玖厘，唐才桂壹分玖厘，唐乾记壹分玖厘，唐大春壹分玖厘，唐惠记壹钱贰分，唐和记捌分伍厘，唐品三贰分，唐品泉贰分，唐祥记柒分贰厘，唐德明玖厘，凌永春壹分捌厘，唐浩如贰分壹厘，唐德明贰分壹厘，唐宝金贰分壹厘，唐安永贰分，唐土观贰分贰厘，唐陆观壹分陆厘，唐积善壹分，唐炳荣肆分贰

厘，唐浩如柒分貳厘，唐子方貳分陆厘，三竹堂壹钱壹分陆厘，唐子法貳分柒厘，唐子园貳分陆厘，郁益君陆分肆厘，唐子祥貳分陆厘，杨耀祖壹分肆厘，唐燕堂叁钱貳分壹厘，倪万仁肆分貳厘，倪学勤貳分陆厘，李根荣壹分柒厘，杨情寿貳分柒厘，张荣怀肆分陆厘，王永方叁分叁厘，张并良肆分陆厘，王九观叁分叁厘，郁起凤陆分肆厘，郑宫山肆厘，张心观貳分陆厘，陆夫元肆分肆厘，张松寿貳分陆厘，张庆云肆分陆厘，张中法柒分壹厘，张云怀壹分叁厘，张中法玖厘，张大和貳分陆厘，曹秀春貳分叁厘，张维珍叁分捌厘，曹秀春壹分伍厘，张如林貳分。

肆拾貳保叁区拾壹图，欠户共叁拾捌户，共未完银壹两貳钱柒分玖厘。内：张海和壹分捌厘，黄子君貳分，黄好梧貳分，黄鹤峰貳分，黄乐山貳分贰厘，黄子贤陆分，黄好梧陆分，黄鹤峰陆分，黄晓斋肆分肆厘，黄品斋肆分肆厘，黄厚山貳分贰厘，黄秋堂貳分贰厘，黄立堂貳分贰厘，黄祥记貳分贰厘，黄秋堂叁分叁厘，黄蕨梅壹分，夏和尚柒厘，黄瑞裕玖分壹厘，黄秋堂陆厘，黄兰玉堂叁分捌厘，黄芝古壹分肆厘，黄耀山壹分肆厘，倪明法陆分伍厘，张茂法貳分柒厘，吴张观壹分贰厘，姚圣茂貳分玖厘，赵应观陆分叁厘，姚云卿貳分玖厘，姚泉观貳分玖厘，陈三观玖厘，陈海和柒分玖厘，蔡毛观叁分柒厘，夏天林肆分叁厘，潘叙海伍厘，祝德观捌分叁厘，夏留耕肆分叁厘，夏天貳分壹厘，潘应山叁分陆厘。

肆拾貳保肆区叁拾陆图，欠户共叁拾伍户，共未完银壹两陆钱。内：顾德荣总坟壹分叁厘，顾宝全貳分陆厘，郑听涛柒分叁厘，倪寿山壹分捌厘，顾三观貳分壹厘，许兰亭玖分壹厘，陈松林壹分叁厘，陆松乔壹分叁厘，许德林貳分玖厘，许宝堂貳分伍厘，陆松林貳分叁厘，蔡敦素捌分陆厘，沈佃沈宅玖分，沈詠楼陆厘，陆利记叁分贰厘，沈品章貳钱叁分叁厘，张文忠总坟貳分陆厘，沈敦素总欠壹分玖厘，沈品章壹钱壹分柒厘，沈少全肆分

肆厘，沈永楼肆分肆厘，高丽卿贰分叁厘，沈永楼壹钱肆分捌厘，焦永年斐章肆厘，徐友年肆厘，徐二观伍分叁厘，徐秀年叁分，徐耀秀贰分伍厘，王胜和壹分叁厘，张邦年伍分伍厘，陆仁德祖坟壹分叁厘，张秀荣玖分陆厘，张龙德伍分伍厘，蔡国良贰分，朱孝本壹分玖厘。

肆拾贰保柒区肆拾图，欠户共柒拾柒户，共未完银叁两玖钱捌分陆厘。内：俞大观壹分贰厘，吴登田伍分陆厘，俞道奎玖分叁厘，俞二观伍分贰厘，俞掌观柒分伍厘，俞惠奎柒分伍厘，俞荣堂柒分伍厘，俞松林肆分肆厘，俞贞祥肆分肆厘，俞亦忠玖分柒厘，俞恒三壹分壹厘，俞恒三五分陆厘，陈积生捌分叁厘，陈积生陆分柒厘，杨有仁祖坟捌厘，凌畊心肆分陆厘，陈文世壹钱壹分叁厘，王生堂贰分柒厘，陈明荣坟贰厘，李哲彬壹分伍厘，王生堂柒分柒厘，王文正贰钱贰厘，王文修壹钱捌分伍厘，薛成良坟贰分捌厘，李序彬壹分伍厘，陈老珍柒厘，陈哲彬肆分伍厘，吴正加壹分肆厘，袁如卿叁分玖厘，陆雪记伍分贰厘，凌畊心伍分陆厘，顾士天壹分肆厘，俞根生肆分贰厘，陈佃金在高叁分玖厘，陈佃顾恒章贰分捌厘，顾恒吉壹分陆厘，顾恒章壹分陆厘，顾士天壹分陆厘，陆石甫肆厘，金玉祥捌分捌厘，顾士天壹分陆厘，陶松荫捌分捌厘，何廷兴壹分贰厘，陆文炳伍分叁厘，吴耀山陆分捌厘，陆玉堂肆分陆厘，沈佑香柒分捌厘，张万一贰分，陆福山肆分，顾福廷壹钱陆分捌厘，陆茂堂肆分陆厘，吴东方坟贰分陆厘，沈象观叁厘，沈善伯壹分玖厘，吴寿春陆分贰厘，陈明荣柒分玖厘，诸保光贰分壹厘，陈茂达玖分贰厘，陈明荣壹分柒厘，陈升山壹分伍厘，陈茂生贰钱捌厘，陈斥生伍分伍厘，陈文世壹分，陈福山叁分玖厘，陈耕心伍分伍厘，姜大观贰分柒厘，陈桂山叁分玖厘，姜福观贰分贰厘，陈爱堂伍分贰厘，吴善方壹钱柒分，吴善方肆分贰厘，吴春荣柒厘，钱德章贰分，陈遇溪肆分叁厘，吴钱懋记捌分，虞树宝伍分肆厘，张生夫陆分。

肆拾叁保貳区叁拾壹图，欠户共陆拾户，共未完银壹钱貳两陆分肆厘。内：吴祥发玖厘，王锡春壹分玖厘，范春南贰分壹厘，夏其丰壹分叁厘，沈秋泉贰分伍厘，沈秋泉贰分伍厘，夏德福陆厘，钱培生贰钱叁分肆厘，张松海伍钱玖分叁厘，郁大观祖坟壹分陆厘，徐廷山德明祖坟肆分柒厘，戴志文祖坟贰分叁厘，张老良陆分，吴叙方陆钱陆分陆厘，胡茂荣伍分壹厘，胡茂荣伍分贰厘，张兰堂伍钱伍厘，钱德裕壹钱玖厘，张树堂肆钱，朱紫丹陆钱肆分贰厘，沈桂山叁分贰厘，朱紫丹柒钱肆厘，朱紫丹玖钱叁分贰厘，王伯卿水沟陆厘，朱凤春叁分玖厘，沈凤泉祖坟壹分壹厘，夏元珍柒厘，谭秀春祖坟壹分叁厘，沈维兴贰分贰厘，徐永芳祖坟壹分壹厘，徐胜荣陆钱玖分叁厘，吴又堂肆钱肆厘，徐胜荣陆分贰厘，张存根叁钱柒分陆厘，沈文庆贰钱陆分柒厘，张介止莱记壹钱叁分肆厘，张兰记伍钱伍分玖厘，朱凝晖贰钱伍分捌厘，张介止兰记肆钱肆分伍厘，香光庵肆分叁厘，张介止莱记玖钱陆分柒厘，香光庵壹钱肆分伍厘，谢锦文叁钱叁分贰厘，香光庵壹分伍厘，夏林园捌分壹厘，王竹全壹分肆厘，张秀海柒钱叁分捌厘，徐俊荣陆分肆厘，沈大来陆分，张秀海伍分贰厘，沈克斋陆分伍厘，胡茂忠捌厘，周孝其壹分叁厘，张松海伍分捌厘，王仁裕壹分玖厘，夏林园陆钱叁分，张松海贰分陆厘，张松海叁分捌厘，张松海壹钱柒分捌厘，施文祥贰分柒厘。

肆拾叁保壹区叁拾貳图，欠户共拾肆户，共未完银壹两壹钱柒分陆厘。内。陆彩明叁分贰厘，金厚记叁分捌厘，张德文壹分柒厘，张伦法贰分玖厘，王伯卿壹钱壹分叁厘，张欲万贰分壹厘，王伯卿叁钱壹分贰厘，顾大观壹钱贰分捌厘，张树堂玖分壹厘，顾大观贰钱伍分贰厘，张金良和壹钱陆厘，张桂法壹分壹厘，张裕堂祖坟贰分肆厘，张坤法贰厘。

肆拾肆保壹区壹肆图，欠户共玖拾柒户，共未完银壹拾壹两玖钱伍分肆厘。内：汪德明贰分柒厘，方鸿记壹分陆厘，陈金忠

貳分捌厘，陆三观柒分，陆三观貳分，陆三观貳分，顾鸿声伍分肆厘，吴还墓貳分，赵大隆貳分，赵元卿壹分，赵钦安壹分，高四观叁分，丁弟观叁分，沈虎观叁分，杜毛观壹分捌厘，龚丰翊壹分，董与可墓肆分貳厘，沈朴山貳钱叁分肆厘，沈志雄壹钱捌分伍厘，沈德甫貳钱玖分陆厘，周德珍柒分壹厘，顾二观貳分，沈大观壹钱伍分壹厘，沈仲甫叁钱壹分柒厘，沈朴山壹钱貳分壹厘，沈德田叁钱壹分伍厘，沈德甫貳钱伍分捌厘，吴还观柒分，全宝良玖分捌厘，全宝良壹钱壹厘，柳裕贞柒分陆厘，沈杏卿壹钱叁分壹厘，沈德记叁分玖厘，沈厚卿叁分玖厘，周圣和貳分叁厘，周瑞和貳分叁厘，张芷彩柒分陆厘，沈朴山壹钱壹厘，周寿昌捌分壹厘，周龙观玖分，周寿昌叁分，周松山壹钱，周洵捌厘，陈照观肆分，郭小大肆分捌厘，曹春芳伍分，王耐亭陆分貳厘，沈家桂壹钱伍分壹厘，王挹山堂壹钱叁分陆厘，黄春洲完欠柒分肆厘，王裕昆叁分貳厘，王昆裕陆分壹厘，王大隆伍分叁厘，王大观玖分肆【厘】，叶丹山壹钱貳分捌厘，王挹山堂叁分貳厘，陈诒记壹分陆厘，王挹山貳分肆厘，程维恭墓柒分，叶丹山伍厘，曹廷玉壹钱柒分壹厘，陈诒记壹分陆厘，钱廷扬陆分叁厘，程同顺壹分壹厘，钱廷扬陆分陆厘，程志仁大房壹钱壹分捌厘，张瑞彩壹分肆厘，高桂山叁分陆厘，陈蔼仁伍分陆厘，钱廷扬伍分，陈蔼仁壹两壹钱伍分貳厘，钱明德伍钱捌分壹厘，翁毛观肆分叁厘，陈裕记貳钱叁分玖厘，陈六一貳钱壹厘，陈蔼仁壹两貳分玖厘，陈益记貳钱壹厘，陈蔼仁肆钱陆分伍厘，俞肇林壹分貳厘，翁毛观捌分貳厘，张茂林壹分壹厘，屠瑞松壹分，曹圣铨捌分貳厘，陈爱日貳钱壹厘，程次农肆分，陈谦记貳钱壹厘，张耀业捌分伍厘，陈福记壹钱壹厘，肖凤明壹钱壹分壹厘，张春源壹分，夏胜廷壹钱肆分肆厘，高德全捌分捌厘，俞大德柒分，程南观捌分，肖凤岐壹两壹钱捌分陆厘，朱炳观壹钱玖分，沈友生壹钱伍分叁厘。

肆拾陆保贰区叁图，欠户共肆拾肆户，共未完银叁两叁钱壹分捌厘。内：徐大本壹分伍厘，孙和记壹钱柒分，孙福记伍分捌厘，汪小山叁分柒厘，孙吉记贰钱柒厘，汪小山叁分伍厘，汪小山壹钱壹厘，陈大圣贰钱捌厘，汪小山叁分伍厘，张洪远贰分，陈大圣贰钱捌厘，朱锦岩伍分，陆元高壹分，朱兆林伍分贰厘，李吟梅壹钱叁分，陆大经柒厘，朱礼仁壹钱壹厘，周文生贰分叁厘，朱礼仁伍分伍厘，胡又新柒分，周万年贰分叁厘，许忠海贰分叁厘，孙七吟捌分叁厘，周振荣贰分肆厘，陆会元伍柒分，方熙堂捌分，周书林陆分捌厘，叶明远捌分叁厘，方桂堂捌分，金心钦壹钱捌分柒厘，方福堂捌分，汪恒业贰厘，张砚田贰厘，俞耕观壹钱陆分伍厘，唐太和伍分，汪耕荣壹厘，金文学陆分叁厘，施张刘林伍厘，陈安星陆分陆厘，施月楼陆分贰厘，陆锦祥伍分，吴兴义记叁钱肆分壹厘，汪福亭壹厘，陆锦祥壹钱壹分柒厘。

肆拾陆保叁区壹肆图，欠户共壹拾壹户，共未完银贰两捌钱贰分伍厘。内：沈绿苔玖钱壹分伍厘，金炎坟墓玖分肆厘，茅健甫壹钱肆厘，沈绿苔伍钱伍分肆厘，茅宝童壹钱伍厘，茅芝山壹钱伍厘，吴大观陆分捌厘，王四兰捌分捌厘，黄少堂贰分，杨祖慈柒钱伍分陆厘，徐福堂壹分陆厘。

肆拾柒保壹区玖图，欠户共伍户，共未完银壹两贰钱陆分。内：庄振全贰钱伍分捌厘，彭裕明伍钱肆分捌厘，彭裕明叁钱玖分捌分陆厘，朱载杨叁分柒厘，李小弟叁分壹厘。

肆拾柒保贰区伍图，欠户共壹拾柒户，共未完银壹两玖钱玖分捌厘。内：刘品元壹分伍厘，张爱生贰分壹厘，刘崔书陆分伍厘，刘春书壹分伍厘，刘雅亭贰分，刘良田壹分伍厘，陈心和壹钱陆厘，庄六观叁钱伍分柒厘，张月楼壹钱叁厘，陈周德壹钱贰分壹厘，黄一亭陆分陆厘，黄松亭肆分，黄一亭壹钱玖分叁厘，黄一亭壹钱玖分伍厘，黄一亭贰钱捌分捌厘，黄润德叁钱壹分伍厘，

庄六观陆分叁厘。

肆拾玖保壹区贰图，欠户共壹拾户，共未完银贰两柒钱叁分伍厘。内：龚文华贰两壹钱捌分玖厘，游永思壹钱陆分伍厘，俞心斋壹分柒厘，俞功烈捌分柒厘，俞元观叁分伍厘，顾还观壹钱壹厘，金菊坪伍厘，俞焕章伍分贰厘，俞元观伍分伍厘，俞功烈贰分玖厘。

肆拾玖保贰区柒图，欠户共叁拾柒户，共未完银叁两陆钱玖分伍厘。内：张桂方贰钱壹分柒厘，苏文林肆分肆厘，周三观叁分，张会珍捌分玖厘，潘曹陈肆分玖厘，胡锦涛贰钱伍厘，朱洪生玖分玖厘，叶雪卿肆分壹厘，陈茂壹钱贰分玖厘，胡四德肆分伍厘，胡四德陆分陆厘，盛寿林伍分，叶雪卿伍分，苏福照柒分，苏士观贰分，王万春壹钱捌分壹厘，苏岐观壹钱肆分陆厘，胡和尚捌分柒厘，苏岐观叁分，洪大观陆分伍厘，陈茂松玖分陆厘，陈砚夫壹钱陆分玖厘，张忠心捌分壹厘，陈长生玖分捌厘，陈砚夫壹钱陆分壹厘，苏士观壹钱柒分肆厘，洪大壹钱贰分贰厘，苏峴观贰钱壹分陆厘，陈砚夫捌分壹厘，陈德龙叁分，苏锡山壹钱，苏锦山壹钱贰分陆厘，苏锦山捌分贰厘，苏岐观贰钱贰分壹厘，苏锦山玖分贰厘，朱耀山柒分贰厘，苏岐观陆分壹厘。

肆拾玖保叁区肆玖图，欠户共贰拾贰户，共未完银叁两贰钱陆分叁厘。内：唐赓山叁分陆厘，吴大全壹分柒厘，金八观贰分柒厘，王鼎三陆分，徐金观伍分肆厘，朱福昌壹钱贰分贰厘，慈荫堂朱玖分贰厘，蔡锦章伍分陆厘，朱裕金肆分肆厘，杜洪春墓基贰分，林福元捌分捌厘，杜培春墓地贰分，杜连圃墓基贰分，杜秋亭叁分，许耕观壹钱肆分伍厘，杜万春壹分贰厘，蔡锦章壹两捌钱肆厘，石佃赵三观壹钱陆分捌厘，潘三观叁钱叁分壹厘，杜永九贰分肆厘，杜静溪壹分壹厘，杜临照壹分贰厘。

伍拾保贰区贰拾玖图，欠户共贰拾柒户，共未完银壹两柒钱贰分玖厘。内：吴福堂壹分伍厘，吴生名贰分，吴谷珍贰分柒厘，张玉

生貳分貳厘，吴木观叁分，吴纪珍貳分柒厘，陆泉观肆分肆厘，张日华貳分柒厘，顾永昌肆厘，吴进名壹分壹厘，夏德林玖分伍厘，夏爱金叁分叁厘，戚洪山陆厘，盛心业捌分玖厘，吴福堂陆分，吴玉春伍分叁厘，庄玉田柒钱肆分伍厘，陈耕梅陆分陆厘，蔡克明叁分叁厘，庄德炎貳分貳厘，庄立炎壹钱柒厘，蔡元甫叁分叁厘，蔡文彪壹分壹厘，蔡印恭壹分壹厘，蔡谷贻壹钱伍厘，蔡树德壹分壹厘，蔡方树貳分貳厘。

伍拾保叁区拾壹图，欠户共壹百伍拾柒户，共未完银陆两伍钱伍分壹厘。内：李学芝壹分柒厘，蒋凤海壹分玖厘，蒋芝亭壹钱壹分伍厘，陈见良陆分貳厘，孙和观肆分，沈茂春叁分壹厘，沈福昌田欠貳分壹厘，高木观壹分伍厘，凤玉金陆厘，沈福昌地欠壹分，陈纪昌陆分叁厘，屠俊卿贰厘，高吉泉壹分陆厘，陈纪昌陆分叁厘，张春泉壹分柒厘，高宗利壹钱壹分玖厘，宋瑞观壹钱壹分捌厘，鲍祥观四分，蒋福星伍厘，胡裕亭陆厘，包士观叁厘，黄益亭壹分壹厘，王愚成柒厘，邹心全玖厘，包士观捌厘，盛林祥壹分伍厘，李小弟叁分伍厘，丁正扬壹分壹厘，王大荣壹分叁厘，金玉元壹分肆厘，顾忠明陆厘，孟云卿肆分陆厘，陆卧云贰厘，陶至德伍分陆厘，沈春愚叁分壹厘，张秀春柒分壹厘，吴耕观柒分肆厘，周泉南肆分玖厘，徐德元壹分貳厘，高永加贰钱肆分壹厘，吴国香贰钱貳分貳厘，雷永丰壹钱肆分肆厘，雷永丰壹钱肆分肆厘，周白斋壹钱叁分伍厘，马馨初壹钱陆分柒厘，何二观叁厘，叶有容壹钱柒分贰厘，苏阿田贰分叁厘，王士林壹钱肆分叁厘，董旭初壹分肆厘，焦月梅柒分柒厘，管炳祥贰分叁厘，郑小亭叁分伍厘，金湘兰玖厘，朱坤茂柒分伍厘，王德星捌厘，吴一舟柒厘，王德星壹分捌厘，沈安心壹分贰厘，龚近三贰分壹厘，沈金和壹分陆厘，陆秋堂壹分肆厘，童云亭叁分肆厘，戴宏如壹分，汪三和壹分贰厘，戴老方肆厘，陈纪昌壹分贰厘，戴宏如壹分玖厘，顾和壹分叁厘，戴海观肆分，吴文楼壹分，张

寿观貳分叁厘，施吟和壹分，鲍二观叁分玖厘，顾和壹分壹厘，王四和伍厘，戴仁玉貳分肆厘，戴月卿叁厘，谭宏耀壹文〔分〕貳厘，龚四年貳厘，金大观貳分貳厘，徐三和肆厘，宋炳伍厘，顾义隆叁分叁厘，谭双林陆厘，徐朴山叁分壹厘，杨兰堂陆厘，龚道三貳厘，杨兰堂壹厘，毛立言貳分叁厘，顾义隆貳厘，吴嵩吉叁厘，龚道三壹分叁厘，朱德玖厘，徐朴山伍厘，蔡老茂陆厘，卢潜汀貳厘，郁金海柒分肆厘，沈桂昌叁厘，王福生貳钱貳分叁厘，吴晋卿壹分貳厘，吴朱树貳分肆厘，俞菊方壹分叁厘，钱巧合壹分柒厘，张瑞甫貳厘，沈纪昌貳分貳厘，陆鹤来貳分，杨四观肆分捌厘，吴栖堂柒分，金枚堂貳厘，吴宰扬玖厘，陆耕玉貳钱叁厘，唐金和柒厘，徐朗波壹钱陆厘，张润德祠陆分，吴至德陆分柒厘，王立卿貳钱貳分叁厘，金妙香伍厘，陆耀春壹分，潘秀林叁分捌厘，蔡龙观壹分壹厘，金晋三壹分叁厘，连福观壹分陆厘，李升堂叁钱壹分伍厘，陈永法貳厘，沙茂春叁厘，曹春荣貳厘，卫东和貳分肆厘，陆耕玉肆分玖厘，王雪卿陆分肆厘，黄成意貳钱壹厘，陆子墨柒分叁厘，金晋三壹分肆厘，张阿生貳厘，傅文彬叁分捌厘，俞锦春貳分捌厘，金晋山貳钱壹分捌厘，蒋关福壹分玖厘，陆少三壹钱叁厘，沈安心玖厘，吴国香貳钱壹分貳厘，梅全观叁分叁厘，俞老文伍厘，胡方恩壹分柒厘，朱成虎捌厘，钱金林玖厘，顾德庆玖分伍厘，黄德星公地壹钱叁分，唐通荣肆厘，周苟炎捌厘，俞景方陆分伍厘，沈文海貳分叁厘，张玉堂玖厘，沙兰田陆厘，胡荣山壹分捌厘，谭双林貳厘，蒋东扬捌厘。

光绪拾叁年 月苏州布政司理问张性渊照原册摆印校对无错。

# 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

(英) 詹姆斯·艾伦撰

邓俊秉 马嘉瑞译

译者按：本书作者詹姆斯·艾伦为英国兰克郡一棉商的儿子，在挥霍其父留下的财产后，遇上偶然的机，随一艘美国货轮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交战的中国军队偷运军火。

艾伦是甲午战争和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他通过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日本政府蓄意发动和挑起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本性，将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的面目，并歌颂了那些爱国军民被迫奋起抗击日军的无畏气概。

由于作者受其阶级局限，公开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和丑化中国人民，因此本书中许多观点无疑是极其错误的，这是在阅读本文时需请读者注意的。本书由威廉·海因曼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1973年美国特拉华学术资料公司重印。本文除第六章全文照译(略有删节)外，其余各章均为节译。

## 第一章

下面记述的是我在不久前发生的中日战争中的种种亲身经历。我不敢自诩有文学技巧，我所能做的，只是就记忆所及如实地记录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事件。

关于我的早期生活，我只想谈一点：我曾是一个拥有八万多英镑财产幸运儿。可我那时涉世未深，不识人心险恶，抛金买笑，任意施予。不到四年功夫，就将家产挥霍净尽。

1892年春，我回到了故乡曼彻斯特城。当时我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索然无味。一个偶然的机，我结识了水手查尔斯·韦伯斯特。他出身于曼彻斯特城的一个坤士家庭。但他自幼性格桀骜不驯，逃离家庭到海外谋生。他见我家产罄尽，前途渺茫而灰心丧气，便劝我振作起来，随他一起去海船上做个水手。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我决心投身于航海生涯，从一个寻欢作乐的浪荡子变成一个普通水手。

1894年夏，我们在旧金山结交了一位好朋友弗朗西斯·恰伯。他出生于澳大利亚，是名出色的水手。他有胆有识，做事干脆利落。

传说当时中国正遇战事，清王朝急需军火，已向美国提出了大宗订货。这军火交易若是做成了，就可获得很高利润。恰伯应一个熟悉的船主之邀，负责将一船军火运到中国去。这将是一次冒险性的试航。他建议韦伯斯特和我在船上任大副和二副，报酬可观。我们一口答应下来。

这艘军火船名叫“哥伦比亚号”，吃水深，速度快，暗灰色的船身，低低的船舷，很难被发现。此船性能优良，各方面都适合我们从事的这次冒险。我们签好合同，将船舱装满大炮、枪枝弹药等货物，便启程直向北太平洋彼岸驶去。大约在八月下旬，我们正向着黄海驶去。目标是天津，所以我们尽量靠着中国大陆航行，以免与日舰相遇。我们很顺利地迅速进入北直隶湾的入口。突然间暴雨如注，四周漆黑，船根本无法行进，我们只好听任狂风波浪带着船向高丽海岸飘去。

暴风雨渐渐停息。我们将船驶到一座岛屿的背风处，当时我们不知船的准确方位，估计在仁川附近。仁川当时已被日军占领，附近很可能有日本军舰。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驶出小岛的背风处，突然间发现一艘军舰就在不远处迎面相对。我立即拉铃开倒车，可是太晚了，我们被发现了。

既然已被发现，逃跑只能增加对方的怀疑。我们把发动机停下来，那军舰放下一只小船向我们划过来。那小船终于来到我们的船舷边。一个小个子上尉登上船来，看到他那日本人特有的身材，我们十分沮丧。他用英语指着桅杆上的星条旗问：“你们是美国人？你们这船叫什么名字？”我们回答了他。上尉操着地道的英语询问我们作什么生意。我们事先有所防范，用盐米布匹盖在军火上，用大桶和布包装，并且准备了假货单。恰伯从容冷静地与那上尉对答周旋，主动把货单拿给他看。上尉把小船上的两个水手叫上来，说要检查货物。趁他走到船舷旁时，我和韦伯斯特问恰伯该怎么办？恰伯答道：“就是他们发现了真货，也没什么了不起。把他们扔下海去，我们开船就跑。”此时，那日舰距我们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舰楼上只只白色的炮口正对着我们，显然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情势危急，时间紧迫。日军上尉带着他的手下人由我们陪同走下船舱去查看“货物”。他们四下探查，开始并未发现什么破绽。突然间，一只木桶的桶板开裂，明晃晃的左轮手枪子弹滚落下来。

上尉一行走上甲板，韦伯斯特和我跟随在后。恰伯正在与一群水手嘀咕着什么。探照灯光仍在晃动。我惊恐地看到日舰就在距我们不到二百码的地方。上尉走到舷边，对日舰上水兵发出号令。就在这时，只听恰伯低语一声“动手”！我们的水手眨眼间就将三个日本人扔到海里。与此同时，我们的船如脱兔般夺路狂奔。一时间全船鸦雀无声。借着夜幕的掩护，靠着“哥伦比亚号”的优良性能，我们开足马力，拚命逃跑。

日舰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们因搭救小船上的人而耽误了一点时间。他们开炮了。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炮口喷出浓烟烈火。探照灯光象白色的闪电。一发炮弹落在右舷水面，将船舱扫去并炸死一人；一弹横越甲板，把所有东西和一个水手都打飞

了；还有一弹在船的上空爆炸，炸死炸伤不少人。

靠着恰伯顽强与坚韧，我们终于逃出了日舰大炮的有效射程。我庆幸自己依然活着。我们的船只是上部受损，很快就可以修复。我们的船速很高，在天亮前就把日舰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们船上有五名水手被炸身亡，还有几十名水手受了伤。这一惨状使我久久难忘。我不禁心惊胆颤，有些后悔自己当时轻举妄动。第二天，我们在肃穆的气氛中为死者举行了海葬。

## 第二章

我们一路平安，抵达天津，再没有遇到其它麻烦。然后便把货物交给了H先生的代理人，随后他将这批货物卖掉，获利不少。我们在港口停泊了一周之久，以便进一步修理船上被日本人炮火打坏的地方。

在天津，当时正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一天早晨，那位代理人麦克一先生来到船上，告诉我们别人向他建议，把“哥伦比亚”号出租，作为运兵船驶往朝鲜。他说，这只是应急差事，报酬可观。时间不过几天，他已经决定自作主张应承下来。运兵船队有舰队护航，我们的船是运兵船队中的一只。鉴于各船出发时间和港口各不相同，因此先需到辽东半岛东岸的大连湾集结，在军舰的护卫下，部队从那里登船。此时已无更多时间滞留，要尽快起锚向大连湾进发了。

当日下午，两位中国官员上船查看了一番。晚上，我们便升起美国的旗号，开船出港了。抵达大连港后，我们发现港内舰只云集。四只大的运兵船已经开始装运士兵，另一只运兵船也在我们之后赶到。战舰排列壮观，共十二只，除两三只外，均属北洋舰队。此外还有四只鱼雷快艇。舰队中最大的要数“镇远”、“定远”两舰。它们备有活动炮台，由英国制造，舰重7280吨。另两只只有活动炮台吨位较大的战舰是“经远”、“来远”，重2850吨。随

后是“平远”，重2850吨，是一只海岸装甲舰。“济远”舰装有炮塔，重2320吨。装甲巡洋舰有“致远”、“靖远”、“广开”和“广丁”<sup>(1)</sup>，舰重均为2300吨。“超勇”、“扬威”两舰每舰重为1400吨，系无甲巡洋舰。

在这里我忘记提及一位中国帮办了，为了安排这次航行，我们从天津把他带上船。我请他把这些中国战舰名字的含意解释给我听，但这一任务是大大超过了我的这位朋友名叫林煌的英语表达能力了。最终我们仍旧是莫名其妙，一无所知。

很快，就有一只小艇从旗舰向我们开来，一位军官登上了甲板，林煌向他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接到命令向码头靠拢。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从通往大连、锦州的路上开来。这些军队似乎是最没有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蜂拥上船，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秩序。骑在马上军官夹在中间，指手画脚，大喊大叫，还不时抽上一两鞭子，使一批批涌来的士兵在岸边挤作一团。我估计上船的士兵有一万八千。此外还有大量的军械需要装船，我们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晚间，我偶然瞥见了汝昌提督从岸上乘小火轮回其坐船。他的小火轮紧靠“哥伦比亚”号旁边开过。看上去他很年轻，举止不俗，一副很有教养的样子，颇具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就是他失守威海卫后，自尽了事的。

我们抵达的第二天，一切工作就绪。午后刚过，旗舰发出信号，命令我们启锚。顺便说一下，中国海军是由英国人训练的，并用英语来执行舰上任务的。由于汉语单字难以掌握，于是实际上，军官和士兵们非得学会这门外语来指挥调动他们的舰只不可。显然，这是极不利的。运输船已经集结，战舰在前面和两侧列队展开，鱼雷快艇押后。我们的目的地是鸭绿江口。鸭绿江是条巨大的河流，它将中国与朝鲜分开。我们于九月十四日驶离大

(1) 原文如此，该两舰英文名“Kwang-Kai”(广开)和“Kwang-Ting”(广丁)，两舰不属北洋舰队。

连湾，十六日下午到达目的地。尽管当时听到从威州<sup>①</sup>传来的谣言，说中国首批军队前天已在朝鲜的平壤遭到惨败，军队离船登陆的行动还是立即开始了。这表明，中国人的作战计划与行动始终是很荒唐而且是毫无效率的。部队就这样盲目地在一个远离任何能与朝鲜半岛内陆保持通讯联络的地方登陆了，而仅在一日之前，一场战事已经把他們想保住在朝鲜有个立足点的前景彻底打消了。

战舰在鸭绿江口抛锚，封住河口，运兵船则逆流而上，航行了一段距离，来到威州。威州是个居民点。这一地区不为人们知晓，周围遍布着数不清的小小渔村。士兵们沿岸搭起了他们的临时帐篷。十六日晚夜幕降临时，一幅天然野景呈现在眼前。熠熠的营火，沿着荒凉的河岸向远处伸延；岸上黑影幢幢；远处巨大战舰的阴影里闪射出阵阵光亮；其景色惨淡、凄凉。我们一直忙到夜半，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升起我们又忙开了。

第一批到达英国有关这次战事的报告，将其误称为鸭绿江之战，断言这次战斗发生在鸭绿江口外。当时中国士兵正处于登陆行动之中。这一说法，我推测是中国人自己编造的，以便为他们的失败寻找借口，说明他们是为掩护登陆而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作战的。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十七日晨一切工作在七时左右完成了，当时根本见不到敌人的踪影。早饭后大约九点钟，“哥伦比亚”号启锚开出河口。尽管当时还有三、四条巡洋舰以及鱼雷艇仍停泊在港内，但我们发现舰队的主体已经启程了。我们以及其它一些运兵船在此时已接到指令，鉴于登陆行动已经完成，我们可以自便将船开回各自的港口。至于“哥伦比亚”号，恰伯已从“H老板”先生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指示——从鸭绿江直接返回旧金山，向船主报告，听从他进一步的吩咐。然而，我们首先得解决林煌的问题。他仍在我们船上，要求把他送回北直隶湾。我们建

<sup>①</sup> 威州在原文中英文为“Wi-ju”。

议他搭乘一艘军舰回去，但当我们向下流驶去时，那些军舰已经启锚，错过了机会。那些军舰由西南下，尾随着主力舰队向旅顺港进发。我们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同样紧随他们的仅有另一只运输船。

我们以每小时十二节<sup>①</sup>的速度持续航行了三小时。近午时分，眼见得海平面上升起阵阵浓烟，低沉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毫无疑问，这是大炮的轰鸣。我们立刻估计到，这是驶在我们前面的舰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我们的护卫在岸边靠拢。见到这一动作，我的第一想法是，他们要回避这场战斗。可是，他们在鱼雷艇的配合下勇敢地冲了上去。此时我们停下车，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是好。同我们结伴而行的那一只运输船已经全速撤退，林煌胆战心惊，勇气全无，劝告我们溜之大吉。然而恰伯和我却强烈希望看一看这场战斗，既然我们未挂中国国旗，有什么理由不呆在这里亲眼见识一下呢？况且也没有理由采取行动让“哥伦比亚”号暴露。

这样，我们不顾林煌的那些听也听不懂的抗议，便抛锚停船，扯起了美国国旗，将船泊在一个港湾里。这里有着无数楔进辽东海岸的港湾，海岸上遍布岩石。恰伯和我坐上一只小船向出事地点划去，留下韦伯斯特在船上掌管。我们紧紧贴着岸边划行，大约划了一哩半，便到达了与冲突地点平行的地方。此时大炮如雷鸣般炸响，震耳欲聋。我们在一处地势甚高的地方登陆，攀上我们视野内的最高点，借助高倍望远镜，将战场全貌一览无余。这真是一场大战，令人惊心动魄。那里浓烟四布，火光冲天，由于无风，烟雾久滞不散。透过烟雾，可以见到那些巨大的战舰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犹如众多怒龙在喷吐烈火。其中有些已经中弹着火，熊熊燃烧。其间压倒一切的是那大炮的轰鸣，骇人耳目，恰如霹雳临空，炸响不绝。

<sup>①</sup> “Knot” — “节”为航海术语，意为计算海船航行速度，一节等于1853。米

此时已是午后两时半，战斗进行了将近三小时。由于没有见到这场战斗是如何开始的，好些时候我们简直摸不着头脑。双方战舰混杂在一起，七零八落看不出双方所残存的战斗队列。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战斗在向海岸靠近。开始时离海岸最近的战舰也有一里格<sup>①</sup>半之遥，在三刻钟之后我们占据最高点之际，许多战舰已经距岸边不足两哩了。十分明显，正如恰伯指出的，不等战斗结束，就会有一半的战舰搁浅。这也使我们对战舰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了，中国人的情形极其不妙。日本战舰动作协调，队列严密，一层层地包围着敌人，不停地轰击。他们在射击速度和机动性能上都胜过了对手。在我看来，有些中国战舰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配合行动，这与他们的敌人不同。但他们也在勇敢炮击日舰，虽然有些已被炮火击中，仍在顽强战斗、回击敌舰。不只一艘日本军舰被击中起火。自然我们无法确切识别出每一条战舰，但从数量及火力上看出，日本战舰的确是中国舰队的劲敌。日舰将火力集中于“镇远”、“定远”两舰，不久，其中一舰的所有克虏伯大炮被打哑，这些大炮总吨位重达370吨，但它仍旧用速射炮不停地射击。三时后不久，“靖远”舰被击中起火，开始剧烈燃烧，透过烟雾，它看起来象是一团烈火，并且显然是在下沉，那船上渐渐沉静下来，船体仍旧维持着平衡。三四艘敌舰围绕着它不停地开炮轰击。最后，它一下子从海面上消失了。它所在的地方原是一团烈火在其残体上燃烧，现在为浓烟所笼罩，转眼间漆黑一团，恰似覆盖上了一层帷幕，那舰上的几百名海军也同时遇难。大炮声渐趋平静，但很快又象刚才一样激烈地轰鸣起来。大约此时，似乎日军的旗舰“吉野”号也将遭到“靖远”同样的命运，舰上也是烈火熊熊。然而后来火势被控制住了，不久它便撤出了战斗。

此时中国舰队被逼向岸边。“超勇”已完全瘫痪，搁浅在离我

<sup>①</sup> 里格系长度名称，在英美为三哩或三涅。

们停泊处有半里格的地方，动弹不得。借助于望远镜，我们把那舰上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船的军械装备被击成齑粉，甲板上遍布残缺不全的尸体，尸体和其他残骸混杂成堆。船员已弃船而逃，尽力向岸边游来。随后，“扬威”号也搁浅了，船被打得稀烂，烈火燃烧。它离我们远一些，看得不十分清楚。而日舰方面，我们始终未见到一艘舰只被击沉。尽管它的旗舰及一些小型舰只也被打得相当狼狈，它们却斗志高昂，坚持进攻，不停地随着指挥信号迅速作出反应；然而就天朝舰队而言，却看不出有什么指挥。不久，天朝最优良的战舰之一“致远”舰，也陷入困境。它显然行动困难，却在竭力挣扎。可以看到，抽水机在不停地唧水，水从两舷流下，倾注到海里。它孤身奋战，上甲板及船首炮不停地射击，直至沉没。它的船首最后被海水吞没，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那仍旧在转动的螺旋桨，渐渐地它在海上消失了。当它下沉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从日舰上传来的胜利欢呼声。在战斗中并肩作战的“镇远”、“定远”两舰这时试图去援救它，但是太迟了。

五点钟，天色渐黑，炮声很快停息下来，双方舰队开始撤离。一些中国舰只向南驶去，消失在朦胧的暮色之中。日舰则逶迤地向大海驶去。战斗结束，我们便想尽快返回“哥伦比亚”号，于是登上小船，一路上议论着这场鏖战，估计着今后可能发生的战斗。我们并不惊异，中国人竟然打得如此之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舰队为什么从那样具有无可置疑效率的状态——那是英国人训练出来的——一下子垮到这种地步。抵达大连湾后，我与“致远”号上一位名叫珀维斯的英国技师进行了交谈。我问他，如果双方力量旗鼓相当，一场较量的结果又当如何。他说如果指挥得当，中国人可以打好。言下之意，他对指挥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

他说：“他们勇气十足——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根本不感到他们在战斗中有丝毫的胆怯——我相信丁汝昌是一位出色的人物，但他

受制于汉纳根。”这指的是上尉或少校汉纳根，德国陆军军官，是一名中国舰队上的外国志愿军官。这番话的意思是明显的，就是说，实际上是他指挥了这天的战斗，而丁提督听从了他的意见。我无法肯定这是否是事实，但如果这确是事实的话，整个舰队在一个陆军军人的指挥下遭受一场惨败，也就毫不奇怪了。我记得珀维斯还告诉我，有两三艘战舰的锅炉（例如被击毁的“超勇”号）是旧货，不适合战斗。纪律的松懈，似乎也是不服从调动或无视指挥的原因。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旗舰指挥塔上要拍发的指令被电报员篡改和扣压了。事后将原文与这位电报员发出的电文进行核实，果真如此。

现代海战的奇兵——令人畏惧和为人纷纷议论的鱼雷艇，在这次战斗中相对来说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大为惊异。战斗中，中日双方舰队都有鱼雷艇在场，然而正如我指出的那样，中方鱼雷艇直到战斗开始了一个多小时才投入战斗。日本人声称他们在战斗中根本没有使用鱼雷艇，尽管这可能是事实，然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曾经发射过一颗有效的鱼雷。从我亲眼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当战斗展开后，利用鱼雷艇来攻击对方，极难奏效。因为要想击中对方，除非鱼雷艇与其攻击目标非常接近，否则击中的希望很小。当这种特别舰艇快速驶向目标并进行瞄准时，尽管速射炮可以提供相当充分的掩护，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毫无疑问，鱼雷艇并未在鸭绿江交火中得到应有的机会来显示其威力，但战斗的结果似乎还是表明，它的可怕的威力被夸大了，而大炮仍旧应被视为海战中的主要武器。可能，今后鱼雷艇在对停泊着的舰只或舰队进行偷袭时会发挥其最大效力的。威海卫之战的经验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 第三章

天黑后许久，我们才回到“哥伦比亚”号停泊的那个海湾。

如果韦伯斯特不升起灯火指引我们的话，是无法找到船的停泊处的。登上船，我们便开足马力向海上驶去。我们本应立即向黄海进发，但由于那位中国帮办仍在船上，而我们又没有其它机会把他送到其它地方，便只得放弃这一打算。我们也否决了把他抛到海里不管的办法，决心继续驶向旅顺口，到了那里我们可以不管他了，而且也绕不了很大的弯路。此外，我们也心怀侥幸，希望再看一看两方舰队是否可能再发生的战斗，但这注定是不可能的了。日本人声称，他们打算第二天早晨重新发动进攻，因而尾随着中国撤退的舰只航行，可是夜间被中方舰只拉下了。

十九日我们抵达旅顺口，在领航员的指引下，进入港湾。我们看到港湾里只有两艘属于那被打败舰队的舰只，一艘是“平远”，一艘是“广丁”。前者似乎受伤不重，后者则明显受了巨创。其左舷船首被部分击破，甲板上层设施被炸坏，装甲支离破碎、上面弹痕累累。

在西口湾抛锚后，我便放下一只小艇送林煌上岸。在码头，他打听清楚有一只快轮将在两天内去天津递送紧急文书，他安排妥了乘那只快轮返回天津。看来他对旅顺口很熟悉，且“哥伦比亚”号将在当晚再次启锚开航。我便请他带我游览一番，在两三个小时内尽可能多地看看当地的市容，以作消遣。

被当地人称为旅顺口的亚瑟港<sup>①</sup>的一般特征，对于那些始终关注战争进程的人们来说，一定是相当熟悉的。简单看一下地图，便可得知它的地理位置。它在辽东半岛的南端，靠近烟台。濒临入海处，有两个相同的海峡，上面建有森严的威海卫炮台，在这些炮台的拱卫下，它控制着北直隶湾的入口。

现在，它（旅顺口）是中华帝国的主要军火库和海军军港，这些是新近被修建起来的。中华帝国于1881年决定在此建立军港，在那以后它才逐渐为人知晓，此前，它仅仅作为普通帆船进

<sup>①</sup> 亚瑟港即旅顺口。

出的港口。那些帆船从事木材贸易，把货物从鸭绿江运到北直隶湾的各港口，或是从南方载货到牛庄和西金州。此项工程由于当地的承包商草率从事，搞得一塌糊涂，于是把它委托给一家法国公司，由其完成。自此以后，港口进一步拓展，从一个不著名的仅有六七十间泥草屋和一些小店铺的村庄变为一个小城镇了。他拥有一千多间民房、两家大剧场、两座庙宇、一些银号和旅店。日本人人侵时，此地约有五千或六千人口。此外，驻防部队也有七千人。该港口极其宽敞，在过去的几年里挖泥船在始终不停地辛勤工作，疏浚入口。港口浅滩也从十二呎加深到二十五呎，以便军舰长期停泊。配有码头的泊位称作东口湾，面积有三十二英亩，从突出的峭壁后面直至港口正面，建设得都很好。西口湾可算是个天然良港，呈弧形，面向叫作虎尾山的狭长海峡展开。泊位在水浅时吃水深度为二十五呎。这里有无数巨大的码头和船埠，码头上有蒸汽起重机。一条铁路通向各个车间，里面配有最现代化的机器。造船厂占据了城市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有淡水，水是用管道从北面四里外的一股泉水引来的。有供鱼雷艇使用的小型码头，岸上有鱼雷艇的补给基地，可以在那里进行武器测试的调整。港口由鱼雷艇守卫，并布有水雷。我注意到，有些水雷安放得极其拙劣，竟露出了水面。

为了达到防御目的，把天然和人工结合在一起，使这里的工事极为坚固。起伏的山峦从三百呎到一千五百呎高低不等，将港口和城市几乎完全围绕起来，这里的防御工事真是难以逾越。各种设置因势造形，依山构筑。巨大高耸的岩石炮台占据了每一个有利的地势。我确信这是由德国人施工建筑的，工事里克虏伯和诺丹费尔德特大炮林立。炮台距海滩高度由八十呎到四百一十呎不等。陆地工事虽较之海岸工事新一些，却不如后者坚固。最重的大炮口径为二十一寸和二十四寸。到处都是堑壕围绕着的炮台、散兵壕、露天工事和有围墙的兵营。

这就是，或者说这就曾经是旅顺口。如防守得当，旅顺口除非遭到大灾荒，否则是不会被蚕食的。海岸工事是难以夺取的，即使陆地工事易受攻击，但在敌人并非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决不应失守。而这些日本天皇的将军们，为对付敌手，事先对自己将使用的兵力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事实上，日本人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完全有可能从驻守旅顺口的那些荒唐可笑的士兵们的手中把旅顺口夺到手。

平日这里的驻军至多是七千人，日军进攻前，驻军增加到了差不多两万人，这远不敷用。战时至少需要三万人守卫要塞。依我之见，四万人也不多。

我在旅顺口时，那里的首席官员是一位道台，或是总督，姓龚（Kung）。据说他是中国驻英大使的兄弟。我想他是文官。军方首脑是姓钟（Tsung）和姓于（Ju）的两位将军。士兵们到处游逛，毫无约束。他们既无训练，也无教养，粗暴野蛮，很难从他们的服装和举止上让人看出军人应有的气质。到处插满了奇奇怪怪的旗帜，似乎这样做，就可以使龙旗下的每一块神圣土地免遭敌人的践踏了。市内干净、整齐，与天津相比，我对这里颇有好感。较之天津，旅顺口建设得要好多，市面上一派繁忙景象，但它很快地陷落了。那时它确实呈现出一付悲惨凄凉的景象。

黄昏时分，我离开那带有东方特色的铺面、光怪陆离灯火的街市，返身朝码头走去。但是一个突如其来、令人极为不快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哥伦比亚”号不见了！它已于一小时之前离港出海了。我们寻踪找到了导它出港的领航员，从他那里得知，

“哥伦比亚”号当时向东南方向开去了。眼下我可怎么办？林先生提出一个建议，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如果“哥伦比亚”号不回来，我可以搭乘那只不久将送他去天津的轮船，到了天津，再视情况安排我以后的行程。我随着这帮办来到一家客栈或者说是一个小客店，我们住的这家客店靠近通向东北炮台的一座

大门。店主人是个体格结实粗壮姓沈 (Sen) 的中国汉子，在林的帮助下，我语言上的困难大为减少。幸运的是我口袋里还有相当大的一笔美钞，由林帮忙，我得以在一家银号兑换了当地的货币。

#### 第四章

那只快轮出发前，我们在店里住了一天半。我和这位中国帮办搭乘的快轮在夜幕的掩护下，准时点火出发了。我们出发后的那天清晨，海上雾气弥漫。近午时分，我们不得不减速，船速减到原来速度的一半。突然间，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艘日舰从阴暗的雾气中在紧靠左舷船首的地方钻了出来。由于中国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有着喜欢升旗这种荒唐可笑的嗜好，此时他们在船尾旗杆上也自然扯上了一面旗，呼啦啦地飘动。日舰见到了这面旗，无需打招呼，使用它舰楼上的机枪向我们开起火来。弹雨在甲板上横飞，立刻有一半的船员被打死打伤。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打掉了我的帽沿，把帽盔留在我头上，不过前后转了个方向。我们还未来得及加快船速，一排速射炮弹咚咚地击穿了船体，打坏了机器。我们在船上摇来摇去，束手无策，眼见得我们的船在急速下沉。我们有两只不大的救生艇，一只已被炸得粉碎，另一只我们就尽快把它放到水里。这小艇上坐满了人，其余人都跳到了水里。半分钟后，我们的船就沉没了。这场劫难的幸存者们的凄惶地看到，他们已经成为敌人甲板上的俘虏了。

那日舰叫“伊佐古”<sup>①</sup>，重约500吨，正与两三军舰在北直隶湾巡航，不巧因雾失散了。那军舰上竟没有一个人懂英语，但借助几句中文，便足以弄清彼此的意思了。有一位炮兵军官略能讲些法语。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以为我们的船是只鱼雷艇，因此一见到中国国旗，明白这是只危险的邻人，便毫不迟疑地开了火。当

<sup>①</sup> “伊佐古”可译为“伍玖”，英文为Itsuku。

我们说明我们船的真实情况后，他们显得非常不快，明白了由于仓促行事，不但丢了一条船，而且——至少他们坦率地承认了——没能拿到那些重要的文件，我看他们确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船上呆了一月有余。自然，中国人是被作为战俘来对待的，但把我也当作战俘、同样看管起来是没有道理的。我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哥伦比亚”号拉在旅顺口的经过，当然没有涉及一点点“哥伦比亚”号为中国运送军火的事。我想，日本人会对我介绍的这些情况满意了。不料很快我发现，他们对我的身份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天，他们直接了当地问我是否是军人，或是中国海军或陆军的教官。我明确无误地否认了。船长是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摇着头，说什么他要花些时间来考虑此事。

这期间，我们得到了良好的照应。这主要是那位讲法语的菱田<sup>①</sup>上尉的好意关照，事实上，上尉是这日舰船员中唯一我能与其交谈的人，于是我们熟悉起来。他安排了一个小单间作为我和林煌的临时住所，在其它方面也颇为照料，以使我们感到方便。我们俩人较之其它俘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除了仍旧被看管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起先，我对看看周围的情况，观察一下日军士兵及其舰艇，自然很感兴趣。舰上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各个角落都很洁净，各项任务都按战舰上不落分毫的利索作风得到执行。看到这些个子矮小、却积极、聪明、信心十足的士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我认为应是英国女王陛下的舰队——也会发现，他们是堪称对手的。我记得，他们日日操练枪炮，他们凭借动作的敏捷和准确击沉了“高升号”——这是那只不幸快轮的名字——充分证明了他们明确无误的目的。

菱田上尉和我有过多谈，这大多是在他巡查时进行的。

<sup>①</sup> Hishidi可译为“菱田”。

我们的谈话总是转到这次战争和航海上去。他以无限的轻蔑神情谈到中国人，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并说日本的海陆军对于战争的结果毫不担忧。他们认为面对这样的敌手，他们可以所欲为，所向披靡。他强调：“海上陆上都可以去。”

他说：“我们为这次战争准备了很长时间，并对我们所做到的事是很有把握的。”

我谈到，象日本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度，通过与欧洲的贸易与思想交流，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居然在三十年间取得了如此不平凡的高速发展。

他回答道：“是的，我们肯学习，也学到了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就当今世界而论，这些知识会给日本带来极大好处的。”

“伊佐古”在海上日复一日地巡逻，有时与其它舰只结队而行，有时则独自一船，游弋海上。见不到敌船，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单调生活的事情。一天，在离烟台不远的地方，我们见到两艘中国炮舰，日本人便停止了日常的训练和射击练习，用炮火把中国人赶回了威海卫。中国人可耻地跑掉了，毫无作战意向。如果“伊佐古”船速较快的话，它会俘虏或击沉其中一艘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最高时速不超过十六节。另一次，在辽东半岛西海面上，我们遇到了一队帆船。我估计那些船是从事沿海贸易的。那些船上的水手赶快把船开向岸边，然后逃走了。这时日本人就炮击那些搁浅了的船只，军官们则以瞄准和是否击中目标打赌，借以取乐。当他们高兴地看到船被击中起火时，才把船调头开走。

我说的这类事情，在一个多月里屡屡发生。这只炮舰的主要巡逻海域是北直隶湾的入口，有时航行在虎视眈眈的威海卫炮台下面，有时则面对旅顺口。虽然日军战舰在不停地巡航，却看不出对海湾有着什么正式的封锁，我想，此时中国舰队正小心谨慎地躲在威海卫港内，决不想外出。我曾经问过菱田，他们

准备什么时候攻打威海卫和旅顺口？他说：“是的，我们正在等待时机，现在还不成熟。”

海面上，时常可以看到英国的舰只，我请求放我回到英国舰只上去，或者至少送我到日本水师提督的船上去，但“伊佐吉”的船长竟装聋作哑，不予理睬。十月过去了，我释放的日子仍遥遥无期。我只得自找办法来结束这种情况。大约在十一月四日或五日的夜晚，我们停在旅顺口外。暮色苍茫之中，这战舰抛锚泊定，放下一只小艇去探路。我看到海岸突出来一个尖角，离船不足一哩，我俯身在船首舷旁，突然有了主意。只要我跳到水里不被发现，就可不费劲游到岸上去。韦伯斯特曾教我游泳，我游得很好。我环顾四周，显然无人注意我，我立脚的地方也没有灯光。于是我下定决心。蹑手蹑脚向前走去，一路寻找机会。我身靠锚架站稳，向着锚链一步跳过去，打算顺着锚链滑到水里。正当我跳的时候，船突然间动了起来，我没有抓住那锚链，便扑通一声猛栽到水里，激起很大的声响。舷梯上的哨兵听到了，快步跑来，在我开始游的时候，举枪向我开火。我在水下潜游，左右躲闪，避免径直前进，终于躲开了那射来的子弹。一只小艇从船上放了下来，拚命追赶我，但我已经游远。他们一开始搞不清我的确切方向，我拚命向前游去。但衣服是个累赘，而且海水冷得可怕，寒透肌骨。我离岸边足有一哩之遥，那小艇已经离我很近——几乎与我平行了，我们之间仅有几百码的距离。忽然岸上劈劈叭叭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弹丸掠过水面纷纷落在我身旁，令人心悸。我继续拚力地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海防小队，有两三门迫击炮。当那小艇大胆地向岸边划去时，开花炮弹便开始向它飞去。当时它离我不足一百码，我听到炮弹飞过的呼啸声，看到那向我飞来的耀眼弧线，我只得用尽最后的力气潜入水里躲避。我下沉时，从耳边传来炮弹的爆炸声。我再次露出水面时，那小艇正匆匆向回逃，艇上有三四支桨已被炸毁。我说不清炮弹的落

点离他们有多远，但他们肯定挨了不少弹片。那炮舰并未停车，也投入炮战，开炮还击。我拚足全部力气终于游到岸边。至此，我已精疲力竭，全身麻木，如若无人搀扶，我是完全立不住脚的。我发现中国士兵将我围了起来，他们向我提了一大堆的问题。看到我的样子，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类似哨所的小房子里，那房子在一道战壕的后面。他们在白板地上升起一堆炭火。当我刚刚脱掉水淋淋的衣服、身上有点暖和时，他们又来问话了。我一个中文字也不懂，只得尽力用手势说明发生了的事情。这不能令他们满意，但至少他们明白了和日本人不是一伙的。他们在一旁嘀嘀咕咕，显然那是在议论我。最后，一个士兵用个大木碗端来了吃食——那是由一种我毫无知晓的奇异的食物杂混起来的杂烩，但是无论如何，我从中尝出了有大米味道。饭食很好吃，我高兴地吃了起来，吃完再请他们添一些，也未遭到拒绝。极度的疲劳和那暖烘烘的炭火使我昏昏欲睡，于是我打手势表示想要睡觉。看来他们没有什么衣物可供我用——我的那些衣服正在火上烘烤着，但后来他们还是拿来了长长的质地粗糙的大袍或是斗篷给我。另一位则递给我一杆鸦片烟枪。尽管我很不习惯抽鸦片，我还是接过了烟枪，装模做样地吸了起来。我躺下时，他们便离开这小屋，把我留在屋子里。我听到他们在门外把门反锁起来的声音。

我立即沉沉大睡。我并不情愿吸进的那几口大烟，但现在却起了作用。我梦见了一连串奇奇怪怪的事情。梦境中，我一忽儿飞腾起来，一忽儿逃跑，二者交错在一起，分辨不清。鸦片这种邪恶的麻醉剂就是用这种幻觉来诱惑它的牺牲品。我想，中国军方当局是禁用鸦片的，但那些毫无纪律的士兵似乎象吸用烟草一样，只要弄得到手，便大吸起来。

## 第五章

我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中午，衣服已经晾干，我穿上后，就立

即被带到外面。首先我看见的是一队骑兵，骑着小巧而鬃毛浓密的鞑靼马。他们让我也骑上一匹马。看来，既不可能要求他们作任何解释，他们亦不可能向我解释什么。不大一会儿，我们就上路了。

我立即说明我上岸的地方就是西港下面的那片空地，然后，我被带到满家城堡这个面向大海的主要城堡，随即我被带到指挥官面前，同他坐在一起的是几个军官和一名书记员，他们已准备好审讯一个番鬼。书记员的英语糟糕透顶，因而盘问拖了很长时间，仍是稀里糊涂。我猜想我在这些审判者心目中，他们怀疑我曾经是或仍然是一名日本间谍。在涉及我登陆的细节方面，他们严厉地盘问了那些我最先见到的人。根据我所说的情况，他们还问我，城里有何人可证明我早已进城了。我回答说，旅店的人很可能仍记得我。

最后，中国人自己凑在一起嘀咕了好一阵子，商量完后，他们说要把我押送到海港另一边更高级的当局那儿去。从满家营堡后面，我们穿过田野；路过两三个堡垒和不少的战壕及棱堡<sup>①</sup>，最后来到这片在西港和一段狭长地带之间的海上。就在这儿，紧靠一个鱼雷仓库，我被带到一条舢板船上。这是一种只有一只船桨两头尖尖狭长的船。我被送到东港，上岸穿过码头后，到了位于城门口并紧挨着大操场的司令部。我们抵达时已夜深了。次日，我才被带去受审。我直接了当、毫无隐晦地讲述了我的遭遇。外加我原来房东沈先生和一位在河边同我换钱的军官两人出面作保，证实了我就是和林煌一道在城里呆了两天、后来又一同乘坐货船的那个人。上述这些情况足以使我获释，而我的口供都详细地记载下来。对我的审讯是在几个满族官员跟前进行的。我相信此时道台大人早已不在这里了。据传，他先是擅离职守，后来又被召了回来。而他在日本兵袭击旅顺港前夕逃之夭夭一事却是千

① 棱堡英文为redoubt。

真万确的。

副官告诉我就在一两天前，英国军舰“弦月”号访问过旅顺港。军舰上的军官上岸来逛了一阵子。命中注定我在离开这里之前有机会目睹一些值得回忆的事。我获释后，回到沈某的旅店就打摆子病倒了，在旅店躺了约摸十至十二天。由于日本军队的到来，扰乱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所以通常往来于北方的旅行也只得暂时终止了。对于过往客商和本地居民是否应离开这里的想法，沈先生急于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即使日本兵攻占了这个海港，他们决不会对一般百姓采取什么行动。可是，我的估计是大错而特错了。

等到我身体恢复到可以外出活动时，我就设法搞清楚是否还有希望从水路离开这个地方。但很快我就明白，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我了解城堡很牢固，故肯定围城一战必定是持久的。因而当我考虑尽快脱身的可能性时，有点失望了。因为我手头钱不多。看来要想在旅顺港再见到“哥伦比亚”号轮船真有些想入非非了。然而，我的这种担忧却没有什麼根据。我怎么也未想到竟在三天之中，这个地方真被日本兵攻占了。

就在十一月十八日我打算脱身这天，却未走成。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这城的变化可不小。很显然，士兵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造船厂已全部停工，而整个厂房变成了兵营。当我和小钟从码头往回走时，亲眼目睹了一个士兵受惩罚的一幕。在经过船泊办事署近旁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时，我从敞开的门望进去，看到一群士兵，我的注意力立即被他们吸引了过去。他们团团围着一个兵，这个兵光着上半身跪着，前额差不多快触到地面了，双手反绑在背后，而站在他背后另一个兵捏着鞭梢，就这样，他被狠狠地抽了一顿，鞭子抽在他身上的声音使我牙齿打颤，他的背被打得血迹斑斑，随着鞭子这血腥的刑具在空中来回飞舞，一

道道血痕随即出现在他背上。每挨一鞭，他身子就弯得像根芦苇，他却连一声都没有哼。直抽到这个兵翻身倒下，象木头头似地直挺挺躺在血泊之中，后来被抬走了。

日本军队在旅顺港的大屠杀受到强烈谴责的同时，世人确也认为中国人自己招来了这场横祸，因为他们先对敌人采取了毫不宽恕的野蛮行为。日本部队与舰队保持密切联系，长驱直入半岛，过一两天就可攻占内地城堡。经常看到的是中国兵的尸体，他们曾抵挡和骚扰过日本兵。两军之间小小的冲突亦不时发生，中国军队捉到俘虏后，毫不迟疑把他们统统杀掉。十九日一清早，我看见头一件事是两具倒挂在操练场附近一棵大樟树树干上的尸体。他们被刚得遍体鳞伤，破了腹，挖了眼，喉咙切断了，右手斫掉了。两具尸体一丝不挂，一群群孩子朝着他们扔泥块和石子。

在城内外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如此吓人的惨状，而我看到的这桩并非是最可怕的。贴在墙上的皇榜为这种暴行煽风点火。这些事是小钟告诉我的，外出时我总带着他。经他一翻译，这些皇榜的大意如下：“告大清皇帝的兵士和百姓，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处死所有活着的日本鬼子，斫去他们的手或是割掉他们的头。”紧接着是签发的日期和道台的签名。我记不清酬金的具体数目了，看来活捉一个能得酬金银子五十两，而割头斫手得的酬金更少些。人们往往会发现，那些在围攻这个城市的冲突中被中国兵打死的日本兵的尸体，不是缺手就是没脑袋的，有时手和头皆不翼而飞了，根本没有全尸。城堡沦陷时，日本兵的尸体还悬挂在树上，难怪他们的伙伴看到这幕惨状就气疯了。当然，日本军官也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他们默许后来的报复行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肆无忌惮的大屠杀一直延续到再也找不到杀戮的对象时才算了结。

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事。十九日，敌人已打到城防工事附近。到处是一片混乱，商店几乎都关门了。主要吸引人的是军民

的行动。一群群人聚集在可居高临下俯瞰操练场的将军亭子附近。当天下午在这亭子内召开了一次军务会议，大批武装警卫不让百姓靠近。所有身居要职的军官率领部下从各自驻地接二连三地来到了。道台是坐一顶由十个或是十二个轿夫抬的漂亮的轿子迳直从官邸来的。亭子本身结构精巧，色彩鲜艳，到处都是漂亮的烫金中文字匾。这次军务会议少说也开了三个小时。从士兵的头上望去，我只隐隐约约看到了龚道台。城外，战事还在进行。次日，复仇心切的士兵把更多的日本兵尸体运了回来，留给普通百姓取乐。我相信捉进城的日本兵，几乎没有一个是侥幸活着的。

第二天（二十日）正午时分，第一次听到了炮声。在远处，整个下午大炮轰鸣声不停，直到夜幕降临为止。一夜是多么思绪万千而心神不定啊！听不到有关战事的确切消息，而到处流行的都是自相矛盾的谣传。满街都是神情激动的百姓，条条街道被彩色纸灯笼照得通明，人人几乎都提着灯笼，天黑后不带灯笼在外走动，定会被巡警视作可疑分子。

我下定决心，如有可能的话，要见识见识次日战事的某些场面。前面我已经说过，旅顺港周围是起伏不平的山地。城外，在这城和西北碉堡之间，是块名叫“白岩”的高地，遍地皆是白垩，因此得名。我决心选这块地方作为我的观察哨。在高地前面已布满条条战壕，而后面却可藏身。破晓时，我正吃力地往上攀登，山巅崎岖不平，满是悬崖峭壁和犬牙交错的海湾，有的是可供选择的藏身之处。

从白岩高地看到的战场布局非常简单，只需几句话就可交待明白。在我后面是西港，左面即是称为高台山要塞的西北防御工事，东港和海在右面，而城的大部分在我前方，再往前就是东北要塞了。东北要塞共有八个碉堡，统统由一道城墙联在一起。我仅能瞥见其中几个。东北要塞和西北要塞高地之间的地面急剧朝

下陷，而有一块开阔地较为平坦，部分开阔地被一个村落所占。为保护这条山路，就地挖了碉堡和工事，但这条路却会遭到居高临下城堡炮火的射击，特别是来自东北城堡炮火的扫射。这仍然是防御方面一个薄弱的环节，虽然，在我看来，这条山路是可以大大加固的。

天亮了，天气寒冷而晴朗。虽然我没有望远镜，却能极目远眺四方。龙旗在所有中国城堡上迎风飘扬，起初却看不见日本兵的踪影。直到日本兵动手开火，他们的位置才暴露了。七时半左右，远在西北方向，开始传来日本兵的枪声。显然，在头天晚上日本兵就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只等天亮动手。中国兵从两侧开火还击，一炮接着一炮打，不久炮声即震耳欲聋，硝烟弥漫。透过硝烟，刺眼的炮火形成了巨大的半圆圈。炮弹的呼啸声、耀眼的火光和爆炸声连续不断。远在右面的海面上战舰林立，看来这些船只逍遥自在，决不会攻击沿海的防御工事。一些临海的城堡把枪炮瞄准日军阵地连续开炮，然而我猜想这样炮击不会给日军造成多大的损失。

在头天晌午，一些边远的小碉堡已被攻陷，日军兵分两路，向西北和东北两侧发起主攻。而在这两地的中国军队看来互不协调。日军佯攻东北方的中国兵而实取西城堡，借以牵制北面中国军队的注意力。而真实情况却是在日军炮击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西〔北〕城堡就沦陷了。日本步兵向西〔北〕城堡进发，守卫这些城堡的“英勇战士”一见日军即望风而逃。而此时，另一侧的中国军队的城堡隔着当中的山谷开始炮轰，好像这样就可挽回败局。接着，日军集中力量对这些碉堡开火。这里的中国兵打得出色多了，他们的炮火猛烈而持久。约摸十一点钟，随着一声火光熊熊、震耳欲聋可怕的巨响，好象将海岸周围的大地都震塌了，中国兵最大的碉堡，名叫寿树 (shoju)，或称松树山碉堡被炸毁了。而中国兵的军火库一定也被一发炮弹打中。正午，所有日军

随冲锋号声向前进，而这儿的天兵根本不等日军进攻，就仓皇逃窜了。到了近处根本就没有战事，没有一个中国兵是敢拼刺的。就这样，两地无数的碉堡竟被如此胆怯地丢失了。这些城堡均设在很好的指挥位置，座落在陡峭的山上，因而使来犯的军队无法保持规则的队形，并在他们吃力地攀登这些险要的山坡时，将被机敏的中国枪手成千上万地撂倒。怀着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我亲眼看到了如此坚固强大的防御工事竟这样轻而易举地丢失了。而且我也明白了日军向一侧炮击了三、四小时之后，未对沿海庞大的防御工事放一枪，就拿下了整个旅顺港的这一事实。

得胜的日军继而来对付低地上的碉堡和军营，这样有条不紊的作法是他们一贯作战的特色。从群山的山谷之中开始出现了黑压压的步兵，步步向这座将要遭殃的城镇逼进。日军的刺刀透过低地上空层层浓烟在各处闪闪发光。在近处——原本是为此地提供很好保护的碉堡，由于中国兵的胆怯皆丢失了。到处皆是中国散兵，准备作最后零散而无效的一拼。只有离城最近的一个名叫金山的内地碉堡仍在中国兵的控制之中。在我下面“白岩”前方的战壕，上半天还未沦陷，而此时日军步枪队开始蜂拥而上，他们不断开枪，自前方高地山脚各处许多步枪掩体和碉堡也传来枪声。敌军从被攻占的碉堡向两侧迂回，稳稳当当向前挺进。日军很熟练地利用了该地提供的每个有利地形，当他们势如破竹从一地打到另一地时，在他们前面进行抵抗的中国士兵队伍就迅速瓦解了。

我现在该从我的藏身之处撤走了。我所占据的一席之地是在崎岖不平的山顶上一个孤零零便于瞭望而又安全的地方。要不是我那么早就出来寻找，是决不可能找到这瞭望所的。在这块地前方是条宽而浅的溪流，源头是碎石岩（Suishiyeh），绕过南边的横练场后，朝“白岩”流来，流经“白岩”后，汇成一条很深的大湾向西流去。日军必须蹚过这条溪流，才攻打在我下面的战壕。

近处射出的枪林弹雨将日军打回去两到三次，在他们自卫强大炮火的掩护之下，日军终于涉过溪流，而他们的对手朝山右侧四处溃逃。我只呆到此时，就向山后飞跑。天色渐黑，好多次我险些在陡峭崎岖的山坳中丧命，一些山坳几乎是峡谷，与高地另一边相联。

此时，此城已被日军征服者所控制。我下山时，中国兵正从金山堡逃跑，根本不想为保卫城堡而战。前面的河里皆是满载难民的小船和筏子，而大多数难民是胆小如鼠的军人。在逃跑时，他们已扔掉了武器和军服。由于他们之无能和胆小，使我认识到中国兵的未来。驻守旅顺港的两万名中国兵以身边最现代化精良的武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只杀死了约六十名敌军。难道他们不是世上最自以为是和最缺乏事业心的人民，并在战绩方面表现得最为无能？

## 第六章

我朝造船厂的方向往后逃，为的是迂回到城南，离日军正在进军的地方尽可能远些。我从未料到会有大屠杀，只想回旅店，呆到一切恢复平静为止。我欣慰地感到总算不必在这个被包围的城中长期呆下去了，因而起初我没注意人们正在四处乱跑。我想除了在日军得胜气焰平息之前应躲过他们，没有任何需逃难的理由。没过多久，我就恍然大悟了。致命的复仇和杀戮，使充满惊慌失色的人们拥向街道。我向前走时，传来了越来越大的步枪声、盛怒日军的喊叫声以及受害者临死前的尖叫声。我清楚，武装抵抗早已停止。而当这些恐怖之声有增无减时，我突然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我记得一个城市被武装占领后，往往会遭到何种命运。我记得对日军战俘施加的暴行，亦记得所有东方军人的共同特性。我停住脚以便考虑自己的处境。我已从船坞外的临河一侧绕了过来，拐入街道，沿着一条我极熟悉去东港的路线，直奔旅

店。我四周皆是仓惶奔跑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象恶魔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我被人流挤倒了，反挨了踩。过了一会儿我才站了起来。在我蹒跚站起时，一个日军就在我近旁，用步枪向我瞄准。步枪筒离我不到一英尺，我立即给它一拳，正好闪过飞来的枪子。我除了这天生的本领，身边什么武器都没有。日本兵没来得及捡起步枪，我用右手对直朝他眉宇间猛击一拳，这英国式漂亮的一拳把他一下子(nine-pin)打翻在地。十有八九这是第一桩引起他注意的事。显然他很不适应这种攻击，直挺挺躺在地上，似乎还在细细回味呢，而我趁机拔腿溜之大吉。我决计仍回旅店，心想这样就比较安全，因我认为这种狂怒之发泄大约仅局限在街上。我也清楚离旅店不远，但我行进速度极慢，为了躲避日军，不得不常常离开街道。日军很快向全城各方推进，凡他们撞见的人都给射倒了。几乎在每条街上，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而闯见一群群杀人魔鬼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一次又一次，我闯入这场屠杀的漩涡之中，而不时要遭到来自从狭窄街道射来子弹的夹攻。最后，我完全迷路了，在乱哄哄的人群之中徬徨，感到自己随时都将被打死。后来，当我从一条黑巷拐到一块陡地时，一汪水出现在眼前。我立即认出这是空船坞后面的一个不深但很大的淡水湖。看来，我几乎信步回到了从“白岩”下山后进城的那个地方来了。

一幕可怕的情景出现在我眼前。我已交待过，我自小巷拐出来的那块临湖的地面既高又陡，当我看到湖面时，下面的湖水大约距我有十五英尺。湖被好多日军团团围住，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上飘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为复仇之欢乐而大叫大笑的日军，似乎对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幸灾乐祸呢。眼前那些满身血污的难民在浑水中挣扎的情景真令人

可怕，而哪些还活着的难民，拼命想从无数尸体纠缠之中逃出来，却很快摔倒了；常常拚着最后一点力气又站了起来，满身淌着血水，发出可怜的叫声和哀求声，而他们周围的杀人魔鬼还学他们的叫声。难民之中有很多妇女。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拚命向前扑，妈妈将孩子举向日军，似乎在哀求。她涉水到湖边时，一个鬼子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去时，鬼子又刺了一刀，将这约两岁的孩子刺穿了，小小的尸体高高挂在刺刀上。妈妈爬起来，发狂似的想夺回孩子。很显然，她已精疲力竭快咽气了，又跌倒在湖水中。她的尸体——事实上每个够得着的尸体都遭到同样待遇——被砍成碎片。新的受害者不断被赶进湖中，直到不久湖里再也无法容纳更多的人才罢休。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掉转头，逃离这毛骨悚然的地方。

此刻我明白自己在何处。我沿着刚才逃出来的路线，再向旅店的方向折回去。成堆的死人和杀戮的惨状不断出现在眼前。在一个地方，我看到约摸十至十二个日军和好多被他们背贴背绑在一起的可怜人。日军将他们一批一批的用枪打死，并按他们通常可怕的做法，接着就肢解这些尸体。男人、妇女和儿童，谁也别想逃过，这我看得清清楚楚。看来中国人是束手待毙。很多人卑躬曲膝匍伏在刽子手前面，就那个样子被射死或刺死了。

我自己差点也落入日军手中。突然，我毫无觉察地撞见一伙正在屠杀难民的日军，而在尖声喊叫的可怜虫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而我被发现时，一个日军朝我开枪。我赶紧避走，他却紧追不舍。我逃进一所房子，他跟了进来。我跑在他前头，暂时甩掉了他。我跑进一间像厨房也像洗碗间的屋子。在一些杂物之中，我撞见一把形状古怪的手斧，很重又很锋利。我等了约一刻钟，断定日本鬼子没能找到我，一定早走了。我打算再赶路，因为呆在屋里比在街上危险得多，日军挨家挨户进房抢劫，不用说，凡在房子里撞见的人他们都杀掉。我才走到前面，没料到又撞见这

个把我追进房来的日军，他是满载而归。一见到我，他马上撂下掠夺来的战利品，挥动刺刀来捅我。我俩在一间角门朝街而又矮小的屋内。他向我猛刺过来，我一下子闪开了。刺刀紧擦过我左侧而过，扎进我身后一垛墙，连同我上衣一起，将我紧钉在墙上。当他拼力想抽回刺刀时，我扎扎实实回敬了他一斧头，手斧真锋利，而气愤和绝望使我力气倍增，这一斧从他头顶直劈到他颞骨。当他倒毙在我脚下时，脑浆和血污溅了我满身。

我不想再逗留下去了，正要离去时，我灵机一动，心想何不用我这个已死对手的步枪和子弹袋把自己武装起来呢？继而我又想到了个更好的主意：这个日本鬼子和我身材差不多，干吗不穿上他的军装呢？天很快就黑了，凭藉天色昏暗作掩护，我逃走的机会将大大增加，虽然我开始不安地感到要能逃脱这场厄运真是奇迹了。我马上按照灵感行动起来。我已说过，这个日军和我差不多高（五英尺六英寸），而我肩却比他的肩宽多了。当我使劲套他军服时，在军服后背撕了一道大口子。这不碍事，不大一会儿，我穿上他所有的外衣，除了未带他的军帽，这军帽也跟他脑袋一道被劈开。他腰带上挂着一柄小巧而锋利的刺刀。就用这把刺刀我想把胡子剃尽，因日本人很少蓄大胡子的。剃罢胡子，我没忘捎上他那杆漂亮的李·美特福（Lee-Metford）牌步枪，就出发了，手臂上搭着我自己不穿的衣服，我这副样子决不可能引起注意，因为日军都是满身披挂着战利品。

下步该怎么走，我心中实在没底。有可能逃到城北郊外，要是这样，我很可能饿死，或当作掉了队的日军被打死。我开始考虑最理想的路线还是折回港口，等待坐小船逃走一机会。然而，我决定干的第一件事是回旅店看看情况，而此刻离旅店已很近了。我壮着胆向前走，我这身打扮很奏效，看来，没有日军怀疑我不是他们的伙伴。日军常以他们尖声刺耳的噪音，狂吼着向我打招呼，或是当一个日军在经过时，晃动着步枪，朝我大声喊叫致

意。我打手势还礼，然后继续匆匆赶路。我真不知道要是在大白天，我该怎么办了。当然不可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混过去。现在，天几乎全黑了。好多日军都随身带着彩纸灯笼为他们的屠杀和抢劫照明，在中国城市里，这种灯笼有的是。当日军手提灯笼晃来晃去时，他们那副鬼样被灯光照得更为可怕。屠杀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到处都是枪声、喊声、尖叫和呻吟。街道的景象可怕极了。地被血水浸透了，遍地皆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一些狭窄的街道完全被尸体堵住了。死者绝大多数是城里人，而保卫他们勇敢的将士们却居然销声匿迹了。他们逃向何处对我来说是个谜，或许他们为了防止自己被认出是军人，屠杀一开始他们就脱去了军服，而这种逃遁法拯救不了他们，因得胜的日军见谁就杀谁。

终于我回到了沈先生的旅店，发现刽子手已光临过了。屋里黑洞洞的，我从大门上摘下灯笼，上面用中文写着旅店和店主的名字，我点着灯笼后，就开始巡视。我看到的第一种东西是店主的尸体，直挺挺躺在有天棚的院子里。他的脑袋差点被割下来了，腹也破了。底层屋子的门都朝院子开着，一个女仆的尸体横躺在门栏上，被刚得无法形容。旅店里有十至十二人，我发现其中八人被杀死在店内不同的地方。哪儿还有活着的人的影踪？旅店被彻底洗劫一空，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席卷走了。当我在巡视这凄惨屠杀的现场时，肺都快气炸了。就在这个小店里，不久前我才领略到幸福和令人欢乐的滋味。为了向刽子手讨还血债，我想我准能在此地甘心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上层一间屋里有一架竹梯，天花板上有个直通向房顶的窟窿，而屋顶是平的。我突然想爬上房顶瞧瞧。天全黑了，看不清街道之外的东西。而远处的灯光标明在四周高地上碉堡所在的位置。临海的碉堡仍在中国兵的控制之下，仅在次日，这些碉堡被日军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事实上，早被放弃了。此刻，我觉察到城里暴力之喧嚣声迅速减弱。当我在房顶缓缓走动时，微弱的灯

光落在两个藏在暗处的人身上。我朝他们走去，他们却往后退。直到没退路了，两人之中一人在我面前两腿跪倒，头直磕到屋顶，苦苦求饶。我举起灯笼照他，大吃一惊，原来是小钟。很显然，他没认出我。这毫不足怪，想想我的这身打扮就清楚了。他真有点吓呆了，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相信，我就是他主人。而他此时这份高兴劲倒可与刚才的害怕劲相媲美。他的伙伴是个陌生人——一个仪表堂堂绅士风度十足的人，很显然，是个有地位的人，实际上，正如我后来发现的，他是个当官的。他的住宅已遭洗劫，家人都被杀害了。他和兄弟俩人早逃到街上，却仍被追逐，而他兄弟在逃跑时被射死了。虽然他自己左臂中弹，他总算逃进了这个旅店。而日军闯进店时，他和小钟登上了房顶，日军没有想到爬上房顶去搜索人。中弹的胳膊使他疼痛难忍。我在过流浪生活时，学会了一点最起码的外科医术，我将手臂骨折之处接上，用我的领带给他手臂做了个套子。

我尽力向小钟说明我的遭遇，他又翻给他不懂英文的同胞听。我们一块合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很显然，屠杀已暂时停止，日军不是杀人杀得腻了，就是被召回了。日军总数超过两万，我想不到半数的日军，或许不到三分之一的日军，参与了第一夜晚的屠杀和抢劫，而这晚仅仅是大屠杀之序幕。大批的日军被调遣来占据城堡或是增援才攻陷的地盘。我们觉得很有可能，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夜深时，日军将撤到城外的军营中去。我们决心克服险阻回到河边，在黑暗的掩护下，寻找最后一次逃跑的机会。我们在旅店中到处找吃的，只找到一点点馒头和几块做好的甜肉饼。

全城沉浸在一片恐怖寂静之中，偶尔被不祥之声所打破。黑魆魆、纵横交错的街上不时闪耀着点点灯光，却看不清是谁提着灯笼。而人们似乎能感到死者各种各样极吓人的样子。我们蹲在房顶的暗处，我们都已回到这最为安全的地方，脑海中却还浮现

着就在我们下面屋里那些残缺不全尸体的形象，而且在一、二小时之内，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我估计大约在十点钟，我们才从房顶下来溜到街上。约摸已有两小时不开火了。灯笼重又点燃，由最熟悉路径的小钟提着，在前面引路。我还是穿着日军军服，要是碰到日军或是受到挑战，我将尽力装成是我命令这两个中国人引路带我回兵营；要是此计不成，我将用步枪与日军相拚，也不白送自己性命。

我们走的是一条横跨全城的路。凡我们路过的地方，几乎所有街上都堆着层层尸体，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份的中国人，不加区别地被成批地杀害了。各处可怜的幸存者——仅仅活到此刻的——低声悲泣和哀叫着寻找失散的亲人，在彩纸灯笼灯光照耀下，他们弯着腰在辨认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灯光下这些残尸的样子难以形容的可怕。直到临终那天，我将怀着丝毫不减的恐惧记得这些残尸骇人的形状。这就是日军发狂似地屠杀和鞭尸、强奸和疯狂地抢劫中国人时所犯下不堪言状的暴行。这就是战争！远在战败者<sup>①</sup>别致的亭子里，获胜的日本元帅在将军和军官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就座了，并倍受国家的颂扬和天皇的恩宠。而在这里，这些荒无人烟的家园和堆积如山的残尸，是日军光辉战绩的阴暗面和阴影。而这仅是四天暴行的头一天。应该承认是中国人自己招来这场横祸的，同样也应承认日军在其他地方既和蔼又谦逊；即便如此，日军在这里所犯下的暴行，尤其是日军高级指挥官对眼前无辜百姓横遭杀害的罪行不加制止的这种耻辱，将世代代洗刷不清。

很多猫着腰行走的可怜虫，一见到我就逃开了，因他们把我当作一个身荷枪枝的日军。而就下面发生的事件而论，我得感谢老天我不是只身一人。在我们路过的这条街上，一个中年男子和两个青年抬着一具半身赤裸的女尸，这尸体自胸腔到腹部被劈开

<sup>①</sup> 战败者指道台龚某。

了。年长的对我怒目而视，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一脸凶相。他从胸前抽出一把颇长的马刀对准我，并向他两个伙伴大声嚷嚷，看来年轻的是他儿子。小钟马上挺身而出，很快地和他们嘀咕了一阵子，不用说，他的交涉成功了，我们又继续赶路。我问小钟那个男子刚才大声嚷嚷什么？——“就一个日本鬼子，干掉他。”

仅对我们各处见到的可怕景象伤感一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快速而小心地向前赶路。不论脚往哪儿踩，都会沾上血。我们走到一条大约十英尺宽的街上时，听到了从前方传来象喊叫和唱歌的声音。在我们前面约十五英尺之处有个拐角，而在我们犹豫不决、未了停步不前时，从拐角处转出来一队人，我们立即认出他们是日军。在我们右侧是个低而宽的门洞，我们立即飞快地逃了进去。天漆黑一团，使我们更好藏身。我们不能吹灭灯笼，我把灯笼藏在里墙墙角后面。这样，从街上就看不到闪闪烁烁的灯光了。我们蹲在黑影中，心慌意乱地等着这些日军的来临。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们扯着嗓子狂喊乱叫，还伴随着很大很响的一种声音，起初我以为是乐器在伴奏，不大一会儿，他们就走到我们面前，大约有二十至三十日军。在这骇人的乐队大踏步走过去时，我们几乎屏住了呼吸。他们的样子简直太可怕了，满身散发着残忍杀戮的血腥味，军服和武器沾满鲜血并已凝成血块了。一些日军在刺刀上挑着人头，大多数日军手提灯笼，边走边晃动，颤动的灯光照在日军令人厌恶的躯体上，照在他们东方人野蛮的脸上，照亮了他们的白牙、黄脸和歪斜的双眼，这鬼火般的灯光与他们的狰狞面目很相称，他们看上去更像魔鬼而不像人。走在最前面的像是徒步的骑兵，他们敲打着马刀为大伙的狂喊乱叫伴奏呢。他们继续向前，践踏着尸体，这个倒霉海港由于日军野兽般的暴行已经横尸遍地。日军离去后好一会儿还能听得见他们的尖叫声和马刀钢刃的撞击声。末了，声音也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我似乎能听到自己心房急速而沉重的跳

动声。

又等了二、三分钟后，我叫小钟去取灯笼继续赶路。他提来了灯笼，正要跨出门洞时，他被隐藏在暗处的一个东西绊倒了，原来是具尸体。借助灯光，我将尸体检查了一遍，有好几处刺刀捅的很深的窟窿，脸上一条被马刀砍的刀疤骇人得很，左眼被整个砍掉了，腹腔被刚得不成样子，尸体的右手还紧紧捏着一把刀，说明他并不是束手待毙的。我提灯向后照，看到后面三、四级台阶上有扇微微开着的门，这几级台阶上尽是血，看来是从门后流出来的。我将门推开，走了进去。门后好像是个办公室——一个宽敞、低矮和空空如也的大屋子。放在屋子一端的一个巨大的木制柜台把屋子分为两半，柜上放着一扇隔板，上面挖了形似鸽房的小洞洞，像是为了让站在隔板两边的人说话用的。这屋子可能曾是银行或钱庄，并不是因为屋子本身的缘故，而是我刚才提到的屋里这些陈设说明像银行或钱庄。地下都是混杂在一起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他们是逃到这里来避难的难民，却被残酷地杀害了。尸体的头都被割掉了，血淋淋的头颅挂在柜台隔板上的一长串木椿尖上。当我们在彩纸灯笼微弱的灯光下看到这些变了形的面孔时，小钟和满族官儿吓得惊叫起来。由于是暴死，死者双眼圆睁似乎向我们狞笑呢。当我眼光与死者可怕凝视相遇时，我身上的血液似乎都冰冷凝固了。死者头高昂着的姿势，给人一种他们还活着或是嘲弄着生活的感觉。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小小的身驱被一根锋利的铁杵捅穿钉在柜台上，地上那些逐渐凝固的人血和死者的五脏六腑足有二至三英寸厚。一些死者的手臂、大腿和头颅被砍掉了，扔得到处皆是。总之，肉眼决不会看到比这恐怖的屋子更为骇人和令人恶心的场面了。这幕惨景和血腥味迫使我们立即又从屋里退了出来。就在此时，另一队日军正向我们藏身之处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个步兵，手里擎着一个无罩的大火炬，熊熊的火焰把四周景物都照亮了。随即我发现，除了两三

个士兵外，其余都是军官，是些风度翩翩、衣着漂亮矮小的军人。他们大约是在解散了各自最后杀人不眨眼的部下之后，或是亲自检查一切抵抗行动皆已停止之后踏上了归途。他们边笑边高兴地聊天，仿佛这场杀戮是件相当愉快的事。他们走远后，我们才溜到街上。没走几步，就看到一个提着灯笼的人出现在前面已提到过的急拐角处。他看来正是追赶才走过去的伙伴。我们赶紧又回到门洞里，心想他很可能已看到我们了。我们重又走进这间惨遭屠杀的房子，把门也关上了，他的确看到了我们。约一分钟后，从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门随即被猛力推开了，走进来一个矮个、凶神恶煞的日军，高举一把出鞘的大刀，在我看来他那只持刀的手白得出奇。他朝暗处张望，瞥见了我们，在摇晃的灯光下，看到我穿着一套日军军服，无疑把我当作一个日军了。他放下高举着的刀，用长官严厉的口气对我讲话。这种语言的腔调极像意大利语。他指着我的两个中国伙伴，大约在问他们是什么人。我乘他不备之机，把刺刀扎进了他躯体，我刺得那么快，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及躲避。随即他就地倒下了，企图再爬起来，我又给了他一刀，才算结束了他的性命。他呻吟了一声，朝后重重地倒在柜台上。而一颗挂在木桩上的人头被震掉下来，砸在他肩上。他抽搐眨动的眼睛，似乎凝视着这个可怕的头颅。他又呻吟了一次，过了一会儿就完蛋了。我提着灯笼朝他弯下腰去，从他华丽的军装，身上其他佩带物和他头与脸的神气来判断，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刺死了个高级军官。他手戴白手套，难怪他出现在门口时双手那么白。当我认识到这是个举足轻重有影响的人物时，我深感遗憾。若是起初就认出他是个大人物，我一定会尽力祈求他对我和我的两个伙伴的庇护。当时，小钟提着灯笼缩在我身后，而这日军军官的灯笼灯光很微弱，因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只辨认出他是个日军，我想与其等着他来收拾我，还不如我先动手为好。如同他同胞所说的那样，我已送他到“极乐世界”了。他对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在第二次离开这儿之前，我取下了他的剑，这是件漂亮珍贵的武器。剑柄上有大臣的缕金雕花和很多小钻石和宝石，还有无数玉石镶嵌出的精美图案，大颗宝石间杂其中。我把这战利品从旅顺港随身带走了。一八九六年初我在利物浦时，这年正是我付款的到期期限，迫于经济上的拮据，我把这剑暂时抵押给典当商人，他说这剑只值六至七百英镑。我无法使他相信我是怎么把这柄剑弄到手的。他付之一笑，还说我同他开玩笑。

我们悄悄溜出来后，在这可怖的夜晚，又踏上我们横穿全城危险的征途。我们一刻不停地离开了这条多事之路。看来，这条街是掉队的日军向邻近的金山碉堡汇拢的必由之路。我们拐进右边拐角处的一条狭巷，而巷另一端被一堆尸体堵住了，我们非得爬过去不可。我正在爬越尸堆时，耳听得一声可怕的呻吟，我脚下的尸体仿佛在喘气，我脚才缩回来，这个行尸就马上站起来了，是个满身血污的高个儿，他定睛可怕地凝视了我一会儿，接着又可怕地大叫一声，两臂摊开朝后仰天倒下了。我赶紧从他身上爬过去，追赶我的伙伴。他俩早已吓跑了，难怪他俩，这行尸就像突然起死回生的尸体站立起来了。到此刻，他俩的确活像“面色吓得铁青的黄鼠狼”一般。两人筛糠似的抖个不停，牙齿打颤，眼睛一会儿朝这、一会儿朝那惊恐万分地乱瞧，他俩常常战战兢兢停步不前了，以为看到或是听到了凶残的杀人魔王走近的声音。至于我自己呢，即使我外表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而我内心的恐惧也无法形容的。说实在的，这种不断显露出来的恐惧心情，外加笼罩在这死城上空令人窒息的夜半之阴影和寂静，足以使足球裁判员丧胆失魄。

我们自此侧越过原为木材商店的很多敞开的砖砌店铺，来到了一块盆地。到处是一片黑暗萧条景象。月亮已在我们前面西港上空高高升起，是弯下弦月，没什么月光。天空上几乎没有几颗

星星。夜晚的寒气逼人，由于我心中极度不安和激动，因此也不感到寒冷的威胁了。借助灯光，我们开始四处寻找船只，起先未找到。不久在稍高于船坞的一汪四方的水面或是海湾里，我们看到另一个可怕场面。一条平底帆船在浅滩搁浅了，满船几乎都是尸体，还有很多尸体躺在邻近的岸边。很显然，这些受害者是被追逐而逃到船上的，他们未来得及开船，就被杀害了。我灵机一动，心想我们要寻找的小船，十有八九能在这条倒霉的帆船上找到。船舷倒向海岸，我涉过浅水地段走到船舷旁，花了点力气才登上了甲板，发现自己站在数不清的尸体之中，这些死者是遭步枪枪弹打死的，很多尸体还穿着军装。我只找到两只小船。一只小得像小海扇壳<sup>①</sup>的小船已是千疮百孔，无法再用了。另一只在后甲板上，由于船上满是尸体，起初，我未能认出来。这条船看来还不错，但要把这些骇人的尸体从小船上搬走的差事真太恶心了，所以我重新回到岸上走到其他地方继续搜寻。结果是白费劲。在附近我们只找到一只旧舢板船，船已破烂不堪，漏水厉害，再说我们三人也搬不动，况且，三人之中仅一人懂一点航海知识。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再回到遍是死尸的帆船上。这次，我们三人都上了船，动手就干起来。小船上堆的尸体都给拖走了，我们费了不少劲儿，并借助于帆船倾斜之方便角度，总算把小船放到水中。小船原来是缚在舷樯上的，船上满是血污，样子极为可怕，而我们计较不了这些。在帆船的厨房里，我们找到很多吃食的淡水——还不如说以前曾经是淡水。

肯定是在夜半之后，我们才划船上路了。我两个伙伴都不知道怎么划槳，也像所有中国货一样，这槳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槳很不一样，因而需要一番实践之后，才会使用。我们的船就靠近港口入海处，这里因为设防，到处布满水雷和鱼雷，我们不会冒多大风险撞见日军船只。可是，这些水下武器同样也会威胁我们。

<sup>①</sup> 海扇壳英文是“Cockle-shell”。

如果我们在黑暗之中漂离开深水航道的话。我们继续向前划，虽没出什么事，但速度极慢，花了两小时我们才划出海口。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留在旅顺港不走必死无疑，即使不遇到其他意外的话。我们惟一的机会也是很微小的，是要尽量划得越远越好。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沿着半岛顶端朝南划。

在我们上面临海的城堡内我们未发现活动的迹象。远在雾气蒙蒙的海面上，只有点点亮光，这些就是日本战舰停泊的地方，这些战舰炮击旅顺港是很方便的。天气虽很冷，却远远不像有风暴的样子，然而当我们划入大海深水区时，再向前划自然变得更加困难了。事实上鉴于我们的境遇这样糟，我开始考虑是否仍是呆在港口入海处，让日本船收留我们要比漫无目标地飘流到最终饿死要更好些。听天由命吧！我们从港口入海处吃力地向大海划了两英里光景，遇见了一条在沙岸上搁浅的大船。船上没有灯光，黑糊糊地看不到人。看来船没有撞坏。起初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我们商量一阵之后，决定打一发步枪子弹看看会有什么动静。枪一鸣，船上甲板上就开始了骚动，霎时间，甲板上站满了人，灯笼把船照得通明。我叫小钟向他们打招呼。小钟喊了话，有个人用中国话回答，我们把船划到大船旁，我的伙伴和船上的人聊开了天。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的处境后，他们就让我们上船了。船上都是人，这船是在逃跑时才搁浅的。船上的人在等待第二天一早涨潮把船再飘浮上海。他们告诉我们在离开港口时有两、三条帆船被鱼雷击中，炸得粉碎，还有不少船已落入敌人手中。这条船除了原来的船员外，主要是当兵的。东方人出于对等级深深的敬意，主要的客舱立即让给了我的当官的伙伴，他一定要我和他同住。他和小钟向船上的人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对船上的人来说，我穿着这套显眼的日本军装，自然而然成了他们好奇的对象。

由于紧张和担忧，我已精疲力竭。登上大船还不到半小时，我就沉沉大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我起身后才发觉大船已顺利地离开了搁浅的沙岸，驶到了海上，而且也并没有引起日本船只的注意。

## 第七章

现在我乘的船，“金生”号(King—Shing)的载重量约七百吨。船全是用柚木造的。船长中国人或称为太公(TyKong)说这条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船净长为二百六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半，吃水深度为十二英尺，船头离水面的距离为三十英尺。船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沙龙，或称官舱，舱内傢俱和摆设之华丽和建造这官舱简陋而蹩脚的工艺形成可笑的对比。雕刻和镀金的入口处是个像天窗般的挡风门。官舱的两侧砌的是加过工的蚝壳，在中国很少使用玻璃，而普遍使用这种蚝壳，因为一般建筑物用玻璃太花钱了。舱的长度为三十英尺，宽为二十五英尺，高度为十一英尺。舱梁上悬挂着在中国普遍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灯笼，这些用不同材料扎成的灯笼，呈现出各种想像出来的形状。舱壁和舱顶以黄色打底，画满了花草水果、昆虫、飞禽和猫、狗、猴这样的走兽，而一些走兽用富于预兆的话可称为麒麟(queefourchee)。舱内摆满了很多新奇而美妙的收藏品，是这条船多年积攒起来的。要把这些收藏品一一写出来就需要不少张纸开清单，若把这些物件带到欧洲去，足足可以开十几个像样的博物馆。

在官舱的尽头是神龛或叫庙堂，这里供着的有十八只手臂的青帝(Chin—Tee)和她两个侍女，同善(Tong—San)和同喜(Tang—See)。这镀了厚厚一层金粉的女神是用一整块结实的樟木雕成的，周身裹着红缎。也是用樟木做的红漆供桌放在神龛前，桌上放着一只香炉，供桌上漆桌面刻有镀金的花卉和昆虫，还刻有

二龙戏珠。在供桌前面的两端用绿漆漆成的正方块里用中文写着欢迎香客上供金子和玛瑙的字样。

船员睡觉都在船尾的下层甲板上。紧挨他们的船舱是这只船最令人惊奇的部分，极大的一个船舵不是用舵针系在轮轴上的；而舵是用三根粗粗的藤麻绳系在两台绞盘上的。一根绳绕在下层甲板的绞盘上，另两根绳系在上层甲板的绞盘上，因而可以根据水位上下调节船舵。将舵向下压到最低点时，舵柄的吃水深度约为二十四英尺，比船不吃水的深度还高出十二英尺。当吃水最深时，就在低层甲板掌舵。用两根系在舵尾粗壮的竹绳，绕过船底拉到船头甲板上，用力勒紧系牢，这样就把船舵紧紧拉到船尾，固定在一个大窟窿里。要把舵压到最低点，到时需要十五个人通力合作来挪动大舵柄才办得到。

在向上层甲板攀登时，你会经过一层用蚝壳作的顶盖，这顶盖与官舱入口处的天窗很相似。在顶盖下挂着一面旗，而在举行一次最隆重的宗教仪式游行时，皇帝前面就打着这面旗。在一台绞盘旁的一段木头上刻着下列字样：“愿大海永不淹没这只船。”船员的神龛就在近旁，里面供着海神和她的两个侍女，偶像身上都披着红缎。在海神附近放着一根木头，是从造这船的第一根原木上截取下来的。他们先把这木头送到庙中去供奉，为使木头神化，然后带上船，把它作为受到海神保佑整条船的象征。在这木头前放着一只盛泥土和大米的小土罐，罐里焚烧着供菩萨的柱香和其他香火。还有一盏总是不灭的长明灯，如在航海时灯灭了，就被看成是厄运的兆头。在船员神龛前方的两侧木板上都是绘画。一块木板上画着鸳鸯，另一块上画着一个正在梳粧打扮的中国姑娘，而第三块板上画着数不清的金鱼。这层甲板上是普通客舱和超级货舱，门上皆画着不同的图案。上面是高耸的船尾甲板，甲板上有启动船舵的绞台。五十英尺高的后桅屹立在一旁，便于在浅水行舟时转动舵柄。主桅高度为九十五英尺，底座园周为十英

尺。主桅是一根只剥去树皮的完整的柚木，并且不很直。这主桅是上了箍的，避免柚木在硬化加固过程中会裂开。船桅插入底座的长度十不足四英尺，——因船没有内龙骨——然而用行话来说，主桅是和两大根作为支撑架的木头扣在一起的，而在这两根大木头下还垫着两块结实的木板，用来固定这几根粗大的船桅，既没有护桅索，也没用钢丝。主桅桁也是加工很粗糙的柚木，上桅桁的长度是七十五英尺，下桅桁长为六十英尺。

船帆是用编得很密的编织物做的，比帆布船帆轻多了。这张帆兜风能力强，不易破裂，因刮风时它从不晃动。“金生”号主帆既大又重，得要四十个人外加一台绞盘才能把帆升起。若是没有绞盘，得要八十人才行。主帆总共有十八张可折叠的小帆。帆往下降时，就自动卷起了，不用往上拉。

风向标呈鱼形鱼身，是用藤编的。鱼头和鳃是彩色的竹编，还有两条像蝴蝶触须的须子。鱼尾上装点着长长的飘带，鱼身上插着供观赏的小旗，另外还漆着“洪福齐天”四个中国字。在主桅和前桅之间，是两台大而简陋的绞盘，占据了整个甲板，用它们来起锚的。在船头下船舱入口处放着两只能盛一千五百加仑水的水箱。前桅自甲板以上的高度为七十五英尺，向前倾斜，在桅杆后部由一根大木头支撑着，用同样的办法固定于主桅。船锚是木制的，锚钩包着铁，并用结实的竹皮绑在锚柄上。锚架是用藤条把三块木头绑在一起做成的，固定在船头。由于不像其他水手把锚吊起来挂在锚架上，中国船员只是让锚躺在甲板上，因而锚架所占的位置并不碍事。中国船锚钩和我们大小相同锚的锚钩一样大，但他们的锚钩是笔直的，而不是圆形的，没有锚掌。中国船上也有一只小锚，但仅有一锚钩，锚缆是藤编的，船上没有系锚缆的短柱，而铺甲板结实的木梁之间很宽的缝隙却起到这些短柱缚锚缆同样的作用。这只船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船两侧各载有一只向外突出三英尺的空气密封箱，其目的是使船浮力更大，能

装更多的货物和避免颠簸，就其最后一点而言，我看主要是靠舵的位置和大小才使船免受颠簸的。

这船厨房的位置和欧洲船上厨房的位置不同，它的主桅的后面。厨房下半部是砖砌的，在炉前砌有两个方洞，洞前放着水槽，凡是燃着的柴火跌落出来马上就会熄灭的。他们用木柴烧火，用铁锅做饭，铁锅周围砌着红色的耐火砖。一只锅上面盖着形似半只盒子的锅盖，这只锅是用来做饭的。锅盖的作用是在锅里的水开后不让蒸气跑掉，这样煮出来的饭既好吃水份又不多，而我们煮出来的饭常常是湿漉漉的。在船颠簸时，锅盖也不会让饭泼出来。每天每人米饭定量约为三磅，在厨房外有个洗碗的场所，这样厨房就可以保持干净利索。每顿饭都是厨房前面分配的。厨房附近有个盛水的木制水箱，漆成砖砌的样子，能盛三千加仑水。

“金生”号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天朝人的船只大都也就如此。看来在造船方面他们会逐渐接受西方的思想，而实际上为了战争的需要，中国人已完全仿效西方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祖先的老一套仍是挺不错的。像这样的船只到处都能看到，并非已是过时的古董。

上海一些满人是这条船的主人，他们用船同交趾支那作交易。不久前，这条船装上货向烟台(hee—foo)进发，却被大风刮到北方，被迫开进旅顺港躲避日军。一直躲到旅顺港沦陷。船上一共有五十四名船员。

船在漂浮出沙岸后，驶到海上，进入北直隶湾(Pechili)，我们决心开到这海湾的随便那个港口去。可在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西北风，把我们吹得离海湾好远。风刮了整整一昼夜才停，船一直被刮进黄海。这个名叫善信的船长(或是太公)决定把船驶向船主居住的海港。我对此没有异议，而我的伙伴，这个满族官员也没意见，在南方他也有亲戚朋友。但是船上的士兵既不满又不服气，由于他们人数比船员多得多，我开始担心会出

事。士兵都是北方人，不想去南方，甚至他们名义上的南方同胞几乎听不懂他们的方言。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这些士兵终于被说服，并同意南下，因满族官员郑重向他们保证有关当局安排他们返回故乡，如交涉失败，他愿意自己出钱送他们回老家。况且，再调头回北方的结局很可能是被日军船只擒获，而大风已将我们很幸运地吹出了目前日军巡逻的海面的。这番解释是很有份量的。

我还未谈谈我的满族朋友。他名叫琦昌(Ki-Chang)，是五品官，他身上最显著的标志是帽沿上那块晶莹的玉石。年方四十六，精明、随和，一派绅士风度。在这次航行中，小钟当翻译，我俩谈了不少。我教他一点英语，教他用英文拼写名字。他对自己能用英文写名字这本事是非常自豪的。像大多数有文化教养的中国人一样，他一手中国字写得相当漂亮。这是个有钱有势的人，

“金生”号不愧是一只出色的航海船只，但是速度慢得惊人。没有任何办法能使“金生”号的船速每小时超过八浬，船速为八浬就远远超过了这船的一般速度。我们遇到一、两次狂风暴雨，而“金生”号很出色地经受了考验。

照这样速度，可想而知，我们船行得很慢，还得对付不止一起即将发生的骚乱。一些船员躺倒不干，当兵的确实也有理由抱怨他们吃不饱，我们曾同好几只朝此开的中、外船只磋商，希望他们顺便捎带上我们这些有不满情绪的将士。而这些船只都很坚定并婉转地谢绝了这种光荣。凭着同舟共济的需要和满族官员的诺言，我们吃力地向前航行。如同所有事情迟早总有结局一样，我们总算在一月初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琦昌满怀感激之情，不仅很体面地招待了我，在经济方面也给了我不少帮助，钱的确是我所急需的。当然，我早就把这笔钱归还他了。

我乘上一只开往喀劳(Callao)的法国轮船，从那里我取道陆路到达了旧金山。我拜访了H先生，他告诉我，“哥伦比亚”号(当时已不在旧金山)又进行了三次顺利的航行，由于赚钱越来越少，他已决心将不为了微利再让“哥伦比亚”号去冒险。我可以声明，“哥伦比亚”号并非那只轮船的真名。

然后我在悉尼见到了韦伯斯特，他对把我拉在旅顺港所作的说明再简单不过。那天这位“流浪汉”喝了无数杯甜酒，以致记不清我还在岸上，而恰伯想当然以为我已经回来了，尤其是因为我已将把我和中国帮办送上岸的船送回大船了。在次日清晨才发现我没有上船，而此时快轮开出老远了。韦伯斯特想让船调头回来接我，而这恰伯只关心运送军火这头等大事，不同意船调头，很冷静地说，下次航行时再接我上船。还说，由于韦伯斯特的过错我才被拉下，要是韦伯斯特乐意，他可以游水回来寻我。当我得悉这种负义行为时，令我怒火中烧。要是此时这个可恶的恰伯近在咫尺，他应尝尝比挨脚踢更为厉害的苦头。可是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以上这些就是我在外强中干的龙旗飘扬的国土所见所闻。除了摘记我个人想了解的一些中国船的制作情况外，我未做任何笔记。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产生了要把这些遭遇写下来的想法，因我还记得主要的事件。要是我这简短的叙述对一些人不仅仅是消遣娱乐，而是有所教益的话，那我这一段酸甜苦辣痛苦的生活历程也不算枉费。

## 章太炎致孙中山函

余齐昭整理

说明：最近发现1912年2月13日章太炎致孙中山函一件、此函为各版章太炎文集所未收。其内容，一为辞聘枢密顾问，二为反对抵借汉冶萍公司事。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1日，任命章太炎为枢密顾问。章氏致此函，辞而不就。

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三个企业，1896年并为一公司，原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翌年由盛宣怀招商股接办。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在财政上也极端困难；军队缺乏粮饷，孙中山遭此困难，“紧急无术”，不得不筹措外债，汉冶萍公司借款即为其中一宗。消息传出，全国哗然，纷纷反对，章氏即为力主废约者之一，并为此事与孙中山函电“往复数四”。除2月9日、3月3日致孙中山函电已收入《章太炎政论选集》外，此函是章氏对孙中山2月11日、2月13日函（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0、85页）的答复。孙中山对于抵借汉冶萍比作“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章氏此函则认为“以解衣付质为比”是“倒行逆施”的做法，继续要求取消汉冶萍抵借案。

函中涉及诸人，秉三为熊希龄，竹君为赵凤昌，季直为张謇，克强即黄兴。徐、林、柏、粤，指徐绍桢、林述庆、柏文蔚，及北伐军姚雨平部。

原函无标题，不分段，无标点。今酌拟标题，并加分段、标点，以便读者。

逸仙总统执事：

昨承驰书延引，猥以不材，厕身枢密，恐糜县官廩禄，名义

所在，不敢承命，随事献替，乃所以尽国民之职分也。

汉冶萍合资一案，商之竹君、秉三，皆云非计，顷已联名匡救，未知能蒙采纳否？敬读复书以解衣付质为比，昔人云：日暮途穷，故倒行而逆施之。甚非所望于执事也。

自临时政府成立以来，不过四十余日，公私费用当非甚乏，军队聚于江苏者，苏浙二军皆由本省发饷，扬州徐宝山一军则就地筹饷耳。独有徐、林、柏、粤与海军诸兵舰，乃由中央政府资之，时期既短，兵数亦非甚多也。其妄自增练者自有禁制，名不登于伍符，何能相聚索饷耶？苏路所以贷临时政府者盖一百七十万，季直所筹闻亦一百三十万，其他广肇公所及诸商人报效亦不下百万，军用手票犹不在此数也。综计所得，四十日中足以养十万兵而有余，市朝之费亦无不给矣。今日抵招商明日合汉冶，迺者南浔铁路又复见告，需此巨资不知何用？毋乃下吏不知筹画而以朦胧恍惚之算，蔽执事之清听耶？克强总率六师，军储宜豫，岂当素无规画，视钱币如泥沙，形绌势穷，然后以国产与敌。执事虽谅克强之困，奈舆论不直何？奈国命将覆何？诚令军需匮乏，当开诚布公，商之于实业部，告之于参议院，人情爱国，自有乐为扶助者。今谋事冥昧之中，借资奸谀之手，亚洲良冶坐以与人，斯乃秘密结社时之所行，而不可用之于抚世长民之日也。

汉冶萍公司者，本有户部官款六百万，张之洞以国家多难，惧清政府授之敌人，故与盛宣怀募集商本，归名于商，则外人不能强夺，其用心亦苦矣。不图引外人以合股者，即张之洞所与募集商本之人，身负不韪，逃窜在夷，掩官款之名而欲归之一己，惧外人不信，则引临时总统陆军部长以为昭质。以私人资格耶？则非股东也。以政府名义耶？则应批准而不应共署也。进退失据，徒令宣怀获利，而执事与克强乃为私卖国产之人。幸而法院未立，无强悍之吏批其逆鳞。然自是长与奸谀同列，终为不义，弗可没已。此下走所为执事痛惜者也。

克强与精卫书云，已签字不可挽回，是亦诋欺语耳。汉冶萍本非盛宣怀私有，诚能以政府名义，令参议会提议变合资为抵借，无不可者，若宣怀犹顽强负固，公论昭然，必当有以处置，何有身为将相而令海外逋逃罪人左右掣曳者乎？

抑下走犹有进者：执事倡义岭南，颠连困苦十余年，而后克定大功，完成民国，民之表仪当垂之史策而不朽。若就近事计之，万方多难，民困未苏，执事精力犹强，亦当勉修明德，以待第二期之选任；今以私卖国产，自点令名，十年之功悉为灰土，何其昧于取舍如是哉。盖闻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焉。若翻然改图，下书罪己，听参议院评其可否，夫亦知非执事之本心，而特为盛宣怀所玩弄耳，国全良治，身雪污名，且变合资为抵借，等之可以充一时之用，何必强拂輿情以冒天下之不韪哉！自季直挂冠，武昌抗议，人情趣向颇与前殊。下走以素辱交游，不敢不尽其愚戇，若遂不悟，身处密迹，不能被发入山，而于大事无所匡救，惟有要求割席，期不负罪于天下。敢陈肝胆，惟执事实昭鉴之。

章炳麟白

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阳二月十三日（一九一二年）

##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

编者按：梁启超致袁世凯亲笔信一通，是在“二次革命”风暴到来前夕发出的，信的主要内容是：梁为袁出谋划策，收买革命党人，制造革命党内部磨擦，用心十分毒辣。梁还建议袁派前两广总督张鸣岐赴广西与陆荣廷联络，伺机进图广东。

此信信封上梁启超有“呈大总统钧启”字样。袁世凯则在信封上亲笔批“封交梁部长”等字，信的末页后袁又亲笔批“速兑香港黄士龙军费十万元”字样。

这封信有助于说明梁启超在赣宁之役前后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状况，从中看出进步党头面人物由于甘心附逆，不惜充当帮凶的角色。

信后附俞祖猷撰：《袁世凯收买黄士龙、王和顺的内幕》一文，有助于了解梁启超写此信的背景，可供参考。

### 梁启超致袁世凯<sup>①</sup>

大总统钧鉴：

昨日趋谒，未尽所怀。今将所经画两粤事，略陈如下：

一、今日连得天津转来两电，谨呈钧览，彼中主共事者悉伍庄君（现充进步党香港交通部长），与启超为至交，人极可信。彼经营此事已数月（彼家产为同盟会抄没，故不共戴天，专谋此事），勾通军界及绿林之豪线索（黄士龙、王和顺辈皆有联络），久定待机而发。今来电党中，求拨十万，现党中决无此力，除非政府能助耳。

<sup>①</sup> 从信中提到伍庄“现充进步党香港交通部长”及“将来若用兵于广东”等情况分析，写信时间当在进步党成立（1913年5月）以后和赣宁之役（1913年7月）发动以前，即1913年6月22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窃计将来若正式用兵，广东所费何止千百万，此举若成，唾手而复全粤，丧贼党之胆而断彼粮台，所关非小，今财源虽极窘，然此为军费之一部，万不能省。望以信启超者信伍君，此事虽不敢决言有十分把握，然总可有六七分。至伍君为人断不荒唐，启超当完全负责任也。

现已由党中设法先借数千电汇，以备召集人之用，政府是否能助，所助几何，何时可交，望即见示。

一、锤苏<sup>①</sup>皆炯明私人，陈景华为汉民<sup>②</sup>私人，欲利用之使自相屠，必无是理。改任一人而反对政府如故，徒堕国家威信耳。窃谓此种掩耳盗铃之举，不宜再做以资笑柄。能用龙为都督最佳，否则不如暂不放人，待伍事如何再说。（旬日前有邓瑶光者，新授陆军少将，此人极可用。）

一、张坚伯<sup>③</sup>并无不愿□广西之说，彼言秘书长者，其意谓虽居民政长之名，所办不重民政，惟去参龙陆<sup>④</sup>帷幄耳。坚伯为人如何且勿深论；要之，彼积愤于贼党，而深愿为大总统效死力，则启超能深信之。今当用人之际，若不欲用一人则已，虽欲用之则不宜迁延以失其心，彼于昨晚曾与启超久谈，略言：总统若诚能知其人地相宜，相需甚殷，彼虽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亦所不辞。若误识彼为有欲得位置欲争权利之心，则彼不敢闻命矣。云云。窃意此时而肯告奋勇往粤西，其纯出于忠愤可知。总统既欲拯救两粤之民，则此人似宜速为拔擢也。

草率条陈，不恭之至。伏维鉴原，即请钧安

启超敬上 廿二日

若有面示之件，即乞以电话见召。

① 锤鼎基、苏慎初。

② 胡汉民。

③ 张鸣岐，字坚伯。

④ 龙济光、陆荣廷。

## 袁世凯收买黄士龙王和顺的内幕

俞祖猷

1911年11月9日(辛亥年九月十九日)广州光复,谘议局各团体大会公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27日复推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时胡赴南京受任孙大总统府秘书长,直至四月始行回粤,离职期内都督职务由副都督陈炯明代理,而黄士龙则正由信宜防地应召率部回省。黄原系新军学兵营营长,1910年(庚戌年)新军起义时,黄以晓谕新军归队,被满州城防军枪击,负伤甚重。当时都督府政务一向为陈炯明所把持,黄丝毫不能参预,遂长时间流连香港。未几,忽传黄士龙被陈炯明枪杀,一时舆论不明真相。不久,辛亥初期曾与陈炯明所部循军火并极烈之惠军首领王和顺亦被陈拿获枪毙。其实王部惠军三千余人久经分别击散,并收编余部归入河南李福林之福军,无缘再兴风浪,此次被杀乃系与黄士龙同一原因。

先是,袁世凯为打击孙中山革命派的势力,故极力援用所谓“立宪派名流”如梁启超等组织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对抗,梁系广东人,广东省为孙中山派革命策源地,久为袁所切齿,梁因拟定收粤的全盘计划,先在香港设立进步党的交通部,以保皇党康有为的大弟子伍宪子——伍庄为交通部长,伍为梁之大师兄,所谓“笃至交人极可信”者,明其交谊至深且笃也。梁意在使伍与一般反对胡、陈统治的人物,如黄士龙、王和顺等秘密联系,以后再进一步使他们与陈炯明所部主力、锺鼎基、苏慎初两师及张我权独立混成旅和警察厅长陈景华等构通,酝酿驱陈反正。并再嗾使王和顺联络绿林豪杰,起而响应锺、苏等的举动,这样便使他们内部发生叛变,互相屠杀。同时并派前两广总督张鸣岐(坚白)前赴广西与陆荣廷联络(张以前曾在广西巡抚任时,陆荣廷、龙济光均系他的旧部),这是叫张坚白为陆、龙等筹划决策。

使他们能及时准备进图广东。本来龙济光所部原多滇籍同乡和一部桂军，早于1911年春间即开入粤省（光复时龙仍为新军统制称为镇统，他那时既不反对革命也不甚附和革命党，但更不敢明目张胆地附和袁世凯，他那时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这时便即可命龙乘机平定粤省的乱事，消灭革命党，收取广东全省。梁这样一套连环计是很毒辣的，既可使革命党内部自相残杀，又可顺利地平定粤东的革命根据地，所需费用只需十万元，梁启超所云：“若将来正式用兵于广东所费何止千百万”，这是正对袁世凯胃口而言，梁固不愧为善于揣摩老袁心理的能手。于是梁就将他的计划概略写了一封信给袁，袁这时正在重用梁启超的时候，当即立刻批准他的计划，梁的计划一旦邀准，伍宪子在香港的作用，便大大发展开来了。于是陈炯明部下张我权首先举事，张起事时便自称临时大都督，在城厢内外到处张贴告示，驱逐陈炯明，不料未及一日便被陈突派重兵包围缴械解散。此后接着便是苏慎初所部不稳，盛传之初即立被解决，同时黄士龙、王和顺亦先后被处决。接着只剩锺鼎基部也就不能不起而驱陈了，陈不得已始仓卒逃亡。其时胡汉民因早得到湖口失败消息，已先逃港留陈在粤代理都督。于是龙济光即高举‘中央’的旗帜迅速地乘机包围锺部，勒令缴械全部解决，并立将警察厅长陈景华枪毙（陈系胡汉民的亲信，光复前即派入省运动蒋尊簋起义，光复后即任民政部长，煊赫一时）。广东全部遂尽入于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之手，于是广东二次独立，也告失败。

# 光复军事略

李 燮 和

编者按：李燮和，湖南安化县人，清末参加反清活动，曾入光复会、同盟会，辛亥前夕，参与陶成章策动的倒孙分裂活动。重组光复会后，他为主要领导成员。辛亥革命中，光复上海、组织光复军、支持江宁战役，曾起过重要作用。民国成立后，投奔袁世凯，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915年与杨度一起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1927年7月19日去世。

本文系李向袁政府之呈文，曾于1913年6月《新中国报》上发表，题为《光复军事略》。文中所述，乃本人参加反清活动经历和光复军之历史。叙事详细具体，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史颇有价值。杨光辉同志辑自北京图书馆，并加标点、整理，供研究者参考。

窃光复军之起源，实光复会之变相。燮和从事光复军者数月，而奔走光复会者数年。盖自戊戌变法、庚子外侮，燮和读书湘南，稍窥时事，慨心满清皇室之不足以保我国家也，谬思以匹夫之愚，分任天下之责。又以一人之力不足以集事也，于是有湘中黄汉会之设。乙巳春与谭人凤、刘佩、唐鉴等谋起义于宝庆；丙午正月复谋起义于长沙，事皆失败。清巡抚俞廉三移营捕会党，燮和乃出亡，遇浙人陶成章于上海。陶成章方与章炳麟、蔡元培创办光复会，介绍燮和为会员，是为燮和入光复会之始。

未几，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遂与合而为一，推孙文为会长，燮和时既东渡，改为同盟会员。然浙江安徽一带尚未变名，如炸五大臣之吴樾、刺恩铭之徐锡麟、安庆起义之熊成基、黄花冈称

总司令之赵声，皆旧光复会员也。

丙午秋，萍乡醴陵黄汉会党起湘赣间，燮和返国，至江宁谋响应。两江总督端方，方悬二千金购燮和。燮和谋刺之，未得，间走上海。清吏侦之益急，燮和乃走香港。丁未正月，走新加坡。八月，走榜甲。

榜甲者，荷兰所辖爪哇属岛也。华民麇集近十万，而散居爪哇全岛者且百万。燮和初因粤人李天麟筹办夜学，以华语教华侨子弟，为演革命宗旨，华民稍习其说。燮和复为华侨建议，谓侨居海外，不合群，尤易受人欺侮，宜创设中华会馆，而馆中置一学堂，即以训其子弟，华民皆从之。

榜甲全岛八港。港一甲必丹，皆华人为之，以领华民。燮和所居檳港，即一也。粤人温庆武为檳港甲必丹，及粤人黄甲元、兰瑞源、曾连凭等，燮和皆说令人会。复因温庆武介绍七港甲必丹及诸巨贾，得会员六十余人。十一月，立同盟会分机关部于檳港中华会馆，南洋革党由此始盛。

燮和居榜甲日久，益周历爪哇全岛，及英属新加坡、缅甸等处，往来八打威、谏底里、泗水、三宝壟间，各地侨民类皆眷怀祖国，与言革命，极表同情。于是挂名会籍者日益海〔增〕多。数年之间，所设分部，计在榜甲者凡十区，而在爪哇全岛及英属各地者，凡二十余遍〔处〕。借设报馆，都凡数区，招致内地同志之士任主笔教员者百数十人。党势于是益张。自革命议起，党人举兵内向，若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屡仆屡起，储饷备械，半仰给于海外华民，而南部一隅，前后接济盖以巨万计已。

己酉八月，陶成章至南洋，与燮和商议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与多数会员冲突，乃复与陶成章等议复兴光复会。

庚戌正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东京，推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燮和为南部执行员。南洋自燮和所倡设各同盟会分机关部悉

改组为光复会分机关部，同盟、光复二会盖合五年，而于是复分焉。

辛亥三月，黄兴以书召燮和，因有广州之役，会员死者多人，燮和既免于难，走香港，遇陶成章、王文庆，遂与俱至上海，组织光复会机关部于法租界锐进学社内。设中国女子国民会，因以浙江女子尹锐志、尹维俊主任机关部事。燮和复与陶成章、王文庆至杭州，亦设机关部于杭城。六月，燮和潜归安化省亲，乃知母没已逾一年矣。七月，清吏檄捕燮和，复间道走汉口。盖燮和去国六年而后归，归一月而复出走。此光复军未起以前，燮和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前后奔走之实在情形也。

八月，黎副总统倡议于武昌。其时，燮和适在汉口。私计民军首举武汉，已扼全国中枢。而上海吴淞为东南门户，得之则长江以南可传檄而定也。乃先期赴上海，与王文庆、陆翰文、尹锐志、尹维俊等规划进行方略，一方面发电南洋分部接济军饷，一面募集敢死军队，购办短枪火药、制造炸弹。燮和复以沪城西北附迎〔近〕为外人租借地点，稍有暴动，必致破坏各国中立。再三筹度，惟有积极运动，使事起之后不至有扰乱秩序之虞。且淞沪为轮船铁路交汇之区，其地易得而难守，必须与苏杭各省会民党联络，以期得事后之响应。于是商会王文庆赴杭州，章梓赴江宁，柳承烈、张通典等赴苏州，而燮和自驻沪浙〔淞〕当一面。王文庆既至浙江，召募党人于湖州、嘉兴之间，分遣百人来上海。燮和益散遣松、太、苏、常各府州属，以图齐举。而燮和所募敢死之士，中国体操学校与龙门师范学校【学】生最占多数，皆散居洋市。时清禁方严，西人宣示守中立，不敢昌言集兵，惟以声气部勒之而已。会泗水侨民电汇饷银万元到沪，而由燮和等募借款项亦稍稍集，乃租借法租界洋屋数座，令陆翰文、尹锐志等督率同人赶制炸弹，昼夜不辍。於时上海军警两界，其长官率多湘人，燮和细心探访，于上海得闸北巡警营管带陈汉钦，于吴淞得巡官黄汉湘，燮和阴遣人召之。黄汉湘既至，燮和知其敢任事，悉以运动吴

淞事委之。而陈汉钦不愿自来，约燮和往就见，燮和未知汉钦意云何，然不冒险往，终不能得其要领，乃赴之。抵闸北巡警总局，就客座，逾时不见陈汉钦来，燮和颇疑惧，自以为鸟入笼中也。少顷，一人导燮和至陈汉钦公馆，始与定约而归。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楚雄，及附近制造局之炮兵营哨官成贵富，燮和因陈汉钦招之，诸人皆许诺。又，上海道所辖之沪军一营，其管带畏事，已离其营，该营兵士亦阴附于陈汉钦，而黄汉湘自上海归吴淞，以燮和语告盐捕水师统领朱廷燎。廷燎来见，自言愿效力，遂归。与黄汉湘联络巡警厅长杨承溥及要塞统领姜国樑，广军驻扎吴淞之济字营督队官徐占魁等皆听命，于是沪南北及吴淞一带兵警皆附燮和。其有联络未尽融洽者，惟驻吴淞之济字军统领黎天才尚持中立，巡防统领梁敦倬心怀诈伪，而上海南市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则自闻鄂军警报，即日严守备，安置机关枪炮，预备拒抗民军，所辖卫队以其亲属领之。燮和间接遣人说之再三，不为动，故久相持而未发。此光复军之将起，燮和在上海所有布置及招致黄汉湘、陈汉钦等运动各军队之实在情形也。

自燮和□上海后，陈其美亦设机关部于英租界民声报社。其美故为报馆访员，因运动各报馆鼓吹舆论，复因李平书联络沪城内外商团。于是商民亦知向背之分矣。

九月初八日，燮和接到王文庆密报，云杭州当以是月十六日反正。燮和乃阴饮各军预备与浙军同日起义。部署粗定，会陈其美所派侦探报告，清人海军策电钧和等舰驶泊吴淞口外，将运输制造局枪炮药弹于上游，以济冯国璋军，武汉民军日急。十二日，燮和更与陈其美面议师期。其美以为清军如将制造局枪弹运去，武汉且益不支，宜急取上海，以夺其谋。燮和乃改议于十三日午后四时，令各军营同时并举，宣告独立。是日，苏州民党派令朱熙、朱廷烜、彭翼东等至上海，与燮和接洽。始知苏事亦有头

绪矣。燮和即于是夜预备安民告示，散布光复军白旗于各营。传语陈汉钦届时举火为号，军上〔士〕皆袖缀白布为标识。复遣敢死队兵目周德厚送光复军旗帜于沪淞，且告黄汉湘等举兵期。至十三日，闸北巡警暗探队队官汪景龙、许发、陈汉钦与辩于局长姚捷勋前，景龙以枪拟击汉钦，不中。兵士皆鼓噪。薄午，巡警总局隔墙火起，局中同事先未与谋者皆惊走，陈汉钦驰报燮和，且诉所以先期之故。燮和令急归营，整饬军士，升举白旗，遣人驰报章豹文、王楚雄等。午后，各军营遂皆反正。沪城内外商团起应之，上海道刘燕翼已先逃匿洋务局，于是白旗遍立内外城市。惟制造局总办张楚宝敛兵自固，而附近该局之炮兵营亦为该总办分调入局助守，其留营者皆相望莫敢动。盖已陆续至四时矣。时〔事〕起仓卒，群情惊惧，暴徒间有乘机抢劫者，燮和令陈汉钦督率警兵校巡街市，遍贴示谕，安卫市民，逾时始定。

至六时后，浙人方青箱等来报称，陈其美于四时后率敢死队及商团若干，往攻制造局。突其首门，局兵开枪迎击，民军阵亡数名，其美及兵士被俘者数人，商团皆退走，目下待援甚急等情。燮和闻报大惊，立召集陈汉钦等于锐进学社，下令合军赴援。时诸军惟章豹文巡防营驻扎浦江东岸，沪军营驻扎南市，皆近制造局。而陈汉钦所辖警兵散居闸北，以外人示禁华兵出入洋市，路不得通。乃令载水巡队小火轮绕道避租界抵南市十六铺登岸。王楚雄率水师全营载舢板应之，而令敢死队人持手枪炸弹，散行出洋市，取齐于沪军营前，为各营先驱。且约以夜半皆会高昌庙。时诸营将土方愆于陈其美之失事，闻令下相顾且失色。燮和乃为演说，谓今日之事，乃拿破仑所谓最后十五分钟者，大局存亡在诸君一勇怯间耳。无已，燮和请为诸君先登。因手握炸弹趋出门，将士皆感奋，遂行。

是夕，沪城道署火。讹传苏州兵大至，未悉其为清军为民军，侦探不绝于道，居民恐慌，甚于日间。城内外白旗半皆偃息。四鼓，

诸军陆续集龙华镇高昌庙。高一某亦率商团来会，燮和虑诸营并起，不相统一，且各为进退，乃派令沈克刚、平智础、公羊寿文、柳作屏等奔走传令，遂进薄制造局。清兵极力抵御，攻击逾时，阵亡沪军营队官王介夫一名、死伤兵士十余人。军稍却。陈汉钦周巡各营鼓励之。燮和驰赴沪军营，存问伤亡，令易队前进。而遣人分馈诸军食。

十四日天明，遂合围。敢死队首先陷阵。王得超北望趋前门，投以炸弹。三投乃中，洞洞开，二门攻不可下。钱林一变计，环绕后门洞其墙壁，周德厚、潘永强、姚敏、江寒、朱照、邵汝干、余武华等相率跃入，诸军蜂涌从之，守兵遂哗溃。其未逃者，皆袖缀白布迎合民军。是役也，守局炮兵原先暗结于我军，故炮击皆不命中，我军仅伤亡二十余人。清总办不知所往，遂取制造局，陈其美始获免于难。诸军推燮和权为临时总司令，移住制造局。此燮和与陈其美光复上海及攻制造局先挫后胜之实在情形也。

黄汉湘既得燮和同时并举之令，于九月十三日午后，朱廷燎督率所部赴吴淞巡警局与黄汉湘、杨承溥决议，假定复旦公学为吴淞军政分府，并告独立。同时，炮台统领姜国樑、游击龚先耀、参将许宏恩等皆及〔反〕正。惟巡防统领梁敦焯拒不与议，并发电苏州江宁，方以吴淞军队谋变，请发兵剿灭为词，为黄汉湘等截获，即时勒兵逼之。梁敦焯知势不敌，弃师遁逃，毙其队官一名，其余以次归附。而济字营统领黎天才知事将变，先期避居上海。其兵士以天才平日治军严，尚相持不敢动。十四日天明，黄汉湘遣人犒银千数〔数〕百元赴其营，称犒师。该营督队官徐占魁、队官田汉福等应之，乃收其营，吴淞遂定。此外，如宝山、崇明、海门、通州、太仓、常熟、江阴等州厅县及海口、狼山、福山等要塞，于十五、六、七、八等日檄令黄汉湘、朱廷燎督率龚先耀、许宏恩、许国洋、马友才仲杰、洪松之、朱涛、董鹦飞、刘寰庆、章兆旗等带兵分途传檄，晓以大义。内惟宝山县胡令素以贪酷著闻，为

我军械系，勒交贖款，以充军饷，始释之，而遣人代其任。福山镇总兵戴姓，率所部水陆，拒守江面，希图抵抗。由龚先耀等阴结该镇将弁王镐为内应，而督兵由浒浦登岸，绕道擣其不意，该镇总兵亦遂〔奔〕军而逃。其余各州县要塞闻上海吴淞反正，皆以次闻风归顺。计获清印五十余颗，于是上抵镇江，下接外海，所有清军悉隶属于光复军部下。而清舰之留泊吴淞口外者，亦皆降附于我军末。此燮和派令黄汉湘等光复吴淞及近海沿江各州县要塞次第收复之实在情形也。

沪淞既克，苏、杭、镇、扬亦同时于两日反正，于是长江上下，独江宁一隅尚梗声气；而清人海军舰队既全数驱入长江，因失吴淞根据之地，路穷援绝，遂乃釜底游魂，未几，而悉为民军所有，南北两军遂立于对待地位。燮和以事机虽顺，战争方始，乃专注意兵事，组织总师司令，预备添招军队，光复江宁，徐图北上。而陈其美、李平书等主于上海推立都督，燮和以为都督兼任民事，不宜分裂江苏统治之权，与陈其美等议异。

九月十六日，陈其美为沪军都督，诸营士兵大哗。燮和鉴于大局危迫，亟为极力开导，并商由陈其美出银犒之，众始定。十七日，燮和即将陈汉钦等旧营及制造局所存军储一概移交其美，而自率新募敢死队开往吴淞，即借吴淞为练兵地点，并约商陈其美分济军械，且量力代筹军饷。於时，黄汉湘等已组织吴淞分府于复旦公学，比燮和至吴淞，见有吴淞都督李告示遍贴街衢，燮和乃复与黄汉湘等约，取消都督名义，并宣告本分府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兼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政府。所有地方民政外交事宜悉仍旧制，划归江苏都督统辖。即以黄汉湘等假复旦公学所组织之吴淞分府为办事之所，凡属分府需用公款亦由江苏都督支销。任杨承溥为民政，燮和兼以衔领之，而另组织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中国公学，燮和自领总司令长，任黄汉湘为副司令，朱廷燎为协统。於时章炳麟、陶成章前后皆至吴淞。成章

关怀桑梓，别去经营浙江军务。炳麟为燮和规划进兵方略，筹助军饷。内部建设稍完，燮和以黎天才素名下知兵，其部亦皆思得旧主，遣徐占魁等招之，拔为协统，其部下皆加给半饷，而天才亦自慷慨发舒〔抒〕，毅然以攻克江宁为已任。时宁方苦于清兵之暴虐，士民呼号，请救急电交驰。于是苏浙镇江遂有联军攻守之议。燮和因黎天才所统济军精卒原额不足千人，其他新旧营队未经战阵，因督令徐占魁等日夜训练，计自司令部成立二旬之间，练成军队为步兵六营、女子卫生侦探兵二队，又前由上海遣王萼募来台州先锋兵二营，合之整顿，吴淞原有之军，约成一镇。时当鼎革之初，沿江盐梟乘间出没，淞民一日数惊，除以一协镇守吴淞及分驻崇明、狼山、福山，令朱廷燎等随时防剿梟匪外，余皆陆续开赴上游，为补崇〔充〕黎天才攻守之军。而王文庆、尹维俊前由上海赴浙江招募敢死军千余人，于光复杭州该军尤为出力，旋因联军议起，该军亦遂开赴苏地，独立于浙军光复军间，约与黎天才为犄角之军。

九月廿六日，黎天才率旧部济字军由吴淞出发，以由应龙为该军参谋长。廿八日，周德厚率特别敢死团继之，先期设兵站于上海镇江，檄杨承溥为兵站长。於时，联军皆集镇江。我军先到者六百人。诸军公推徐绍楨为联军总司令，徐即出示江宁地区，令诸军分认进攻地点。黎天才以乌龙幕府两山险要，自请当之。诸军皆以天才兵少，难之。天才自负生平善以少击众，诸军将威壮之。

十月初三日，联军齐集高资龙潭，王文庆敢死军合于浙军，取道紫金山。浙军统领朱瑞另派金富有游击营合于黎天才军。初五日午后，黎天才进取乌龙山，连夜进攻幕府山，兵士无一以当百，清兵皆辟易。初六日黎明，遂取幕府山，获大炮十四尊。江防水师参时〔将〕张玉山以水师十三营来归，于是光复军名大振。是日，苏浙镇江军亦进占马群、孝陵卫一带，击毙清统领王

有宏一名。王文庆敢死军追逐清兵至朝阳门外。黎天才捷电至吴淞，并据称归降兵士须发给餉项，并奖赏银两，乞速飭营务处运送餉糈子弹，星夜解到前敌，尅日犹有大战，来军不敷分布，望后队速来接应等情。又以幕府山旧炮不甚适用，须另运送要塞大炮两尊，以为攻城之用。於时燮和前派周德厚一营方驻镇江京畿岭，加派王得超一营及王萼募来之台州先锋军二营，女子卫生侦探兵两队，皆令急赴前敌，复运送上海制造局大炮两尊及子弹数百箱于幕府山，遣参谋刘召棠、邵序彬、冯象鼎、臧式毅等，前后至师赉银万五千元并牛酒，犒赏军士，兵气愈奋。

初八日，清军狮子山炮击中幕府山后面之金陵营火药局，我军死伤十余人，清军数百乘势猛扑，黎天才、张玉山等力战，**却之**。清军复偷渡草鞋夹，冀袭我军后路，我军发炮沉其船。初九日，张勋以兵来挑战，我军担〔拒〕战于宝塔，枪毙其队官一名。苏浙各军及王文庆敢死军亦攻破天堡城，进逼雨花台。是夜，幕府山炮中城中北极阁。北极阁最占江宁城中形势，俯瞰全城。时张人骏、铁良适至阁上观战，皆胆落而逃，城中益洶惧，而城外各军炮击益烈。

十一日，我军进逼下关，遂收下关东西两炮台。清军皆溃走入城。夜半，张勋即率所部五百人出汉西门，由大胜关走江北。其留城中者，皆散窜，已不复成军。十二日黎明，狮子山炮台营遣人送款于我军。仪凤门已洞开，辰后，黎天才督同周德厚、金富有等人城，狮子山炮台已升举白旗。黎天才进驻劝业场，分兵占守清凉【山】，周德厚分守藩署及汉西门、虎贲仓。苏、浙、镇江军皆入城，江宁全城克复。我军复分队追张勋于浦口，与江北民军犄角，遂收浦口。此燮和至吴淞后组织军队及遣黎天才等，会同苏浙各军光复金陵之实在情形也。

当江宁光复，汉阳已先失守。於时，虽奉到鄂军政府停战命令，而武昌岌岌，亟待应援，燮和遂由吴淞移驻金陵，与诸军帅商议援鄂，皆指调黎天才一军，推燮和为援鄂总司令。时黎天才所

部才五营，破江陵时，编入张联陞一营，复由联军总【司令】徐绍楨指拨江防二营，镇江都督林述庆拨来窦国治、赵荣华二营，并抽调各军营之有枪械者，而军需饷项亦多得各军帅及上海都督陈其美协济。至十一月初间，始增成步兵四标、炮兵一营、机关炮兵一队，升黎天才为统制，以张联陞、由应龙为协统。

民国元年一月初一日，即十一月十三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二日，黎天才率师由江宁起程赴鄂。于是燮和始得专治北伐之师，组织总司令部于江宁城内之稻园。自燮和海上起义以来，军中一切款项，均以私人名义自行筹借。迄临时陆军部成立，始承垫给饷需，而旅团规制、将佐名称亦均改遵部制。

一月十二日，奉到部颁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并檄燮和渡海取道烟台与津浦卢(?)款之师三道并进。燮和乃复增募步兵混成一旅，合之吴淞原有之兵仍为一师。复接据上海都督陈其美电，沪军刘基炎等三营，同盛典型四营均随北伐，由燮和节制。二月初二、三等日，迭奉临时陆军部命令，以登、黄、即墨军民军危急，急需派兵应援。燮和即派遣参谋陈毅、副官姚敏、公羊寿文等先赴烟台藉办兵站一切事宜。初七日，指派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炯率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营，第一团团团长周朝霖率该团第一营于初九日会同沪军刘基炎等营开赴烟台。燮和誓师江上，拟尅日帅领后队继行。此燮和移驻江宁后分遣黎天才一军援鄂及组织北伐军队、遣李炯等进师烟台之实在情形也。

未几，而清帝逊位，南北和议告成，联五族以成一家，化干戈而为揖让，燮和生平志愿于此稍酬，谓天下从此太平，而军人自宜退伍，当即呈请解兵归田，经由前任孙大总统批准在案。计部下军队：黎天才一师前由江宁援鄂改隶湖北；驻守吴淞步兵一团，驻守狼山、福山、崇明步兵一团为旅长朱廷燎所统，改编为江防营，移归江苏都督接管；改〔攻〕江宁前招募台州先锋兵二营，于江宁光复后，即移归浙江都督接管；在江宁训练步兵混成一旅，前派

旅长李炯、第一团团团长率带一团前赴烟台移归山东都督接管；第二团团团长李刚统带东经出发之步兵一团及冯象鼎所带炮兵一营，营兵一队移交第五师师长刘毅接管；在上海招募女子卫生侦探兵二队，一队于十月底遣散，一队由队长陈婉衍呈请开办女学；又在上海招募侦探兵一队于元年一月遣散。破江宁时招募宪兵一队，于元年一月十九日遣散。都计前后军用为银八十二万余元，内由临时陆军部颁发公债票四十万元，现银十五万元，陈其美协济十余万元，余皆为燮和自行筹借之款。又军中前后出力人员都计数百余人，均经分别报销请奖各在案。以上所有光复军前后计划、攻战一切情形，粗具梗概。至详细战史，现正从事编辑，一俟成书，再行刊发。谨先拟具节略，便呈核正。一九一三年六月

# 郎园学行记

崔建英整理

**整理者说明：**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奂份，号郎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但随即请假返长沙，过乡绅生活。讲学、著书而外，且参预省政。在清末民初的改良变法与民主革命中，叶德辉一直站在进步力量的对立面，是守旧的顽固派中的典型人物。

叶德辉于经学、小学，皆有相当造诣，著书、刻书，且富于藏书，为当时湖南最大的藏书家。他所著的一部笔记体裁的中国版刻印刷史和版本学的《书林清话》，迄今为止，任何一部于此有关的专著或论述，无不以之为资料长编，从中有所汲取。

约在1923年，叶德辉年届六十的时候，在长沙出现了一篇《郎园学行记》，分“记学”与“记行”两部分，对叶德辉的学术观点与成就、参预湖南省政若干件大事中的活动等等，一一作了叙述。从史料学的角度评价，《郎园学行记》应该说是坦率而翔实的。这对全面了解叶德辉，间接了解本世纪初的湖南政局，很有参考价值。

《郎园学行记》原署“受业长沙杨树<sup>树毅</sup>达<sup>树达</sup>记”。从文字内容看，也似乎杨树达写的“记学”，杨树毅写的“记行”。杨氏兄弟二人，从光绪二十五年还是青少年时即从叶德辉受业，师生关系极为密切。杨树达且被章炳麟目为叶氏大弟子。兄弟二人写出这篇东西，也很在情理。

然而据杨树达《回忆录》（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却有数次力辩署名之诬。“民国十七年三月八日，（盐谷温）博士贻余郎园师追悼录多册，内有《郎园先生学行记》，乃师门子弟所撰，昔年拟以余兄弟名印行，而家大人不允，婉辞叶氏子弟者也。师门遭难后，同门松崎柔甫曾以此文油印分布，署余名，盖文中多刺讥湘中前辈语

句，家大人谓极不宜也。今博士所印，已削去余名，题曰‘长沙某某记’，而文中却有某以所著《老子古义》呈阅之语，则犹未之削也。博士留此隙欵，抑偶疏未检欵，不可知矣。”又，“四月一日，桥川醉轩时雄印行《邨园学行记》，未署余名，而内有以所著《老子古义》呈阅语，见者扑朔迷离，不明其故，特叙明以解世人之惑也。”“五日，与任公（梁启超）师书谈《邨园学行记》事，因文内有诋毁康、梁二先生语也，师门子弟为此恶作剧真累余不浅矣。”

《杨树达日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只在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有两条记载“为邨园先生撰寿文”。《邨园学行记》是精心结构之作，即使二人分撰，也有万五千字，断非两日所能成事，杨氏辩诬之言当可信。

时间已过去多半个世纪，往事皆成历史，《邨园学行记》到底何人执笔，不妨从容查考。不过后世想要了解叶德辉的，会感谢实际的执笔人。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位在近代文化史中有影响的人物，一直缺乏全面、完整的传记资料，可看到的只有一篇不满千字的许崇熙撰写的《叶邨园先生墓志铭》。

本文所据底本，是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原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后期入藏的十一行四周双边兰格美浓纸复写本，共三十四页，卷端仍题“受业长沙杨树毅树达记”。按《回忆录》所述，当属松崎油印（？）流传的“第一代”本子。推算其入藏年代，大概在四十年代初期，当时正由桥川时雄主持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是其属下的研究机构，藏书楼就在委员会的后院，竟然没能入藏到桥川十年前印行的本子，如果不是更有特殊考虑，恰说明传本之稀。

复写本无标点，错字也较多，因加点校，并略缀一些必要的注释。

## 记 学

吾湘经学近始倡于王船山先生夫之。初无所谓汉学，南海吴荷〔屋〕中丞荣光<sup>①</sup>创湘水校经堂，选府县高材生实之，然成就

<sup>①</sup> 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间官湖南巡抚。

人才极少。以故湘中经学尚不如江浙间。嘉道末流，邵阳邹叔绩先生汉勋<sup>①</sup>，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于汉学皆有私淑。而邹先生以殉难安徽，早故，未得大成。文正为中兴元勋，雅不欲与经生争席。邵阳魏默深先生源，得阳湖刘礼部逢禄之传，学成矣，而主张残佚之今文，非东汉正脉<sup>②</sup>。同光之间时论推县人王葵园阁学师先谦、湘潭王湘绮侍讲师闾运为尊宿<sup>③</sup>。吾师特与二王师鼎足。于是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称。顾吾师之学迥与二王宗派不同，吾师恒言阁学师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侍讲师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读吾师《经学通诂》一书，可以知吾师学旨矣。

吾师于经学不涉琐碎，而于东汉许魏〔郑〕两大儒之书穿穴贯通，途途是道。许氏《说文解字》一书，乾嘉以往者无虑百家数十，世称段玉裁、桂馥、王筠三家为钜子<sup>④</sup>，吾师皆致不满。同门请业尝问吾师三家孰优？吾师云：“段注精核者多，而窳

① 邹汉勋字叔绩，湖南新化人，咸丰辛亥举人，参江忠源军幕，败歿。著有《邹叔子遗书》、《读书偶识》等。

② 刘逢禄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从外祖父庄存与、从舅庄述祖治《春秋公羊传》，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后录》六卷、《刘礼部集》十二卷等，为常州学派奠基人。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从刘逢禄习治《春秋公羊传》，主张“通经致用”，著有《诗古微》十六卷、《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六十卷、《古微堂集》十卷等，并参与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③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自编修官至国子祭酒。光绪中叶家居，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著述甚多，尤以集解补注史书为便于后学。

王闾运字壬秋，号湘绮，湘潭人，咸丰举人，曾为曾国藩幕僚，后主讲四川尊经书院，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

④ 段玉裁，字若膺，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师事戴震，曾官四川知县，积数十年精力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又有《经韵楼集》十二卷等。

桂馥，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云南知县，亦积四十年功著《说文义证》五十卷，又有《晚学集》十二卷等。

王筠字贯山，号莱友，山东安丘人，道光举人，官山西知县，著有《说文句读》三十卷，折衷段桂之说。

改旧文，最足贻误后学。王氏句读书尚明晰，未至精深，释例则说多拘带〔滞〕<sup>①</sup>。桂氏义证近于类书，似是未卒業之作。余者自郅盖无讥焉。”故吾师著有《说文解字故训》一书，宾〔实〕发前人未发之蕴。所谓故训者，以周秦诸字〔子〕、两汉经传训诂及九流之书与本书相证明者，即义有出入悉行采录以广异闻。引用前人断自三国而止，虽魏晋以后《广雅》、《字林》、《玉篇》等书亦罕取证。其体例之严如此。吾师自谓必传之作，盖亦得失寸心知矣。

吾师自二十岁以后迄今四十年，舟车出入必以《说文解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书自随。尝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四库全书总目》<sup>②</sup>为读群书之响导。尝见吾师手校《说文》，密行细字盈满行间。又纠举《四库提要》考证议论之讹舛者百数十条，惜皆视若无足轻重，未曾褒〔哀〕录成帙。树穀兄弟<sup>③</sup>自从吾师受业即授此二书，谓非此不能得读书门径。树穀兄弟谨受，致至今略有闻见，未尝非得此二书之力也。

吾师治经皆衡穿贯通，《经学通语》言之綦详。平生不喜孟子书，以为《十三经》当去《孟子》而入《大戴礼记》。又不喜“四子书”名义，以为《大学》、《中庸》皆《礼记》之一篇，不当折〔析〕出，反致郑注沉晦。虽《中庸》汉志已别行，要不可与《论语》比列。此虽经朱子集注，不敢因服膺朱子之故与之苟同。又言老、庄、荀、孟可别而为四子书，或增管、韩、墨、孙为八子。后世学官论定，当有取于吾言。树穀等茫昧不敢赞一词，每退思吾师之言，信有至理，千万世必有举而行之者矣。

吾师精熟三礼，以三礼皆郑氏一家完书，洵有取之无尽，用

① 原抄作带，由整理者酌改，以下例此者，不一一注明。

② 原抄无“总目”二字。

③ 杨树穀字芑诒。湖南长沙人，光绪壬寅副贡生，肄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民国间曾任国务院主事、财政部盐务署秘书。

杨树达字遇夫，树穀弟，同留学日本，曾任教育部编审员，师大、清华、湖南大学等校教授，著名文字学家。

之不竭之益。尝言三礼之中惟《周礼》分官治事、因事设官，于近今泰西政教大概相似，宜稍变贾疏<sup>①</sup>疏通名物训诂之例，专以群经诸子书与此互相发明之义，别纂一疏，以明此书之实用。若徒循贾疏之旧，如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作，重僿與隶，于经训何补？仪礼节文今已从简从宜，而精意即在行习之事。胡培晕〔鞏〕《仪礼正义》究不必胜于贾疏。惟《礼记》杂出七十子之徒，其中有变礼，有古制，有孔门所言之微言大义，孔疏<sup>②</sup>远不如贾疏，正可别撰一书发明书中精蕴，而人皆畏其繁复，不暇用功。吾师每嘱树穀兄弟抄撮《通典》及马国翰玉函山房所辑六朝以来礼说、礼书，先成底本，然后荟萃群经训诂，撰成义疏。忽忽半生，无所成就，追怀诱训，愧慙〔滋〕多矣。

吾师于三传不喜公羊、穀梁，尝言公、穀皆文章家，非传说家，惟左氏文章传记兼尽其能，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刘逢禄理董公羊之说，于是后之假公羊以行其邪说者，推波助浪，极于离经叛道而不之觉。戊戌朝变，吾师著书辨驳，见于所辑《翼教丛编》<sup>③</sup>各篇中。吾师尤不信《春秋繁露》之书，尝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著书百余，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sup>④</sup>，今竟以“繁露”名全书撰（疑误字）为后人掇拾之作，且其中多阴阳五行杂记，亦不尽系于《春秋》。今之为公羊学者乃欲比傅影射附入经传之中，名为尊经，实则诬圣。至注家如何，邵公之非常怪论是谓“学术杀人”！今日思吾师先见之言，其祸尝未有止息。茫茫学海，何日一睹安澜乎。

① 贾公彦，唐永徽间太学博士，著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仪礼注疏》十七卷。

② 孔颖达，唐贞观间国子司业、祭酒，著有《礼记注疏》等。

③ 《翼教丛编》六卷，苏舆辑，有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④ 《汉书》原文为：“仲舒所著皆明经书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事施朝廷者著于篇”。（中华标注本2525—2526页）、（《四部备要》本835页）。

吾师言经传训诂皆周秦两汉师师相承之古言，形近声近，形误声误，释者各有讹传。故治经当从涵泳经文始，遇不可通者乃看注文，注文不可通者然后即看义疏。义疏未必即能全通，或通而疑难之处不能释然，于是取本经文前后比例参稽，更取他经文旁搜互证，则通一经兼通群经。《皇清经解》前续两篇〔编〕<sup>①</sup>，本经学渊海，然寒峻购求不易，不如依吾法行之，较为简易。虽然此事谈何容易，苟非如吾师之群经烂熟，谁能有此优游自得之时。去年吾师来京，树达出所著《老子古义》、《刘向说苑集证》、《新序集证》、《韩诗疏证》等书，呈请吾师赐序，极蒙赞许，谓树达善于著书，实则本吾师以经证经之例也。

吾师邃于小学，于《说文》用四十年之力，可谓深知笃好者矣。然闻吾师尝云，《说文》非字学，乃汉学。五百四十部首字既非仓颉原编，增多之字大半因假借而孳乳，注解意义与汉儒经传注训相同。其他与许书及诸经训故不合者如《春秋元命包》、《春秋说题辞》<sup>②</sup>之说字，《墨子》之说经，大抵各有师承，别为异义，不必许书是而他书非也。即如方《言》，乃一方鄙俗之词，本无古谊可准，许书閒〔间〕引其说，乃因偶采其字，不得不就原文之义借以证明。若释名释义以声为后世字母翻切之滥觞，尤不得据为文字声音之本。又如许、郑同时巨儒，而其说解文字形声往往彼此歧出。如《说文解字·广部·庀》，“庀也，从广，牙声，《周礼》曰、‘夏庀马’”；“庀，堂下周屋，从广，无声”。而《周礼·夏官·圉师》，‘夏官〔庀〕马’注，“玄谓，庀，庀也。庀所以庇马凉也”。《木部·榦木〔榦〕》谓“从木，执声”，而《考工记·轮人》则无“榦”，而“圆”，注玄谓“榦，读如涅，从木，热省声”。《豊部首》云：“豆之豊满者也，从豆，象形，一曰乡饮酒有豊侯

① 《皇清经解》一四〇八卷，有道光九年学海堂刻咸丰十一年补刻本；《皇清经解续编》一四二〇卷，有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本。

② 皆纬书，有《守山阁丛书》本。

者”。而《仪礼·太〔大〕射礼》有“豊箒用锡若絺”，注：“豊以承尊也，说者以为若井鹿盧，其字从豆，豊〔曲〕声”。若此类者，义训形声皆不相合，可知两汉诸儒距仓颉、沮诵造字时之原文已屡变而不一变，则其望文生义当亦事理之常。吾师之论《说文》如此，是因非构〔拘〕守一先生之言，茫然不考事之原头者所可同日语也。吾师治小学不取字母之说，以为未有文字之始，人之名物必先有音，有音而后就其所名之物或象形或象事或象声，造之为字，其即以原呼之音而定为声，声有清有浊，有轻有重，有长有短，有疾有徐，有高有下，此则四方分域各表其音之不同，岂一地一域之字母音组所能统摄！至于积字成句，积句成文，咏叹长音而后成韵。韵者，均也。六书无韵字，《说文·音部》新附“韻”下，引裴光远云，古即均字<sup>①</sup>。按《土部》“均”，平编〔徧〕也。从上，匀声<sup>②</sup>。本无音韵之义。盖文字至于平编〔徧〕易诵而韵自寓其中。三百篇中民俗之作为多，初何尝如后世诗文家寻检韵书而后下笔耶！树达年来借同学数人致力国音字母，吾师力驳其说，其所言洵探原之论。吾师又云：“欲中国言语大同，必待路轨交通自然趋于一致。”可谓要言不烦。但目前急救不得不立一法以整齐之，此树达之本旨耳。昔侍函丈，闻吾师言：“天下有方音无正音，有今〔音〕无古音。九州之大，以何地音为正，此人所不能指定者。古音即前古方音展转递变而成今音，故古音有存者有亡者。字母之说出入西域，神珙数经重译，安见不漓其真。今尤又效之，定有扞格不通之病。况西域字用音，中土字用形，习惯自然，各得其利。假使中国人人知六书假借，则临文之字当减其半，岂可得乎！”盖吾师论字始终不主音母，树达异日固当知所适从矣。

吾师能识古文奇字，凡钟鼎彝器金玉器铭字，古刀币秦汉镜瓦钁印之属，一经吾师审定考释，无不厘然当于人心。曩读吾师

① 原文为：“裴光远云：古与均同，未知其审”。

② 原文为“平徧也，从土从匀，匀亦声”。

金石题跋及与友人论学之书，大抵曲证旁通，能使读者精神一振。然绝不以之诠释经义小学。若近日出土之龟兆文字<sup>①</sup>，以及古竹简刻书，其文奇古多不可识，吾师以古籀递变之形象释之，一经考定，无以易其说。昔官京曹，吴县潘文勤祖阴〔荫〕、潍县陈寿卿部郎介祺皆富收藏，潘藏之孟鼎、陈藏之毛公鼎为著名法器。吾师所释与诸家不同，读者服其神悟。南归后适吴县吴濠斋尚书大澂、溧阳尚书忠愍端方先后抚湘，二公均以收藏金石著称，每于文讌，从容出与吾师鉴赏。吾师每与人曰：“吾乏他长，所见古器多，文法字例熟耳！”

吾师藏书三十余万卷，中多宋元明本及历代名人校抄，故版本之学近推吾师与江阴缪筱珊学丞荃孙为海内第一，平时每得一书必竭数日之力，逐卷校读而后释手，即一书有无数刻本亦必复读重校，辨其行字异同是非，或某本有误脱、某本有增窜，一寓目即终身不忘。插架齐一，书根多出手书。客中须检某书，则寓书世兄群从云：“某书在其橱某架某行某卷。”一一检得抄寄，百无一误。每遇旧书止钤姓名斋堂道号印章，一见即知其人之时代履历。尝见夫所藏《天禄琳琅书目》正续两编，凡编校诸臣未考得之人名印章，吾师以珠笔蝇头小楷写于纸隙书眉，详为补出。又见手评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于原书来历及散后落于何人，皆以墨笔书于上阑，精楷悦目。每获一书即有题记，于作者宗旨、刻板源流，言之详尽。世兄录出编为《读书志》<sup>②</sup>，方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殆无以过，他日刊行，亦书林枕秘也。居书于刻板见之既多，知之遂熟。尝过书肆，见古书十数本整齐在案，吾师曰：“此非《世德堂六子》<sup>③</sup>乎！何缺《老子》也！”书友愕然问故。吾师又曰：“此中配版，非尽

① 指甲骨文。

② 《郎园读书志》十六卷，有1928年上海澹园印本。

③ 即《六子书》六十卷，明顾春辑，明嘉靖十二年吴郡顾氏世德堂刻本，又有翻刻本。六子中独《老子道德经》为二卷，它为八卷、十卷、二十卷。

原刻也。”书友益惊愕。吾师曰：“此非难辨，吾见书口墨阑字痕知之耳。原刻为双线阑，翻刻为单线阑，无他故也。”又一日见书肆有《感旧集》<sup>①</sup>，吾师曰：“此抽毁一卷钱谦益之改本，非初印也。”检视信然。江阴缪学丞为南皮张文襄撰《书日答问》，姓名讹误、书卷缺载数目之处甚多，吾师随手补正，以硃笔校录十余部分给子弟门生。尝戏语学丞曰：“江东无我，公当独步！”虽一时笑谈，固定论也。

吾师通籍<sup>②</sup>，年未三十，文采风流早已倾动侪辈，当光绪中叶时朝政尚未陵替，京朝官从客〔容〕文宴，酣禧太平。每退职归，群集于琉璃厂书肆，其时书值未若今日之昂贵，吾师所得多在冷摊破书堆中，其明人旧刻稀本、名贤手校手抄书，书估不知，往往为吾师贱值所得。吾师尝云，悔当时识陋，所失尤多。一日有帖估持原拓《天发神谶碑》<sup>③</sup>十张，索京平银二十两，匆遽间不信其为原拓，因见拓本古致，遂收其一。及帖估去，细审，确是原石。急往踪迹之，早已为识者全购去矣。又见黄氏士礼居影刻宋大字《三字经》，皆从来藏书家所未道及者，因其村塾书索值银二两，亦遂弃之。又见钱谦益、钟惺<sup>④</sup>会试闈卷合装一本，其式与同光间刻闈卷同。又见明初袖珍本《杨家将》，迥与今通行小说本有异。记其一事：世所称佘太君，明刻作折太君，核以宋人说部书所记载者，折本不误。又《汲古阁秘本书目》所载《元板画像搜神广记全后集》<sup>⑤</sup>，值不过数金，亦以踌躇为上海姚子

① 《感旧集》十六卷，清王士禛辑，卢见曾补注，清乾隆十七年卢见曾刻本。初印本卷一有钱谦益诗二十二首、补遗十五首。

② 叶德辉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

③ 吴天玺元年（276）立，原藏江宁府孔庙，嘉庆间毁于火，后阮元、端方等皆曾摹刻。

④ 钱谦益与钟惺皆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

⑤ 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嘉庆五年黄氏士礼居刻本，后收入《士礼居丛书》。所载《搜神广记》原题《元板画像搜神广记前后二集》。

梁文栋得去，后闻毁于拳匪之火。吾师每念此书世间更无二本，见明刻有《绘图三教搜神大全》一书，即元刻稍有增补，因影写刊行<sup>①</sup>，亦慰情胜无也。此吾师道之津津不值〔置〕者，故得详记之。

吾师著书绝不依傍门户，每一书出，海内风行，其体例皆独出心裁，语有根据。当代老师如陈东塾澧、俞曲园樾<sup>②</sup>、王湘绮闾运，吾师皆有微词，而于湘绮之尤力。王阁学先谦与吾师最称莫逆，每著一书必就商再四，辄以不合，各行其是。盖吾师无论说经撰文绝不引重乾嘉诸儒旧说，即诸儒或有误漏，亦不屑断断〔断断〕致辩，与之剖争。尝言毛西河之考朱子，陆清献之辟阳明<sup>③</sup>，无非舍田芸田耗用心力，即阁学著述等身，虚己下问，吾师每以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宜其于并世诸贤未有不视为覆瓿物矣。居恒与阁学笑谈，谓公书不如某之传久传远。阁学问曰（曰当是衍字），吾师答：“公书动辄累数十百卷，又多官样文字，阅者既苦其繁重而寡味，坊估翻刻亦费多贲，不如吾书，三教九流，人人可读，且卷帙多者止十卷、八卷，后人得之，翻刻易于成功。此传不传预操之券。”阁学为之莞尔。

① 当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宣统二年影印，后收入《丽庵丛书》。

②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为广州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治学会通汉、宋，著有《汉儒通义》七卷、《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东塾集》六卷等。

俞樾字荫甫，学者称曲园先生，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其间曾总办浙江书局，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等，后俱收入《春在堂全书》。

③ 毛奇龄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康熙十八年试博学鸿儒，授检讨，与纂《明史》，所著《四书改错》，对朱熹《四书集注》极力抨击。

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曾知嘉定、灵寿等县，以清廉名，乾隆元年特谥清献。著有《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松阳讲义》十二卷、《三鱼堂文集》十二卷等，为学专宗朱熹，诋斥王阳明，谓以禅论儒。

甲寅<sup>①</sup>有清史馆之设。袁公<sup>②</sup>令赵公尔巽为馆长。赵公属柯凤荪学士劭恣邀吾师入馆纂修艺文志。吾师笑曰：“此脱克脱也，吾岂与之共事哉！”时缪学丞，柯师皆就馆职，吾师数数过谈，间亦讨论史例。吾师曰：“近代史书共推《明史》，然其名称有不可袭用者，如‘儒林’、‘文苑’，本《史》、《汉》旧名，有清文治远轶宋、元，然而儒不成林，文亦非苑。‘儒林’当从《唐书》、《元史》改称‘儒学’，‘文苑’当从齐、梁诸史改称‘文学’。唐以后始有‘奸臣’、‘逆臣’、‘叛臣’之分，《明史》变叛逆之号谓之‘流贼’，不如《汉书》王莽、《后汉书》梁冀、《晋书》王敦、《唐书》宇文化及、安禄山、史思明，或奸或叛，事迹昭然；《后汉书》董卓、《三国志》诸葛恪等为逆为贼，名实俱在。史例重在书法、笔削不在题名。《春秋》盗不书名，赤眉、黄巾宁非流贼，但其事迹止散见平乱讨贼诸人传中。此史笔之森严，所以垂诫后世。《明史》为张、李特立《流贼传》、劝盗乎，亦贬恶乎，不可解也。闻馆中将援其例为洪秀全等作传，则太无识矣。至于‘忠义’、‘孝友’，始于《唐书》，此沿《宋史》‘孝义’《梁书》‘孝友’之例，前无所本。六朝、唐人溺于词章，安知史法！况忠义兼君臣朋友，《后汉》‘独行’庶乎近之。孝友庸行庸言，两汉以孝弟力田举人，其行义皆载本传，未尝别为标题，此可以为法者也。‘独行’变为‘卓行’或一行，名近而实非。且与‘逸民’、‘隐逸’相同，嫌于重复。《宋史》‘道学’，乃党锢之变例，当时诬之为伪学，可知其非美名。有清一代理学诸儒如陆清献、汤文正<sup>③</sup>，有政事可纪，当

① 民国三年（1914）。

② 指袁世凯。

③ 汤斌，字孔伯，安徽睢州人，顺治九年进士，国史院检讨，官至工部尚书，著有《汤子遗书》十卷，乾隆元年谥文正。

为列传中人。李二曲、孙夏峰、张杨园、陆桴亭、颜习斋<sup>①</sup>诸人当入隐逸。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sup>②</sup>，其心不甘为异姓之臣，自当为之特立‘遗逸’。‘遗逸’、‘隐逸’皆本逸民，而在明清鼎革之交，不得不有分辨，否则仍如阮文达<sup>③</sup>《国史儒林传》旧例，不分汉、宋，按次时代入儒学传中。儒既无林，则传经与传道一也。亭林、梨洲、船山本可以《后汉书》郑康臣〔成〕、卢植传例，特致尊崇，顾无以表其拳拳故国之思，亦非所以励臣节而申士气。若二曲、夏峰本自讲学，非其比也。前史皆有外夷传，此亦当有变更，自海西棣通，列强已成，彼国从前即偶修职贡，并非藩服称臣。此当名实相孚易名。外国客臣如戈登、赫德之类，

① 李颢，字二曲，陕西周至人，康熙十八年荐博学鸿儒，称疾笃弃床至省，水浆不入，终不赴。

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明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入清辞荐辟，率子弟门人躬耕辉县苏门山夏峰下，所居成聚，学者称夏峰先生。

张履祥，字考夫，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受业于刘宗周，国变后躬耕自给。

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亦从刘宗周游，入清归里凿池筑亭，不通宾客。

颜元，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顺治间补诸生，旋弃去，后主讲肥乡漳南书院。

上述五人《清史稿》皆入《儒林》。

② 顾炎武，字宁人，学者号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诸生。南京陷清后，曾与归庄从昆山令杨永言组织抗清武装，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败，去家不返。曾畜牧于雁北，卜居于华阴，皆期有所为。康熙十七年大臣争荐举博学鸿儒，不赴，以死自誓。

黄宗羲，字太冲，学者号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鲁王监国立，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浙东，后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又从亡鲁王于海上，授左副都御史。事皆败，奉母返里讲学。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辞不赴，又辞顾问《明史》。

王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崇祯壬午举人，永历初荐为行人，见事不可为，返里著述石船山下，学者称船山先生。后吴三桂称帝于衡州，夫之避入深山。三桂平，清大吏闻而嘉之，请见，以疾辞。未几卒，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清史稿》亦皆入《儒林》。

③ 阮元。

即叙入其本国传中。诸传但略叙其开国源流，而详于与中国交涉之事。此一定之文义也。‘艺术’，即六艺，书、数亦其中之两门。后世书画并称，算学日益精进，并为一类。书画琴棋仍为‘艺术’。‘列女’与‘烈女’有别。《后汉【书】·列女传》兼重四德，《旧唐书》以下或改‘烈女’，则专以节烈论，失蔚宗<sup>①</sup>创传之意矣。其他志表出入增省，则《明史》可以遵循。‘游侠’、‘滑稽’、‘货殖’、‘日者’、‘龟策’、‘刺客’诸名，汉初沿周秦遗风，于政治风俗皆有关系，故史迁<sup>②</sup>为之立传，班固<sup>③</sup>以后，政俗已变，诸史皆废其文。《艺文志》可有可无，既有《四库全书目录提要》颁行在先，自可续补一书以备一朝文献，何必断代为志，循班书<sup>④</sup>之名而失其实乎！”

吾师论文不主宗派，以为文以载道，事理通达，虽随手结构自有义法可循，果其经史诸子百家文集积累在胸，则造句选辞当无不雅饬之理，钱谦益，龚自珍皆文家作手，以好用释氏书之故，致文体不洁，识者诋为旁门，韩昌黎氏极推樊宗师<sup>⑤</sup>之文，谓其文从字顺各识职。樊他文不得见，传者惟《绛守居园池记》，其文奇涩无足取，若循是以为文体应尔，则将走入魔道不可救药，湘中武陵杨性农彝珍即蹈其害者也。夫文莫古于两汉，西京董贾、东京中郎<sup>⑥</sup>，试取其文诵之，有一语佶屈聱牙否。文莫大于忠孝，又试取诸葛武侯《出师表》，李令伯<sup>⑦</sup>《陈情表》读之，有一语出于造作否。况山水园林登览游宴之作，本无与于斯文，即令美观，无裨世用。大抵为文非本源经术，精熟义理，决无佳

① 《后汉书》著者范曄字。

② 指司马迁《史记》。

③ 指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

④ 班固《汉书》。

⑤ 唐元和间河南南阳人，字绍述，为文艰涩怪僻，所著《绛守居园池记》至不可句读。

⑥ 指西汉董仲舒、贾谊，东汉蔡邕。

⑦ 东晋李密字令伯。

文。平时与及门论文，于宋推宗朱子，明则归震川<sup>①</sup>，清则方望溪、姚惜抱、张茗柯<sup>②</sup>，谓皆粹然儒者之言，可以引为师法。若言精美，则推汪容甫<sup>③</sup>《述学》内外篇。湘人则取湘阴郭养知侍郎嵩焘，谓其充实在曾文正之上。吴南屏<sup>④</sup>山林之体，未足比列也。

吾师年未弱冠以论诗绝句观风卷为曹仲铭中丞鸿勋提学湖南时所拔赏。王阁学归田，与吾师论诗尤相契合，每劝吾师作诗，共执牛耳。吾师偶与阁学师倡和诸作辄相引重，附刻集中。吾师每称阁学诗雅致深思，剥肤存髓，品在湘绮师之上。树穀兄弟不能文；尤不能诗，然窃闻吾师数数与人论诗，不主唐而主宋。谓北宋初大家皆学老杜、玉溪<sup>⑤</sup>者，只西昆<sup>⑥</sup>，不久即废。南宋则惟放翁、石湖、诚斋<sup>⑦</sup>三家，而尤以放翁为最。与其为明七子<sup>⑧</sup>学唐而涉于空廓，不如宋人之学杜，虽各得其一体，反能自辟门户。此吾师持平之论也。曾见吾师手抄玉溪、东坡、六一、山谷、遗山<sup>⑨</sup>律绝诗一厚帙，又抄老杜、昌黎、梅村<sup>⑩</sup>七古数十首，仿赵秋谷<sup>⑪</sup>《声调谱》之例，圈点乙识，旦夕揣摩，固知吾师非不致力于诗者。而平时每谨称诗不能工，比于时文之难深入，则

① 归有光，字熙甫，江苏昆山人，嘉靖进士，学者称震川先生。

②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为文倡“义法”，为桐城派创始人。

姚鼐，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受学于刘大槐，为文讲求考据、词章，为桐城派主要作家。

张惠言，字皋闻，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翰林院编修，为文创阳湖派。

③ 汪中，乾嘉间扬州人。

④ 吴敏树，号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举人。

⑤ 杜甫、李商隐。商隐号玉溪生。

⑥ 宋杨亿、刘筠、钱惟演等，诗宗李商隐，称西昆体。

⑦ 陆游，号放翁，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杨万里，学者称诚斋先生。

⑧ 当指前七子，即，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

⑨ 李商隐、苏轼、欧阳修，号六一居士，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元好问，金人，金亡号遗山真隐。

⑩ 杜甫、韩愈、吴伟业。伟业，明末清初太仓人，号梅村。

⑪ 赵执信，号秋谷，益都人，康熙进士。

尤少艰苦阅历之言也。吾师所藏诗文集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大家名家无不完备。又搜采《乾嘉诗坛点将录》<sup>①</sup>中诗人正附一百四十余家之诗，拟合撰一集，附以《小僧诗话》，以存当时之文献。是书若成，亦巨观也。

吾师不常为诗，中年应酬之作掷弃不存片纸。同门刘帘生校官肇隅见即抄存，前后参差，殊难编次。惟《古泉杂咏》、《消夏百一诗》<sup>②</sup>，一论泉币，一论名画，此考据家言，未足吾师之本色。有《昆仑百咏》<sup>③</sup>律诗二百首，则己亥年与朱蕤卿中丞益藩，王阁学师、易实甫观察顺鼎观剧唱和之作。虽近游戏，然一《昆仑咏》和作至二百首，亦可云才大如海矣。又有和金桧门都宪德瑛《观剧绝句》<sup>④</sup>三十首，同作者为阁学师、实甫观察、善化皮鹿门孝廉锡瑞。吾师至三叠韵，得诗九十首，自注考证剧目原委，博洽多闻。阁学师刻集至全录其注文，不敢删易，可谓倾佩至矣。吾师自谓不工五古、五律诗，故所作极少。最长者，七古、七律、七绝；七古学两家体，一学昌黎，一学梅村；七律学宋元人者多，学玉溪者少；七绝兼取遗山、渔洋<sup>⑤</sup>，皆正宗也。辛亥以后，岁必有诗，十年以来，哀然成集。又作《观书〔画〕百咏》<sup>⑥</sup>并自注，专记平生所藏诸画名迹，读之声调风趣兼而有之，殆不知其涉于考据，能者固无施而不可耶！吾师长于骈文，少年应诂经课，考古题辄以工此体得选首。尤精律赋，每押奇险之韵，无不舒卷自如，至今犹有传抄之者，吾师向不存稿。通籍以后未与馆选，此事遂废，然间亦为应酬之文，无不典则高雅，墓志、碑记尤近唐人。尝为及门言，骈文本分两体，有文撰〔选〕

① 清舒位撰，有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后收入《双梅景闇丛书》及《郎园先生全书》。

② 《古泉杂咏》四卷，有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消夏百一诗》二卷，有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③ 《昆仑百咏》二卷，有光绪三十年刻本。以上三书后皆汇印入《郎园先生全书》。

④ 《观剧绝句》三卷，有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后收入《双梅景闇丛书》。

⑤ 清王士禛号渔洋山人。

⑥ 《观画百咏》四卷 民国六年刻本，后汇印入《郎园先生全书》。

体，有徐庾体<sup>①</sup>。文选用字，徐庾用典。用字者汉魏两晋诸家，其源与古文合。李兆洛所选《骈体文钞》<sup>②</sup>，其表著也。用典者齐梁陈隋、初唐四杰，沈博绝丽，遂与古人分途。陈均所撰《唐骈体文钞》<sup>③</sup>，其结句也。吾师曾同阁学撰《骈文汇纂》别裁伪体、力主正宗。阁学自序有云：“商量邃密，叶张之力居多。”张乃雨珊观察师祖同也。纂此书时，王张意见各殊，而为拆〔折〕衷吾师以定去取。阁学兼录生存人文，吾师以为不可，然如缪学丞、皮孝廉<sup>④</sup>之作实不能割爱。是则各明一义矣。

吾师于杂艺术无不通晓。摹印之学湘中无人讲求，沅陵丁谷渠拔贡可钧初来省城，吾师于褊褊人家见周樵中书铤诒为人作楹联，其印章极工整，询其人则丁君也。亟延之宾馆，为之游扬于吴恣斋中丞、江建霞学史〔使〕<sup>⑤</sup>，卒获拔贡。丁君精于刀法，少见秦汉玺印，自游恣斋中丞之门，亲见所藏之印逾万方，吾师亦尽出所藏前人印谱为之指授，于是技日精、名日噪。稍后则善化雷怡甫上舍悦，始弱冠，目力更精，亦从吾师游，遂与丁君并誉。丁君为吾师刻印五十方，结构多出吾师参酌。为撰《饴石斋印谱序》，言篆刻源流最详，不仅推重作者也。雷君亦刻五十方为《铁耕斋印谱》，其篆体配合同出吾师之手。为撰序则言石质优劣。合观之，则前后两序金针度尽矣。吾师每称陈东塾《澧集中》《摹印说》<sup>⑥</sup>一篇为甘苦有得之语，以为在元吾邱衍《学古编》、

① 即徐陵、庾信。陵字孝穆，郢人，曾仕梁、陈、文章绮艳，与庾信齐名，时称徐庾体。信，字子山，新野人，初仕梁又仕北周。

② 李兆洛，江苏武进人，嘉庆进士，《骈体文钞》三十一卷，有道光刻本。

③ 陈均，浙江海昌人，《唐骈体文钞》十七卷，有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④ 缪荃孙、皮锡瑞。皮锡瑞字鹿门，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长沙人，光绪举人，治经宗今文，善理旧说，倡新式学校制度，曾任南学会学长，戊戌政变后斥为乱党，交地方官管束，后于湖南高等学堂、师范馆等处讲学。

⑤ 吴恣斋即吴大澂，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官湖南巡抚。江建霞即江标，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以翰林院编修任湖南学政。

⑥ 当是《摹印述》一卷，有《澧盦印学丛书》本，收入《美术丛书》初集第六辑。

近人桂馥《续三十五举》之上。明赵宦〔宦〕光《篆学指南》、孙光祖《篆印发微》犹隔藩篱也①。

鼎革前与阁学提倡昆曲，蓄梨园一部，豪华声伎之盛，倾动一时。每人歌场，摩笛知音，闻声顾误。家藏元明人杂剧数百种，择其尤雅者授伶官重演之。于戈〔弋〕阳、二簧诸剧本，凡传刻讹误者一一考订厘正，为之一扫积尘。曾著《剧史》一书未成，乱后残稿散佚，不可收拾也。吾师收藏名画最多，故于六法深通三昧，读《郎园书画记》、《消夏百一诗》、《观画百咏》诸书，可见其宗旨。雷君工写花草，得吾师所藏名迹多云。

吾师于星历占卜形法之书兼收并蓄，多人间秘笈，为人推算星命年运休咎百不爽一。去年来京，当道要人皆经推算，如言某某何月不利，何事不吉，皆在数月以后，一一符应。至今人以为神。柯凤荪学士亦精此术，而极推重吾师，谓为“学通天人”，又称为“学贯中西”。有与同门舒贻上论星命四书，鸿博奥衍，读者不能索解。吾师每曰：“此五行生成之数，亦天地自然之理，无他秘妙也。”尝言唐《李虚中命书》、《珞瑜子三命消息赋》②皆出术士伪撰，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今星命家祀为先河，为其立法有可遵行，故存而不废耳。实则星命之学出于《易》家，谈命必兼星汉，王充《论衡》确信其有至理。故虞仲翔注《易》主卦气，郑康成注《易》主爻辰，皆星命之根本。又言，星盘之术出于西人穆尼阁《天步真原》③倪荣桂温藻得之而称神。推其原出于回回，而回回出于印度，印度实由中国传入。观明洪武时所译之天文书，释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西竺金俱叱《七曜攘灾诀》，可以穷其根源。《汉书·艺文志》

① 以上四种皆收入道光二十年刻，清顾湘辑《篆学琐著》。

② 《李虚中命书》三卷，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珞瑜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卷，宋释昙莹撰。传本久佚，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亦皆刻入《墨海金壶》及《守山阁丛书》。

③ 有《守山阁丛书》本，题《天步真原人命部》三卷。

叙历谱家云，“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此星命说之最古者。礼失求野，乃得之外夷。吾师之学，上下古今纵横中外。即此一艺已非陋儒之所能置喙也。

吾师鉴别书画似有天授，而不知由于学力所致。闻之先辈云，吾师官京曹时当〔尝〕与宗室伯羲祭酒盛昱、福山王文敏懿荣、江阴缪学丞日相过从，或间出书画共相品题。一日〔日〕祭酒出示唐王维画《伏生授经图》，绢本方幅，吾师曰：“此不仅非王维画，而亦非唐人画。”祭酒亟问故，吾师曰：“伏生手持书卷，唐无此式。且汉初犹用竹简，《汉书·艺文志》尚书家传四十一篇。传者，伏生大传，篇者，竹简。若帛纸则称卷。维虽陋，决不至此。况线装并不出于唐制乎！”坐客咸称佩。溧阳尚书端方抚湘时邀吾师鉴别书画曰：“吾有唐乙迟僧<sup>①</sup>画天主〔王〕像，晋顾恺之画洛神卷”，吾师曰：“天王像是直幅乎，抑是横看乎？”中丞曰：“横看”。吾师曰：“真矣！”展视果然。再出顾卷，吾师曰：“伪也，是卷宋人临本已入《石渠宝笈》，阮文达《石渠随笔》<sup>②</sup>载之。唐以前画龙皆行地上若犬，其在云中露一鳞一爪者，宋以后事耳。”中丞乃大服。朱莼卿中丞有晋荀勖山水卷，阅者多笑其伪。吾师一见惊叹曰：“此亦不敢定其为荀勖，但确非六朝唐人所作”。以其墨气浓厚、笔阵方严，有汉武梁祠石室画像遗意，决非近代法也。其他未见画而能定其真伪，既见画而能定其真伪且辨其时代佚事颇多，不及具述。

日本同文之国，其人酷好中国文学，固也。德、法二国声教不同，亦向慕中学。吾师乡居三十年，日人之从学者颇盛，如松崎鹤雄从受《说文解字》（原抄作字解），盐谷温从受金元杂曲，皆学

① 当是尉迟乙僧，于阗国人，贞观间入都为宿卫，善画佛像。

② 《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有民国七年涵芬楼石印本；阮元《石渠随笔》八卷，列入《文选楼丛书》。

成而去。盐谷且得博士，其父青山翁时敏，于中学尤深，且能古文，师法曾文正。又有竹添光鸿为东国耆儒，光绪初元，张文襄<sup>①</sup>官翰詹时来京相见已称老宿，后与吾师通问订交，极称倾佩。又有岛田翰，乃竹添门人，亦后起之名士，精于目录之学，于中国人士多致讥讽，独于吾师诚服无间。其他来游湘中者，必登门求见，备观书籍金石字画，归国则刊之笔记以志荣幸，盖比比也。西人则法人税务司德秀（原抄有片假名注，下同）从读中国传记小说。德人湘领麦令豪从受经学。吾师声驰异域，比于白傅之诗编、温公之相业<sup>②</sup>，盖先后辉映矣。

有清一代经学考据之盛莫甚于吴中，而以昆山顾亭林、吴县惠元龙、惠天牧、惠定宇祖孙父子一家为开山初祖<sup>③</sup>。继之者庄方耕存与、庄葆琛述祖、王西庄鸣盛、钱竹汀大昕、王石臞念孙、子文简引之、段懋堂玉裁、张臯文惠言<sup>④</sup>，皆精于汉儒之学，流风余韵沾溉百年。吾师先世居吴县洞庭西山，与诸老声气相接。太夫子雨村封公避粤寇之乱，懋迁湘省，楹书世守，于诸儒遗著郑重收藏。吾师读之，先入为主，此其所以笃守汉学，终身由之，不为外感〔惑〕摇动也。封公喜读宋五子书，吾师幼时自塾归，必以司马公《资治通鉴》、朱子《名臣言行录》为日课。其后

① 张之洞。

② 《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诗）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白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其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③ 惠周惕，字元龙，康熙三十年进士；子士奇，字天牧，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孙栋，字定宇，传祖、父之学，为乾嘉学派中吴派经学之奠基人。

④ 庄存与，字方耕，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进士一甲第二人，倡今文经学，为清常州学派创始人。庄述祖字葆琛，存与族侄，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传存与之学。王鸣盛，号西庄，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一甲第二人，受惠株之学。钱大昕，号竹汀，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始以辞章名，既而研精经史。王念孙，号石臞，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从戴震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子引之，嘉庆四年进士一甲第三人，承父学，谥文简。段玉裁，号懋堂，金坛人，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师事戴震，后专治《说文》。张惠言为学专治虞氏《易》。

通籍，居官、居乡皆以风节自励，盖封公之教也。封公捐宾客已十年，一门群从咸知向学，且好收藏书籍，各拥百城，门祚如新，黄巾不扰。回思吾师一生出入险阻，夷然泰然，晚景优游，家室乐事，则固积学积善之报也。昔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其父学佛附载其语于《宋学渊源记》，未若吾师之于封公可谓人师经师奕世载德者已。

吾师尝言一生学业成就固得力于庭训，而亦克承家学有以光大之。洞庭启族<sup>①</sup>，代有闻人。一世祖遼，南唐刑部侍郎，史佚无传。二世参字少卿，宋咸平三年陈尧咨榜进士，官终兵部郎中，知苏州，改知湖州，卒赠光禄卿。三世清臣字道卿，天圣二年宋郊榜进士侍读学士，知河阳，卒赠左谏议大夫，子均，《宋史》列传<sup>②</sup>。四世均字公秉，绍圣四年何昌言榜进士，朝奉大夫，太府卿、秘书监，事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进士表》。六世梦得字少蕴，世称石林先生，绍圣四年何昌言榜进士，官右丞，终崇庆军节度使，卒赠检校少保，《宋史》文苑列传，所著奏议十五卷、遗书若干种<sup>③</sup>，均刊行。十三世李，字太白，景定中率太学同舍生上书攻贾似道，窜漳州，宋亡归隐富春山。元世祖征遗逸，授五品秩，官至右丞，卒封南阳郡公，谥文简，《元史》列传。十七世颀，字伯昂，元和靖山长，元亡不仕，号浮丘醉史，明王鏊《姑苏志》列传。十八世盛，字兴中，明正统十年商辂榜进士，官吏部左侍郎，英宗出狩，与于忠肃有×安社稷之功，卒谥文庄。《明史》列传，所著诗文为《文庄集》三十卷、《奏疏》四十卷<sup>④</sup>、《两广奏议》十六卷、《水东日记》

① 指吴县洞庭山，叶德辉先世居此。

② 此处语序欠妥，《宋史》载者，乃叶清臣。

③ 叶梦得著作传世者有《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谡》二十二卷、《石林奏议》十五卷、《石林燕语》十卷、《考异》一卷、《避暑录话》二卷、《岩下放言》三卷、《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石林诗话》一卷、《石林词》一卷。

④ 当是《叶文庄全集》三十卷、《叶文庄奏议》四十卷。

四十卷、《菘竹堂书目》六卷、《碑目》六卷。菘竹堂者，公玄孙恭煥建以藏书而仍公旧题者也。二十三世初春字处元，世称吴西先生，万历八年张懋修榜进士，官礼科给事中，以疏争豫教斥归，天启初追赠光禄卿，《明史》附《李献可传》。二十四世茂才字参之，万历十七年焦竑榜进士，南京工部侍郎，与顾宪成、允成，安希范、刘元珍、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为东林八君子，《明史》列传。二十四世绍袁字仲韶，天启五年余煌榜进士、工部主事，世称天寥先生，明亡为僧，号粟庵，所著《天寥年谱》二卷、《年谱别记》一卷、《甲行日注》八卷、《湖隐外史》四卷、《午梦堂》二种<sup>①</sup>。二十五世方蕙字子吉，号粟菴，顺治十六年徐元文榜一甲三名进士，尚书銜刑部侍郎，谥文敏，国史列传，所著诗文为《文敏集》八卷<sup>②</sup>，《读书斋偶存稿》四卷。弟方恒字帽初号学亭，顺治十五年孙承恩榜进士，山东济宁河道，治河有声，国史列传，所著有《山东全河备考》四十卷。弟方蔚字敷文，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所著《经钜堂诗集》八卷、《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二十五世映榴字丙霞号苍岩，顺治十八年马士俊榜进士，官湖北右参政，武昌夏包子之乱殉难，追赠侍郎，谥忠节，国史列传，所著《忠节集》十三卷。二十五世燮，字星期，号已畦，世称横山先生，官江苏宝应县知县，国史文苑列传，所著《已畦文集》二十一卷、《诗集》十四卷、《残余稿》一卷、《原诗》四卷。二十五世树莲又名树廉、又名万、字石君，诸生，富藏书，精校勘，与钱谦益、毛晋互相借抄，传本极为何焯、孙从添<sup>③</sup>所推重，徐乾学《憺园集》<sup>④</sup>有传。从兄奕，字林

① 当是《午梦堂遗集》二卷及《窃闻》二卷、《秦斋怨》一卷、《琼花镜》一卷之属，皆收入《午梦堂集》。

② 当是《叶文敏公集》十二卷。

③ 何焯，字纪瞻，号茶仙，学者称义门先生，康熙间江苏长洲人，校勘学家。孙从添，字庆增，江苏常熟人，藏书家。

④ 当是《憺园文集》。

宗，并好藏书，与钱曾交好，事具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二十六世舒宗字元礼，康熙十五年彭定求榜进士，内阁中书，举己未博学鸿词<sup>①</sup>，当时吴江垂虹桥酒家女子临终求面事，王士禛《渔洋诗集》、朱彝尊《曝书亭集》《高阳台》词<sup>②</sup>均咏其事，徐夔采入《续本事诗》，传为一时佳话。舒璐字景鸿，一字镜泓，号分干，恩贡，所著《分干诗钞》四卷。舒颖字学山，副贡，所著《学山集》十三卷。三人皆横山从子。二十七世长杨字尔祥号定湖，康熙五十九年汪应谄榜进士，翰林院编修，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二十七世凤毛字超宗，号恒斋，忠节孙，以恩荫特授内阁中书，工书画，所著《说学斋经说》一卷、《内阁小识》一卷、《内阁故事》一卷。二十八世士宽，字映庭，康熙庚子科举人，官浙江宁绍台道，有惠政，李元度《先正事略》<sup>③</sup>有传。二十九世树藩字涵峰，号青浮，士宽次子，工画，精文选，有《海录轩文选评注》行世。二十九世佩荪，字丹颖，号辛麓，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进士，湖南布政使，护理巡抚，所著《易守》四十卷、《传经堂诗文集》十二卷、《慎余斋诗钞》四卷。三十世绍奎，字振细，号琴柯，佩荪子，乾隆五十八年潘世恩榜进士，广西巡抚，所著《观像权舆》八卷、《琴柯诗集》六卷、词二卷。弟绍本，字立人，号筠潭，嘉庆六年辛酉恩科顾臯榜进士，山西布政使，人为鸿胪寺卿，所著《白鹤山房诗钞》二十四卷、词二卷。三十世倬，字子云，乾隆甲午科举人，闽浙总督<sup>④</sup>，国史列传，所著《二思堂文集》四卷、《诗集》二卷。三十一世廷琯，字调笙，一字荇生，贡生，与朱掄齐名，掄字条生，当时有绿苔〔荇〕朱条之称，所著《吹网录》六卷、《欧〔鸥〕波渔话》六卷。吾师家藏先德诸集，日夕寝馈其中，宜其不待读他氏之书已足驰骋一

① 皆举而未取。

② 载《曝书亭集》卷二四《江湖载酒集上》。

③ 当是《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

④ 叶世倬道光二年自山西布政使迁福建巡抚，翌年病免，旋歿，未曾官总督。

世，何况兼之以博览，安得不为一代巨儒也耶！

### 记 行

吾师《六十自叙》，于生平事实概略言之，未能详也。自壬辰通籍假归，适吴憲斋尚书为巡抚，以吾师原籍同邑里，欲奏请吾师归原籍。一日王葵园阁学先谦同坐，语及此事，阁学笑谓吴公曰：“此我湖南之人才，岂可使我公夺去耶！”吾师与阁学论学时有异同，而知己之感每为人称述不置，此亦一事也。吾师尝言历任巡抚惟吴公真为学人，朝廷用违其才，以之督师，致甲午牛庄一败身败名裂，国本亦为之动摇，其功罪诚有不能讳言者<sup>①</sup>。但其居官清廉慈惠，平生酷爱金石书画，僚属或以此投献，虽极所赏鉴之物，亦必坚忍却之。门庭如市，而简牍不通。与吾师为文字莫逆之友，时出所藏以资讨论。吴公虚怀下问，凡经吾师审定之物，退而语其幕中人曰：此叶某以为如何者。吾师丙辰<sup>②</sup>以后回苏，晤其旧幕吴江陆廉夫画史掇〔恢〕<sup>③</sup>犹道及之。是时吾师年未三十，其为公卿倒屣如此。

吾师平生耻言高尚，以为高尚乃无用之别名，独洁其身，此山林枯槁之士，亦何贵天之生我？故历任地方官初来，从不先谒；既经枉顾，或遇事谘访，则无不竭诚尽言。甲午义宁陈公宝

① 吴大澂字清卿，号憲斋，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日本侵略朝鲜，吴大澂请率湘军往援，二十一年日军陷牛庄，湘军几尽覆，辽南尽失，导致订立“马关条约”，旋革职。著有《说文古籀补》十四卷、《补遗》一卷、《字说》一卷、《恒斋所见吉金录》不分卷、《憲斋集古录》二十六卷、《释文剩稿》二卷、《十六金符斋印存》不分卷、《秦汉名人印辑》一卷、《续百家姓印谱》一卷、《古玉图考》不分卷、《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卷。

② 民国五年（1916）。

③ 陆恢字廉夫，号狷叟，江苏吴江人，工书画，客吴大澂幕久之，得纵观所藏历代名画，并游三湘、辽东名胜。中年居苏州，潜心绘事，为清末民初江南名画师。

箴抚湘，在未为湘抚前以河南罢职归<sup>①</sup>，侨寓湘中，即与相识。公子伯严考功三立同官吏部<sup>②</sup>，往来亦颇相亲。陈公一意主张变法自强，二三新进少年遂乘隙而入，继而南学会、时务学堂同时并举，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sup>③</sup>。吾师著书诘难，是要有《翼教丛编》<sup>④</sup>之作。说者谓戊戌之变，肇端于湖南。陈公罢归，闻犹时时引为深恨，则固未尝不服吾师先见之明已。

湘抚自陈公去后，继任者为山阴俞公廉三。俞公由湘臬而湘藩，荐升至巡抚，其礼接吾师尤为诚挚。俞公虽出身佐贰，因官山西为张文襄<sup>⑤</sup>椽属最久，故为人风流儒雅，不染俗尘，惟无应变之才，事事拘守文法。庚子长江富有票事起<sup>⑥</sup>，公为鄂督张文襄函电所迫，穷治不免株连。吾师每为进言，以为此辈书生无非受人诱惑，文襄貌似风厉，实欲嫁祸邻抚，自居解网之仁，须知此辈乃文襄养成，彼方追悔之不暇，何忍出于穷搜！俞公憬然，遂渐宽放。当时牵连被逮者，经吾师一言一牍申论，无不立予保释。是案全活之人无数，至今犹有存者。其后革命党起，亦如富有故辙，地方官以杀人邀奖，罗织瓜蔓，不察情伪，遍及各学堂。吾师力言于当道，谓士风已坏，非诛戮可以挽回，惟修明政教，镇服人心，停此捐输，广登仕进，庶几同风一道，纳于轨物之中。否则道政齐刑，免而无耻，前蹶后起，诛不胜

① 此处似有误，光绪八年陈宝箴以河北道迁浙江按察使，旋坐事免。河南似为浙江之误。

② 陈三立，字伯严，宝箴子，曾官吏部主事。

③ 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在长沙成立，各县且设分会，由黄遵宪、皮锡瑞、谭嗣同等宣讲新学，讨论湖南新政。时务学堂先一年在长沙创办，由梁启超任总教习，经、史、诸子外且教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仅数月，即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攻击，停办。

④ 《翼教丛编》六卷，苏舆辑，有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⑤ 张之洞，光绪七年至十年间曾官山西巡抚。

⑥ 戊戌政变后唐才常、林圭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建自立军，更联合各会党开富有山堂、举康有为、梁启超为正副首领，印“富有”票三十万为会员凭证。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等谋次日在武汉起义，事泄被害，持“富有”票者皆被通缉。

诛。此固正本清源之论也，惜有某不用，朝事日益纷更，辛亥揭竿一呼，天下瓦解。悲夫，岂非有数定哉！

庚子地方拳匪起，攻使馆，杀德国使臣，遂与列强开衅，时端庶人<sup>①</sup>、刚毅用事，悻悻主战，朝旨日数至，尽驱教士。俞公奉谕即拟张贴，吾师闻之随即进见。谓此类腾〔騰〕黄告示必须鄂督、鄂抚、湘抚三署联衔，即令稍缓，湖南为鄂督兼辖省分，处分不过公罪；假使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俞公犹豫，不待鄂省通知会衔，深恐违旨，录行各府县。惟湘潭知县李公尚卿，以吾师切嘱，先已查封教堂，保送教士出境。事后俞公卒以外人畸龆，枢臣藉以排之去。湘潭则未派分文赔款，外人反颂李公之德不置，不知皆吾师之所主持也。

辛丑八国和局定，各省摊派赔款，俞公集司道官及省绅会议，或主加田赋，或主厘捐。吾师以为加赋病农，加厘病商，四民之中不应利害不平至此。因与善后局总办蔡伯浩观察乃煌、王阁学师建议征收口捐，取于盐斤加价，每斤加价四文，以钱拆〔折〕银，准准盐引地入口，计之岁可得数十万，于赔款犹余其半。时张雨珊观察祖同、孔静皆观察宪教皆颺其议，事遂定。于是一举手而得。岁获此巨大之款，视他省支支节节苛细扰民，斯诚法之至善矣。

湘省谷米，出境最为大宗，每岁厘局收捐无一定额，出口亦无限制。湘绅每主阻禁，非独鄂督力持不允，而奸商贩运输偷无法禁止。吾师与蔡观察闲谈，谓不如寓禁于征，岁可收得巨款，积之为备荒之用，亦足调剂盈虚。因议谷一石抽捐二百文、米一石抽捐四百文。观察大喜，立陈于巡抚，俞公会诸绅议，皆谓善，遂委观察总办。是岁收入银百三十万，鄂分其半犹可得六十余万。此两湖赈粟米捐局之所由立也。观察去四川，接办者不

<sup>①</sup> 端庶人即端郡王载漪，庚子九月削爵，前此一月与刚毅俱为军机大臣。

力，年减一年，所收仅三四十万。光绪三十一年粤汉铁路赎回，湘人呈请移拨此款作两省购地用项，因设局委道员总办。鄂督张文襄坚请吾师总理其事，吾师核减司巡，增加委员薪水。曰：“吾非节费，乃裁弊耳。多一司巡，即多一舞弊之人。司巡少则分利之人少。此少用之司巡，所获即多用，司巡之利弊或庶可少也。”从此全年收入多至一百七十余万。时人问其故，吾师曰：“水太清则无鱼，伯夷叔齐断不能当司巡。吾利用之正有故耳。”人皆叹服。

继俞公为巡抚者赵公尔巽。受代后，例拜诸绅，而先与吾师、阁学诸人有成见。未几因学堂事与阁学齟齬，吾师窥其意，凡遇公宴公议之事托故不列名。适俞公任内有外人扑老克矿物〔务〕交涉案，咎由俞公不谙外务，有失礼之处，经吾师调处，立约了事。约文但言奉到华洋合办部章即行通知，以尽朋友之谊，约由蔡观【察】交际，吾师仅书证人。其约盖蔡私章，并未用洋务关防正印。赵公忽从卷中检出，以为有隙可乘，立电军机，谓吾师干预公事。军机置电不答，外间揣揣认为与吾师有不利。吾师遂电扑老克，约其来湘自行交涉，电文有“赵抚办理交涉极其和平”之语，盖摘用赵公《保护教堂告示》中“本部办理交涉极其和平”句也。赵公知吾师相戏，而畏外人如虎，以为必有重大纠葛，因挽学务处总办张观察鹤龄、矿务局总办金观察还以会办矿务饵吾师，师笑曰：“吾岂可以利动者！但使抚台知畏外人，吾决不因此断送湖南矿产为湘人唾骂也。请两君回报：‘扑老克吾招之来，吾即挥之去，易事耳！’”吾师处决诸事必先求立足之地，赵公一时粗率，遂不觉留为笑柄也。

溆阳陶斋尚书忠憨端方公<sup>①</sup>抚湘时，极意联络湘绅。公性和易而门多杂宾，吾师雅不愿与之相近。一日召乐部大宴诸绅，吾

<sup>①</sup> 端方，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正白旗满洲人，工书法，喜收藏金石器物及古画，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曾官湖南巡抚，后于辛亥革命中被杀。

师辞不往，公使戈什四处踪迹得之。吾师复书坚却，中有“士大夫居乡，门庭不可不广，岸崖不可不高”之语。又尝出示汉铜器拓本索题。吾师题句有“百官表上无名姓，来作诸侯坐上宾”之句。公【知】吾师意，自后宴会亦不复纠扰矣！公好书画金石，吾师素有收藏之名。公尝率〔索〕吾师所藏，又出己所藏共赏，吾师不可，曰：“我所藏公不可见，公所藏我亦不愿见。何也？老子曰：‘不见不欲，则心不动。’<sup>①</sup>倘公见我所藏名迹欲索取，而我不与，则彼此交际未免怏然。我见公所藏或真或贗必加评断。如其真也，自无异议，如其贗也，直言则公不愿，不直言是欺公也。故不如彼此不假借。”公无如何，遂罢议。久之仍邀至署观其书画，而吾师所藏，公讵未一寓目焉。

吾师尝言历任巡抚之贤，俞公后惟常熟庞公鸿书<sup>②</sup>，庞公由湘臬开藩至巡抚，于湘省情形本自熟习，自赵、端二公藉办学搜括，民穷则〔财〕尽，元气大伤。公竭力培养，凡一切苛细捐款悉采吾师之言，皆从蠲减。甲辰<sup>③</sup>湘水为灾，饥民数百啸聚抚署，吾师驰书相告，谓宜即刻平糶，出坐堂皇，温谕遣散。公如言，出问饥民曰：“尔等何事集此？”饥民曰：“求食！”公曰：“吾已飭府县出示平糶矣，尔复何言？”饥民闻之遂纷纷散出。其后庚戌<sup>④</sup>巡抚岑公春蓂亦遇其事，吾师适往乡，阁学援吾师告庞公语，谓宜出抚以示镇摄〔慑〕。岑公不能听，遂有烧毁抚署之案。时庞公为贵州巡抚，事闻，有书致吾师曰：“当时幸听公言，不然真前

① 《道德经》三章，原文作“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② 庞鸿书，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进士，光绪四十一年六月以布政使护湖南巡抚，十二月实授。次年七月与黔抚岑春蓂互调。

③ 甲辰为光绪三十年，时庞尚为湖南按察使。是年春，湘抚犹赵尔巽，夏秋，由漕运总督陆元鼎署、布政使张绍华护。记中当有误，或指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之一次大水。

④ 宣统元年六月中旬，沅、澧二水同时并涨，滨洞庭湖各县均罹灾，至八月下旬水势犹未退，而长沙、宝庆、衡州等地又遭虫旱，全省皆陷饥馑，难民四处流徙。翌年湖南米价骤涨，或竟日携钱而无处购米。因于四月酿成长沙抢米风潮。

车之覆辙矣。”庞公抚湘时每接见吾师必嘱幕僚于屏后窃听，日今日〔日〕不可【不】一听叶公言论。其推重如此。

甲辰湘粤诸绅与美国合兴公司争废粤汉铁路约事<sup>①</sup>，本发端于鄂督张文襄，然文襄非争约也。缘文襄所设汉阳铁厂亏空甚巨，文襄欲盛宣怀承受，盛意不可，盛所订美公司承修粤汉铁路条约本多失利之事，文襄借隙授意鄂湘绅事〔士〕争约赎路，其意无非从中逼感受铁厂，弥亏空也。吾师知其意，诸绅皆列名电争，吾师独不与。文襄骇怪，电召湘绅赴鄂就商，并指请吾师前往，吾师不得已赴召。至则首诣文襄曰：“公真争路耶？抑别有他故耶？”吾师因言盛公大计以全国铁路多借英款，将来英之势横贯长江。此次借美款包修，原为牵掣英人路线，但闻约中有三等以上之事中国不得过问等语。若此，则是此路永落美人之手，中国无赎回之日矣。且我之争废约者，此种秘密条约既只当事盛某及合兴公司知之，此时未便揭破，致令彼设法弥缝抵制。今所争者，宜从大概入手，以包修年限将满，尚未兴功为词，庶几合兴公司无可抵赖耳。盖合兴公司摩尔根为工党巨子，其时总统罗斯佛及政府皆民主党中人，公司承修中国铁路只为商贸信约，不能成为国际交涉，于是公司诸多滞碍，因将路股售与比国。比国之中又暗有法股。凡公司重股权，股既多，是此路名为美国，实则法比。此非独英人所忌即美人亦大忌。而公司所以如此者，纯为商人年〔牟〕利之法，以股价日增则获利愈厚，于是所谓金元小票售出之价已飞涨。美人有贝次<sup>②</sup>者，知其底蕴，来中国游说，意

① 根据1900年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美国方面必须“以五年为限，造成全路”，而且“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但至1904年，五年将满，只修通广州到三水一段，才九十华里，而且自1902年起美国承担铁路借款的合兴公司却陆续将粤汉铁路的大半底股私自售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1904年夏，驻汉口的合兴公司办事人员纷纷返美，此事始揭穿。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湘、鄂、粤三省的各方人士都主张废约。

② 或译为柏士、柏许，于1904年11月来中国，自称系华丰公司，愿于合兴公司废约后与中国另订合同，将此路归其承办。

在推倒摩尔根，而彼仍承认。吾师以为宜乘此时机改约，不改约继用盛某牵掣英路之法。求中国有益，不在争废约虚名也。舆论哗器，以为不可。文襄争路本为私计，非为国计，盛既承受铁厂，文襄于路事已无十分争回之意。而以鼓动湘粤争赎在先，不便半途推诿。又明知湘粤两省财力万不能自修，即赎路赔利之款一时并难筹措。心知吾师改约不废约之说为洞中机要，而迫于舆论责成，于是穷而至借英款暂赎。是时英国汉领事法磊斯驻汉日久，熟于中国人情，急图揽修此路，饵以借款，而不及包修一语。文襄急不暇择，遂从借款回赎。谀文襄者乃至悬旗庆贺，而不知已吞英人之饵也。吾师既不以借英款为然，但事已成功，遂陈续借英款由官督办之策。因此时英人急急欲揽此路，与之订约当不致于苛严，若日久无功，英人必因催〔催〕还垫借生出无穷要挟。文襄深以为然，商之粤湘诸绅，意见皆合。乃一干借路营利之人，鼓煽湘人，力主自办，其筹款之法则以盐捐、亩捐为大宗，而以招股为之辅。湘绅播然和之，不辨事之难易，不究事之始终。英款草约方定，旋即废止。英领法磊斯则坐视以待事之破裂，徐图再订借约，久之果为所算。此今日粤汉铁路所以落于英人之手也。当时亩捐之说，吾师极不谓然，以为亩捐无异加赋，富则田连阡陌，不觉有所损伤，贫者数亩之田，八口所须〔需〕，重之以捐，不啻强夺其食。万一路之不成，全归中饱，而湘人困于捐款，永远不能蠲除。是万万不可行之事。此时文襄亦知吾【师】持论正大，然不敢重违湘人之意，不得不敷衍结束矣。其后英约一再加酷，路卒逾限未成。历年各项捐款、股款七八百万，一律收归部有，博得一纸公债股票，人人染指，余亦久假不归。果听吾师之言，湘人何至受此损失，铁路何至今日不成！此吾师尝与树穀兄弟缕析言之而太息痛恨也。

文襄督鄂前后二十年，因戊戌湘变、辛丑赔款、甲辰争路，吾师皆具特见，不与诸绅同，于是誉不绝口，每见湘人必问识吾

师否。戊戌电聘吾师主讲两湖书院，其电致俞公巡抚云：“明知叶某境地从容，决不处馆，但此是匡服〔扶〕正学、津逮后进之事，想必乐为。”吾师卒不就。己巳奏设存古学堂，聘吾师协理总教，以病辞。文襄复电，略云：复电以病辞，深为怅然。执事坐拥百城，徜徉山水，其乐何极，自不愿为臬比所困，如不愿久居，或暂来一行，即作为名誉教师亦无不可。前闻易实甫<sup>①</sup>言，台端关心学务，极愿办理学事，湘鄂一也，祈速命驾，并先电复。至感，至盼。又托梁节庵鼎芬来促。与吾师电云：“何曾病得，不来芬驰骂！”梁与吾师至好，故相戏也。时抚岑公<sup>②</sup>力促吾师前往略事应酬。师赴鄂一月，未及开学即返。吾师乡居二十年，执经问业者各府县皆有之。官场子弟亦多束修来学。吾师不受赞雁，不饷酒食，投艺即改，有问必答，及门之士供其寝食，导之遍读所藏书，分门授学。其他日本西洋旅学来湘者无不追随问字，以从游为幸。吾师有教无类，循循善诱，无不学成而去。惟一身〔生不作书院山长，不就学堂监督，亦从不就府县志局之聘，为其事多拘束，反不能读书教书也。尝戏集龚定庵<sup>③</sup>诗句为楹联帖云：“收拾遗闻浩无埃，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可见其志矣。光绪中督抚如文襄之好学崇儒，犹有古大臣风采。吾师素不嫌于居官行政，故与之若即若离。然文襄之优礼贤人，吾师之冥鸿高踏〔蹈〕，时论两贤之矣。

吾师乡居与王、张二师及孔观察<sup>④</sup>、黄覲與太守自元同为地方官倚重。太守厚德，从不立言，阁学善于条陈而拙于言论，张孔以外吏见巡抚，拘于礼节，不能尽言，凡有兴革及枢府谘询之

① 易顺鼎字实甫，湖南龙阳人，光绪举人，时以诗名。

② 此处疑有误，存古学堂系光绪三十一年由武昌经心书院改设，岑春煊抚湘已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似不应是时尚未开学。

③ 龚自珍，字璦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道光进士，工诗文、小学、金石。

④ 张，或指张祖同，时以候补道家居，后为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协理；孔观察当是孔宪教，光绪十二年进士，庶吉士，时以候选道家居。

事，巡抚集司道耆绅会议多所依违，惟吾师侃侃而谈，动中窾要。历任巡抚皆虚己以听，立飭施行。因是外间有湖南绅权过重之谣，又有王、张、叶、孔四大绅士把持省政之谤，以致外来官吏不由湖南起家者往往误听人言先谋应付之策。及至共事日久，相见以诚，又无不乐湘绅之有为，可以御外侮、塞言责。文襄因办学、争路受人指斥，言官弹劾，其辩奏动引吾师如何云云、湘绅如何云云，亦可知吾师之声望盈于朝野矣。

戊戌之变，文襄深藉湘绅之力得张声势。先是文襄有《劝学篇》之作，盖纠正各学堂讲义而未敢明有指斥，适湘人有《翼教丛编》之刻传入鄂中，文襄立命书局翻雕，咨送各省，因是服吾师之先见而钦湘人胆识之雄。自是信使往来日无虚闲。光绪初元，文襄《书目答问》出，有桐城古文、阳湖古文、不立宗派古文之别，阁学撰《古文辞汇纂》隐驳其说。文襄器小，因此与阁学牴牾。吾师则以诋毁所私淑陈东塾之故，相持不合。至是乃捐旧忿，极意礼罗。其聘吾师为存古学堂都讲也，一时东南名宿如：江苏曹元弼、胡玉缙，宜都杨守敬、龙阳易顺鼎皆居分教，其推尊吾师，可谓隆重矣。吾师终与之离距，尝言：“文襄亦贤者，而吾遇事非难正责备贤者之义。若赵尔巽、端方，则不置一嗤也！”文襄在两江署督任内保吾师四品卿衔，吾师置不谢，后入军机，保吾师提学使记名，吾师亦不理。故事，举主认师门。吾师戏语人曰：“夺我凤凰池，尚欲人认为老师耶！”盖吏部官贵，与督抚平行，提学则僚属矣。文襄辄谓人曰：“叶某不庄！”吾师闻之喜曰：“此一字荣褒真可谓之知己，吾非不端，又非不正，平时每与讲学论事杂以诙谐，其为不庄甚矣，岂非吾一生定评哉！”

光绪末年，长沙张文达百熙、善化瞿文慎鸿禔以与吾师亲故，每劝吾师出山。其属望之殷，恒有世正需才之叹。丙申，吾师入都，二公适为会典馆提调，张公语刘笏云国子曰：“转属〔嘱〕叶某销假〔假〕赴部，此间留有分撰出缺，待其坐补。书成奏

奖，以无论题选咨留四字升缺，升补得缺后，内迁外用皆可任其所为。毋忽视也。”瞿公则语刘振愚外部曰：“叶某到京，吾承望其入馆帮撰，书成可捐同知，由同知保特旨知府，分省补缺，将来腾达未可限也。”吾师笑却之。后其事为善化萧文昭所得，卒保知府，分省浙江，补台州实缺。庚子瞿公赴行在，先有人军机之信，因语〔与〕王阁学语曰：“公不出山，则劝叶某出山。当比破格用人之时，至卑可保放道府。以叶某之才力，何不为国家用事！”阁学亟止之曰：“此非知叶某者，叶某是吾之行秘书，吾所著书非经叶某参校不敢自信。叶去则吾书不成矣。公勿多事，断我右臂！”相与一笑而散。瞿公去。尝与吾师语曰：“君有两知己，一缪筱珊，称君之学以李希圣比；一瞿子玖，称君之吏材，以汪诒书<sup>①</sup>比。恐君感恩而不以为知己也”。盖当时与阁学语，并与汪并论云然。吾师淡于仕进，与阁学同，故惟阁学知之深也。犹忆辛丑和议成后，各省疆臣、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内外臣工保送之滥〔滥〕，至有纨绔恶少、洋行买办亦钻营保荐而竟得之者。时各省督抚皆知非朝廷本意，故每泛泛举人，视为例保人才争<sup>②</sup>。湘抚俞公仅保湘人三、浙人一。湘人则罗正钧、王代功、梁焕奎，皆湘潭人；浙人则汤寿潜。蔡伯浩观察人见，诧曰：“湘潭三人，何以不并叶某而四？”俞公曰：“叶某岂受保者，保之则徒引出一篇大文相讥讽，适召侮耳！”人皆以为知言。盖吾师早已有书致文襄张公、忠愍端方，嬉笑怒骂，诋特科之非。后朝廷卒未尝重视，初次取录第一梁士诒、第二杨度，为御史纠参<sup>③</sup>，经济之称，扫

① 李希圣，湖南湘乡人；汪诒书，善化人。俱光绪十八年进士，与叶鹤辉同榜。汪诒书清末官至山西布政使，民国初曾任长沙税关监督。

② “争”字当衍。

③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试经济特科，第一场为正场，录取者再复试一场。正场取中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名。嗣因一等第一名为梁士诒，疑与梁启超同族，又因康有为原名祖诒，哄之为“梁头康尾”。第二名杨度原为湖南师范生，又疑与富有票唐才常同党，复试时多加去汰。一等仅取九人，二等取十八人，梁、杨皆被黜。

地尽矣。吾师每与谐谈，言此生最畏者为考试，既已徼幸得赐出身，已觉非分。若再与考，虽博学鸿词之美科亦不敢尝试，所谓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也。虽然吾师岂畏考试者，持其淡泊之心不为富贵摇夺耳。

吾师历为乡先达及地方督抚推重，然于俞公、庞公外，后惟岑公春萸亦颇相契。吾师尝言庞公无愧循良，立身行政皆有诗书之泽。俞、岑二公为文法之吏，亦末世不可多见者。然一为识字之书吏，一为不识字之书吏。俞公识字者，岑公不识字者也。然二公在湘，洁己奉公，整躬率属，倘使承平无事，亦足以澄清吏治，镇慑浮嚣。无如新政烦兴，财源枯竭，外侮内讧，相逼而来，以二公拘守成例之才，诚无以应付左右，兼之胆力薄弱，事事听命鄂督，不敢自出主张。俞公为文襄山西属僚，岑公本湖北司道，既为文襄保奏，例亦认拜师生。此所以遇事必禀命而行，不得有所建白也。文襄好兴作，于财政往往侵及湖南，二公必借绅议与之周旋，始稍敢有抗议。然于两湖米捐局之设，以湘出口之民食而湖北强分其半，至今二十余年，官制已更，兼辖无职，而犹援案以为应得之款，则俞公当创设捐局迁就之过也。吾师为倡议之一人，坚持不可，若行其议，岂非湖南今日一大宗入款耶。

庚戌三月，饥民围烧抚署<sup>①</sup>，吾师先日适往乡，事前既未会商，事变亦未参议，事后更未与闻请易巡抚之电，无端阑入参案，

<sup>①</sup> 见前注。先是，数日前长沙南门外有卖水者黄某之妻，持日所得八十文往粮店买米一升，店主以内杂已不通行之制钱数文，不售。傍晚黄妻乞得通行钱数文再往，而米价又涨，仍不得买，因愤而投水。其夫亦率子女溺死。当晚此事即传遍全城，引起群众无比义愤。后消防所长龚培林逮捕“滋事”木匠刘永福，泥木工及农民数千人聚集巡警局要求释放刘永福并举办平糶。后群众拥向巡抚衙门，沿途汇集贫民、灾民万人以上。巡抚岑春萸无视群众要求，群众愤而拥入头门，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岑春萸调常备军开枪，死二十余人，群众遂放火焚烧抚衙，且多处响应，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棧之米，抢劫罄空。

谓吾师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致为乡里无不侧目，实属为富不仁，猥鄙无耻，奏请一并与阁学革职，吾师加编馆〔管〕<sup>①</sup>。是时朝政昏暗，督抚皆以贿迁，新抚杨文鼎欲假赈案开支藉饱私囊，而素闻湘绅持正，故耸鄂督瑞澂单衔奏参。逾年，武昌革命军起，瑞澂潜逃，报纸一呼，叛兵四起，亡国之速，未有如是之奇者。吾师尝言，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者。千石之租，成米不过五百石，未足供城中一隅一顿之餐。晚季督抚专横，信口吹诬，无异讼徒地虎。是时有主张吾师赴督察院呈诉者，吾师曰：“举朝亲贵当权，当权此革命之说排满之声大倡，是借亡之道，吾事其小焉者。”其时京官联名为阁学申白，御史黄瑞骥〔琪〕、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先后上折，为吾湘绅辨诬，均不报。旋杨文鼎求调去。革命后瑞澂、杨文鼎皆客死上海。国亡与亡，岂苍苍者特假手此辈昏聩之吏以覆清社哉！

改革以来，湘中耆绅大半物故，吾师出生入死保障乡里之志未之或忘。汤芑铭督诛夷党人，紊乱财政<sup>②</sup>。适癸丑九月吾师从上海归，芑铭方开通志局，网罗湘绅，吾师独不往，因是彼此已有成见。适警厅奉令取缔纸币，致市中出纸币之店户，纷纷倒闭，吾师深不以为然。乃复逞其残暴之性，屠戮党人以媚政府，吾师心尤不平，因腾言杨哲子（度）详举芑铭之事，请其上达总

① 《宣统政纪》卷三十五，“又谕：瑞澂奏《特参绅士挟私酿乱请分别惩儆》一折，据称：该省议劝绅捐，先办义粟，湘绅王先谦首先梗议，事遂迁延，变起之后，复归咎抚臣激变，电请易人，殊属不知大体；孔宪教、杨巩二人于推戴藩司、排陷抚臣，持之尤力，杨巩本系被议人员，朦捐侯选道，尤属品行卑下；叶德辉当米贵时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等语。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均著交部严加议处。吏部主事叶德辉、侯选道杨巩均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② 汤芑铭字铸新，湖北浠水人，清末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原为北京政府海军次长，1913年10月被袁世凯派为署湖南都督兼查办使、民政长，以驱除谭延闿地方势力，到任后即逮捕谭延闿都督任内财政司长杨德邻、警察局长文经纬、会计检查院长易宗羲、筹饷局长伍仁钧等十六人，皆国民党员，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决。

府，为湘人申诉。书落《亚细亚》报馆，编者喜其文之峭厉，登之本报。事为芑铭所知，于小年前后发兵围捕吾师住宅。吾师逃避日船，旋入京控告。时树毅供职国务院，言于总理熊凤凰（希龄）师，明电申救。杨哲子亦居间道地为之调停。适芑铭呈劾吾师之文亦至。大总统袁公知冤，且知吾师为湘中名家，批呈消案，欲以顾问待吾师。吾师忽欲回湘，不辞南下，行至汉口，复为芑铭捕解回省。是时方叔章（表）、杨惠周等在汉急电京营救。易寅村（培基）方寓京，言于今总理〔统〕黎公（元洪）电诫芑铭，为之辨释。柯凤孙（绍忞）学士与前大总统徐公（世昌）及吾师为布衣昆弟之交，急入府陈报，同乡李燮和（柱中）、梅植根（馨）等数十人上呈总府，无不为吾师抗论。交通部叶次长恭绰、龙次长建章、陆军部徐次长树铮，皆有电报致湘，语及严重。尤奇者梁任公（启超）师，昔年在湘主讲时务学堂与吾师讲学不合，致酿戊戌之变，此次亦为吾师致书芑铭兄化龙<sup>①</sup>，恳切责问。同门蔡斗南方供职交通部，邀湖北同乡京官权量等电达芑铭，力请释放。适国务院已改政事堂，公府两电尤严切，有“叶某系湖南知名之士，不得草率定案，据〔遽〕予处分”等语。芑铭奉电遂送吾师出署。吾师星夜入京，呈控公府，请践军民分治之令，于是刘公心源特简湖南巡按使。自是各省陆续简放，军人之威势亦稍稍替矣。吾师非独有功于湖南，而亦有造于他省矣。

乙卯<sup>②</sup>湖南教育会举吾师为会长。关于湖南学务、矿务两事为吾师一力保全者，事后人多不知之。知之乃或设其功归美于夫己氏<sup>③</sup>，是不可不为一表暴也。湖南教育经费，吾师长会时，额定九十余万。周学熙总财部，力加核减至六十万。各省减者皆无敢与部抗，即或争议，亦只向教育部陈请，教育部循例转行财

① 汤化龙，芑铭兄，民初曾为众议院议长。

② 民国四年（1915）。

③ 即“某某”之意。

部，无实力保护也。吾师一电公府，一电财部，反复陈说，亢直不挠，始奉府令交湖南巡按复查，时巡按沈公金鉴为之调停，减去八九万，吾师执不允，后查所减者本属不急之款，故所减并无大损也。祁阳水口山矿产，为湖南富源，署理湖南财政厅长陶思澄以开缺回京，条陈收归国有，自为督办。命令已下，全省恐慌。吾师电陈公府抗论，力言该矿为全省人民命脉所系，厂工几万人，皆恃此安置，一旦改由部中督办，不独属员舞弊非湘政府所能监督者，湘省财源止有此数，以后举办地方公事，势必向部索款，较所入多浮滥，无裨部款，徒失人心。洋洋数百言，公府无词答辩。于是始收回督办之命而易巡按为兼督矣。此二事吾师一人独电居多。吾师公事从不轻邀诸绅列名，因往者与湘绅共事，稍有风鹤，则纷纷报“窃名”，故不欲其分功分过云。

乙卯秋间，总统袁公变更国体，将复帝号。杨皙子度、严复、刘师培等首倡筹安会。芑铭热中富贵，托官银行总理钱葆青请吾师设筹安分会<sup>①</sup>，时树毅在京，从事奔走，盖民国成立忽已四年，以袁公之才，牵于种种难题，不能有所展布。吾师居恒每与树毅私议，以为天下望治，非仿英国君主立宪决不能措天下于太平，清政不纲，自取覆败，吾辈虽居草莽，岂无故□（疑脱字）之思，然坐视民国沦胥，清室亦将随之消灭，此不能不为杞之忧者也。树毅因问两全之策，吾师曰：“袁某冒天下之不韪，已不能避篡窃之嫌，今惟移清室于京，仍以东三省、蒙古等地方割还管，由是再造中国，斟酌英国宪法，参以中国风俗，定为立宪国家，解除临时约法，庶乎专制之政可以扫除，总统之争可以永息。若犹苟图权位，迁就因循，则窥伺神器之罪小，涂炭生灵之罪大，非豪杰有为之士也。”适北京有筹安会之设，树毅急驰入，询其原委，乃知动议于德、奥、英、俄诸帝国公使。……

<sup>①</sup> 民国四年（1915）八月下旬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叶德辉为会长，符定一为副会长，杨树毅、左学谦、黄瑛、黄藻奇等为会员。

己未冬，吾师回湘省亲，适张敬尧督湘<sup>①</sup>，闻吾师名，即先来谒。吾师回拜，与之语，喜见其人之直爽，略与谈湘治，皆明白知大体，非如外间传闻之谣，因亦时有指陈，无不虚心采纳。又令其弟敬汤从而受业。吾师见其诚恳，遇事匡正，遵导之人于正轨。敬汤气质亦非十分恶劣，徒以所识无赖之相〔湘〕人逢长其恶，以致无所忌惮。自吾师相接，诸人亦稍稍敛迹矣。先是张督初至，遣敬汤拜朱鞠生之门，朱还以兰谱，此从前官场惯例，敬汤不知，以为湘绅如此之易与也。自后因朱囤赌淮水（疑有误字）益为张督所轻，卒至隙末，貽之笑柄。及陈伯弢（汉章）至省，张督闻其名，亦令敬汤执贄门下，陈时有干请，故不敢以师道自尊。若吾师则本丰采铮铮，素为人所敬惮，既无戚友求事，又止在公言公。张督之尊贤在此，吾师之保障地方亦在此。张督溃走，湘人诬以安福党名<sup>②</sup>，不知吾师交游满天下，声气遍国中，何党何系之人不相闻问，詎止一安福党！是则湘人之陋矣。

吾湘矿山湖田为最大利藪。从前开矿惟有煤垅，后则锑砂为出洋要品，于是争相开采，贫儿暴富，炫耀乡间。有利共趋，争山争地之案因之而起。乡人无所恃，则展转求识省中要绅，为之合股，以作保障。吾师声名威望则欲遍湖南之矿山人股谁不欲得此护符者。吾师曰：“是包揽词讼也，是欺压乡愚也，吾不为也！”故湘省绅士多以开矿致富，亦或以开矿失利。吾师居恒戏言：“我之夜夜安寝，以无矿山也。”湖田之利亦然。吾师向不主张垦湖之说，以为争〔与〕水争地为治水大忌。小民贪目前之利，性同游牧，原可听其自然。若升科开方，是导人以夺水宅。泛滥之患，岂在下游，恐上游亦以无水所归，将成倒灌之害。且自康熙至光绪初年，每岁军机必录禁止沿湖筑围开垦谕旨行知湘抚，此国政，

① 张敬尧，字勛臣，安徽霍邱人，系北洋皖系军阀，于民国七年（1918）三月至九年（1920）六月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② 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

亦不可不知者。自前抚俞公奏设屯垦局，改建南州厅，泽国化为膏腴，而年年西水南水暴发，究亦利害相等。有湖田者每至夏秋间惶惶然日在忧患之中，是亦可以已矣。树穀家有薄田滨湖，间岁一收，得不偿失。其不如吾师之有独见矣。

吾师为人磊落光明，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亦不知避谤。当学堂初起时以经费不敷，准提地方公产充用，至载在法令，而攘夺骚扰之事日多，地方官虽明知其非而自顾考成，多方规避，由是提充祠产、侵占寺产之讼案纠葛无已。祠产一姓之业尚属内地处分，寺产为僧众衣食之资，相率铤而走险。此黠者所以求日僧保护，而日本有加入僧人传教之条约也。吾师建言台省奏请保留寺庙僧产以免酿失主权，外则陈于地方官遇提充僧产办学之事立予批驳。此类事在庞公任内为多，庞公固知政体者也。吾师尝言俞公【任】内有两学绅呈请以恤无告堂、恤嫠、救婴诸款充办医学堂，已奉批准，吾师函达俞公力言不可，于是仍将恤无堂发还，一时称快。两绅今存其一，双目已瞽，说者以为平日刻薄之报也。吾师少年计偕（原抄作偕计）过夏都门，一时名流即与之投契。吾师是时正为目录版本之学，同乡如黄荣安法丞均隆，江苏如缪筱珊学丞、叶鞠裳编修昌炽，山东王文敏懿荣，贵州黄再彤国瑾，宗室盛伯羲祭酒盛昱皆有同好。其中巧取诈夺，每起参差，吾师视之坦然，人有己有。平生盛德，每收得朋旧故物或还于本人，或赠其子孙，居官居乡皆然，至老弥笃也。朋友接待，避短取长。衡山陈伯商编修鼎，颇负乖戾之名，同乡罕与之来往，独与吾师交好，终身无间言。戊戌朝变，为掌院徐桐诬参，交原籍监禁，吾师言于俞公，待之极优异。编修博学多闻，终日闭户读书，不通世故，疑谤丛集，为得祸之因。吾师谅之，故最莫逆。易实甫观察亦长者，惟遇事儿戏甚，或狎侮老成。戊戌己亥间领湖南榷场，凡省绅皆凶隙而散，独吾师善交久敬，意气相孚。观察少负才名，脱弛自喜，人固坦白无他也。

杨皙子负天下之重谤，吾师誉之不容口。余杭章太炎炳麟，向无一面之交，鼎革后遇于京师，一见如故。江西江亢虎乃倡社会主义者，吾师以为学有根底，先与通问。吾师嘉善容众，意气恢张，惟忌〔嫉〕恶如仇，不免为小人忌惮，若有真学者、真文人，未有不彼此握手言欢者也。

吾师爱才如命，出于性生，见人一艺之长，宏奖不啻口〔已〕出，平生未尝充山长、作馆师，而受业于门者日众。教人之法，导以读经史有用之书，而不废帖括声律，盖科举之世，非立于制艺，不能为进身之阶。吾师不肯高谈古言，诚恐误人进取也。每遇岁科两试，学使者搜访人才，必就吾师考问，吾师所举，辄多未识面之人。府县小试，本官、分校诸人，必以吾师所举者姓名储之夹袋。阁学亦有荐牍，而首录及前列者多吾师之人。盖阁学请托不免瞻循人情，吾师则非真才不举，此其所得多也。自学堂【兴】而科举废，一二老成持论辄谓学堂无读书之人。吾师则谓不然，以为当日八股试帖取士，亦时有文史大家出其中，人情爱好贪多，必有起而继之者。今日学堂中人果有駸駸好古者，吾师之言必有验矣。

右记同门刘肇隅、盐谷温、松崎鹤雄、左念康、雷恺、钱维骥、郭向阳、帅义等同校。

## 黄渡甲乙历劫始末

章 圭 琢

编者按：章圭琢（1869—1937），字篆生，晚号余叟，清末江苏省太仓州黄渡镇人。光绪二十八年乡试举人，光绪三十年进士。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工部、度支部主事多年。辛亥革命后，绝意仕途，退隐故里，以著述自娱。其所撰著之书有《勤生堂诗文集》、《太平天国建国记》、《黄渡镇续志》等十余种。但除《黄渡镇续志》外，其余均未刊行。

《黄渡甲乙历劫始末》为油印本，记述1924年秋至1925年春，直皖二系军阀为争夺松沪区地盘在黄渡镇互相厮杀以及人民罹难情形。文中所记战争中死亡、伤残人员名单及被毁坏诸家房屋调查表刊出时从略，只记其总的统计数字。本文由苏州市图书馆古籍组整理。

### 齐卢战争四十日记

黄渡跨吴淞江而为镇。（俗名老吴淞江。今之苏州河西自淮浦口起，东至许家浜止，计六百余丈，系乾隆朝所开之越河。）江以北为嘉定县界，东西街道，取横势，约一里而长；江以南为青浦县县界，南北街道，取直势，约半里而短。居民不过千余户，居室市廛不过万余间，盖一小市集也。顾洪、杨之乱，镇赭为墟，迄今六十年，尚未恢复原状，而此次战争又复适当其冲，重遭浩劫，岂以南枕吴淞江，北达火车站，形势便利，为兵家所必争之故欤？

铁路在镇之北，火车站在镇之东北。镇之干河为吴淞江。北

镇东街有南北之河，曰盐铁塘；北镇西街有南北之河曰吴塘；此皆吴淞江之支河也。火车站在盐铁塘之东里许。迤西跨盐铁塘之铁路桥，曰二十四号桥；其西有小河，曰沙浦（镇志所谓沙泾），亦有铁路桥，曰二十五号桥；再西跨吴塘，复有铁路桥，曰二十六号桥；此皆为剧战之地。浙军守二十四号桥之东，曲折而南，越盐铁塘，再折而西，跨吴塘，据全镇以向北为其阵地。苏军据二十六号桥以进攻；东向攻火车站，南向则攻黄渡镇。东西约三里许，南北则自铁路路北起以达于镇约六里许，皆为战场。譬如弧形，背为浙军守地，弦线为苏军攻地，大战四十日，即以此地为焦点。

战事之起原<sup>①</sup>，尽人知之，无庸赘述，述其关于黄渡战争者。先是：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号抚万，直隶宁河人）开军事会议于金陵，七月二十六日（1924年8月26日）由火车运兵至昆山，掘濠于青阳江畔。

翌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号子嘉，山东济阳人）即饬其部下第十师第三十九团团团长林传香（号兰亭）统带全团，由吴淞开至黄渡车站。其旅长朱声广与投浙旅长臧致平（号和斋，安徽寿县人）同至车站，唤东洋车至黄渡镇，观察形势而去。

二十八日，林团长在车站饬其部下营长庞秉钊率全营到镇，驻于北镇城隍庙内。由是，人心惶惶，富室均迁徙至沪。

二十九日，早班火车忽停，人心更恐。由上海运至火车之兵又有第十师之第四十团及臧致平之混成旅。本镇迁徙赴申者，以黄渡车站不能上车，或唤舟至南翔趁车。其实，南翔车站亦复拥挤非常。傍晚，火车又通，人心稍慰。是日起，珠家角向驶上海之小轮道经黄渡停留者，亦停驶不开。

八月初一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号茂如，山东平阴人）饬其

<sup>①</sup> 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击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勾结皖系军阀卢永祥，于1924年9月联合进攻直系，引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称江浙战争。

所部第六混成旅第二团团长方保安（号致平）统率第一营营长张树德、第三营营长张步印，随带大炮十三尊、机关枪、子弹、军用品等，开至黄渡车站。因此，车站左近遍驻兵士，即镇上大街亦复兵士塞途。其灰色衣裤、头戴灰色软帽、足穿草履者，为第十师之兵。其服色同、头戴灰色或黄色硬帽、足穿布履、于其号衣左臂上用红布画一太极图者，为臧氏之混成旅，以示区别。是时，兵士颇有纪律，故商铺照常开市，惟南镇裕源典当停闭，以小轮运首饰及贵重物品至上海而已。是日，车站至黄渡镇始敷设军用电话，闻苏兵已进至陆家浜车站。

初二日，镇上续到兵士，驻扎于青【浦】界城隍庙、嘉【定】界施相公庙及各种庙宇。又复唤船载物，唤人差遣，惟平价雇用，故人尚贴然。且第十师三十九团于民国初年曾有兵士一排驻过镇上，其排长王姓与本镇警察长张锦庭素相熟悉，是以诸事毫无隔阂，商民尚贸易如故，初不知在战线内也。

初三日，微雨。清晨由庞营长飭本镇警察关照各家宗祠及小家屋宇，令居民迁空，俾兵士居住避雨。顿时民心大恐，有全家迁避者，有一部分让避者，而尤以趁火车到上海者为大多数。因之店铺逐渐闭歇。闻苏兵于是日由陆家浜进至安亭车站，设司令部屯驻大兵。

初四日，雨更甚，人民到火车站趁车，均因停驶而归，拖泥带水，络绎于道，杂以哭声骂声，愁苦情形殆难言状。浙军在二十四号桥西拆去铁道一条，约十余丈。复自罗家村起开掘壕沟，将初一运来之炮十三尊择要排列。又在北镇义学基上及西镇碾米厂旁，安置炮位；使兵士沿途捉船，以便运送军火。因之船无唤处，店铺完全闭门。傍晚，有飞机一架由南而北，人心益惧，然已无路可走，忍死以待。至夜，兵士肃静无哗，不复如前数夜之欢呼杂遝，盖去战时已近，均各慄慄危惧也。

八月初五日（9月3日）为开战之第一日。是日，喜神方在

西北，其日为除日。齐使迷信甚深，谓已由西北攻东南，喜神方在苏军，且为除日，可以除去浙军障碍，故决于是日开战。天甫明，由安亭车站整队而东。是时，本镇尚未知开战在即，清晨犹有另落之肉铺、鱼摊、茶馆等照旧营业。惟避难者唤小船，屏息而行，虽四市稍均有荷枪实弹之兵士把守，然略加盘诘，仍准放行。苏军既过欧家桥，其先锋队为第六师第二十二团，全团折而略北，沿铁路而东，过第二十六号桥，在甘家舍左近空旷稻田中，有军官一人站住，先用指挥刀左右指挥，令各营兵士散开，排作一字形。各队伍立定后，该军官将红旗向上下三扬，兵士即望东开枪一排，其时为上午九时四十分。浙军在本站左近闻之，向西一望，知已开战，急吹警笛，伏于罗家村一带之战壕内。苏军又连开枪两排，浙军亦开枪一排应之。苏军遂蜂拥而东，浙军即开炮抵御，是为交战之始。其余苏军之过欧家桥者，少数越铁路而北，多数越铁路而南，一闻前队开仗，均各开放枪炮。自铁路起，北至方泰镇南之八字桥为止，南至本镇为止，均有浙军抵敌。镇中居民之未逃徙者骤闻警笛声，但见兵士由南而北者踵相接，枪声由北而南者响相应，一时惶恐之际，相率冒险步行，过千秋桥以往纪王庙镇。此外，东、西、北三面均已不能通行矣。至十一时，已在北街彩虹桥左近开仗，枪声连续不绝。未几，浙军将安置义学基上及碾米厂傍之炮一律开放，遥与车站之炮声相应。既开战后，双方各陆续由火车运兵而至。浙军总司令为臧致平，设司令部于车站。连战三日，至初八日上午，枪炮之声稍稀。此数日中，枪声闻十里以外，炮声闻三十里以外。他处遥望全镇房屋均在浓烟烈焰中。尚余少数居民株守在家者，但觉屋瓦上、天井中枪子如雨，时而炮声一响，全屋摇动，如地震然；时而为炮轰坏屋宇，如雷震然；既不能煮饭，又不能安睡，坐以待毙，不望更生矣。

自是以后，八月十四日起至十七日早晨止，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早晨止，九月初二日起至初五日早晨止，此数日中皆为剧

烈战争，与八月初五开火后三日情形无异。其地点仍相持于二十六号桥至二十四号桥之间，东攻火车站，南攻黄渡镇。至九月十二、十三两日为最后之攻击，镇中四面枪炮如雨，较前次尤甚。盖从前战时，苏军据二十六号桥左近，向东向南进攻，本镇仅受北面、西面、西北面之枪炮。而此两日中，苏军由二十六号桥之西向东南而行，渡吴淞江沿越河以东，包围全镇，【浙】军【兵】士已据镇东六、七里之乡村猛力反攻，故镇上火炮快枪四面而来。其先锋队已冲入西市稍，仍为浙军逐退。苏军愤甚，乃于二十七号桥东赶筑炮台二座：一在铁路北葛冈庙前，一在铁路南顾家村，运金陵狮子山大炮二尊架起，以冀轰毁全镇，破浙军遮蔽。幸松江已破，战事告终<sup>①</sup>，得免于难，否则阖镇墟矣！

计自八月初五（9月3日）开战以来，除剧战日外，两军相对，枪炮声若断若续，并不严厉，偶一施放，如奉行故事，毫无精神。且两军屯扎之地，相近处可以望见，时而交谈，时而诟骂，又或饮食欢呼，毫无严肃气象，苏、浙均一致也。至剧战之时，兵士住居民房，由排长或连长先行点名，下令曰：某某今日应战，则或称力乏，或诿身病，或推某人前去、明日我来应敌，必经长官呼斥再三，然后垂头丧气而去。种种规避情状，亦甚可怜。而当时军官某姓某名，军队某旅某营，非特严守秘密，无从知悉。即未经逃出之人不能出门一步，亦复无从探询。微闻苏军除第六师外，又有朱熙之第二师，杨春圃之第十九师，与鲁、豫、鄂各客军，均曾在本镇接仗。浙军方面，每一次剧战后，必易他军在镇应战，故何丰林、陈乐山、杨化昭、卢耀、何丰钰等，均屡次在本镇指挥战事。惟督战最力而又在镇最久者，厥为臧致平及其部第一团团团长张姓。据未经逃出之人言，张团长约二十六、七岁，驻于北镇中市金勋衢家内，或匹马游行，或携枪赴敌，勇气百倍；

<sup>①</sup> 因卢永祥部下发生内哄，直系孙传文苏军得于9月25日占领嘉兴。10月3日孙、卢两军在松江、石湖荡一带接触，9日，卢军退出松江。

凡本镇战事，浙军方面，其指挥大半由此人云。

两军人数，苏占十之六，浙占十之四。其枪炮，苏多而不精，浙少而较整。至剧战时，则枪炮乱施，毫无准的，靡费多而死伤少。然死伤虽少，积之既久，缺额必多，每以拉夫补充，则死者立见。闻九月初二日之战，有浙军在上海所拉之刺花党（上海流氓，手臂上刺花者多，此次战事拉夫，为护军使通知捕房，无论华界、租界，一律拉住，以充前敌夫役）数百人，平时闭于镇上空屋内，监以兵士。此次特挑选精壮五百人，在北镇大街使之荷枪实弹，束以队伍，前后兵士押赴战场。午刻启行，至傍晚时无一归者。据兵士说：此五百人一战之后，得生者仅三十七人，故复驱之回镇云。至伤亡人数，交战四十日，其初苏军未掘濠沟，故死者甚多；厥后，依样开濠，伤亡即渐相等。据本地被拉之夫及始终未逃出者（如窑上庞阿小、横河金银泉之类）言：大致四十日中，苏军伤亡四千余人，均运至安亭车站而去。浙军伤亡三千余人，其伤者皆由黄渡车站送至上海医治，其死者或由火车站运至上海，或在本镇掠取棺木殓而殓诸近地。故东市乐萍初家东首、祖师堂东首及火车站两旁之空地上，均有浙军遗骸不少（本地伤亡人数不在其内）。又两军剧战时，桥梁上均有兵士负枪把守禁止往来。故未及逃出之人，南北镇相距咫尺，交通早已断绝；即避难在外者，或欲回家探望亲戚，以及携取寒衣、找寻物件等事，必须取得红十字会旗帜，与军官说明，俟剧战稍停后方能到镇，然不过片刻停留，即已催令速去。惟有南镇千秋桥一路可以勉强出入。而尚未逃出之民当剧战时，不能出汲，不能涤秽，甚至灶上煮饭、晚间点火亦均禁之。即使战争稍稀，亦不许擅自出门他往，以防脱离战线向外报告虚实。故开战后，未逃出之人同处战线中，有四十余日始终未曾一面且不知生死音耗者，其情亦可悯已！

未开战前，人民存两种心理：一曰战线即在黄渡，未必久在

此地交战；一曰现在战争进化，兵士未必掳掠。故避难之初，所有家中物件概不携带、或雇人看守，以为必无遗失。詎知苏军自到安亭后即大肆抢掠，黄渡四面五、六里之乡村，无一倖免。甚至威逼势胁，掘地翻瓦，无所不至，即碗盏壶瓶等物，无不搜括殆尽。【先是】浙军在镇，军纪肃然，并不抢掠，及初八以后，枪炮声始稀，抢掠风始炽。其初，挨户打门，名曰驻扎兵士，其实搜索物件。间有未逃出之住户亦令搬出，再四哀求，始允予房舍一、二间任其居住，不动物件，其余概由兵士驻扎。而所谓看守之人即开战时不走，至此不能不走矣。且监守自盗者尤居多数。迨兵士既入住宅，遂即翻箱倒篋，最要者洋元钞票、金银首饰、绸缎衣服；其次家用物件、铜锡器皿，亦均搜括一空。由是本地土匪与住居客民乘此机会，或冒称本家，或自认看守人，或与兵士勾通，侵入人家住宅，予取予求，务使空诸所有而后已（流氓居阿渭，抢得民间金戒、皮衣，潜往上海销赃，为驻沪浙军在梵王渡盘获枪毙）。惟兵士驻扎多在北镇，至南镇人家，只富户被土匪勾引兵士入屋搜括，掘地以取藏金。此外，概系近镇各村之不良份子及贪得老嫗潜行偷窃，成群结队擅入人家，腰缠背负，零星物件靡有遗留。故兵士虽未驻扎，而各家之【被】搜括反较北镇为甚也。

九月十五日（10月3日）晨，浙军忽竖白旗以示屈伏，天甫黎明，即陆续拔队向上海方面而去。交战四十日，至是始宣告停止。未逃出之人民方欣欣然谓重见天日矣！

不料十六日天犹未明，忽闻千军万马之声如潮而至，盖苏军因浙军已退，大队入镇也。既到镇后，兵士无户不入，无家不抢，少则十次八次，多则不记次数。而吴淞江中停巢湖船数十百艘，首尾衔接，拖以小轮。于是，住户未被浙兵抢掠之物，与土匪抢得未及变卖之物，及莠民勾通浙军私藏抢取之物，均被苏军搜劫尽绝。霎时间，邪诮之声不绝于道；担扛相接，捆载上船启轮而

去；且前者去而后者来，有工兵营者复用巢湖巨船将全镇门窗、抬凳、床帐、柜箱，以及米麦、杂粮，尽行装载以去。当此苏军大肆抢掠之时，复有不良之红十字会中人混入人家室中搜取书籍字画，取其古而精者捆载下船，其余概行撕破弃诸粪秽，使之不能复用，满地乱堆几如山积。

十七日晚，苏军复谓战胜之后必须“挂红”，乃将北镇中市蒋姓、夏姓租屋十余间，东市谭姓、王姓、周姓住屋数十间，全行焚毁。

此三日中，苏军残酷之状较之洪、杨之乱有加无已。彼齐使对人自称军纪整饬不犯秋毫，在上者全行掩饰，无怪部下之公然害民也。

至十八日，大队苏军陆续而去，留在镇上者有淮南缉私第二团步队第四营，营长为刘秉钧（号庭兰，直隶定县人），及江苏水警五区二十二队三分队，队长为舒祖宪（号文若，湖北蒲圻人），巡官为陈雨臣（号松涛，湖北蕲□县人）。水警旋即开去，惟第四营全部在镇。营长乃饬兵士找寻本镇绅商，迅予犒赏。其时【绅商】均已逃避一空，惟章寅臣、夏鹿笙两君未经逃出，当由营长传见。是时，衣服不完，章穿破旧之洋布长衫，足拖草履；夏并长衫而无之，于破旧短衫外罩以女背心一件。既见后，饬令地方速办犒赏，答以款资毫无，须向旅沪同乡会商取，乃嘱速差人至上海取款，限以三日为期。二人既出，兵士又迫令指点富室住宅，夏则见机潜逃，章复被勒至南镇方得脱身。旋又传令供给酒食。遍覓全镇，仅有猪一只、酒二坛，乃送至营部。

二十一日，刘营长复传见二人，饬令速办保卫团，并催在申领取之款。未几，发出安民告示。

二十二日，又催申款，答以使者已去两日，尚未返镇，未知中途有无遇难情事。至晚，营长欲拔营他往，由章、夏二君凑集洋十二元，托称香烟之费，馈而送之，然后悻悻然收受而去。

浙军之开掘濠沟也，先自火车站西二十四号桥左近罗家村始，其后又在北镇彩虹桥北开掘濠沟一段，故初五日开战以后死伤较少。且一面开战一面掘濠，由罗家村而北，逐渐开至北王村、阵头村、东杨家村，折而入于泰镇界；由罗家村而南，经蔡家桥、杨木桥、北宅、南车，越盐铁塘而西，经钱家桥、臧家村，与先开彩虹桥北之濠沟合；复西越吴塘，经窑上、罗家场，虬泾桥、东窑村，以达吴淞江。苏军初取攻势，方冀一蹴即下，并不掘濠，以致兵士无一遮蔽，故初八以前死伤极多。嗣后方知浙军不易攻破，乃亦依其濠沟，相隔十丈、数十丈外曲折开掘：北自高墩头、叶家桥起，越铁路而南，至马宅、沙浦、龚家村、白堰、西戚浦，越吴塘，经南沈家村、姚村、横河、西柴荡、祁家村、李家村、金蜡足桥、中村、泥冈村，亦达吴淞江。其后战事稍久，浙军复恐苏军越吴淞江而南袭其后路，再于千秋桥南半里许郑姓祠堂起开掘濠沟：东自陆家桥、八仙泾折而北，复入吴淞江，遥与本镇所驻之浙军合；南自邓家角、董行、埭石桥遥与重固之浙军合；西自陈家村、王家行、尤家行稍南到朱家村，遥与章堰、白鹤江之浙军合。苏军则于吴淞江南仅仅时出袭击，从未掘濠。且苏军所掘濠沟，草率浅狭，不如浙军之精深简洁。浙军濠沟深者六尺以上，浅者四尺以上，阔六尺以外，狭者四尺以外；隔二、三丈必挖成倒置之半规式，坐卧饮食均在于此；濠沟之上覆以门窗，雨则裹以被絮，故不漏而不积水。苏命虽略仿其制，掠取民间门窗、被絮以为遮蔽，然工程草率异常。故观两军濠沟之精粗，即知两军之强弱高下。

拉夫，即洪、杨时掳人之变相。苏军在金陵开拔之初，已有拉夫之举，及大军到昆山，则拉夫之声浪更高。初以为此种暴虐行为，苏军如是，浙军或不如是。不料初五开战后，亦在本镇随处拉夫，供其驱使，不应则击以枪柄，拖之曳之，使之从事而后已。年老者迫之煮饭烧茶；年壮者扛死伤，抬物件。送茶饭，运

枪炮子弹，一切苦力之事，均责任于一身。凡本地被拉之夫，与在他埠拉到之夫，至晚均住宿一处，驱入室屋内，绝其茶水灯火，且有兵士一、二人负枪实弹当门守卧，使之不能遁逃。而本镇大街上，因天气尚热，东自城隍庙，西至柴家弄，兵士均用稻田〔草〕铺于街沿石上，覆以草席当街而卧，随地皆是。故即使逃出门外，亦不能越过大街潜往他处。据被拉之夫言：亲见一人逃至大街，为兵士拘回，鞭挞至身无完肤者，亦可惨已！而所最惨者，莫如扛运枪弹，必在交战之时，沿途既无遮蔽而肩荷重物，兵士可以伛偻而行，扛夫不能曲身而走，故裂脑贯胸而死者几乎每次必有。而惨之又惨者更在深夜，深夜黑暗，流弹如梭，更难趋避。故据夫役云：深夜时一闻唤呼扛枪扛弹，则心摇手颤，不知生死如何。亲见拘禁一室之拉夫三十余人深夜扛运枪弹，回者不过半数。又据一夫役言：我与一上海人拘在一室，其人自述为洋货生意，家有老母妻子，在十六铺被拉至此，言之泪下。不料，是夜晚扛枪弹，我与伊同扛一箱，适值月明，亲见弹穿头颅，当场毕命云云。顾拉夫供役，本属惨事，而苏军则更奇之尤奇。本镇有一人自上海归，已在九月十六日两军停战以后，以为免于拉夫矣！不料行至近镇，被苏军拉住，驱之闭于空庙，环视一室，已有十余人在内，询以被拉情形，与己略同。昼无食夜无被者两日。忽有苏兵至，手携馒头茶水，嘱诸人吃饱。食毕，询以肯听号令否，则应允愿听号令。彼乃谓：明日营中点名发饷，有人问尔等是否夫役？须应曰是。当夫若干日？须应曰一月有余。现在是否愿归？须应曰愿归。若给饷银，须受之而谢，退立近处，再由伊来指示如何。倘有违反，枪毙不贷等语。至明日，果如前状，领饷既毕，俟该苏兵至，将饷银一一索去，然后嘱其安静回家，则又拉夫而舞弊者焉。至于被拉之夫，安然归家者少，一去不回去者多，至今西市赵竹筠之子等，均拉去未归，存亡莫卜也。

交战期内，人民被流弹所中，伤者死者为数甚多。当时避难者未归，在家者不敢出门，以致当场即死之人与受伤后辗转就死之人，均被兵士伤夫掩埋，姓氏无从知悉。即如《江苏兵灾调查纪实》（娄东、傅焕光等编辑）所载：“施君报告唐蔚芝（名文治，江苏太仓人）先生云：赴黄渡调查兵灾情形，途中见骷髅或一肩、或一手、或一足，腐烂者不可胜数。偶于败垣灰烬丛中见一板门，有妇人卧草薪数茎中哀哭。询之，则曰：‘吾家十人出而避难，中流弹死者七人、吾翁姑、吾父母、吾夫、吾子皆死矣！归家者三人耳，皆卧病，今又死一人，已数日矣！此薄板门为埋尸用也。’言已，号啕哭。伊亦不觉泪下涔涔，急予钱米，为之埋尸而去。”施君所见如此，其不为人所见而淹没无闻者，更不知凡几。呜呼！兵士为军阀争地盘而死，已非正轨；吾民被军阀争地盘而死，更属沉冤。至死亡人数，除住居文七图骆氏旧宗祠内之邹宝祥，其一妻一子、两孙、两外孙全家七人被一炮轰死无遗最为凄惨外，其余就调查所得，列之如下：

嘉界受伤	江翰琴、万王氏等男妇十六人（名单略）
青界受伤	赵金氏、陶秀卿等男妇十三人（名单略）
嘉界死者	戴画阁等二十一人（名单略）
青界死者	潘顺林等二十二人（名单略）

至于两军交战不能逃避因而惊死（如本镇之顾相文、南湾村之张志祥等）、因而饿死（如本镇之沈寿华、张家村之张顺卿等），尤难以更卜数。以非受流弹而死，故不备载。

本镇既在战区，交战又至四十日之久，以是全镇房屋无不弹痕密集有如蜂房，仰视屋面则毁瓦重叠又似乱巢。凡屋之高者，受子弹之伤更重，故折梁断柱，坍壁倒墙，尤以楼房为甚。且受伤虽有轻重，而统观全镇竟无不败之屋、不毁之室，门窗板壁充作燃料更无论矣。至于沿石地砖似无破坏之必要，然苏军搜括财物，无不挖掘殆遍。故房屋之损坏，不仅为炮火所伤也。惟既

经炮火，则轻者损坏，重者灰烬。顾损坏者全镇皆然，录不胜录。兹将焚毁房屋除被苏军“挂红”而烧去者不再列入外，其余就调查所得，列之如下：

嘉界焚毁房屋 章贻善、骆雁云等八十五户三百二十六间  
(名单略)

青界焚毁房屋 裕源典当楼、蒋百先等三十三户五十五幢  
一百四十二间(名单略)

此外强奸妇女，枪击平民，掠取猪、羊、鸡、鸭及各种食品恣其口腹，罄而后已，则两军一律竟无轩轻。惟翻尸盗棺、淘坑撩圈，又或索财不遂，用种种非刑(较前清刑讯其具更多，其法更惨)以残害人民，必至非伤(如南赵村之倪宝田等)即死(如本镇乾大南货店伙胡惠元等)而后已。此则非浙军所能，而苏军之所独具擅长者。迨大军既去以后，又有假冒军人，或步行、或摇船，身负枪械擅入乡村，威逼财物，不论多寡携之而去。直至十月以后，始稍安静。然去陈乐山之溃兵到镇，已无几时矣。呜呼，伤已！

## 二、溃兵盘踞四日记

初，齐卢之战，陈乐山(号耀珊)本系陆军第四师师长，驻扎松江、嘉善一带，率全师从卢永祥、何丰林，先在长兴与齐部陈调元、白宝山等交战。迨浙督孙传芳由闽入浙，陈率第四师退至松江。厥后，松江不守，卢、何出走，孙传芳整队至中，奉曹政府命改任前第四师旅长夏兆麟为第四师师长，仍驻松江、嘉善一带。陈乐山匿迹销声者累月。迨北京政变，段祺瑞出任执政，褫弃燮元之职，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由是卢之旧部复行活动。

旧历十二月初三日(1924年12月28日)，陈乐山突入松江，迫夏兆麟去职，仍由己为第四师师长。孙传芳闻而震怒，即飭师

长卢香亭（号子馨）率师进攻。

初四日与第四师战于石湖荡、小昆山左近。本镇遥闻西南角上炮声隐隐，人心渐恐，有迁避至上海者，有预在上海觅屋者，然犹以为尚远也，故市肆交易如常。惟大兵之后，店铺已不如从前之整齐。而时届岁暮，人民均极忙碌，群盼战争早停；【复认为】本镇离松江尚远，或不为害。

初五、初六两日，仍闻炮声在西南角上如故。阅沪上各报，【知】执政府已有制止之电，方冀或可排解。

初七日（1925年1月1日），天气骤寒，西北风紧，终日未闻炮声，人心均幸战事停止。迨夜间，又闻西南角仍有炮声，至初八午后方止。阅报知孙军已克松江，陈师溃散，群相庆幸，以为战事已了，本镇万全矣。

初九日晨，闻往来本镇之珠家角、上海间小轮两艘，因青浦已到溃兵为其扣住，将载该兵送往上海，人心倏又惶恐。往上海趁火车者途为之塞，且有唤舟至上海或各处避难者，船价顿增数倍。其晚十二时，越河内果闻汽笛呜呜，由西而东，两轮拖民船十六艘，装满溃兵，经过本镇并不停留。说者谓，业经东去必不复回，兵祸可以倖免，然人心总未安靖。

初十日，到火车站趁车者仍与昨日相仿佛。是晚十二时后，屡闻越河内有汽笛声，人民均各安卧，不料溃兵之骤至也。

十一日，阴。破晓，人声鼎沸。团副舒恩华（号光第、山东胶县人）、营长王春源（号震华，山东长清人）伴以松沪镇守使署副官鲁崇勤（号建民）率四师第八旅十五团张善汝（号亦文）部下千余人，由轮船拖至千秋桥侧码头上岸。一时逃避者纷纷，呼号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溃兵即拦路行劫，至小街上蓦入民居抢掠，至老河口围住民船搜括，复至张家桥东，拦住通行火车大道，肆其剥衣抢物，其余四市稍及近镇三、四里各村，均遭搜劫。团副等到镇，即晤乡董金君西林，说明此项溃兵不愿受松沪

护军使张允明收编，故由宫镇守使（时宫邦铎为上海镇守使）飭令暂驻黄渡云云。乃商定：嘉界城隍庙、施相公庙、夏氏宗祠、吴氏宗祠、青界城隍庙、关帝庙、第二师范分校，为溃兵屯扎之所。师范分校内，团副驻焉，嘉界城隍庙内，营长驻焉。每日由本镇供给白米七石、稻草十五担，为其日用之需。寻馈以酒二坛、猪二只，以资犒赏。俄而街上溃兵如织，店铺均作半开状，不复成市。人民肩挑背负以及老弱妇女蹒跚至火车站趁车者，比前两日尤多数倍。当由站长打电报至上海，将南翔专车展长至黄渡，以便搭客上车，由是均得安然上车而去。是时溃兵四出搜掠，虽经团副飭队巡查，然只在大街上梭巡，大街以外弗顾也。乃由乡董金君发起，在其家内设临时妇孺收容所，留近地之妇女幼稚约二百人，以避兵士之强暴。是晚，张团长亦至，驻于团部。镇人章赋浏致电韩督办（时省长韩国钧兼督办），文曰：“歌晨，四师溃兵入黄渡，盘踞镇中，四出掠夺。兵燹之余，何堪重遭蹂躏！请迅电就近各军设法收束，出民倒悬。”云云。韩即据以电宫镇守使，略谓：“溃兵盘踞黄渡，四出掠夺，请设法收编。”等语。

十二日，阴。溃兵抢掠至鹰房村，竟有掳人勒赎情事，旋经人排解释放，人民至火车站趁车者仍络绎不绝。乡董金君西林、钱君步曾闻团长至，亲往谒见，请其俯念本年战区，垂怜孑黎，早日移徙，团长含糊以应。既出，复犒以酒十二坛、猪六只，送至团部。午刻下雪，宫镇守使派营长方立勋由上海至，先晤乡董金君，述明镇守使拟将此项溃兵设法收编，以免貽害地方。即至团部，与团长接洽，语秘不可得闻，旋仍由火车回上海。人民闻此消息，均盼早日收束，稍轻扰害。

十三日，阴。人民之趁火车者仍接踵于途。东市梢花行主妇携钞票八百余元，拟至火车站趁车，甫出门，即为溃兵劫去，当场拿获一人，解送团部并不严办，但云：“查无赃证”而已。是

日午刻，张团长至上海，关照团部有三日即回之说。人民望其受编就绪，早日脱离苦海。回视街上店铺愈闭愈多，人民愈徙愈少，愁惨殆难言状。

十四日，阴。鱼摊、肉肆、茶馆益见稀少，街上行人几至绝迹。午刻下雪，街上寥落之至，然溃兵之劫掠，人民之趁火车者，仍如旧。未几，雪更大，微闻团长于午刻趁火车归，收编可望就绪。其实，团长未曾归，仅差一兵士送信至团部而已。傍晚，仍与前数日情形略同。至九点钟，人民均已屏息而睡，大街上忽闻皮履橐橐然，接踵向南而行。群相惊讶，于门缝中潜视，但见兵士于雪中排队而去。探听，始知团部下令将所驻溃兵全行开拔至七宝镇，本镇不留一人。如此神速敏捷，出于人民意料之外。究竟因何而去，军事秘密无从知悉。惟临去时，不扰一家，不索一钱，不拉一夫，虽系溃兵，尚留去后之思。以视九月十六日苏军得胜到镇掳掠一空，其贤不肖为何如哉！是为记。

### 三、奉军驻防二月记

我镇自甲子岁十二月十四日（1925年1月8日）夜间第四师溃兵去后，各地逃亡者相继归来，市面渐复。

十七日沪宁火车忽又停驶，群相惊骇。至下午，始知齐燮元在上海强迫宫邦铎辞职，自称联军总司令，将第六师第十九师调至龙华，与浙督孙传芳合攻松沪护军使张允明（号克斋）于高昌庙军署，克之。事后，齐燮元即进兵苏州，迫镇守使秦洸（号绍文，直隶乐亭人）出走，遂联合旧部李廷玉、王凯庆、王健飞等进占镇江。沪宁火车之运兵往西者昼夜不绝。

二十四日，奉军第一军军长张宗昌（号效坤，山东掖县人）与战于镇江、丹阳等处，齐军大败。

明日，奉军乘胜而下，进克常州，齐军退据江阴、无锡。我镇相隔在二百里外，然人心鉴于上年八、九月间战祸之酷，迁徙

者络绎不绝，即不甚值钱之物，亦均搬运他去。

祀灶日，除夕夜，其凄凉冷落状况为数十年来所未见。

惟二十六日起，有上海开往望亭等站来回火车每日在黄渡车站停车一次。

二十七日起，又有珠家角开往上海小轮在黄渡码头间日停留一次，故人心虽恐，而至上海尚便。

本年正月初一日（1925年1月24日），天气阴寒，市面萧条，几无生气。

初二日午刻，乡人遥闻西面有炮声。似较昨日为近，然报纸停刊，言人人殊，究不知战事如何。

初四日，乡人忽言，今日不闻炮声。乡董金君西林自上海归。阅报知奉军已于昨日攻破江阴、无锡，齐军溃散，齐燮元只身潜逃。然犹以为去此尚远，败兵未必到镇也。惟火车已经停驶，形势逐渐紧张，深恐本镇未能免祸。晚间，火车声，小轮汽笛声较前数日为多，闻均载败兵退往上海。

初五日，阴。上午忽到败兵十六名，向本镇索食索路费，给以五十元而去，至午后，又到败兵十名，索诈如前状，给以二十元而去。傍晚，再到败兵八名，又索诈如前状，给以三十元而去。方虑人多无以供给，且自初四夜起，拖带败兵船之小轮道经南镇，偶或停轮买煤，即有败兵上岸，强取香烟、熟食之类，必经长官再三督责，乃始下船而去，故由乡董金君发起，拟于是夜集红十字分会会员及各店铺伙友，分为二组，梭巡街道，以防宵小。不料未及举行，晚八时忽报奉军到镇。其连长为东三省陆军第二师二十九旅六十三团三营九连张如银（号寿亭，江苏铜山人），即至金君家，述明由火车追逐败兵沿铁路而下，到黄渡车站兵士共一连。有团副王姓率兵一排，驻于车站；伊率兵二排驻于镇上，以保护地方、搜除败兵为职志，请指明要隘及驻兵地点，并请供给全连兵士柴米油盐菜蔬各物。金君允之，乃开始供给军队，并飭警察长张锦庭领至。

北镇城隍庙内为连长驻兵之所，复分数十人驻于南镇城隍庙及北镇孙桂堂家内。是为奉军驻兵我镇之始。是夜。奉军巡至西市梢，即查获败兵一群，勒令缴械，拘于南镇第二师范分校。

初六日晨，下雪。闹镇店铺相率惊慌，不敢贸易，除茶馆外，几同罢市。奉军之来也，其装束则头带皮帽，身穿灰色长棉军衣，内则灰色棉袄、棉裤，或罩去毛之皮背心一件（该背心皮表绒里）。每日街上巡查，大率七、八人在前面荷枪而行，次则背负大刀者一人，殿后之军官手执军棍以资监视（惟工兵营巡查负大刀者二人，且刀鞘系以红绸）。且在南镇轮船码头检查经过轮船，【在】西市梢或南市千秋桥堍检查民船，是日午刻，奉军在西市越河口又查获败兵一群、船四只，得其掳掠赃物及军用品无算。乃于昨夜所获之子弹枪支等均唤夫扛至城隍庙内。其败兵与前获之败兵共拘一处，计共一百七十四名。傍晚，雪止。镇中安静。

初七日，晴。店铺渐有开者，然市面冷淡如故。午刻，有贩鱼船一艘过吴淞江，奉军勒令停驶搜查败兵，舟子以言语不通不肯停橹，遂被奉军在海爷庙左近开枪击毙一人。又昨日奉军所获败兵坐船四只，本系无锡乡人结伴逃难，摇至荡口镇，为败兵所占，将眷属妇稚驱之登岸，而以赃物等藏入船中，勒令驶至上海，路过黄渡为奉军截留，所有赃物及原有逃难人之物均被搜去，又复不准开行，以致进退维谷。乃由乡董商请连长准其放回而去。是日，镇中安静如常。夜半，张连长误听乡人谣言，谓本镇西南近乡有大队败兵盘踞，乃急至火车站打军用电话到申，当由奉军军长张宗昌飭令二十九旅代理旅长、本任参谋长姚钰（号韻珂，直隶青县人）带领卫队营营长刘家瑞（号光庭，江苏铜山人）率兵士二营，星夜专车开至黄渡。其时南镇人民闻之，误以为又欲在此开仗，夜半襁被潜逃，仓皇万状，自西江桥以南至千秋桥为止，几乎逃避一空。

初八日，阴。天甫黎明，奉军全队到镇。姚旅长至乡董金君家，述明来意，并谓祖籍本系嘉定，明弘治间始祖姚敏宦于直隶，因即占籍青县，现该县族人众多，并托探听嘉定同族情形云云。因饬一营兵士暂驻西市梢，到黄家村左近探问；又饬一营兵士往白鹤江、杜村，探问究竟有无败兵。午后，报告败兵早已闻风逃遁，毫无藏匿，姚营长乃仍率兵士专车开回上海。是日，奉军军械鲜明，所有迫击炮、盒子炮、机关枪、炸弹无一不备，仓猝到镇，人民莫明其故，受惊不浅。以张连长一人之轻率，遂致军队星驰，人民胆落，甚矣主兵者之宜慎也。

初九日，微晴。午刻，有兵士沉缅于酒，为排长所见，掌颊数下，始克归伍。

初十日，晴。虬泾桥黄姓被兵士取去棉被一条。

十一日，晴。前被奉军截留之败兵一百七十四人驻于南镇第二师范分校内者。由奉军派兵士四十人用专车押往上海遣散。阅报知苏浙军事已由陆军总长吴光新(号自堂，江苏铜山人)调停，签订和平公约，战祸可以倖免。

十二日，晴。张连长所部一连驻于车站及镇上者，于清晨撤回上海，调二十九旅六十三团三营五连连长戴如兰(号子香，江苏铜山人)换防到镇，仍至乡董金君处要求供应如故。

十四日，阴。天甫明，又由上海开到东三省第二师工兵团第一营全营，营长倪占魁(号荣卿，江苏沭阳人)，军需长夏会廷(号显卿，山东齐东人)。至镇后亦同赴乡董处，称该营粮米已备，只须供给稻草、油盐、菜蔬、杂物。当时该营到后，并不与镇人商量住处，自由驻扎民房。是为奉军占住民房之始。东镇择定乐萍初、黄晓卿两家，南镇择定郑伯渔家，分投驻宿。倪营长即住乡董金君家西厢厅内，其卫队则住于门房，一时人心大骇，又若大难之将至者。

十五日。微晴。是日虽为元宵节，街上萧条不堪。往岁市中爆竹

声喧，各庙塔灯光照，今则一无闻见。是日，营长等又因张军长宗昌寿辰，群至上海拜寿。

十六日，晴。上午营长等自沪归，即于下午至火车站迎接张少帅学良。三时许，花车数辆由西而东。其时，上海军界来接者，前站均鹄候于黄渡车站，有专车四、五辆，军官四、五十人。俟花车稍停，均各上前呈递手版，见者均附花车前去，其余仍由专车开回上海，惟驻扎黄渡各军官均未得见，旋即废然而返。

十七日，晴。乡董金君往上海，以本镇既驻一连又驻一营，逐日供给，力有不逮，商之同乡会。遂由夏琅云、骆揆若、王镜清、陈绩熙四人具名，用黄渡旅沪同乡会名义，于十八日上张宗昌文曰：“黄渡上年遭齐氏蹂躏四十余日，地方残破，兵燹余生，流亡未复，商市萧条。本年又遭溃兵迭次劫掠，救死不暇。贵军来黄驻防，已逾旬日，实在无力给养。现黄渡方面，溃军已经绝迹。军长爱民如子，仰息俯念残黎惨痛，迅予撤兵他调，使灾民得轻担负，稍延残喘。出自鸿慈逾格，曷胜待命之至！”其文登于《新闻报》上。是日天晴，倪营长召集各商家至其住所训话，略谓：“本营长约束军士，秋毫无犯，诸君不必疑虑，尽可及时营业。且访问本镇挈家避难者不少，与其在外耗费，不如早日回家，较为省便”云云。

十九日，晴。午刻，驻扎嘉界城隍庙内之戴连长亦招商民训话，其词与倪营长略同，不复赘述。倪营长并在四市梢贴安民告示。然南镇轮船码头经过，均须检查，其情状与前数日同，惟民船检查稍宽而已。是晚，夏军需长闻乡董自沪归，即去谒见，诘以“该营粮米并非地方供给，且稻草、油盐等费前曾面许拨营时清偿，不应以无力给养等语厚诬伊军，上渎军长，应请速更正，俾明真相”云云。金君允之，乃始忿然而去。然二十四拔营，所谓清偿者固未尝偿还分文也。

二十日，雨。倪营长以开拔在即，讽示本镇，要求登报颂其功德。并有人为之撰底稿一纸，其标题为《黄渡商民鸣谢奉军倪营长》，其文曰：“敝镇前遭战事，溃兵四散，到处抢掠，日夕惊慌，人民迁徙，商户闭市，困苦万状。幸本月五日东三省陆军第二师工兵团第一营营长倪公荣卿印占魁奉令率队来黄驻扎，人民赖以安靖。倪公到黄之始，即派兵严守各处要隘，分班稽查，并不时昼夜亲身代兵梭巡。各兵士亦皆深明纪律，对于商民公平交易，除值岗巡查外，鲜有士兵在街闲游者。每日按时操练，队伍整齐，若非素昔治军严明，陶镛得法，何克收此良好结果？！现下敝镇人民安居，商户照常营业，不致流离失所者，皆倪公之赐也。谨赞数言，以表谢忱！黄渡镇全体商民同启。”即以此稿交予乡董接收，乃为之刊于《新闻报》前行告白，是为奉军要求镇人颂扬功德之始。

二十一日，晴。西市杨姓馒头店【以】奉军兵士连日购食，久之私将军用面粉卖于该店，为倪营长查悉，拟将卖者、买者一并严办，后经人再三恳求，乃罚洋一百二十八元了事。是日乡董金君赴申磋商兵灾善后款项事，即向《新闻报》馆声明：工兵营在黄渡，并不由本镇供给粮米。更正同乡会所称无力给养一语，略谓：“该镇于正月初五日开到奉军一连，系二十九旅第三营第九连。十二日换防一连，系第三营第五连。迄今尚未开拔，每天供给米粮、柴草、菜蔬、油烛等物。十三日又开到工兵团第一营（是营于十二日晚开到车站，十四日清晨到镇），营长倪占魁俯念灾区无力，每天只须备办柴草马料，余无所需。现第五连亦将开拔他去，如无他项军队调防，则该镇只有第一营全营。”等语。是晚，驻镇各军官均至车站送张效坤、张汉卿两军长，专车由上海开往金陵，遄返奉天。

二十二日，晴。午刻，戴如兰所带一连开拔他去。晚七点钟，开到东三省陆军第二师步兵第二十九旅六十八团第一营全营

兵士五百余人，驻于西市轧米厂、施相公庙、吴氏宗祠。其营长赵宪堂（号敬庭，江苏铜山人）、军需长楼得月（号印川，浙江金华人）率兵驻于南镇王揖清家内，责令供给与工兵营一律。

二十三日，雨。工兵营以开拔他往，向各处捉船二十余艘，以备运用物件至车站，站上好事者知倪营长重虚荣也，发起于明日启行时致欢送礼。

二十四日，阴。午刻，工兵营拔队往常州，排齐队伍，绕大街而走，沿途鞭炮、爆竹声闻数里。各店铺均燃点香烛，倪营长躬自致谢，观者塞途，气象颇甚。工兵营既去，步兵营即将西市轧米厂之兵迁一连于东市乐萍初、黄晓卿家内。赵营长并于自己所驻之屋亦分一连驻于郑伯渔家内。惟南镇第二师范分校、北镇城隍庙及小学，以兵士久驻污秽不堪，营中不愿再驻，乃始让出，得以设法开学。

二十五日，阴。闻兵士间有至四市梢外之近村掠取鸡鸭杂物，乡民苦之。

二十六日，阴，午刻下雪，驻扎南翔之六十八团团长张宗辅（号孝同，奉天西丰人）由南翔至黄渡，与赵营长同至乡董金君处，述明浙督孙传芳擅委员弁至青浦县强提漕款，以致县知事吴耀楠（号惕菴，湖北宜昌人）匿不见面，星夜上省请示，故特由南翔至黄渡，探听黄渡至青浦路程若干，途径如何云云。未几，即回本站而去。

三十日，微晴。初，倪营在镇，并不禁赌，客民及赌徒均德之。赵营长初到镇时，下令不许赌博，于是一星期内赌风尽绝。至是，若辈遣人运动赵营长将禁赌之令取消，而赌风复炽矣。

二月初一日，阴。傍晚，由火车运到无械兵士四、五十人，询之营部，知为新招之兵补充缺额，此项新兵大半齐氏败兵，为奉军所收编，故操练等事亦尚熟悉。

初七日，晴。赵营长接其家眷到镇，同住王揖清家内。

初十日，雨。黄渡商民又登《新闻报》颂赵营长，其标题为《黄渡商民鸣谢奉军赵营长》。其文曰：“敝乡驻防奉军第二十九旅六十八团第一营营长赵宪堂，军纪严整，操练认真，体恤灾民，亦不拉夫役，市面照常，流亡渐复。特登报端，以志谢忱”云云。既有倪营之作俑，自不得不为循例之颂辞也。

十二日，晴。午刻，二十九旅参谋长姚钰、团长张宗辅带同卫队由昆山乘专车到镇，在南镇旧操场上，将驻在本镇之全营兵士逐一点名，并将所招新兵接连支配，遂下令收回冬季皮帽，换给春季之灰色硬帽。既毕事，姚训谕军士，略谓：我军纪律严明，人所共信，但对于人民、对于商家均须公诚相待，即新招之军士亦须以公平待遇，庶人心悦服。”等语。张训谕军士，略谓：“军法须严，操练须勤，地方须加意保卫。”云云。谕毕而散。姚至乡董家，略谈姚氏族谱事。傍晚，张团长仍乘专车而去。

十七日，晴。二十九旅二等参谋官来镇发饷，并不拜客，匆匆即去。

十八日，晴。傍晚，火车运到新招之兵一百余人，即住东镇章贻善家、南镇郑伯渔租房。

二十二日，晴。又由火车运到新招之兵一百余人。有修理钟表者借住西市高陞客栈，据说临去时私携兵士所修之表而逃，由营长责令栈主查到原人原物，乃由居间人排解，偿还洋五十五元了事。

二十四日，雨。再由火车运到新招之兵五、六十人，闻是日张军长宗昌由奉天回至金陵，与卢宣抚使永祥商量撤兵事宜；责令江南各县解洋六十万元为开拔费云。

二十六日，晴。成衣匠陆某因连长给予工洋，向之掉换，为营长所见，怒其目无官长，掌其颊而踢其身，且令拘于警察局严办。嗣经一再哀求，始得释放。

二十九日，阴。南镇有殷和尚者，因私藏军械为人告发，由

上海奉军司令部会同本镇赵营长将殷和尚及关系人周姓一并解至南翔团部、转解上海司令部审讯。嗣以并无佐证，交保开释。

三月初二日，阴。张军长宗昌由金陵专车到上海，办理沪宁铁路撤兵等事。

初七日，晴。仍由火车运到新招之兵五、六十人。以上四次新兵，并非败兵改编，人类极杂，年龄、躯干亦极不同。据闻系备本镇第一营扩充为团之用。

初十日，阴。傍晚，赵营长接到开拔令，即飭楼军需长赴南翔团部探听开拔日期；一面在镇捉船，预备装载物件运送至车站上车。连日营部卫队中人结伴至赌场烟馆索取陋规，每家均在五元以上。

十一日，雨。营部拉夫摇船，乡民几至不敢到镇。下午四时，步兵第一营全营撤防，开往徐州。镇上各店铺燃点香烛，沿途施放鞭炮爆竹，仍与欢送倪营长略同。赵营长在前举手致谢，一、二、三、四连鱼贯随后，自南镇过西江桥，向东绕大街，步行至车站。时细雨如丝，故观者不甚拥挤。

计自奉军到镇，二月有余，少则一连，多则一营，一连仅就供给费论，已在二千元外，其余损失不问可知矣！嗟乎，黄渡一小市集也，自去秋至今历七月余，凡被兵灾者三次，虽受害之轻重不同，然精神上之痛苦，财产上之耗费，其为极大牺牲则一。他处所遭兵灾，或仅一次，或不过二次，吾镇则一而再，再而三；战场在此，逋逃藪在此，日削月朘亦在此。此则蹂躏之惨，倒悬之苦，有非他处尽所能悉者。天祸欤？劫数欤？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 《近代史资料》（总1—54号）

### 篇目解题（下）

本刊编辑室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华民国内阁篇** 张国淦 1979年第3期（总40号）

本文所记为民国元年至十二年间历届内阁更迭的一些内幕。

**冯国璋往来函电** 吉迪辑 1979年第3期（总40号）

本文是搜集冯国璋任副总统、大总统期间的部分函电编成。

内容分：一、张勋复辟前后，冯国璋的活动和对德宣战问题的态度。二、南北战争期间北洋军阀的军事部署和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

**夏寿康往来函电** 1979年第1期（总38号）

1917年5月，北京政府因对德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夏寿康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函电反映了这方面的事实。

**东京之三年** 章宗祥 1979年第1期（总38号）

章宗祥自述他任驻日公使期内（1916—1919）的重要外交事件。对于日本政府和皖系军阀的关系、张勋复辟的内幕、西原借款等事件，提供了史料。

**大树堂来鸿集** 吉迪整理 1982年第4期（总50号）

《大树堂来鸿集》是冯国璋所藏信札，起1911年止1919年。选辑有关：袁冯矛盾；袁死后，冯的政治野心；对德绝交及张勋复辟情况；直皖两系矛盾等。

**西北军志略** 宋哲元口述 兆庚记录 1963年第4期（总33号）

叙述冯玉祥所统率的西北军历史，起1912年，止1930年。

**虞洽卿力争租购敌船** 《民国日报》 1979年第1期（总38号）

原载1917年9月11日《民国日报》。记张睿和虞洽卿争租奥船事。

**直皖战争始末记** 瀚江渔物编辑 1962年第2期（总27号）

全书二册，又名《安福大罪案》。第二册残缺。各卷记载时有重复，故稍加删略。

**直皖战争始末记补充——徐曹暗杀案之平反** 1963年第1期

（总30号）

**直皖战争记** 汪德寿 1962年第2期（总27号）

本文系稿本，记述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事。只选录《民国九年直皖战争始末记》。记事简略，但作者是曹锐幕僚，事为亲历。

**直皖战争文牍** 赖群力辑 1962年第2期（总27号）

系散辑直皖战争时期的文电而成，可为《直皖战争始末记》的补充。

**马凤池密报** 章伯锋整理 1978年第1期（总36号）

皖系密探马凤池于1917—1919年间所写的秘密探报。内容涉及直皖两系的矛盾，直系军阀和西南各派军阀的活动，以及孙中山领导护法战争的情况。

**岐凤战争记** 张铭 1958年第6期（总23号）

本文记述1917—1918年间陕西战争，曾刊于1923年。作者张铭系陈树藩的心腹，在陈与于右任、胡景翼等人的明争暗斗中，始终参与其事。

**憩园存稿（选录）** 徐鼎霖 1979年第3期（总40号）

作者为奉系军阀的政客。本文选录其存稿中1917—1928年间致张作霖、靳云鹏等人的函电，内容为奉系的活动和东北三省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

**金永炎电稿** 1963年第4期（总33号）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不久，直系即有倒阁驱黎活动。金永炎是黎的亲信，联络唐继尧等进行抵制。这批电稿说明金向各方面活动的情况，和当时北京政府中明争暗斗的事实。

**金永炎收电稿** 杜春和辑 1980年第2期（总43号）

这批收电稿，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其中自九月八日以后各电的复电，多见于《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4期（总33号）《金永炎电稿》中。

**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 白坚武 1982年第1期（总47号）

白坚武曾任吴佩孚的总参议，参与机要。本文只选其1924年9、10两月的日记。

**程克日记摘抄** 来新夏辑注 1958年第3期（总20号）

程克当时接近直系军阀。日记三册，起1924年11月6日，止1926年元旦。所记多直、皖、奉、国民军各系间的复杂关系。

**汪荣宝函电** 史爱初辑 1963年第4期（总33号）

系汪任驻日公使时部分往来函电，其中1924年的几通是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1926年的几通是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孙传芳及北方政局的。

**阎锡山在山西** 山西省政协供稿 1982年第3期（总49号）

本文是1979年4月，本刊编辑部与山西省政协一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

**陈炯明在广东** 钟德贻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叙述陈炯明叛变民主革命的事实。

**广东军事记** 丁文江 1958年第3期（总20号）

叙述1922年至1924年间的广东军事概况。

**周钟岳文牍存稿** 谢本书整理 1982年第1期（总47号）

周钟岳是唐继尧的秘书长。这份存稿是1922年至1923年两年中他为唐所拟的电报手稿。从中可以看出唐对联省自治、南北政权及贵州政局所持的态度。

**一九二六年“倒唐（继尧）”回忆录** 张若谷 李表东 1958年第3期（总20号）

**辛亥以后湘西大事记** 田名瑜 1957年第4期（总15号）

记述辛亥以后到护法战争湘西政权的更替及军阀混战等事。

**辛亥后之四川战记** 杨兆蓉 1958年第6期（总23号）

叙述辛亥革命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的四川军阀混战的情况。

**刘存厚叛乱始末记** 1958年第6期（总23号）

原书1917年出版。系滇军将领为揭露刘存厚的罪状而印发。文中对刘存厚驱逐罗佩金事记述较详，也涉及刘与北洋军阀勾结的经过。

**1920—22年的四川军阀混战** 范崇实 1962年第4期（总29号）

记述1920年川滇之战，1921年川军援鄂之战，1922年四川一、二军之战和1921年四川自治运动等事。

《1920—22年四川军阀混战》补充 吴晋航 1962年第4期（总29号）

**四川军阀混战的文电** 1962年第4期（总29号）

均系致北京政府文电。第一部分为1919年11月，刘存厚在汉中兼并钟体道的情况。第二部分为1920年夏秋间，四川各派混战情况。第三部分为1920年冬，川滇战争情况。

**二十年来之川阙战争** 李自虹 1962年第4期（总29号）

原刊于《四川内战详记》。叙述辛亥革命以来，直至1932年秋，二十年间四川战争的概况；记述1922年时川军各派力量的分布颇详。

\* \* \*

**袁世凯查封报社迫害言论自由一帧** 1956年第3期（总10号）

**白狼军经过路线示意图一帧** 1956年第3期（总10号）

**王天纵密报** 1962年第1期（总26号）

**浙东讨袁军布告** 1962年第1期（总26号）

**北京陆军部电** 1962年第1期（总26号）

## 赣宁之役

**冯国璋收电簿** 1962年第1期（总26号）

赣宁之役时，袁世凯任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攻南京。这是第二军参谋处谍报科所抄录的收电副本，起1913年7月25日，止8月31日，都是与讨袁军作战的原始文电。

**安徽函电** 1962年第1期（总26号）

主要是倪嗣冲等向北京政府报告赣宁之役的情况。

**赣宁之役资料散辑** 林锋源辑 1962年第1期（总26号）

北京政府有关赣宁之役的函电文件。

**赣宁之役史料辑录** 章开沅辑 1963年第2期（总31号）

这份资料从《近代史料信札》、《张謇未刊函电稿本》及《张謇家书》等书中辑出并校注。

**袁世凯政府电存** 1963年第2期（总31号）

1913年7月20日至7月31日有关赣宁之役的电文。

**张镇芳电簿** 刘荣章辑 1963年第2期（总31号）

录自张镇芳“紧要电簿”中有关1913年赣宁之役的电报。

**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 陈霞飞译 1979年第4期（总41号）

雅克·德崔克，美国商人。这十封信是孙中山于1914年8月—1916年11月所写，谈倒袁运动急需款项事。原件藏美国史丹佛大学图书馆。

**孙中山黄兴书札** 1980年第2期（总43号）

共四通，是研究反袁斗争中孙、黄关系的重要资料。

**黄兴等电稿** 1982年第4期（总50号）

这是1916年5月至10月，黄兴与蔡锷倒袁后与各方来往电文留稿，共124件。本资料由美籍学者薛君度教授赠送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黄克强手札** 黄兴 1962年第1期(总26号)

黄克强在日本、美国时所写。选录函札五通、跋四通，均系有关讨袁运动的。

**黄兴信函并题跋** 庄循义供稿 1983年第3期(总53号)

1915年12月，黄兴致张謇、庄蕴宽等五人函，申述反对袁世凯，号召保卫民国。题跋者有庄蕴宽、赵凤昌、唐肯、李书城、张一麐、蔡元培、马良、钮永建等人。

**挽宋教仁联** 1963年第2期(总31号)

录自景梅九《罪案》附录。

**宁调元、熊树山被害案** 1962年第1期(总26号)

1913年6月间，黎元洪破坏武汉讨袁事业的资料。

**湖南讨袁印件** 1962年第1期(总26号)

原系“湖南都督府印铸局”发行的印件，记载赣宁之役发生时各地讨袁的一些情况。

**赣案续记** 1962年第1期(总26号)

原件为油印本，仅存二十七页，以下残缺，系袁政府所编，专替袁世凯辩护。但文中引用的许多电文，叙述李烈钧在湖口独立的过程，可供研究赣宁讨袁之役的参考。

**袁世凯政府三日电存** 1962年第1期(总26号)

是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关于赣宁之役的电报，一部分为袁世凯的命令，一部分为李纯、张勋等人的报告，对于九江、湖口和利国驿等地的战争情况，记述较多。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 王健 1963年第2期(总31号)

记述民义社(袁氏称帝期间，流亡在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所组织的一个反袁秘密团体)的始末，原刊于1917年湖南发行的《民声》杂志第2、3期，文末并附有反袁斗争中牺牲的党人杨王鹏等传记六篇。

**赣宁战后讨袁资料** 和力辑 1963年第1期（总26号）

辑录1913年冬到1915年末有关各地讨袁活动的一些函电。

**癸丑湖口讨袁纪事杂咏（三首）** 邓文馨 1957年第1期（总12号）

**汤芑铭祸湘录** 1980年第2期（总43号）

记载赣宁之役后，湖南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和汤芑铭残杀革命党人的事实。

**陆军第三师报告书** 1980年第2期（总43号）

记载1914年5月至1915年3月，曹琨所部在湖南镇压反袁斗争的情况。

**癸丑讨袁之役所见书** 1962年第1期（总26号）

书目11种。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 张国淦 1955年第4期（总7号）

**孙大总统的近卫军始末记** 李葆璋 1961年第1期（总25号）

**我在反袁战争中** 樊松甫遗稿 樊元武整理 1982年第4期（总50号）

记述上海的反袁情况及袁氏对上海革命军的欺骗和镇压。

**中国国民总会材料选辑** 沈云荪 1961年第1期（总25号）

记述中国国民总会的宗旨、组织、活动以及与国民党合并等情况。

**记白狼事** 乔叙五 1956年第3期（总10号）

叙述白狼军自1912年至1914年间，转战于豫、皖、鄂、陕、甘五省的情况及其影响。

**白狼始末记** 闲云 1956年第3期（总10号）

本书原名《狼祸始末记》，载于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7—9期。作者对白狼军肆意诬蔑，但所记白狼进军路线及北洋军阀政府的文件可供参考。

## 护国战争

**松坡军中遗墨** 蔡锷 1963年第4期（总33号）

原书在1918年由中华书局影印，1926年曾重印二千册。解放后，影印本已不多见。本刊特为整理重印，以保存护国战争、护国军在四川作战的重要资料。

**蔡松坡家书** 蔡锷 1963年第4期(总33号)

护国战争时写于军中，为《松坡军中遗墨》所未收。

**护国史稿** 由云龙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本书于1950年出版，发行不多，作者重新订正补充而成此稿。

**关于《护国史稿》的几个问题** 于永纯 1958年第5期(总22号)

**护国运动的一段回忆** 叶成林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护国运动的回忆** 赵钟奇 1957年第5期(总16号)

**陆荣廷响应讨袁逸史** 李墨馨 1958年第1期(总18号)

记护国战争时陆荣廷策划反袁经过。

**陆荣廷反袁内幕** 李墨馨 1957年第4期(总15号)

**人蜀日记** 季自求 1963年第4期(总33号)

前部(1915年3月9日至6月28日)记述陈宦由北京入川的情况。后部(1916年3月4日至9月4日)记述陈宦被迫反袁的情况。

**赵国勋致杆臣函** 1957年第5期(总16号)

信为袁世凯所派特务的密报。信中谈云南护国运动的情况。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张伯驹 1983年第3期(总53号)

所记袁世凯在清末民初发迹及其篡权称帝的情况有所回护，但有独到之处，可补其他资料之不足。

**近代史片断的记录** 张国淦 1978年第2期(总37号)

本文包括回忆录和抄录书报等资料。如《袁世凯回籍养病》、《洪宪帝制》、《宋教仁案》、《徐树铮枪毙陆建章》等。

**国事共济会资料** 闻少华辑 1983年第1期(总51号)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与杨度共同发起“国事共济会”，鼓吹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两党合作。

**康有为信札** 骆宝善供稿 方志钦注释 1981年第3期(总46号)

康有为亲笔信五通,反映武昌起义后,康有为等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策略和思想状态。

**菲律宾华侨反对二十一条件的爱国运动** 洪卜仁辑 1956年第4期(总11号)

本文系根据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办的《公理报》所载资料辑录而成。

\* \* \*

**云南护国军图片七帧** 1957年第5期(总16号)

1.蔡锷像 2—7.云南陆军及护国军飞机照片

## 南北议和

**吴景濂函电存稿——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天津历史博物馆  
1980年第1期(总42号)

是1919年南北议和时,吴景濂与各方接洽的函电。

**调和南北战争** 佚名 1978年第1期(总36号)

全文记江苏督军李纯调停南北议和事,收录李与南北各方来往文电颇多。

**唐绍仪发电稿(1919—1920)** 1983年第1期(总51号)

1919年南北议和时,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发给各方的电报,分为明、密码两部分。

**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 章太炎 1978年第1期(总36号)

主要谈1923—1926年国内政治情况。

## 张勋复辟

**丁巳复辟记** 冷汰 1958年第1号(总18号)

叙述张勋复辟内幕。文后附康有为致张勋函、胡嗣瑗致冯国璋函。并附录有关张勋复辟资料简目。

**复辟阴谋纪实** 孙毓筠 (总35号)

原载1917年7月17日《中华新报》。

**沈曾植函稿** 王益知注释 (总35号)

辑录沈曾植写给郑孝胥、升允、刘廷琛、劳乃宣等人的信，及其代拟的《复位奏稿》和《行政大略》，从中可见当时复辟派的种种活动和部分主张。

**沈曾植家书** (总35号)

言参加1917年复辟失败后，欲避居天津事。

**丁巳同难图记(附朱江墓志铭)** 陈毅 (总35号)

选自《郇庐遗文》。叙述复辟派历年活动情形，以及与北洋军阀官僚间的种种关系。

**张勋藏札** 史华辑 (总35号)

信札79件，均选自张勋的《松寿堂来鸿集》。起自1916年5月，止于1917年5月。主要内容是：1. 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亲信联络并利用张勋破坏南京会议的秘密策划；2. 在对德参战问题上亲日派段祺瑞与亲美派黎元洪的明争暗斗，及其他军阀官僚派系企图攫取权力的活动；3. 以张勋为首的复辟派亲德联日和利用段黎矛盾阴谋复辟的情形。

**郑孝胥丙丁日记** 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稿 (总35号)

本文节录丙辰(1916年)、丁巳(1917年)两年日记。记述上海及各地复辟分子的动态，特别是他们在张勋复辟前后的阴谋活动与内部派系矛盾，以及和日本、德国的关系等。

**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 杨凡译 邹念兹校 (总35号)

节译自林权助的回忆录《七十年谈往》。记述林在日本驻华公使任内(1916—1918年)所亲历的张勋复辟及徐世昌的复辟阴谋、日本对复辟的态度和支持皖系军阀等问题。

**张勋与佃信夫** 邹念兹译 (总35号)

译自日本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记述黑龙会

分子佃信夫（号斗南）全力支持张勋复辟的经过；同时对徐世昌在复辟前与张勋勾结、复辟发动后与张勋分裂，均有详细的记述。

**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总35号）

选自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

**金永炎致刘廷琛函**（总35号）

函中谈及徐世昌派陆宗輿前往徐州与张勋商谈复辟条件等事。

**胡思敬致刘廷琛函** 武志平整理（总35号）

记1916年张勋与冯国璋阴谋复辟事。

**退庐笺牍（选录）** 胡思敬撰 张锦贵整理（总35号）

记述复辟分子的动态以及其他有关情况。

**吉林督军孟恩远响应复辟**（总35号）

辑录《民国日报》和《日本外务省档案》编成。

**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綽 1982年第4期（总50号）

**升允复辟阴谋** 刘铎辑（总35号）

辑录升允密函十九封。叙述1913年升允在库伦与蒙古王公贵族和沙俄侵略势力勾结，企图组织武装发动复辟。

## 西原借款与中外关系

**中国要人会见录**（日）山座园次郎记录 陈仲言译 1982年第2期（总38号）

本文译自（日）一又正雄编《山座园次郎传》，文中谈到1912年日本对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态度。

**关于对中国提出要求之拙见**（日）日置益 周振清译 1982年第3期（总49号）

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内容是1914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前夕，日置益向日本外相加藤提出进行谈判的建议。

**黎元洪任总统对中日关系资料**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辑 1981年第3期

(总46号)

本资料涉及1916年至1917年间日本侵华方针、以及对满蒙地区的渗透等情况。

**梁士诒与本田亲清谈话** 1982年第4期(总50号)

记载1916年5月,日本元老山县有朋与日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对华政策,同时也透露了大隈内阁对华侵略手法。

**对德奥参战** 许田 1954年第2期(总2号)

记述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问题而发生的府院之争,以及张勋复辟丑剧等等,都是与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相联系的。

**西原借款始末** 孙书祥译 刘剑桥校 1983年第1期(总51号)

节译自(日)胜田龙夫《中国借款与胜田主计》一书第六、七两章。

**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胜田主计** 王一凡 徐明译 1981年第2期

(总45号)

节译自(日)胜田龙夫著《中国借款和胜田主计》一书第五章。该书对西原借款的提出和日本对华方针政策,记述颇详。文中所引用资料原文多为有关的文书档案或胜田主计本人的论述。

**西原借款资料选译** 王一凡 徐明译 1981年第2期(总45号)

选译自1972年出版的(日)铃木武雄编《西原借款资料研究》一书。该书来源是胜田主计家藏文书《胜田家文书》和有关日文档案,其中《对华借款方针》等件,均为有关西原借款的原始文件。

**西原借款回忆** 西原龟三著 章伯锋译 邹念之校 1979年第1期

(总38号)

节译自西原龟三的自传《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1949年版)。记述西原龟三所经手的八项借款交涉经过、支持皖系军阀的内幕。

**西原借款之原委** 曹汝霖 1979年第1期(总38号)

本文系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录》中的一节。原书系抄本。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勾结日本的两件事** 魏益三 1978年第2期  
(总37号)

**日本与宗社党的关系** 章伯锋译 邹念之校 (总35号)

选译自日本外务省档案。

**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日)宗方小太郎报告 章伯锋译 1982年第2期  
(总48号)

《宗方小太郎文书》，即其在华期间(1890—1923年)所写的调查报告及各方情报、文电编纂而成。摘译其中有关宗社党在民国初年一部分复辟分子阴谋活动的十篇报告。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 1982年第4期(总50号)

岑春煊于护国战争时借日款反袁，此事见于岑著《乐斋漫笔》，其借款契约书见于日本外务省档案。

**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 蒋士立 1962年第2期(总27号)

1917年北京政府对德宣战时，蒋士立在日本向冯国璋密报皖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情况。

**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1979年第1期(总38号)

本文系驻美公使顾维钧致北京政府的报告。

**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 陆宗舆 1979年第1期(总38号)

摘自陆宗舆《五十自述记》(1954年版)一书。

**吴佩孚与英美** 陈玉玕译 1983年第2期(总52号)

译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的《吴佩孚生平—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39)》一书第七章，系据英美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写成。

**四十年外交纪略(节录)** 周泽春 1957年第2期(总13号)

原文为作者的回忆录。今节录其辛亥革命时德帝国主义者勾结袁世凯在山东反对民军；法帝国主义者通过作者以达到利用打

箭炉教案索要赔款的目的，及军阀之间互相矛盾的内幕、清季外务部组织的概况等。

**沙俄侵略西藏——外交文件选译** 王远大译 1982年第2期(总48号)

译自《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记述1911年5月至10月沙俄侵略的情况。

**沙皇攫取蒙古——俄国外交文件选译** 陈春华译 1978年第2期(总7号)

译自苏联在193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十八、十九卷，内容记述1911年、1912年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共选译文件十九通。

**沙俄攫取蒙古文件补** 史资辑 1978年第2期(总37号)

共八通文件，选自上报袁世凯的呈文杂件。内容叙述辛亥革命时期沙皇攫取蒙古的阴谋活动。

**侦蒙记** 胡太才 1983年第4期(总54号)

记载沙俄乘辛亥革命，侵略蒙古的事实。

**沙俄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 黄纪莲译 陈春华校 1983年第4期(总54号)

本资料译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档案》第三辑第七卷和第八卷。这些文件说明，俄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所采取的是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中关系(附资料27件)** (西德)王安娜撰文 王宽相、陈嘉映、李絮译 1983年第3期(总53号)

叙述1919—1929年间德中关系、以及中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所引资料原件大部分藏于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

**天津对抗法帝强占老西开资料** 陈铁卿 1958年第5期(总22号)

本文系据1916年天津、北京《益世报》等报刊资料辑成。文中主要记述群众斗争的情况，也概述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 五四运动

**五四** 蔡晓舟 杨景工 1955年第2期(总5号)

原书六章,今选录前三章,即第一章五四运动之前因,第二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第三章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

**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1955年第2期(总5号)

从《每周评论》和《晨报》选辑五篇资料: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查禁“妨害治安”的集会出版之经过;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学生讲演被捕;晨报记者慰问北大被拘学生。

**五四运动纪实** 匡互生 1957年第2期(总13号)

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回忆录。

**学界风潮纪** 笪盒编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1919年9月出版,上篇记述五四到六三学生爱国运动的概况,下编为五四到六三有关学生爱国运动的文件。

**青岛潮** 龚振黄编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于1919年8月10日出版,辑录当时报章杂志而成。所收材料由“五四”起至五月底止。本刊重新发表时略有删节。

**译文校补** 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第二组 1959年第1期(总24号)

**五四运动在天津** 马惠卿 1958年第2期(总19号)

**郭隆真烈士传** 刘清扬 1958年第2期(总19号)

记郭隆真在五四运动及其参加北伐大革命的斗争经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 1959年第1期(总24号)

选录有关五四爱国运动部分。

**上海罢市救亡史** 上海李味青校阅 川沙吴中弼编纂 1959年第1期(总24号)

记述5月1日到7月2日,五四、六三爱国运动的全国情况。全

书用编年体，逐日记述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大事为纲，其下叙述过程或引用文件。

**上海罢市实录** 上海闲人编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1919年6月25日出版。所收材料为6月5日到12日上海报纸的记载和文件，主要内容记述上海爱国运动的情况。

**民潮七日记** 淮北杨尘因著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1919年6月28日出版。概述上海六三罢市情况，并附上上海国民大会与罢市图片十帧。

**章宗祥** 大中华民国编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初版于1919年5月下旬，今据1919年7月再版本重印。记述章宗祥卖国罪行和五四运动的情况。重印时有删略。

**曹汝霖** 粤东闲鹤编 1959年第1期(总24号)

原书初版于1919年6月末，今据1919年7月再版本刊出。记述曹汝霖的卖国罪行和六三运动后上海爱国运动情况。重印时有删略。

**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 刘立凯辑 1959年第1期(总24号)

\* \* \*

**五四运动图片二十六帧** 1955年第2期(总5号)

1.北京学生游行 2.北京大学学生街头讲演 3.北京反动政府非法逮捕学生 4.北京各界欢迎释回学生 5.北京高等师范欢迎被捕同学返校 6.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址设上海) 7.上海公共体育场前群众集会 8.重庆川东救国会游行誓告会 9.扬州国民大会 10.武昌中华大学被警兵殴伤之学生 11.上海闸北米行游行 12.反动政府叙述上海罢工罢市的电报 13.五四运动标语 14.山东国耻纪念大会之血书 15.五四运动传单 16.《五四》原书封面 17.《国民》第一卷第二号封面(1919年2月出版) 18.《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出版) 19.《觉悟》第一期封面(1920年1月20日出

版) 20.《湘江评论》第二号报头(1919年7月21日出版) 21.《共产党》第一期封面(1920年11月7日出版) 22.《劳动界》第二册封面(1920年8月22日出版) 23.《响导》第一期封面(1922年9月出版) 24.五四运动当时之上海《救国日报》之记载 25.五四运动当时之天津《大公报》之记载 26.《卖国贼章宗祥》之一页。

**天津五四运动四帧** 1958年第2期(总19号)

1.1919年12月天津各界国民大会游行队伍(二帧) 2.马骏烈士像 3.郭隆真烈士像 4.马骏烈士墓

**五四运动图片及书影** 1959年第1期(总24号)

1.《上海罢市实录》封面 2.罢市摄影十三帧 3.开市摄影五帧 4.帝国主义的军警用修理电线的车来撕毁楼上的爱国旗帜 5.军警逮捕学生 6.工学商打倒曹、章、陆 7.《青岛潮》封面 8.《学界风潮纪》封面 9.《民潮七日记》封面 10.上海国民大会全景二帧 11.罢市道途之市旗景 12.罢市各铺之说帖景 13.童子军维持秩序景 14.商界之呼吁景 15.学界之呼吁景 16.学生劝告开市景 17.童子军劝告开市景 18.女学生劝告开市景 19.《上海罢市救亡史》封面 20.《章宗祥》封面 21.《曹汝霖》封面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二七工仇** 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联合办事处 1955年第1期(总4号)

记叙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及其全国声援的史实。

**“二七”时期工运资料** 编者辑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是从《工人周报》第57期(1922年12月17日)中选辑的。  
**海陆丰农民的八年战斗** 钟贻谋 1955年第1期(总4号)

记述1921—1928年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

**南昌大事记（从五四运动到八一起义）**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委员会

会办公厅历史沿革组编 1957年第4期（总15号）

**记“五卅运动”老工人座谈会** 魏建猷 1958年第1期（总18号）

1957年2月19日，上海国棉二厂团委约请曾参加过五卅运动的七位老工人开座谈会，本文是根据座谈会的发言整理的。

**“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造谣破坏的罪证** 冯伯乐 1958年第1期（总18号）

**五卅后之上海学生** 上海学生联合会 1958年第1期（总18号）

**山西“五卅”运动宣言** 张献哲供稿 1982年第3期（总49号）

山西工学农商各界支援“五卅”运动宣言十种和沪案演讲稿五种，原件大多数是当时的油印品

**沪案演讲稿** 张献哲供稿 1982年第3期（总49号）

这是“五卅”运动时，山西太原学生联合会中演讲人的底稿。

**山西第一次五一节** 1963年第2期（总31号）

节录自李墨卿《墨园随笔》，记述1925年山西纪念五一节和5月14日山西印刷工人大罢工时提出的八项条件。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纪念刊** 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  
1958年第5期（总22号）

原书是1926年5月出版的，今照原书重印。

**回忆《响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 刘鉴堂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来函更正** 宫咏祖 1963年第2期（总31号）

更正本刊1958年第1期载刘鉴堂《回忆响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一文中的几个问题。

**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刊** 1963年第2期（总31号）

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是1925年在北京发起的一个团体。该

会出版的会刊，现只找到1925年7月25日发行的第1期。

**1927年宜兴秋收起义** 严学熙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文为作者调查的资料

**周水平烈士资料** 张耀宗辑 1983年第4期（总54号）

本资料系记述第一次革命战争初期，江阴、常熟、无锡三县边界地区农民运动领袖周水平的斗争事迹。包括手稿、书信、呈稿、日记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

**韩国钧朋僚信稿选编** 韩国钧 1983年第4期（总54号）

选自江苏海安县档案馆所藏稿本，内记述1922年至1936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特别是江浙地区的状况。

\* \* \*

**海陆丰农民运动十七帧** 1955年第1期（总4号）

1. 澎湃烈士塑像 2. 澎湃领导下的东江农民运动（油画） 3. 1927年12月1日海丰县人民在红场庆祝海丰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4. 海丰临时城市革命政府代表大会 5. 海丰全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 6. 海丰县农民协会旧址 7. 海丰革命政府最高报纸——“暴动社”旧址 8.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特刊 9. 海丰县人民医院旧址 10. 海丰东江特别委员会旧址 11. 海丰县中国共产党县委旧址 12. 海丰党校旧址 13. 海丰县总工会旧址 14. 海丰第七区捷胜镇的胜利纪念 15. 海丰城外龙津桥上的赤塔（1927年为纪念苏维埃成立而建） 16. 海丰县农民协会会员证 17. 海丰第八区东家宫劳动童子团臂章。

**二七罢工四帧** 1955年第1期（总4号）

1. 林祥谦烈士 2. 施洋烈士 3. 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书 4. 追悼“二七”死难同志歌。

**五卅运动图片八帧** 1958年第1期（总18号）

1. 上海市民大会 2. 英文招帖画 3—6. 北京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 7. 8. 〈五卅后之上海学生〉封面和封二

《工人周刊》第57期缩影 1958年第1期(总18号)

开滦罢工文献(共五帧) 1958年第1期(总18号)

省港罢工图五帧 1958年第5期(总22号)

1. 1925年6月23日, 广州人民十万人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示威游行 2. 省港罢工委员会大门 3. 省港罢工委员会(内有苏兆征) 4. 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内有邓中夏) 5. 省港罢工委员会各部部长

周水平照片二帧 1983年第4期(总54号)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李华译 1981年第2期(总45号)

本文为1927年11月, 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记录。译自《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郭沫若 1954年第2期(总2号)

原文曾发表在1927年4月武汉《中央日报》。

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 湖南总工会宣传部 1954年第2期(总2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湖南总工会印发这个宣传品。

1928年上海工潮资料 曹祥华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本文原题为《中国社会问题的重心转移与去年上海工潮因果的分析》, 署名为曹觉生, 刊载于1929年9月15日在北平出版的《新民》半月刊第五期, 现由原作者修订, 选录其中五、六、七三节。

四川动乱概观 田尻撰 杨凡译 1962年第4期(总29号)

为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武官田尻的秘密报告, 报导1932年四川军阀二刘混战的情况。

蒋匪祸川记 米庆云 1962年第4期(总29号)

本文包括:1.四川的两次县政改革 2.罗江人民反抗“剿赤”军费 3.绵阳民变 4.川西边区禁烟史话等四篇资料。

**“茂北事变”补正** 四川民族调查组资料 李绍明整理 1963年第4期(总33号)

此文是对本刊1962年第4期米庆云《蒋匪祸川记》一文中《川西边区禁烟史话》第七节有关“茂北事变”的补正。

**鄂东工农银行布告** 1983年第1期(总51号)

抄自鄂东工农银行1932年所发行的十申文票币背面。

**纪念马骏烈士光荣牺牲三十周年** 刘清扬 1958年第2期(总19号)

记述马骏从参加五四运动到1928年2月被张作霖杀害期间的斗争事迹。

**纪念我们的回族战士马骏同志** 陈绍禹 1958年第2期(总19号)

选自193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中《烈士传》第1集。

**长阳人民革命资料调查记** 荣孟源 张振鹤 1957年第2期(总13号)

本文内容:(1)1876年白莲教起义,(2)1864年田思群起义,(3)1898年向策安等起义,(4)红军在长阳建立革命根据地。

\* \* \*

**长阳调查资料图片七帧** 1957年第2期(总13号)

1.红军在长阳革命根据地所遗留的标语 2.1930年红军领导长阳人民在麻池建立长阳革命政府所在地 3.1931年革命政府印 4.长阳七区白沙坪乡恶霸地主田启藻的“阎玉树” 5.天主堂全景 6.天主堂的碉堡和神甫的住屋 7.天主堂的大门

**八一南昌起义七帧** 1957年第4期(总15号)

1.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一”南昌起义浮雕 2.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烈士墓碑 3.4.叶挺同志遗像及叶挺同志的司令部 5.“八一”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 6.“八一”起义

时朱德同志的办公室 7. “八一”起义时贺龙同志指挥作战的台阶

**中国工农红军文献十二帧** 1957年第4期(总15号)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木印 2.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28年) 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通行证 4. 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后举办机枪手训练班 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图 6. 第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四军的阵容 7. 到达陕北后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干部 8. 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 9. 中央红军胜利抢渡大渡河的胜利捷报 10.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11. 红军夺取腊子口的捷报 12. 1937年抗日人民红军前敌总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川陕区革命根据地文献** 1958年第3期(总20号)

1. 农民斗争纲领 2. 分粮条例 3. 平分土地办法 4. 土地使用证 5. 川陕苏维埃政府印发的文件(二幅) 6. 《红色战士丛书》 7. 《川北穷人》 8. 红军家优待证 9. 乡苏维埃政府印 10. 路票 11. 工农银行叁串布币 12. 工农银行壹串纸币 13. 川陕区的硬币

## 抗日战争时期

**苏北摩擦真相** 新四军苏北政治部编 1982年第1期(总47号)

原书编印于1940年,收集双方所发的函电以及韩德勤等制造摩擦的作战命令、作战计划等共五十五种资料,以揭露1940年国民党制造苏北摩擦事件的罪行。

**苏北事件真相** 新中华编辑部 1982年第1期(总47号)

原载1940年11月28日《新中华报》,可为《苏北摩擦真相》一文的补充。

**华北抗日根据地文献** 1957年第3期(总14号)

这些文献包括布告、指示、传单和日文宣传品等二十二件。原件系敌特潜入我解放区搜集保存的。

**川陕区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 黄自敬辑 1958年第3期(总20号)

本资料包括概述、《红色战士丛书》、有关川北老根据地一些材料汇集等。

**一九四二年晋西北临时参议会议文献** 1954年第1期(总1号)

据1942年11月正义报社《晋西北临参会特刊》翻印。

**抗日联军资料三则** 姜萝香译 1983年第2期(总52号)

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于1939年10月15日发表的目前宣传鼓动口号。二、三、均系抗日联军重要将领之间秘密联络的信函。均由日文回译。

**抗日战争座谈会记录** 张子良等 1957年第3期(总14号)

本文主要介绍了胶东、淮北、鲁南、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事迹,和南泥湾大生产的情况。

**抗战八年中冀鲁边区见闻录** 李实进 1983年第2期(总52号)

记述宁津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

**贞丰八年血泪录** 朱润苍 1983年第4期(总54号)

本文系日记体裁,记述沦陷区人民对敌伪暴行的控诉。

**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 施子愉译 1957年第3期(总14号)

据英译的《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第四集第一卷译出。主要内容是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法西斯德国政府在所谓“调停”中日战争时德外交部与德驻华、驻日大使的往来电文。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胡适日记摘录)** 史文录 1955年第2期(总5号)

胡适日记摘录,记述1937年7月至10月胡适反对抗日战争的事实。

**摩根韬日记——中国部分摘译** 梁宗智译 1982年第2期(总48号)

摩根韬是美国罗斯福当政时期的财政部长，本文选译1943年2月至1945年12月间由摩根韬派往重庆的常驻代表发回美国秘密报告的一部分。报告叙述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局势，对后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田黑告示——胡乡长** 1962年第1期(总26号)

原载陕甘宁边区《陇东报》1944年6月123期。

\* \* \*

**晋西北解放区十二帧** 1954年第1期(总1号)

1. 群英大会 2. 第二次行政会(1940年) 3. 五一节纪念大会(1941年兴县) 4. 村选举会(1941年离石) 5. 八路军班进攻演习(1940年兴县) 6. 新军建军五周年纪念运动大会 7. 八路军跳越障碍(1940年兴县) 8. 八路军骑兵表演(1942年兴县) 9. 青年妇女先锋队(1940年兴县) 10. 民兵去开会(1941年兴县) 11. 儿童团 12. 民兵担架队(11.12均为1940年兴县)

**胡适日记二帧** 1955年第2期(总5号)

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日记 2.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日记之一页

**抗日战争文献(共二十二帧)** 1957年第3期(总14号)

1. 群众周刊 2. 《解放》 3. “八路”、“服务员”袖章 4. 《报栏》 5. 《捷报》 6. 《布告》(四张) 7. 晋察冀、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钞票及粮票 8. 传单 9. 通行证 10. 《战友旬刊》第13号

**苏北新四军照片** 1982年第1期(总47号)

1. 1939年春，陈毅同志向全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党对新四军的作战方针 2. 一九四〇年郭村保卫战之际，陈毅同志率部从苏南丹徒姚家桥渡江 3. 新四军黄桥祝捷会场一角 4. 黄桥中学，1940年秋曾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地 5. 苏北开明士

绅代表韩国钧像

## 解放战争时期

**紧急法令下的马来亚华侨情况** 钟流 1954年第2期（总2号）

记载1948年马来亚华侨惨遭残酷迫害的情况。

**台湾问题资料辑录** 丁原英等 1954年第3期（总3号）

是1945年——1950年期间，美帝侵略和蒋帮卖国、以及台湾人民反美反蒋斗争的史实。

**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 李朝颜 1958年第6期（总23号）

## 近代经济资料

**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厂矿统计表** 汪敬虞 李一诚 1954年第2期（总2号）

本资料共有四表：（一）1872——1911年间设立的厂矿及其资本；（二）1881——1911年间上海华商、丝厂、卷烟厂、面粉厂数及设备；（三）1876——1910年间设立的煤矿；（四）1890——1910年间开办的纺纱厂。

**清代苏州工业调查**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报道南京博物院在苏州调查清朝工业的消息。

**清末南京丝织业调查** 1957年第4期（总15号）

报导南京博物院调查清末南京丝织业的消息。

**清末南京丝织业初步调查** ——附录：有关丝织业碑记9篇

南京博物院民族组 1958年第2期（总19号）

**清季漕运遗闻** 马清云 1957年第6期（总17号）

记通州至北京一小段的运输情况，揭露吏役的偷窃。

**川汉铁路资料三种** 舒君实辑 1957年第6期（总17号）

1. 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 2. 请先修成渝铁路条陈(彭山徐原烈) 3. 川汉铁路四国借款合同平议(彭山徐原烈)

**广东钱局史略** 梅斌林编 1957年第6期(总17号)

叙述广东钱局(后名造币厂)从成立(1887年)到结束(1931年)四十余年的沿革。

**对于〈广东钱局史略〉的一些意见** 李瑚 1958年第5期(总22号)

**中华实业银行始末** 沈云荪辑 1957年第6期(总17号)

包括:中华实业银行章程,创办中华实业银行招股简章;中华实业银行南洋临时总机关暂订简章等三篇。

**祺祥钱币问题** 古历 1978年第1期(总36号)

考证祺祥钱币的真伪。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统计** 1962年第4期(总29号)

选自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纪念汇刊》

**北洋军阀政客资产纪闻** 吉迪 1978年第1期(总36号)

本文据原始记录、调查访问、译文等辑成。

**张敬尧在天津的地产** 吕万和辑 1962年第3期(总49号)

**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 纪华 1978年第1期(总36号)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 沈云荪 1958年第2期(总19号)

\* \* \*

**中华实业银行文件三帧** 1957年第6期(总17号)

中外钱银(图17类)荷兰、英国、美国、西班牙、墨西哥、日本等国银元 光绪银元(广东造)钱币。

**清末南京丝织业六帧** 1958年第2期(总19号)

1. 汉府机房图 2. 丝行执造(同治八年) 3. 谕帖(同治十年) 4. 领机执照(同治四年) 5. 染业所公碑(同治七年) 6. 缎业公所碑(光绪三十二年)

## 十月革命影响及孙中山函札等

**十月革命影响及文献档案选辑** 1957年第5期(总16号)

这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档案中辑出的资料: 1. 中华全国农工联合会草章 2. 运输国际部书记处致中国铁路工会函 3. 职工国际东方部函中国工人(一)、(二) 4. 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 5. 北洋政府官员函电十三件 6. 北洋政府驻外使节关于俄国革命情况的报告十五件(李瑚辑) 7. 报刊言论选辑十一件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1955年第2期(总5号)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1919年3月由邓中夏等创建的一个学生团体。据《北京大学日刊》选录讲演团活动的文献。

**东游挥汗录(选录)** 王拱璧 1955年第2期(总5号)

原书1919年1月6日出版。选录《七年“五七”之前夕》、《八年“五七”之巷战》两篇,记载我国留日学生反帝斗争的情况。

**留法勤工俭学资料** 卞孝萱1955年第2期(总5号)

选录留法勤工俭学资料六种: 1. 留法勤工俭学史; 2. 勤工俭学学生与教育会生死关头; 3.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宣言; 4.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 5. 中国书报社广告; 6. 劳动国际歌。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1955年第2期(总5号)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0月,是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据《北京大学日刊》选录。

**在北高加索革命战斗中的中国赤卫队战士**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译 1957年第5期(总16号)

**孙中山语录(三则)** 1957年第5期(总16号)

引自1923、1924年中山先生的讲演、谈话。

**孙中山函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辑 1980年第2期(总43号)

孙中山亲笔函六件。是研究孙中山1923年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珍贵资料。

**孙中山祭列宁文** 1957年第5期(总16号)

**孙中山哀悼列宁演讲** 1957年第5期(总16号)

**欢迎孙中山人京传单** 1963年第2期(总31号)

三份传单都是1924年冬“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联合大会”散发的。

**庙街的回忆** 陈拔口述 陈铎笔记 1958年第6期(总23号)

本文记述1919年江亨等四艘军舰从吴淞口开赴哈尔滨建立江防据点途中,在黑龙江庙街过冬时,借炮给苏联红军,袭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经历。

\* \* \*

**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图片13帧** 1957年第5期(总16号)

1.1957年上海《民国日报》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报导 2.列宁在莫斯科对群众演说 3.1923年孙中山手批件 4.1924年孙中山手札 5.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6.三十年前中国人民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面旗帜 7.1923年五一节、莫斯科学生会送给国立北京大学革命学生的礼物——旗帜 8.《劳农政府与中国》 9.《列宁传》 10.《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11.列宁纪念册 12.《前进报》所登载的社论《铁拳》

## 其 他

**中日两国外交使节表(1873—1938年)** 林秀华 1958年第6期(总23

号)

附录一:日本驻伪满“大使”表(1932—1944年)

附录二:日本驻汪伪“大使”(1940——1942年)

温秉忠编《最先留美同学录》 竺柏松辑 1981年第3期(总46号)

1872—1875年,我国每年派遣留美官费留学生,本文介绍每一个留学生当时的简况。

己酉被水纪闻 姚济 1963年第1期(总30号)

记叙1849年夏季松江水灾及农民抗租抗税斗争事。

黄种歌 1982年第2期(总48号)

此歌是李大钊同志1913年留日期间所作,曾在《民彝杂志》上发表。今据李墨卿《墨园随笔》刊出。

史料拾零 张守常 1979年第4期(总41号)十四条;1980年第2期(总43号)廿一条

我杀害了张作霖 (日)河本大作著 1982年第1期(总47号)

作者是杀害张作霖的凶犯。记述谋杀张作霖的经过。

## 人物传记年谱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章炳麟 1957年第1期(总12号)

作于1928年,叙述他自1869年出生至1922年55岁的事迹。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补遗 马叙伦 1958年第1期(总18号)

胡汉民自传 胡汉民 1981年第2期(总45号)

从同盟会成立之前起,叙述到民国元年六月任广东省都督止。

胡汉民自传续篇 胡汉民 1983年第2期(总52号)

原名《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是胡汉民应《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之请而写的。这里发表的是文章的第五、六两节,篇名《从代理大元帅到被逐赴俄》和《十七年入京与汤山被禁》。可视作《胡汉民自传》(转载于《近代史资料》总45号)之

续篇。

**五十年经历** 柏文蔚 1979年第3期(总40号)

本文系作者自传,对于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等历史事件,提供了较多资料。

**〈陈天华绝命辞〉校记** 王可凤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李是男事略** 黄伯耀 1978年第2期(总37号)

李是男是旧金山华侨,1905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后回旧金山。自同盟会、国民党以至中华革命党时期,历任会长、书记、文事科、政治科等职务,并主持《少年中国晨报》笔政。1921年奉孙中山命回国任职。

**浙军十八年的回忆录** 斯道卿 1957年第2期(总18号)

记述清末到1924年浙军演变的概况。

**〈浙军十八年的回忆录〉补正** 邱剑舒 1958年第1期(总18号)

**我的回忆** 温雄飞 1983年第1期(总51号)

作者系旧金山华侨,同盟会美洲分会重要成员。本文记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党人的情况,及1924年运动广西林俊廷归附孙中山的经过。

**李岐山传略(两篇)** 周师文 1982年第4期(总50号)

李鸣凤字岐山,山西安邑人,同盟会员,参加山西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时,在陕西起兵。受阎锡山迫害,1920年被杀害。传记两篇,一为景定成撰,一为周师文撰。

**林白水行述** 林慰君 1963年第2期(总31号)

**记徐寄尘女士** 秋宗章 1983年第2期(总52号)

徐氏为秋瑾挚友。秋瑾牺牲后,营葬秋瑾并营建秋社,身任社长二十余年。秋瑾之异母弟秋宗章撰文记女士生平。

**孙中山先生致李源水英文函内所缺之人名考** 张延举 1958年第1期(总18号)

## 《近代史资料》专刊提要

本刊编辑室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1963年 中华书局

本书收录林则徐、黄爵滋、姚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张穆等二十多人的五十篇对时局看法的作品。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共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文件二百一十五件。其中有英国、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金田起义前后广西桂平碑刻资料选录》，以及《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草茅一得》、《蓬蓬党始末记》等。

**太平天国资料** 1959年 科学出版社

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太平天国革命文物，计有照片十四幅，文件十五通，大部分是从未发表的原件。

第二部分是清方档案（大部分是底稿）和私人记载（大部分是未刊稿本）共十九篇。

这些资料，记事时间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六年，地区及于十几个省。其中以记载一八五三年太平军北伐，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三年在江苏、浙江及西南各地作战等情况者较多。

**杨儒庚幸存稿** 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为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辑。大都为杨儒自编的未经发表的钞本，计有：《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俄事纪闻》、《庚辛来往电辑存》、《杨儒变

法条议》。附录二种，辑有《杨儒传》、《增阿文电》(原名《大清二十六年拳匪起祸李鸿章外交文件》)、《辛壬来往电选录》、《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等。

《民报》 1957年 科学出版社影印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东京创刊。到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第二十四号出版后，被日本政府封禁。一九一〇年一、二月又在日本秘密印行第二十五号、第二十六号，以后即行停刊。另有第三号号外一叶，《天讨》增刊一本，今全部影印。

《民报》在辛亥革命以前，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它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文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民报》 (第十五号夏季增刊) 1958年 科学出版社影印

本书包括1957年《民报》影印本中未及收入之第十五号夏季增刊及第六号广告初版本。

义和团史料 (上、下册) 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资料分四类：一、《义和团文献》四种，辑有传单、揭帖、乱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二、《史籍汇录》六十七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三、《四川红灯教》，收有清朝案卷七十五通。四、《方志辑录》一九九种。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以北方为中心，遍及全国；义和团式的反帝斗争，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

庚子记事 1959年科学出版社 1978年 中华书局重印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反帝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资料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庸扰录》均为未发表的稿本；《高栢日记》曾有印本，但流传不多。这几种

资料，以记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所记内容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书中所收的资料有出入，多有其他资料所未记载者。

**筹笔偶存**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是本研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资料手稿，于七十年代初发现于中国第一档案馆收藏的清外务部档案卷宗内。手稿所记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止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来文摘抄，数量最多，包括廷寄的谕旨，各部院的咨电，省内各道、府、州、县、防营的禀呈申详文书，以及外国传教士的函牍等。第二是山东巡抚草拟的文稿，包括奏折、咨呈文书，答复洋教士及致朋僚的函札，以及对各防营各道府州县的札饬、通告、函电、批复等。第三是手稿辑录者个人行踪和活动的记载。全书约六十万字。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1980年 齐鲁书社

抄本，起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多数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的文件。记载山东各府州县义和团运动和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具体情况。

**辛亥革命先著记** 杨玉如编 1957年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者亲自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回忆录。全书分三卷：上卷叙述武昌起义前的革命活动和起义的情形；中卷记起义后成立革命军政府及与清军作战的情况；下卷分述各地响应革命、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政府与清朝议和的经过，至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为止。

**鄂州血史** 蔡寄鸥遗著 1958年 龙门联合书局

本书叙述辛亥革命的情况。记事以湖北、武汉为主，兼及各地。其时间自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之役起，至1913年末赣宁之役结束，“国会”被解散，袁世凯完全篡窃了政权为止。书中所叙起义前湖北、武汉社会和革命党人活动的情况，起义后湖北地区政

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变迁，以及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反革命集团残杀革命人民的种种罪行等等，均较详细。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共收录辛亥革命资料十三篇。周钟岳辑：《天南电光集》，载辛亥云南起义后，云南都督府军政电文。《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运动北军反正记》两文，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景梅九：《罪案》（节录）记载在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情况。《黄花岗起义》、《罗福星革命案》（节录）系录自台湾出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一书，前者所记均为解放后已出版各有关资料所略而不详的一些侧面；后者记录台湾人民响应武昌起义、组织反帝革命斗争的史迹。

**华侨与辛亥革命** 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所收各篇，主要是记述和反映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的革命活动。这些资料多出版于解放前，或仅印行于华侨居住国，故流传很少。如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节录）、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节录）、黄鼎之《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及温雄飞、廖平子等回忆在美洲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回忆录等。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1959年 科学出版社

本书所选辑之资料一为原始文件，如《云南警告》、《云南留日本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贵州血泪通告书》和《袁世凯之祸黔》等；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记，如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李鸿祥《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宦滇日记》等；其它尚有一部分为未发表过之旧稿本及流传较少之印本。

**云南杂志选辑** 1958年 科学出版社

《云南杂志》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办期刊之一。一九〇六年十

月十五日创刊，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在日本东京印行，共发行二十三期，另附刊《滇粹》一册。该杂志内容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深得当时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在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有一定影响。

这份杂志现存极少，我们只找到一至十六、十八至二十号共十九期和《滇粹》一册。今选录其中有关当时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各方面的论文、函牍、调查记录等资料，按其内容，分别为序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云南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争回路矿利权运动，外交、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缅甸史料及大事月表十类，以类相从，各为一编。另有广告启事可以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和社会问题真相者，则汇为附录一；原杂志各期目录，可查考其全部内容，特辑为附录二。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 《近代史资料》类编 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辑资料十种：一、周恩来：《警厅拘留记》。二、周恩来：《检厅日记》（以上两种为初次发表。）三、龚振黄编：《青岛潮》。四、警盒编：《学界风潮记》。五、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六、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七、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八、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九、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十、《天津抵制日货的经过》。（以上八种资料为旧型重印，其中大部分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1962年 中华书局

本辑收资料七篇：一、陈隽如辑：《李廷玉所存电稿》。二、朱启钤存：《南北议和文献》。三、赖群力辑：《议和文献辑存》。四、《唐继尧函电》。五、姜玉笙撰：《护法诤言》（选录）。六、大隐居士手摘：《政闻纪要》。七、西北革命史征稿：《陕西靖国军纪事》。

**徐树铮电稿** 1962年 中华书局

这份资料是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时致各方的密电存稿。起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止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主要内容有：

- ①北洋军对南方护法军作战的计划布置及战况；
- ②皖系军阀与直系军阀的明争暗斗；
- ③奉军人关后的具体事务。

书后附有徐树铮神道碑。

**秘笈录存** 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由徐世昌主编，吴世湘编辑。本书汇集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直接拍发给徐世昌执政的北京政府的请示、汇报电文，北京政府对代表团的指示密电，中国驻外各国使节转达驻在国政府对中国的照会密电等重要文件。尽管徐世昌编纂此书的主旨是为其执政时期的外交失败而辩解，但是，仍然可以从这些文件中看到北京政府的昏聩和卖国，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为攫取在华利益而进行角逐的情况。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一九二四年四月）

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是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亲自在广州主持设立的最高军政机关。《公报》是研究孙中山先生后期政治活动的较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 1958年 科学出版社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这里，它是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成立的，至一九四六年曾先后四次举行参议会大会，本书即为这四次大会的文献辑，全

面的叙述了有关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为研究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资料。

《太平天国资料》图片

- 1、天王诏旨
- 2、李秀成谕陆顺德麦冬良等
- 3、《陈凤曹禀六安州总制》禀文、封套、背面
- 4、李福猷禀石达开
- 5、太平天国良民牌
- 6、桐城县甲寅四年纳米、下忙执照
- 7、桐城县乙荣五年纳米执照、户口田单
- 8、桐城县丙辰六年纳米执照
- 9、桐城县丁巳七年春纳、秋纳执照
- 10、安庆郡丙辰六年秋纳执照
- 11、大冶县乙荣五年征收粮票
- 12、青浦县下忙粮票
- 13、《虜在目中》附图七幅影印

《义和团史料》图片

- 1、信安镇“乾”字义和团印章
- 2、直隶省长新镇“坎”字义和团牌
- 3、大沽海口营盘图
- 4、天津《大直沽救乱记》碑
- 5、武强县教案赔款清单（1902年）
- 6、饶阳县属教案赔款合同（1902年）
- 7、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界址图
- 8、天津城厢保甲图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图片

- 1、《云南警告》原书封面
- 2、《云南警告》原书插图（云南留越学生合影）

- 3、劝告国人反抗伪立宪文
- 4、告满州留学生文
- 5、武昌起义同盟会檄国内响应文
- 6、《贵州血泪通告书》封面
- 7、《黔人乞救书》原文之一部分
- 8、为刘显世等惨杀黔人上参议院请愿书（一）之一部分
- 9、贵州遵义鲁瀛布告同胞启之一部分
- 10、《袁世凯之祸黔》封面
- 11、《袁世凯之祸黔》原文之一页

#### 《华侨与辛亥革命》图片

- 1、孙中山与南洋同盟会成员合影
- 2、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美国旧金山市华侨举行盛大游行
- 3、高野（孙中山化名）致张永福等函
- 4、孙中山致张永福函
- 5、黄兴致陈楚楠函

#### 《云南杂志选辑》图片

- 1、《云南杂志》之封面四帧
- 2、《云南杂志》发刊纪念摄影（第一号插图）
- 3、英王查尔斯第一之奇祸（第十四号插图）
- 4、法王路易十六之死刑（第十四号插图）
- 5、河口对山炮台形势图（第六号插图）
- 6、对山炮台之内容草图（第六号插图）
- 7、滇边矿产发现草图（第十九号插图）
- 8、法国铁道经营图（第五号插图）
- 9、滇越铁路开车之状况二帧（第二号插图）
- 10、法帝国主义对越南爱国人民的迫害（第七号插图）

〈五四爱国运动〉图片

- 1、北京学生游行
- 2、北京大学学生街道讲演
- 3、北京反动政府非法逮捕学生
- 4、北京各界欢迎释回学生
- 5、北京高等师范欢迎被捕同学返校
- 6、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设上海）
- 7、上海公共体育场群众集会
- 8、扬州国民大会
- 9、重庆川东救国会学生游行誓告会
- 10、武昌中华大学被警兵殴伤的学生
- 11、上海工人游行队伍
- 12、〈晨报〉关于上海工人罢工的报导
- 13、山东国耻纪念大会的血书
- 14、五四运动标语
- 15、五四运动传单
- 16、〈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1919年5月出版）
- 17、〈国民〉第一卷第二号封面（1919年2月出版）
- 18、〈湘江评论〉创刊号报头（1919年7月14日出版）
- 19、〈平民〉第一期封面（1919年11月1日出版）
- 20、〈觉悟〉第一期封面（1919年1月20日出版）
- 21、〈劳动界〉第二册封面（1920年8月22日出版）
- 22、〈共产党〉第一期封面（1920年11月7日出版）
- 23、〈响导〉第一期封面（1922年9月出版）
- 24、当时书报对五四运动的记载（三帧）
- 25、天津各界群众游行
- 26、天津学生游行
- 27、1919年10月15日，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天津学生包围警察

- 厅，抗议反动当局对爱国运动的镇压
- 28、五四时期的爱国纪念章
  - 29、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天津中等学校以上男女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揭露反动政府镇压爱国群众运动的罪行，并宣布罢课。
  - 30、天津学生联合会印发的传单（二帧）
  - 31、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用飞飞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社论和时评。
  - 32、《警厅拘留记》封面
  - 33、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同志等从检厅释放后的留影
  - 34、周恩来同志在狱中编写的《警厅拘留记》手稿的封面
  - 35、周恩来同志撰写的《警厅拘留记》手稿（部分）
  - 36、《检厅目录》封面
  - 37 周恩来同志在狱中亲笔写给刘崇佑律师的信
  - 38、《青岛潮》封面
  - 39、《学界风潮记》（封面）
  - 40、《五四》（封面）
  - 41、《上海罢市实录》（封面）
  - 42、罢市摄影（十一帧）
  - 43、开市摄影
  - 44、画评（三幅）
  - 45、《民潮七日记》（封面）
  - 46、上海国民大会全景（二帧）
  - 47、罢市道途之市旗景
  - 48、罢市各铺之说帖景
  - 49、童子军维持秩序景
  - 50、学界之呼吁景
  - 51、学生劝告开市景

- 52、童子军劝告开市景
- 53、女学生劝告开市景
- 54、《上海罢市救亡史》(封面)
- 55、《章宗祥》(封面)
- 56、《曹汝霖》(封面)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图片

- 1、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江西总司令兼江西省长的特任令。
- 2、一九二三年九月，孙中山督师向博罗进发，途中登上北岭视察阵地。
- 3、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东京发生强烈地震，孙中山致日本政府的慰问电。
- 4、一九二四年九月，孙中山在韶关芙蓉山视察阵地。
- 5、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长的特任状。
- 6、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东大学讲述《民族主义》第二讲的讲稿。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图片

- 1、《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实录》封面
- 2、《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刊》封面
- 3、《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撮录》封面
- 4、《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汇刊》封面

## 《近代稗海》介绍

《近代稗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荣孟源、章伯锋同志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的以中国近代稗史为主的资料丛书，第一批共五辑二百万字，收录稗史二十九种，于1985年6月以前出版，向全国发行。以后将陆续分辑出版，每辑收录若干种，全部选题约在二百种以上，约数千万字。

《近代稗海》所选录的是解放前出版的以中国近代稗史为主的有关著述，在编选时偏重于收录稿本、抄本、孤本，流传较少的罕见印本，或是一般图书馆很难找到的印本；有些虽刊印较晚，但目前寻找也有一定困难，而早已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参考书。《稗海》选材以叙述史事翔实为标准，不拘体裁。凡原始文献、野史杂闻，以及笔记、记事诗、年谱、日记等等，均可收录。上起鸦片战争，包括研究中国近代史所要了解的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情况，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典章制度、宗教、会道门，以及名人轶事、掌故等，可以反映社会各个侧面的有关著述。它是一些零碎记载，却是研究历史的有用素材，是为已刊专题史料的补充，使其更为完备。从其体裁上来说，它不同于近代历史专著或官书档案，而是稗官野史，可供史学工作者参考，也可一般为读者阅读。

1985年6月以前出版的五辑，所收各种稗史二十九种，现分辑介绍如下：

**第一辑：**王照《方家杂詠纪事》、聂士成《东游纪程》、高树《金銮琐记》、岑春煊《乐斋漫笔》、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夔

龙《梦蕉亭杂记》、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陆丹林《革命史谭》。

**第二辑：**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谭荟》。

**第三辑：**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稿本）、许指严《新华秘记》（选录）、汪曾武《劫余私志》（手稿选录）、正群社编《北京官僚罪恶史》。

**第四辑：**张一麀《直皖秘史》、许指严《复辟半月记》、天忤生《复辟之黑幕》、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上篇、中篇）、温世霖《段氏卖国记》、吴廷燮《段祺瑞年谱》、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记》（稿本）。

**第五辑：**陈冠雄《奉直战云录》、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无聊子《北京政变记》、古蓓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和《乙丑军阀变乱纪实》、张一麀《冯国璋事状》、瀚江浊物《吴佩孚正传》。

“稗海”所收各书，将向广大读者推荐一批内容丰富多彩的参考读物，从而可以从各个侧面生动具体的认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也可为近代历史体裁的文艺创作和舞台艺术提供丰富的借鉴；同时也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历史资料。可以预料，这套大型丛书的问世，将会引起文史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大 本 營 公 用 賤

大 本 營 公 用 賤

孟 應 如 瞻 隔

光 儀 每 深 合 仰 遠 承

勿 問 與 日 俱 隆 以 為 頌 歷 世 界 傑

派 已 為 民 事 所 激 湧 者 一 日 千 甲 之

勢 勇 人 內 規 國 情 外 察 大 局 情 亦 互

助 之 主 義 奮 鬥 之 精 神 以 順 應 趨

中 華 民 國 十 年 月 日

勞 績 極 進 行 逆 之 可 不 豈 惟 友

國 人 民 蒙 其 幸 福 亦 已

執 事 領 袖 名 流 為 學 遠 踰 知 者 同

務 尋 焉 亦 從 事 於 討 賊 文 已 平 師

建 信 以 答 國 人 之 望 之 毅 特 佩 李 希

謙 部 長 代 表 亦 渡 奉 候

中 華 民 國 十 年 月 日

獲 藤 易 營 人 國 十 餘 年 但 向

內 下 一 熟 業 其 營 生 在 志 為 東 亞 偉 人

四 懷 兼 身 下 走 書 事 身 兼

內 下 勇 婦 壯 勇 一 助 力 以 乃 幸 負 期 此

向 是 慈 歡 雖 亦 吃 近 難 事 一 多 所 氏 注 思

起 已 交 苦 令 風 開 上 感 較 上 三 年 亦 共

氣 氛 不 止 十 倍 一 走 令 中 也 查 因 而 行

與 亦 高 情 者 亦 運 初 假 派 派 初 粵 度 西 其

基 礎 之 完 可 憐 蓋 內 力 一 奉 成 良 非 偶

函 批 泉 身 友 邦 弟 九

謝 下 日 表 只 一 肯 賜 助 者 則 已 甚 甚 人 心

因 下 一 壯 正 亦 皆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幸

今 了 成 以 此 下 走 一 人 和 言 度

孫 中 山 致 后 藤 新 平 函

索高明之法固見其極而也 查西人也  
身多其神與法 此有年一合氣下走皆  
以法更修命肉時也 夫此與去年一合  
修進竭

南下表決如下走 最近所圖身法一詳  
他者皆絕道一專角叔補  
查居為補

孫文逸仙謹啓

十月十四日

大 本 營 公 用 牋

第 一 頁

左右有教勸懷

行漢可及昇平

隨時接洽小孫神情順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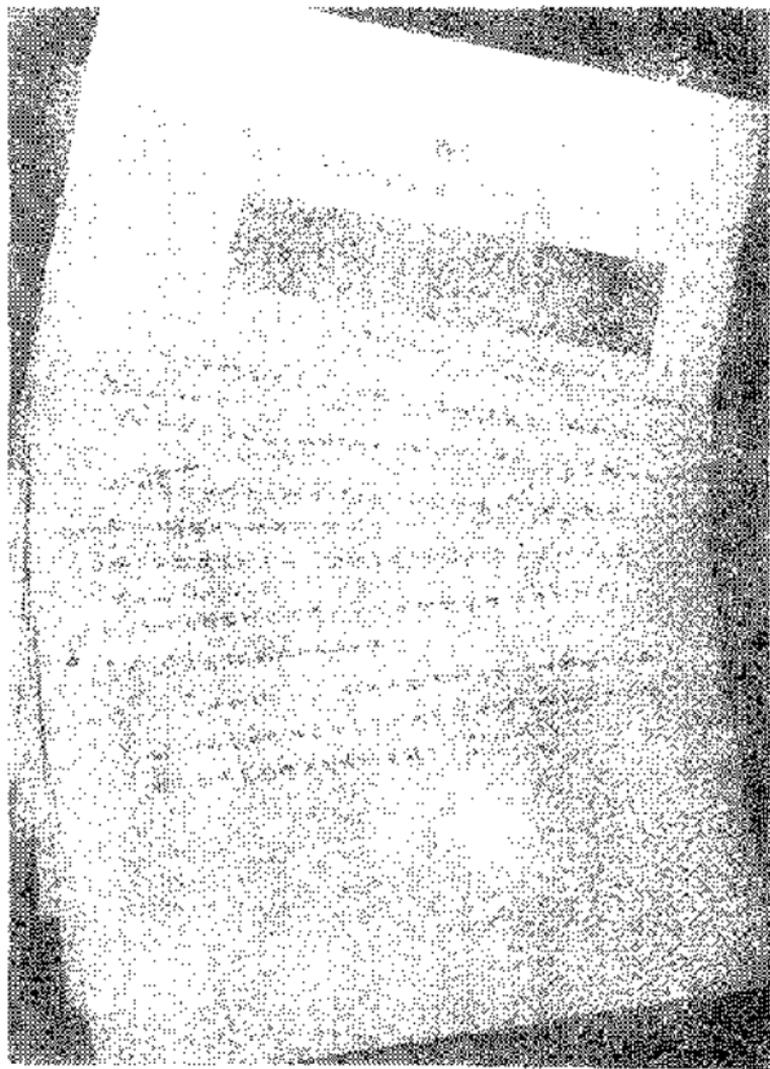
時結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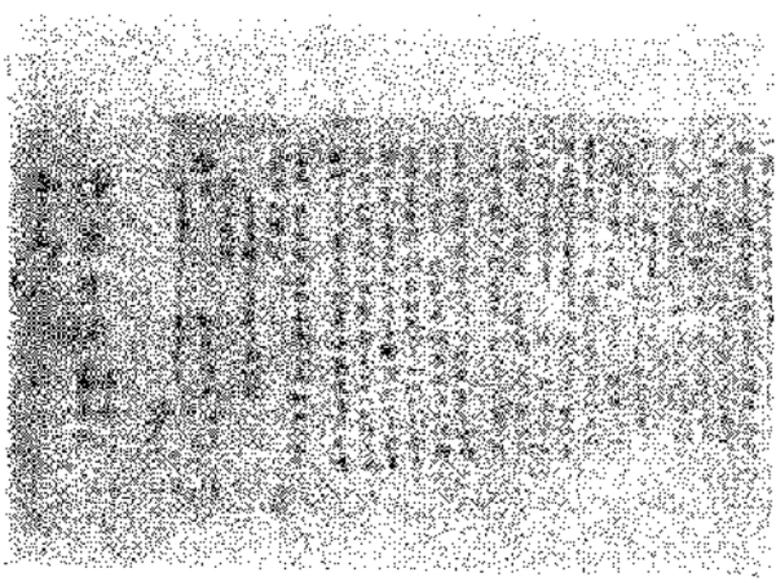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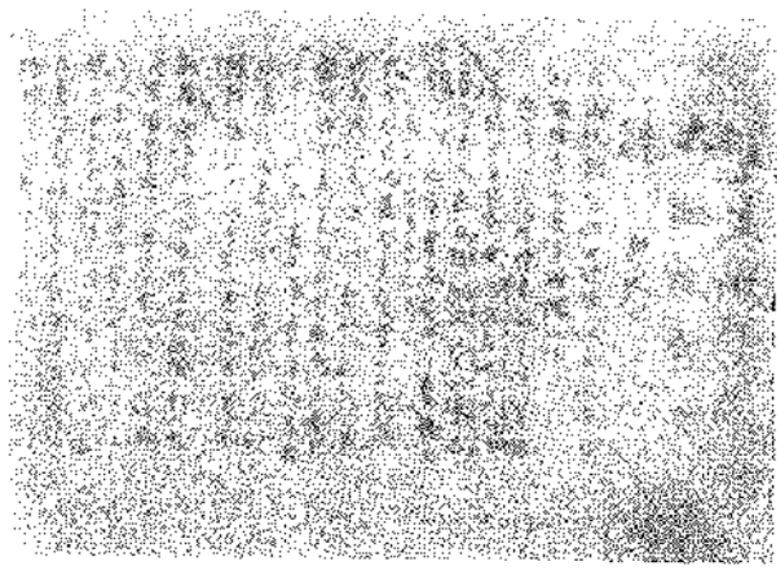
後藤先生閣下

孫文

孫中山致后藤新平函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關於本報之聲明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  
代  
史  
學  
科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闻少华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孙彩霞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总57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5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统一书号：11190·154 定价：1.40元